中華文史叢書之卅三
清、光緒八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忠義紀聞錄

（一）

陳繼聰撰

據國立台灣大學
圖書館藏本影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卅三
清、光緒八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忠義紀聞錄

（二）

陳繼聽撰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忠義紀聞錄

光緒壬午仲春
開雕孟冬藏工

序

光緒戊寅春予來明州最先識劉藝蘭何徠青兩明經與陳駿孫孝廉皆方聞綴學之選也駿孫時猶應孝廉堂月課相見尤數謬以予爲知文謂他日著書有成將乞予爲之序明年予以駿孫爲監堂與藝蘭徠青分齋主講辨志文會又明年慈谿開志局延駿孫分纂今年壬午孝廉堂春課駿孫來會則已病矣而神明湛然語予曰所輯忠義紀聞錄已成四十卷付刊終當爲我序之逾月病甚歸鎮海未幾而駿孫遽死矣遺書與予猶諄諄於作序予爲黯然固已心許之秋八月其嗣子斐園茂才持書來謁葢已得賢子與諸及門之力斷手甚速予閱其書自咸豐初兵

事既起迨同治中興中間死綏守土取義成仁自縉紳以至布衣靡不甄錄楚材尤多者獨薙固楚士之力也江浙畧備者耳目之相接尤近也夫我 國家自康雍乾三朝以來文德武功冠乎百代生於其間者虎視龍驤人材號爲極盛洎乎道光中海上多事應變之才稍稍衰矣然二三慷慨激烈之將聯袂赴死談者猶爲變色不謂粤氛驟熾列郡淪胥文武之相率而去不能爲一日之戰守者幾於歷十數行省而無不然有志者盱衡歎恨疑夫 祖宗之留貽天地之鍾毓不崇朝而頓盡也一旦湖湘倡義偉俊雲興執干戈而蹈湯火者前徒枕藉來軫飆駿猿鶴之化赴以談笑蟲沙之光爭乎日月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坐

以吞滅狂寇鬱成大功不有駿孫裒錄而聚觀之孰知夫祖宗之留貽天地之鍾毓其摧傷而無盡層出而不窮者固如是之奇哉駿孫於是編搜輯聯綴其用力之勤或合數省之事而究一事或聯數人之文而紀一人弔遺烈於將湮萃英光之莫亞不啻坐忠臣烈士於一堂而親聆其謦欬焉觀其於垂歿之日始出以付削氏則使天假之年其所以搜遺佚而抒論斷必尚不止乎此更不祗續錄十卷之待刊可知也而續錄宜踵出以行世與夫他著之未刊者斐園昆弟其勉焉上元宗源瀚序

案是編皆傳體其不曰傳而曰紀聞錄者蓋仿杜牧之燕將錄例全謝山謂牧之謙言不敢遽爲之傳但

錄其事以俟後之論定是亦傳之流也駿孫蓋恪守

亭林之說身非史官不爲人作傳也

自序

老病偷息亦天地恩搜羅忠義幾閱晨昏綴拾成編敢比龍門見聞聊紀闕漏奚論吾身可死是書宜存筆之所載大都毅魄後有知者夙好同敦訪吾荒塚酹酒一尊光緒壬午二月望日退安居士陳繼聰識

凡例

一軍興以來各行省官紳士民殉難甚多是編祇就見聞所及者錄之

一文武將吏雖非殉難而歿於王事亦在忠義之列故是編有錄入者

一是編與史傳異凡忠義諸人詩文耳目所及亦有采入傳中

一是編藎臣上將良牧事實多據近時名賢奏議參以他書其書目各注傳末

一文人學士殉難者事迹較少故兼采其著述入之傳中亦仿金劉祁歸潛志及近人文獻徵存錄之例

一是編所載浙人居多以地近易於搜訪故較他省爲廣

一子長孟堅蔚宗休文所著書末卷多追述其先世況是編之作實稟庭訓故附以先子圃香府君事略

一是編尚有十卷未付梓因病作貲竭俟後再刊

忠義紀聞錄目錄

卷第一

林文忠公則徐

周文忠公天爵

胡文忠公林翼

駱文忠公秉章

吳文節公文鎔

姚廉訪瑩

卷第二

呂文節公賢基

何文貞公桂珍

卷第三
向忠武公榮
鄧忠武公紹良
張忠武公國樑
虎忠壯公坤元
全總戎玉貴
卷第四
武壯公烏蘭泰
江忠烈公忠源
江壯節公忠濟
江誠恪公忠義

卷第五

羅忠節公澤南
忠武公塔齊布
忠勇公多隆阿
王剛介公國才
畢剛毅公金科

卷第六

李忠武公續賓
李勇毅公續宜
李太守杏春
彭勤勇公三元

丁都轉鋭義
孫廉訪守信
何太僕忠駿
何太守裕
王太守揆一
李果愍公存漢
卷第七
忠勇公祥厚
祁文節公宿藻
劉武烈公同纓
曹太僕森

王知事金洛
張典籍繼庚
張義民士義
田大令玉梅

卷第八

鄒壯節公鳴鶴
常文節公大湇
徐莊愍公有壬
羅莊節公遵殿
李壯愍公孟羣
鄧文懿公爾恆

潘忠毅公鐸
忠壯公平瑞
將軍明緒公
領隊大臣保恆公
卷第九
勇烈公吉爾杭阿
劉剛愍公存厚
劉觀察廷瑛
毛總戎三元
袁大令祖德
謝太守繼超

馬刺史善
焦大令兆瀛
卷第十
金剛愍公光筋
邱武烈公聯恩
余威毅公際昌
副都統伊興額公
卷第十一
忠壯公瑞昌
果毅公傑純
王壯愍公有齡

趙忠節公景賢
卷第十二
黃忠壯公醕熙
林司馬源恩
王太守恩綬
趙太守啟玉
觀察萬成公
王明經治模
卷第十三
王武壯公鑫
周愍節公雲耀

儲司馬玫躬
劉大令蕃
魏州判畛先
卷第十四
劉武烈公騰鴻
曾愍烈公國華
曾靖毅公貞幹
張忠毅公運蘭
劉忠壯公松山
程忠烈公學啟
卷第十五

宋軍門國永
馮軍門標
羅剛烈公朝雲
胡都司正大
王騎尉鳳岐
曾騎尉昭順
劉騎尉康道
蕭壯節公翰慶
卷第十六
王太僕溆元
曹刺史燮培

沈刺史如潮

謝忠愍公子澄

温壯勇公紹原

端節公瑞元

王忠介公壽同

陳司獄惟和

卷第十七

陳觀察宗元

沈觀察衍慶

李大令仁元

周大令祖誥

周觀察佩濂
孟太守烜
金刺史寶樹
黃觀察家聲
吳太守熊
司馬承順公
王助教汝揆
卷第十八
繆武烈公梓
胡觀察元博
張壯愍公應祿

副戎鄂爾霍布公

王參戎浮龍

戴參戎兆熊

李太守福謙

王廣文玉文

宋助教紹周

林主簿汝霖

卷第十九

陳太守源兗

鄒觀察漢勳

魏司馬承柷

羅太常萱

胡太守堯戴

陳廣文起書

卷第二十

孫文節公銘恩

張文貞公錫庚

馮文介公培元

沈文節公炳垣

孫鴻臚日萱

吳編修嘉賓

卷第二十一

朱侍御琦
徐觀察榮
鄧太僕爾疋
陳舍人克家
馬舍人釗
周司馬憲曾
陳觀察希敬
李觀察嗣元
沈司馬福謙
王明經翼鳳
卷第二十二

湯貞愍公貽汾

侯助敎雲松

胡文學沛

金明經鼇

柴助敎沂

涂文學煊

徐處士愼獨

朱山人橘亭

宋文學志沂

張主簿學廣

華山人士陶

卷第二十三
曹廉訪楙堅
吳都轉葆晉
孔太僕繼鑅
觀察銘岳公
陸太僕鍾漢
章侍讀永康
陳文學壽熊
卷第二十四
戴孝廉鈞衡

戴文節公熙
俞文節公焜
張文節公洵
邵刑部懿辰
孫大令義
汪騎尉士驤
卷第二十五
伊經歷樂堯
羅廣文以智
魏廣文謙深
賈文學新

卷第二十六
戴孝廉愭禧
莫廣文桾芳
湯孝廉樹森
周明經炳元
朱郎中壽萱
鄭布衣煜
蔣文學坦
卷第二十七
沈主政璜
劉主政鍾祥

胡孝廉焜
戴明經煦
吳教習受藻
李孝廉念孫
夏明經鼎
方孝廉德駿
陳文學垣

卷第二十八

周太守學濂
凌廣文堃
陳明經丙綬

程布衣慶餘
周布衣思程
張文學福僖
姚孝廉湛
卷第二十九
田觀察祥
方司馬維祺
嚴孝廉炳
張文學以煊
張文學晉燮
張騎尉震

周明經慶春
姜文學丹書
盧助教錫疇

卷第三十

夏徵士廷榮
王文學萃
錢上舍繼文
葛醫士鏞
黃布衣得勝
朱孝廉汝霖
施文學政

周上舍天錦

謝助教瀛賢

章布衣夢生

馮童子福基

今年春三月是錄甫付梓　先君子卽棄養不肖乃偕伯氏仲氏含泪校讎而神志惛憒恐魯魚亥豕謬訛莫辨致貽　先人地下憂於是著　先君子弟子錄者如同邑沈君律笙重光朱君魯水理泗甬上張君嗇珊美翊陳君子深守洼同任參訂之勞外如甬上褚君稷甫錫九亦與不肖兄弟友善爲之監梓其間郵書往復析疑辨難重勞諸君故不肖於是錄刊竣書此目錄後以

志高誼云爾光緒壬午八月既望男貞賢謹識

忠義紀聞錄卷第一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林文忠公則徐

林公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福建侯官人父賓日歲貢生家貧力學以經術敎後進公生而警敏長不滿六尺英光四射聲如洪鐘年十三補諸生嘉慶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益究心經世學雖居清祕於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綜核無遺識者知爲公輔器矣典江西雲南鄉試分校會試咸得士二十五年補御史澎湖副將張保出自海盜驟擢總兵公慮其驕蹇不可制也疏劾之仁宗韙其言授杭嘉湖道修海塘興水利政聲大起會

聞父病即引疾不待命馳歸道光二年授淮海道明年遷江蘇按察使決獄平恕民皆頌之尋丁母憂逾年奉 旨赴南河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夏 命署兩淮鹽政以未終制辭不拜七年按察陝西遷江甯布政使值各屬水災建議倡捐煑賑貲送留養收孩瘗棺捐衣勸糶養佃典牛借耔種禁燒鍋凡十二則總督陶文毅公奏行其議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惠鄉里十年補湖北布政使調河南復調江甯擢東河總督疏辭 優詔不許奏言稭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垛灘垛併垛諸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已將南北十五廳各垛查驗察治有 旨嘉獎十二年調江蘇巡撫吳中洊饑公奏免逋糧籌賑邺清釐各

屬交代盡結京控諸案每昧爽視事夜過半方息勤苦不敢少安適當考績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終始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先是公在蘇臬任內　詔命總辦三江水利因內艱去嗣經督臣奏允孟瀆劉河分年籌辦至是孟瀆工竣以劉河爲三江之支淤墊尤甚請勘辦從之又言江蘇錢漕倍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款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剜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冀漸補得　旨竭力爲之十

七年擢湖廣總督荊襄歲苦水患公修築隄工躬自監視
請列漢水神於祀典又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緝私事宜及
辰沅道屬苗疆屯務事宜皆知議行會鴻臚卿黃公爵滋
疏請禁鴉片以塞漏巵　詔下中外大臣議公條上利害
深切著明　宣廟嘉焉十八年冬入覲　賜紫禁城騎馬
命以欽差大臣涖廣東查辦海口事務明年補兩廣總
督公宣諭德威收繳西洋鴉片煙焚之繕守備於虎門各
要口添建礮臺奏移高廉道駐澳門撥隸水師資控馭又
請　勅福建浙江江蘇諸督撫嚴防各海口復奏停外洋
貿易　上並從之西人乃糾師船犯尖沙觜公遣將士禦
之先後六次皆受懲創敵知粵東備嚴難以逞志遂於三

十年秋改圖走浙陷定海掠甯波并駕輪舟直至津門訴公燒煙之罪直隸總督某侯據以入告天子有　旨責公公乃上疏自陳略曰自古有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

皇上以堯舜之政治萬民知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無不驅治聖人執法懲奸實爲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若謂邊釁之開由於禁煙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臣愚以爲鴉片流毒於內地猶癰疽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者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

經成膿之癰疽內毒或可解散今已流毒日久譬諸癰疽作痛不得不亟爲放膿而番船滋擾浙洋卽與清膿無異然惟膿清而後病去果其如法醫治託裏扶元待至膿清之時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萬一毒邪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辦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躉船二萬餘箱之繳係其領事自行遞稟就收現有西字原稟可查并有洋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煙土先期出示令各國觀看維時西人有撰文若干言紀其事者大意謂 中朝法令足服人心今西書中且載其文諒必異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具結寫明惟英人堅不肯允是以特奉 諭旨斷其貿易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

礮非外國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敵情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既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上祟 國體下懾遠人不敢存游移之見也疏上 上已以某侯代公職至則盡撤各隘口兵西人徑犯廣州城事乃大變公旋因浙帥裕靖節公保舉復蒙 恩以四品京卿銜赴鎮海軍營効力尋謫戍伊犂適河決開封大學士王文端公上疏留公治河工成有 旨仍就戍 案國朝詩鐸林文忠公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詩二首出門一笑莫心哀浩蕩襟懷到處開時事難從無過立達官亦自有生來風濤回首空三島塵壤從頭數九垓休信兒童輕薄語嗤他趙老送燈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 國家死生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戲與山妻談故事試吟斷送老頭皮有門下士官陝者迎謁於

途竊爲不平見公談笑自若不敢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師之此行也夫人曰子毋然　朝廷以汝師才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至此得保首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國耳敢憚行乎當是時海上事益棘王文端公與協揆湯文端公力請始終用公至以死生去就爭之卒爲忌者所持終不能得旣而公在新疆　天子心念公命勘辦塞外開墾事躬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凡八城鋒車所經二萬餘里相其土宜督墾至萬餘畝大興屯田之利歲收所入納糧充餉抵免部撥新疆經費伊犂將軍入奏二十五年秋　賜環是冬命署陝甘總督會野番肆劫先飭鎮將防護馬廠復見

營政久弛親出按邊命演巨礮軍中無知者一老卒能之立授以官士氣爭奮尋勦捕番族及漢奸殆盡明年授陝西巡撫歲旱民不能耕爭殺牛以食公曰如此則來歲又饑也飭官爲收牛賞其值勸富民質牛予以息次年乃大有秋二十七年遷雲貴總督滇中漢回搆釁垂數十年焚殺幾無虛日議者各有所袒公至諭之曰止分良莠不分漢回適回民丁燦廷赴京控漢民沈正達等有司提囚解訊保山民糾衆奪之燬官署搜殺回戶并抗拒鎭道兵公提師出勦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勾土盜滋事遂就近勦彌渡破其柵殲悍賊數百保山民股栗縛首犯出迎公召漢回父老各諭以恩信復乘勢擒獲永昌順甯歷年

拒捕戕官亂民置諸法得　旨加太子太保　賞戴花翎
疾歸滇人繪像以祀之三十年春　文宗登極下　詔
求賢大學士潘文恭公尙書杜文正公交章薦公　天子
乃召使籌畿輔水利公適有疾尙未至都會粵逆洪秀全
等稔亂　特命公爲　欽差大臣馳赴粵西督剿旋　命
署廣西巡撫事公故嘗督粵威惠素著中外想望丰采至
是力疾出粵民額首相慶公先馳檄布告賊黨散去大半
洪秀全懼謀遁入海十一月公行次潮州之普甯病危甚
自知不起猶經畫備至作遺疏（案公遺奏有控扼梧州撫綏苗峒游魚在釜之語）
易簀時呼星斗南者三年六十有六事聞　上震悼優詔
議䘏　賜祭葬　贈太傅　予謚文忠公天性孝友自奉

儉而資助宗黨歲必數千金最愛士所至擇其秀異者召入署勗以學行樂道人善孜孜若不及接待僚屬下及軍民出以至誠有進見者必令反復詳盡得達其情人咸樂爲之用 案潛庵漫筆林文忠性明察每蒞一境必周知其風俗以興利除弊人咸神之不知其接見僚屬紳士必旁諮博采屏後小史備書其語每日每人皆如是公因互證異同以分其人之誠僞事之是非而初非出於偵伺也尤善知人當自滇中乞歸途過湖南今大學士湘陰左公尙爲孝廉謁公於舟次留談三日夜歎爲奇才左公亦敬公不置公一生以憂 國爲心所見深遠其晚歲家居後進嘗問籌禦西洋方略公曰此尙可圖耳終爲天下患者其俄羅斯乎吾老矣君等當見之是時俄人未交中國者數十年聞者惑焉厥後俄部寖寖强盛 朝廷竟以北

方為慮始共服公之卓識咸豐元年滇撫請祀雲南名宦祠陝撫據輿情入告請建專祠報可國朝先正事畧參林文忠奏疏胡文忠集

論曰林文忠公之薨也海內士大夫下至婦人孺子聞之無不太息流涕近百年來大臣有威望得民心者莫文忠若也時人比之宋司馬溫公誠然公於政事無所不盡心而尤關天下治亂者在辦洋務與剿粵寇洋務非公才有不足實由中朝持之不堅咎在直督後人反以公為啟邊釁寃矣至於粵寇之事公雖星隕中途未展其志然當再起關中時手書延益陽胡文忠公出山且為經理捐款胡公遂以黎平知府不數年為鄂撫薦引英俊布列封疆卒戡大難若以昔人平吳之功例之不當歸美於羊太傅哉

周文忠公天爵

周公天爵字敬修山東東阿人爲諸生即堅苦自立旣舉於鄉貧襥被步行至京師應試嘉慶十六年成進士家居安貧絕不與富豪人往來道光初任懷遠知縣調阜陽係古潁川之地風氣獷猂爲捻徒淵藪結黨橫行皆與衙役交通公稔知其俗壹意痛懲善鉤距之術奸宄不能欺用法嚴峻而持守廉潔不受百姓一錢任勞任怨無所顧避時有愛民如子嫉惡如仇之謠遷知宿州陞廬鳳潁道裁革州縣及關吏等陋規案公答王清納書關稅之事一閱底簿我六十歲老人從無分毫過犯何忽作一老賊是非道乃盜也殲除劇盜巨憝不可數計又值皖省水荒奉檄查災所過賑卹難民全活無算總督蔣公攸銛及

陶文毅公先後疏薦於　朝由安徽按察使升布政使擢授漕運總督遷兩湖總督會　上從鴻臚黃爵滋之言禁西洋鴉片煙公遵奉令甲厲若雷霆犯者立置重辟豪貴皆側目而視未幾竟中蜚語幾至身遭不測賴　天子聖明免其罪落職回里久之洪秀全亂金田　朝廷訪求人材尚書杜文正公首以公薦有　詔特起廢籍遂於三十年冬奉　命赴粤剿賊兼署廣西巡撫公念嶺嶠羣盜雖多而洪逆尤著名脅從日衆官兵捕之失利知此股爲最勁咨商提督向忠武公速由橫州旋師攻剿金田之賊咸豐元年三月　上又命公專辦軍務而以布政使勞文毅公崇光攝巡撫篆公乃與副都統烏武壯公擊賊武宣追

至豖州每戰親自督陣士卒有不前者手誅之即奮身先進所嚮多捷六月大學士賽公統禁旅至適賊竄永安圍攻數月城終不克公見事權旁出逆氛益張抑鬱不樂遂以老病乞歸　上素知公忠鯁召入京師　陛見痛陳時弊直言無諱　天子爲之動容二一年粤賊竄楚將由武昌東下　朝廷因命江督陸建瀛爲　欽差大臣出師討賊并　命公幫辦軍務陸公意氣甚盛每對將佐指揮陳說以爲羣寇指日就禽公獨憂其不濟上疏言之　詔遂命公團練民兵協守安慶而鳳潁徐宿盜四起公請留討諸塢無何陸公之軍大敗於小孤山金陵安慶皆陷公方駐師宿州　詔復命同内閣學士勝保防堵廬鳳等處尋有

署理安徽巡撫之命公以安慶既失而廬州控制南北爲
皖省必爭之地奏請以廬州爲行省　朝廷從之復借在
籍工部侍郎呂文節公奏言團練防剿三事當分致其任
併致其力以圖之疏入得　旨嘉納又疏薦壽州知州金
光筯才可大用俄因積勞卒於軍中年八十餘遺疏上聞
天子憫其盡瘁　王事　予謚文忠　國朝非翰林不
得謚文公不交閣議由　上特給蓋異數也公生平爲學
篤信姚江王文成公良知之說最嚴義利之辨而天性尤
剛正自縣令官開府爲政尚猛惟以鋤强去莠爲務江淮
荆楚間咸稱包孝肅復生而忌之者亦衆是以不安於位
其再起撫嶺右深知洪逆志存叵測非僅草竊猖獗者嘗

與某公書云賊剽悍不及闖獻而沈鷙過之恐未易圖未幾果如公言突出永安其勢大熾又善知人時張忠武公方投誠於左江鎮士大夫多以其出自降盜爲疑公力言其無他爲保護之後竟官至提督以名將殉難云周文忠公尺牘參平定粵匪紀畧嚴正基憫忠草謝蘭生思忠錄魯一同蔣中丞神道碑

論曰　宣廟中年天下承平久疆吏習於寬大多因循自安公官淮楚獨尚威猛以爲此正國僑相鄭武侯治蜀之時其政雖鄰於操切而要具救世苦心不可以酷吏比若使久於其位得與粵督林公閩督鄧公同志協規莠民吸煙之患必可盡除內蠹既去綱紀肅清即金田小醜亦不敢覬覦而起東南詎有塗炭之禍余故書公之事而深爲

太息也

胡文忠公林翼

胡公林翼字貺生別字詠芝湖南益陽人父達源官少詹事公九歲省父京師即授以儒先性理書稍長才氣過人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道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年副侍郎文慶典試江南因事鐫一級明年丁父憂歸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捐升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諸盜聚衆爲奸暴公廉得其狀知賊以歲除釀飲某所親率健卒馳至其地獲渠魁余饒貴其黨無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

八百餘人請旌建坊悉裁書吏規費三十年調署鎮遠所屬皆苗猺其台拱清江黃平尤爲盜藪公治之如安順盜殲盡歲饑開倉平糶清社倉之被侵蝕者奉檄率兵剿黃平革夷山丙沙邦諸處苗寇獲賊渠保鵝等平其寨以功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亂復馳赴黎平防堵事竣得　旨補缺後以道員用旋署思南咸豐元年補黎平境毗連楚粵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他竄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衽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逆洪秀全勢已熾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阨隘防堵辦團練千五百餘寨雍

碉卡四百五十餘座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衞不如先用地利以衞民郡城故無聚積勸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黎平壘被賊攻城卒不可拔由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甕安棚匪起以抗糧爲名公爲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劉瞎麼餘黨悉定適値洪逆由粵竄犯長沙湖廣總督吳文節公調公帶勇來楚佐辦軍務適王御史發桂亦疏言公才　上遂命公助剿湖北四年春補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歿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文忠公調公自平江回援省城會塔忠武公及

楊公岳斌彭公玉麟已克取湘潭餘賊掠舟趨常德公方奉檄剿平安化土寇黃國旭等遂率所部馳赴常德尋授四川按察使仍留辦防剿事是年曾文正公大治水陸師東征公從之下岳州因駱文忠奏請免隨東下乃駐岳州搜剿崇陽通城餘寇調湖北按察使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討公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剿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霈之師潰於廣濟賊悉衆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來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趨武昌甫半日城陷會授湖北布政使公倉猝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

金口與彭公玉麟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　命
署湖北巡撫公益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為恢復武漢
計賊謀襲金口營斷我餉道分兵為三路設三伏親率大
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偽丞相陳大為等五月又敗
賊於紙坊率軍直逼小東門賊伏不敢出七月公由金口
渡江以火龍船毀賊浮橋水陸夾擊遂克漢鎮進攻大別
山賊寨未克別賊又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
食至奓山飢潰不數日整軍復戰移營大軍山分駐新堤
嘉魚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賊至常數萬見者奪氣公從
容談笑雖挫而其氣彌厲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
不時應為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人感其誠稍資濟之

旋發其私家之穀濟軍食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甯州上書曾公請圖武昌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公軍於蒲圻併力擊賊夷其壘因偕同金口與楊公岳斌議水陸進攻策於是公率所部及普承堯唐訓方軍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堤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遂敗賊於五里街再敗之賽湖堤復分兵攻漢陽敗賊於龜山尾湖堤等處其鮎魚套賊艘亦被擊沈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餉道漸通軍勢亦日振六年三月羅公以攻賊受創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與李忠武公續賓捐

循而整飭之氣益壯始逆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完土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及是公念武昌猝不可克復乃遣普承堯劉騰鴻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忠愍公國華統其軍以紓江西之難五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衆由葛店油房嶺後路援武昌約城賊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諜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伏發奮殲殆盡復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逆自金陵來援號十萬公使水陸軍力戰總督官文恭公亦遣護軍參領舒保領馬隊自江北至合破之平魯家港賊壘四毀東湖賊艘七十有奇燔賊巢八十餘處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

竄起連陷樊城穀城諸縣遂與川賊合陷宜昌公復遣將平之時武昌賊漸窘公先與李忠武於塘角鸚鵡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困守其魯家港花園五里墩石嘴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十一月克復省城殪賊萬計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堊逆黨五千餘得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屬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脣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率全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蘄州間以遏江北賊而公自駐武昌銳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

根本愼選賢良與民休息設淸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器械餉糈挈提綱維巨細畢舉又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媮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劾鎭道府廳以下數十人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實黜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尙能知吏事矣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科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常收不及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是以輸將足額湖南北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仿劉晏用士人法設局

各市鎭権收釐稅嚴杜中飽弊是時湖北兵與餉强天下
七年逆酋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往趨蘄
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衆
十餘萬環巴河以東百餘壁亘數十里值巴水大漲惟三
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
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督諸軍合擊於孫
家嶺馬家河月山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淸會將
軍都興阿李忠武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
還省未幾提督楊公岳斌克小池口僞城次第收復湖口
彭澤東流各縣九江勢遂孤壍長壕圍之八年四月遂爲
李忠武所破　上嘉公調度有方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

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既復安慶在所必爭奏請數路進攻楊公以水師出江面都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適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忠武奉

朝旨催促遂分兵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圍集力竭戰歿全軍陷焉公方丁母憂回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請急起公視師官文恭亦疏請於朝公聞

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案何紹基東洲草堂詩註黃州東坡雪堂燬於賊胡君詠芝督軍至重葺之）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公抵行營親自爲文偕將士祭李忠武公哭之極哀（案文曰烏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惟嶽降靈正氣爲

骨厚德爲形曰忠日孝積之百年積久而光篤生名賢生
有奇姿敦厚如勃肝膽沈雄口舌木訥樸如新息晚成大
器誠如涑水腳踏實地公處於鄉幽潛不彰曾公倡義乃
起我行惟羅與謝與公頡頑卒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
利謝公先七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成望公麾公
麾既至所向披靡遂由衡桂至於巴陵既定湖湘進克鄂
城縱橫掃蕩三干餘里半壁山巔十萬賊壘公所部兵五
百人耳前鋒始交勝員莫測公師躍入十盪十決岸渚江
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訐足擬此湘軍之雄自公伊始公
乃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然雷聲山不言高海不言
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信州奏功義甯轉鬬來
援於鄂余時困阸氣羸力薄鼓聲不鳴賊氛甚惡公來生
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令百戰奇動芒刃不頓萬
賊嬰城湊蠅自困乃建長圍以斷賊饑妖祲夜落將星無
光丙辰三月羅公云七哀疏八告 天子攺容謹堪大任
授公元戎以我伍卒隸公旌幢軍謀鉅細一秉於公公賤
權謀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礱不驚
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困獸猶鬬羣梟來援公所經綸動中
機先既決長渠遂取城闖以定江漢以復蘄春時方饑餓
野無靑草五月無糧一飲不飽公軍於潯强寇在門人或
嚣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如我公往撫之如腹自果
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之如纊自溫旺法所制惟德

之純賤貨尚義君子之軍軍勞不卹我心獨悲壘吏無狀
使我士饑嗟我有位無卽於荒毋營私橐以裹行糧黽勉
同心貧也何傷狐嘯於城兔藏於窟盜口之氣六年莫遏
盡抱獨勞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砥
夜警天陸四張檻獸負騁賊在彭湖狠狽相需一夫當關
如成負隅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鍾將軍
天八莫測其蹤賊在蘄黃蟻附鳩張扼亢搗虒以救潯陽
公兵渡江肆應不遑軍興九年額兵虛設無正無奇不屈
則折譬之解紛勢禁形格孰拊其背孰搤其吭彭湖之戰
惟公知方賊陣如蛇縈左拂右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
兄弟角前犄後蘄黃之役功乃不朽百道并攻萬雷齊發
江流沸騰山城逆裂公麾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
掃穴九江之功於今爲烈惟　帝念功車服以庸毋掣其
肘專奏　九重毋撓其權大官是崇哀此皖民汝往孳之
兵怯賊狂汝往治之公拜稽首受　命不辭公性至孝望
雲思親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誨言肫如義先君
國恩後庭闈王事多難無念父私公聞有命感泣獻歆公
之專征一軍四分眘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小不忍借
身固知賊多不敢違　君四城既下道無罷者急援廬州
何其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力盡而疲我閩
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毒霧爲霾胡天不弔罹此閔凶
帝曰吁嗟王臣匪躬億萬生靈巷哭相從嗟我棘人毋喪

返里負土未成大變哭起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始聞公死將信將疑中夜傍徨若亡若遺公豈死邪吾人何依斯人不出吾誰與歸疇昔之夜大風披離天容慘淡沙石亂飛我公至止冠帶巍巍笑言旣洽顏色若怡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已薨欲言不言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之事在吾與子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怦怦雖死猶生公之忠魂魂兮歸來活此黎民與公共命靦顏猶存釃酒爲奠灑淚爲詞英靈如在尚其鑒茲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整飭部伍謀大舉適石達開由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荊宜施道李勇毅公續宜率所部往援而以副都統舒保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寶慶圍遂解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命官文恭公奏請與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隆阿與鮑公超攻取潛

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勇毅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是冬陳玉成糾賊數十萬來援太湖多公鮑公等悉力拒戰賊至日衆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按察使金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夷賊師而陣賊見之大懾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大敗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金陵師潰蘇常皆不守曾公授兩江總督攜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布政使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

青草塥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　旨赴援淮陽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忿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碉卡守以兵民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得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旂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意在解皖圍皖圍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

夯股回略蘄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皆聚公檄成總兵下援曾公亦從南岸遣將破賊集賢關磔逆首劉瑲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又連爲多公所殪安慶城中糧亦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興國大冶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憊甚卒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旣抵省南岸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主皖圍之議推公首功　詔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以次攻下之餘如孝感德安黃州各郡縣賊亦先後擒斬楚境漸淸而公則嘔血不止病不可爲已　文宗皇帝遺詔至公扳慕悲泣病益劇遂以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案吳大廷書公行狀後咸豐辛酉夏公自

太湖回師至鄂延余入見公已病喘甫定語余曰督師勝某敢爲欺蒙必悞國家吾旦暮且死子爲我草疏痛劾去之雖死不恨矣余曰公甚病請姑待焉閱數日召飲復理前語又數日命周壽山促余文益亟余曰天下大蠹三鄭怡二邸與協揆肅某勝其次也公必欲上聞請先其尤者壽山以余言白公公頷之而公遽卒年五十遺疏入　優詔悼惜追贈總督予諡文忠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均建專祠公狀貌英偉目閃閃如巖下電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治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制清釐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重輕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

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然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官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誡綜覈名實精力絶人每於理財之中陪寓察吏之法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敵愾即以教忠使局員潔已奉公即以興廉又時時戒飭屬吏與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僞其治軍務明紀律尤加意將才曰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囂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已任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糧餉皆公籌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即規取九江九江復即規取安慶越

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或遣將分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算無遺策其於合屬事務大小各軍强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洞然於心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行之善隨登薦牘嘗疏舉海內之士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多蒙擢用又以輿國布衣萬斛泉等砥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每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不盡相識也在武昌創立寶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

察其才隨宜任使與人言虛中翕受苟可行必研窮其利害而竭盡其底蘊與共事文武諸公歷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膽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其自視欿然常若不足語及人才優劣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顧吾才智不足有爲賢者終不我應耳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款議成　詔止其行　文宗升遐遠在木蘭　哀詔久未下公憂思旁皇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飄流涕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始曾公嘗奏胡某才勝臣百倍及上公死事狀謂其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

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今之人也哉所著讀史兵略四十六卷奏疏文集八十八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詹事公曾著弟子箴言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建胡氏家學教其族之子弟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嘗數十家嗣子子勛欽賜舉人襲騎都尉侍郎郭嵩燾撰行狀

論曰世之稱胡文忠公者多曰精吏治善理財又能知人爲政不拘成例四者固文忠公之美也而余以爲公之所難尤在敬賢其時曾文正公位尚未尊公首推重之奉之如元老外此楚督官公湘撫駱公公與之同官亦極盡欽

仰之情不但和衷以濟也他若二李昆季待之不啻骨肉都多舒三將事之直如執友而鮑軍門則畜之如弟諄諄以誨之此其好善之心古賢幾無其比至於湘陰左侯本屬舊交且姻親也然而侯之性情難進易退其始高卧湘中實無意出山賴公苦詞相勸始翻然動其堯舜君民之志而公之禮之也倍至誼係故人畏若嚴師豈止竭力舉薦之哉嗚呼自公殁後至於今日中原西陲羣醜以之蕩平公實陰有力焉如文忠公者殆視宋范文正公無愧色也

駱文忠公秉章

駱公秉章字籲門號儒齋廣東花縣人生而端嶷力學無倦見者知爲大器道光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八年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尋轉掌道稽查北新倉奏參花戶挪移廒座風采始著二十年充會試同考官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奉　命稽查戶部銀庫部庫故弊藪公嚴出納卻陋規司事者百計浼公弗爲動走當道求遷公會臺端發其奸不得逞然公固不以清自鳴也二十一年擢工科給事中明年遷鴻臚少卿擢奉天府尹　上意寖嚮公旋因查庫時失察庫吏虧短事部議革職罰賠公亦不自暴也後事白得　旨以庶子用案許雪門詩註駱文忠公受知見用乃始

於道光二十三年　成廟諭云汝做官辦有良心故天不虧汝二十四年補右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按事山東二十五年春復　命以憂去官服闋入都復奉　命按事河南江蘇咸稱　旨案潛庵漫筆王檢心內鄉舉八令儀徵嚴明有聲駱星使秉章嘗過境王往謁不與門包閽者拒之而造謗於駱公及駱陛見　成廟問江南州縣官孰優駱首以王令對人兩賢之　二十八年十月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授湖北按察使明年遷貴州布政使留攝湖北藩篆會江水氾溢公日登陴躬督版築城得無壞務給平糶振饑活災民數十萬七月調雲南布政使三十年　文宗踐阼擢公撫湖南時洪秀全反廣西官軍屢挫　朝廷遣重臣視師道楚省以供帳溝誣劾公吏治廢弛咸豐元年遂有回京之　命未及行而賊已由全州竄楚犯長沙賊

黛蕭朝貴詗長沙城方圮謂可旦夕下比至公已命屬吏修葺崇墉屹然守具咸備賊大駭蕭朝貴斃於礮八月新撫張公亮基始入城洪秀全統賊隊麕集城下圍益急復得　旨留公助防勦十月賊北走長沙解嚴是役也自七月至十月城幾陷賴公聞警先鳩貲繕垣增陴識鄧公紹良於諸將中任以守事賊乃卻踰湖而東武昌金陵相繼淪陷而長沙獨完公之力也十一月　命幫辦湖北軍務

三年正月　命署湖北巡撫二月新撫崇公綸蒞任公仍遵　旨赴京行次復奉　命署湘撫篆八月實授湖南巡撫當是時賊據金陵分兵徇江西武漢雖復而處爭地崇通咸蒲土賊蝟起公以岳州爲楚中重鎭非水軍東下無

以扼上游而制全局非陸軍出岳州無以固武昌之後會在籍侍郎曾文正公國藩奉　詔督治鄉兵湘人胡文忠公林翼亦以貴東道留楚防勦公知二公忠藎知兵可倚以辦賊而延湘陰舉人左公宗棠襄理戎幕廣羅英俊之士練兵助勦議先清東南以圖大舉踰半歲境內甫定四年正月湖督吳文節公文鎔戰殁於黃州之堵城漢陽復失二月賊船上犯距長沙僅半舍諸軍破走之三月曾文正公遂圖東征討賊軍餉器械鹽米悉取給於湘師次岳州猝爲賊乘軍資喪失大半公益佽助之八月閒十大戰殺賊無算賊遁舟師乃順流而東直抵九江五年武漢再陷時胡文忠公已撫鄂飛書告急公奏起楊公載福於家

練水師佐楚軍勢復振湘邊東北羣賊數出沒湘軍不出勦卽內犯而粤賊何祿陳金剛等犯湘尤亟武岡邵陽漵浦土寇乘間蠭起公復遣知府王鑫江忠濬江忠濟蕭啟江等先後討平之自是湘中無大警公以餘力援鄂援黔援粤無虛歲而江西之績尤偉自五年十月至八年四月首尾幾四年遣將出師大戰數十克復袁臨瑞吉撫建六府州縣費餉三百餘萬無少靳　上嘉公不分畛域　賞花翎八年京察　賞頭品頂戴九月公奏在籍兵部郎中左宗棠連年籌辦礮船選將練勇均能悉心謀畫左公遂奉　旨加四品卿銜蓋公幕府之事悉以委左公故能算無遺策動必制勝至是而　天子亦心知左某爲天下才

由公稱揚之也九年正月粤逆石達開擁衆數十萬掠郴桂北窺衡州守軍扼湘水不得渡則疾趨上游圍永州時湘軍多出援他省公計我軍寡不宜分乃以一軍守衡湘孔道而以全力注賊遣劉公長佑會諸軍鏖鬬祁永間三戰三捷圍始解轉戰至寶慶公下免死令解散六七萬人石逆大懼合諸路敗賊連長圍困我軍勢幾殆會李勇毅公續宜假歸道經長沙請以所部湘勇由北路之新化進援公乃檄諸軍分道內外合擊而以水師扼資沅大戰寶慶城下圍又解賊遁粤西由全州逼桂林湘軍追益急賊復遁慶遠於是石達開始思由粤窺黔由黔窺蜀而蜀事日棘矣公之再撫湘也軍需浩穰長沙官吏遵部議鑄大

錢公以利厚私鑄必多亟止之後數月商民果交病洶洶欲罷市公廉府局私鑄者論如法部班鈔寢不行民乃定咸豐四五年間湘省穀價賤石僅銀三錢完漕則石六兩以上民困亟供坐缺公排衆議用舉人周煥南策石減其大半民爭鑪輸納惟恐後復仿粵西鹺法化私爲官權鹽釐以濟軍不加賦而餉裕終公之任軍興得無乏之而東征之師卒以成功焉十年七月　上以蜀事急　命公督師赴四川石逆復分黨犯永明冀寧公毋西行湘軍力卻之十月甫戒行賊大至吏民乞公留公乃檄諸軍分道剿擊兩閱月賊敗遁江右十一年正月始督師西上抵宜昌聞皖逆犯黃州復分軍爲鄂援僅以道員黃公醇熙所部果

毅營五千人徐時藍朝柱李永和周紹湧何國樑諸劇賊糾衆數十萬蹂躪四十餘州縣勢將逼成都五月敗賊於定遠擒何國樑黃公乘勝逐賊中伏歿會藍逆圍綿州李逆踞青神所在蟻集勢張甚公以一軍綴李逆於青神合川楚諸軍并力攻藍逆而自駐潼川爲策應七月連破賊於綿州道始通是月 穆宗即位旋奉督蜀之 命莅成都諜藍逆敗踞丹稜合李逆攻眉州連營百餘燄猶熾乃檄總兵胡中和萃湘果諸軍勦藍逆而以川軍綴李逆斷其援眉州圍解十一月回軍攻丹稜賊依山爲壘以死旅扼官軍圍之數重賊潰遁追及之藍逆斃於陣盡殪其衆

同治元年 上以公辦賊無畛域其所薦舉宋[illegible]孫[illegible]蓉

劉嶽昭等尤爲得人復勳丹稜有功　賞加太子少保銜
是年李逆欲上犯阻河不得渡引而下諸軍圍之於鐵山
九月李逆走宜賓追獲之川軍克新甯賊渠張第才走陝
西總兵蔣玉龍周達武克涪擒周紹湧於大竹餘賊盡滅
蜀遂平而石達開復由黔犯蜀掠楚邊陷石砫緣江犯涪
州湘軍擊敗之賊偵重慶已設備乃分黨入黔走桐梓石
逆自以衆數萬攻綦江湘軍復破走之公檄諸軍扼上游
賊遂迂道越黔之仁懷陷敘永長甯分擾珙高慶符諸縣
境諸軍合擊連戰皆捷賊乃走入黔黔素瘠區無所掠遂
由黔入滇九十月間復由滇之鎭雄入筠連陷高縣渡金
沙江窺敘州諸軍敗賊於橫江仍遁入滇二一年正月賊黨

賴裕新由會理犯甯遠初公以敘西至甯遠紆折二千餘里路歧如梳官軍入滇賊必乘虛入甯遠乃檄西軍守屏山而以全軍當賊鋒至是果與賊遇前軍戰少卻保冕山大軍至賊奔越巂漢土兵練連破賊斬首數千賴逆殲焉公策石逆必分道入犯已而賊黨李復猷果由黔竄彭水三月石逆復越冕甯間道走土司窺大渡河會大雨河漲副將唐友耕參將楊應剛等率諸軍邀擊於半渡賊盡溺石逆鳧涉松林小河冀遁瀘定橋復爲土練所敗是時漢土兵練四面至賊不得出燒斃墜巖賊屍蔽流而下石逆計益窮官軍誘擒之斬於市 案許雪門詩註先是蜀中謠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已而石逆擾蜀上命公往公調湘中兵隨征一爲湖南記名道黃醇熙一爲記名按察

使蕭啟江分統之後俱陣亡於蜀至同治元年四月廿七日石逆就擒於紫打公卒平賊皆與諸應李復猷亦屢為湘軍所敗殲於黔捷聞　上大悅諭曰偽翼王石達開由廣西倡亂擾湖南北江北占踞金陵復犯浙江粵閩等省陷擾滇黔注意蜀疆志在必逞其破城戕官荼毒生靈久為覆載所不容此次川省將士人人用命將積年巨憝一鼓成擒全股殄滅實足伸天討而快人心駱秉章運籌決策調度有方深堪嘉尚　賞加太子太保銜時逆賊蔡昌齡梁成福久踞漢中陝兵討之無功　上命公遣兵往援公病目方請告聞　命力疾視軍事三年六月曾文正公克復江甯巨寇蕩平有　旨錄公湘蜀前後功　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　賞換雙眼花翎而蔡梁兩

逆亦於四年五月滅於階州粤逆之餘禍遂息先是蜀邊滇黔多土賊逆苗自石逆犯蜀內外交訌公分遣諸將以次削平復念綏陽遵義實通黔省此路不復則滇黔坐失乃以劉公嶽昭統師由綏陽進抵遵義且剿且撫滇黔始通其後劉公由黔入滇卒能收復兩省皆公遺策也公在告久已解任　上仍畀以軍務五年五月疾愈起視事遂有協辦大學士之　命議者請循鄂文端公故事畀公經略滇黔乃全蜀甫安而公病已不可爲矣同治六年十一月公薨於任年七十有七遺疏入　兩宮皇太后　皇上披覽震悼以公忠誠亮直淸正勤明追　贈太子太傅賜恤　予謚文忠入祀賢良祠並　敕四川湖南建立專

祠公為人外樸內明賦性忠直歷事　三朝受恩深重而

公忠義激發一時海內賢士大夫咸樂為公用四川據江

楚上游鹽米之利諸軍餉源所自出西南半壁隱然為天

下安危所繫公在蜀七年兩平巨寇全蜀晏然蕘之日蜀

人流涕比之諸葛不其信歟蓋粵逆之平湘軍功為多而

用湘人募湘軍實自公始湘軍東征公獨完全湘以應其

急而又以其間輯鄰固圉以一隅為天下計亦自公始自

公之歿凡公所識拔　朝廷多倚以辦賊名臣循吏良將

勁兵布滿中外天下咸知為公之功云蘇廷魁撰神道碑參駱文忠公奏議

論曰余讀駱文忠公奏議其卷首多載蜀人士與公詩文

而比之諸葛然武侯未享高年以遂滅賊之志而公幾登

大耋薨之日　穆廟踐阼已六載其時諸匪以次漸平騎箕以去公豈猶灑淚於五丈原乎雖然使公入贊　綸扉作相十年必多建白當不僅以戰功彪炳史策也惜乎中朝甫宣麻三台之星卽隕此則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後人不得不羨其專美於前已

忠義紀聞錄卷第一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吳文節公文鎔

吳公文鎔字甄甫江蘇儀徵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典試山西湖北督學河南遷贊善洊升侍講學士督學順天累擢詹事內閣學士除禮部侍郎道光十八年充會試副考官調刑部奉　命偕尚書湯文端公按事浙江江甯安徽諸行省覆奏皆稱旨十九年授福建巡撫同署總督魏公元烺奏籌海口查禁鴉片章程四則下部議行二十年署閩浙總督時西洋船駛入內港　詔遣侍郞祁公寯藻黄公爵滋會同公與前總督鄧公廷楨籌

備海防及揀選水師將領各事宜始公嘗與鄧公會奏請
給海防經費至是得　旨俞行明年公以商民紛傳廣東
有許與西人通市厦門之說上疏密陳厦門周圍環海地
方五十里北達會垣東爲臺澎脣齒西爲漳泉門戶係通
省咽喉若令外夷闌入必益肆其占據之謀防之則已無
險可扼聽之則將爲所欲爲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上韙
其言尋調江西巡撫每遇災祲盡力撫邮凡疏請緩征者
七借給耔種者再民甚德之又請文信國公從祀文廟在
任八年調浙江浙撫自梁某後吏治大壞公劾罷歸安知
縣李玉典等五人又訪悉衢州游擊薛思齊貪劣狀劾戍
新疆下教各屬地方大利害許條上施行簠簋不飭者罪

無赦裁革屬縣饋送陋規風向為一變復以浙省州縣多
係署員疏陳調署之弊謂有一員遞署他缺二三處久不
回本任者有卸署後不回本缺閒住省垣者致交代之案
愈壓愈多莫能算結且官無定所即政難考成見飭藩司
分別勒回本任或不堪回任者即令揭參其實係虛缺或
要地需才亦祇準專員署理不得紛紛更調以專責成得
旨嘉勉會甯台諸郡商旅苦海盜公知盜窟在漁山移
牒總督檄廈門提督竇振彪會師剿捕毀其巢穴獲劇盜
百餘置諸法行旅大安二十九年杭嘉湖嚴紹五府大水
漂沒田廬無算公自以奉職無狀致召天災上疏自劾并
力請行賑卹蠲豁招商平糶勸諭諸政親赴嘉湖等屬察

賑全活甚衆明年五月西防廳北岸海決公聞報卽往勘時風雨暴至公立泥淖中失足落水幾危以救免隨以先事失防部議奪職留任八月塘工竣　詔予開復復查明各屬災歉情形分別蠲緩並賞給口糧許之是冬擢授雲貴總督咸豐元年正月入覲　召對十二次　賜紫禁城騎馬旣抵任劾不職知縣許文綬等四人毀華光寺淫祠剿永昌邊疆夷匪知黎平知府胡文忠公才使練兵治土匪得便宜行事薦擢監司待之以國士會粵逆洪秀全自長沙竄武昌渡江東下盜踞金陵中原震動　天子以公夙負重望移督兩湖至則賊自下游上犯田家鎭官兵失利省會戒嚴居民一夕數驚巡撫某欲營城外爲走避計

與僚屬密議公知之急詣其署謂之曰會城全省根本倉

署甫葺流亾已歸豈可棄之而去巡撫不可公憤甚拔刀

置几上曰城存與存城亾與亾自司道以下敢言出城者

齒吾刃巡撫默然議乃定而賊已逼城下公即登保安門

激厲將士誓死守衣不解帶者數旬適按察使江忠烈公

自江西督兵至與賊戰大敗之省垣解圍巡撫內愧復慮

公不相容乃謀先發制之疏劾公閉城坐守狀有　詔趣

公進復黃州專以城守責之巡撫當是時公方調胡文忠

公帥黔勇七百人來楚會剿又馳書約侍郎曾文正公於

衡陽命以水軍同進侍郎固公之門下士也許之公擬俟

曾胡二軍至大舉滅賊而巡撫屢敵之趣戰益急公歎曰

吾老矣受　國恩厚豈猶惜死耶所以遲進者以麾下將卒宜選練且俟黔勇及曾軍夾擊耳今若此不及待矣遂以三年臘月下旬自帥師七千人進攻黃州命按察使唐樹義督舟師扼賊上流在後接應公屯營黃州北路離城僅二十里適値大雪主者又不速發糧餉公日拊循士卒以喚咻之已而賊來犯營公督諸將力戰都司劉富成手刃數賊兵勇繼之賊始退未幾又至正決戰間忽後營火起衆驚潰公下馬於雪泥中北向叩首痛哭大呼曰無以仰對　皇上遂投塘水死之時四年正月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三隨征知縣蔡潤琛等皆陣亡而唐按察聞敗退向鄂城途次爲賊邀擊躍入江死案憫忠草唐公樹義字子方貴州遵義人以舉人任

湖北知縣有政聲洊升陝西按察使遷湖北布政使未踰
年郎歸咸豐三年奉　詔再出署湖北臬司篆嘗剿捻匪
於楚邊境有功明年正月督水師征黃州是年之冬吳總
督兵敗公退赴金口賊追之急投水死家丁王貴救其遺
骸亦因傷
重而亡　事聞　天子哀公爲國捐軀　賜祭葬　予謚
文節入祀昭忠祠公狀貌端嚴風骨挺拔久歷封圻所在
著聲其在滇聞粵賊竄楚之報方食投箸起曰虎兕出柙
矣爲竟夕不寐及拜楚督之命置二子一妾於蜀陪道疾
驅誓滅此朝食惜爲同官所螯竟至齎志以終當公臨行
以曾侍郎水軍未至復遺書曰天下大事繫子一軍宜加
意訓練勿造次且勿遽以援鄂爲念公之壓懷大局而不
以已與若此當撫浙時例得鹽課羡餘銀八千兩卻之及
殉難家無餘貲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爲賻公子養原曰

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褭先公之德也敢辭强之卒不受養原以副貢生授主事襲職騎都尉

先正事略參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公之征黃州也逆氛正張是以持重而不欲輕發若從公議待曾胡二軍至戮力並進必不爲賊所敗甚矣同官之誤公也其年六月武昌復陷巡撫先已受代去九月曾侍郎復武昌疏陳公死事情形并追論巡撫傾陷狀有

詔治其罪然則巡撫誤公適以自誤耳至公治浙政聲最著去任之日飭家丁毋毀署中物壓市悉償其值此雖一節之善亦大僚臨行所罕有云

姚廉訪瑩

姚公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曾祖範翰林編修嘗受古文義法於方望溪侍郎傳之從子郎中鼐公於鼐為從孫少負殊才復從之學古文辭與管同梅曾亮方東樹皆為鼐高第弟子後益博覽典籍討論古今利害得失務為經世有用之學嘉慶二十三年成進士爲龍溪知縣時漳泉二府民多械鬬刼掠案公捕得渠魁五人訊之既承伏因召其宗老於庭責之各具狀請置諸法乃皆杖斃之暴尸城門凶徒股栗逃出境自是悍俗爲少變海盜張保嘗肆擾七郡戕二大將粵閩之民恨次骨後以投誠官澎湖副將適閩洋復有盜總督董文恪公教增方治舟師剿之公進

議曰張保有罪無功秩授協鎮羣以爲過何不令其剿賊勝則收其功敗則治其罪卽爲盜殺亦不足惜也文恪然之保遂奔命海上以死聞者無不快之公旋調知臺灣墾荒田數千畝平定南北兩路土寇復以巡道葉世倬欲改班兵爲召募致書總兵觀喜言班兵父母妻子皆在內地變起不敢有異心若罷之改爲召募則與臺人守臺是以臺與臺人也設有不虞其所憂甚大後總督趙文恪公愼畛見之遂罷召募之議尋改江蘇宰元和有惠政累遷兩淮鹽運同知道光二十年擢授臺澎兵備道鳳山知縣魏瀛以兵米事爲鎮將所劾罷公素知其潔已愛民特奏署淡水同知以風勵屬吏明年西人駕兵船來閩洋窺伺鹿

耳門公與總兵達武壯公遣副將江翼喜等率水師拒之敵乃退繼而厦門失守西人進犯雞籠大安諸處公授計於守將闕桂誘輪舟至雞籠隘口不與之戰敵遂直駛而進衝礁立碎攻大安者亦爲漁人所誘擱於淺渡我兵見之奮擊擒其卒百餘弁獲頭目顛林公告捷於　朝　天子深嘉之賞賚有加會某相國駐江甯主招撫之說咨文閩督命公釋還俘囚不聽西人怒走訴當事謂往臺灣者商船非兵船遭風被獲胡得飾詞報捷乎於是主者疏奏公罪　天子遂命閩督渡海察訊公聞之謂達總兵曰敵人强梁反覆今已一切權宜區處膚愬之詞非口舌所能折況訴出於敵若以爲誣必不肯服我等又無與之對質

之理惟有力自引咎而已達公深以爲然及總督至多方恫喝命諸將與鎭道共具結狀以實敵言同知某至受榜掠無數公慷慨起對曰自臺事起諸將吏甚苦今卽不以爲功豈可更使獲咎所言冒功皆身與達總鎭爲之嚴治吾二人罪已足洩强敵之忿何須諸將具結總督乃奏臺灣冒功事由鎭道請　旨治罪公遂檻車被逮入都赴讞當是時政府與公不合事甚急有言將置之重典者閩人張際亮公之幕客也適在京師欲擊登聞鼓求臺諫昭雪公止曰　聖明在上必無他虞未幾果蒙　恩旨僅從薄譴謫爲四川同知出獄之日諸大僚折簡延招皆不往獨與給諫陳慶鏞編修馮桂芬等賦詩飲酒案馮桂芬姚觀察小像題辭先

生出獄余偕同人觴之邸中同人以臺灣事始末請先生抑然不自居功顧臚陳形勢戰守機宜頗詳盡酒半酣忽掀髯奮袂言曰 國家不患無人才諸君子於時事非其職顧乃意氣懃懃懇懇如身家所當爲吾曩在京師所見獨林少穆制軍有此懷抱今果能自樹立有志者事竟成豈虛語哉吾老矣無能爲也天下事何患不可爲其在諸君子乎厚自愛厚自愛聞者爲之歛容時坐中爲晉江陳頌南給諫慶鏞平定張石洲明經穆宛平趙伯厚宮贊振祚順德羅椒生太僕惇衍陽湖莊衛生太守受祺同里潘玉泉博士曾瑋與余凡七人 已而赴蜀補蓬州牧治尙愷悌民立生祠祀之久之辭官歸里咸豐元年粵西寇熾 天子乃詢擇將帥大學士潘文恭公以公與前雲貴總督林文忠公並薦 上命林公經略邕管而授公廣西按察使林公馳至廣甯薨公抵桂林從督師賽公討賊永安進營新墟防守要隘案曾文正公奏議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又不能收其全力 自秋陟春前後凡七閱

月修荔藉以安堵復追賊至長沙公已積勞成疾賊旋解圍下竄留署湖南臬司篆二年十二月卒於任公生平最好學文章政治久推重一時遇事激昂奮發銳欲有爲而器量閎深能顧大體當備兵臺澎達總兵初頗侵陵公知其材可用折節下之達公感服卒與同心摧敵名震海疆及再起官嶺右竟不得大有展布者則由寇氛方熾驟難撲滅兼之事權不一意見多歧公不過以一旅隨諸大帥措拄其間而臣年已老且以病殂謝矣悲夫（東溟文集參憫忠草先正事略冶廬雜識）

論曰余嘗讀公東溟文集海上之事頗可攷據及閱康輶錄知公在蜀又與總督某不合方柄圓鑿宜多齟齬幸遇

兩朝聖主始終保全功名當公歿於潭州寇正充斥江湖不得歸葬故里同治改元其子濬昌始扶柩回籍云

呂文節公賢基

呂公賢基字鶴田安徽旌德人生有至性篤於倫紀道光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二十二年改御史疏言南河工料與其購於他處不如取給於葦蕩請飭所司董勸庶險工有恃而經費亦可省又請申禁加派勒捐之弊俱從之遷給事中疏劾知州鄂雲覓緣投入揚威將軍幕誑騙欺朦濫支軍餉又廣東劣幕余廷槐盤踞多年黷貨受賄與訓導黃培芳表裏爲奸藉團練乾沒軍餉且招募匪徒充數藐法滋事請飭嚴察究治如所請行尋丁父憂歸二十六年起補禮科給事中明年掌吏科印以河南旱災方籌辦賑卹疏請將江南捐輸米改撥豫省賑災允之

二十八年巡視東城時江西安徽湖北水災　詔發帑賑卹公疏言辦賑之弊莫如造冊稽延定例水旱成災督撫疏報即先給饑民口糧一月再查被災輕重分別給賑誠以饑寒待哺若必待查取戶口完竣則老弱轉徙餓斃已多應請勅下所司遵照定例一面查取戶口一面放賑無論極貧次貧均令先沾實惠俟冊籍已定即於限內具題加賑其加賑日期務與初賑接續毋許間斷至戶口或有開除續增隨時具報有任意延緩者嚴參庶有司不致遺誤而愷澤得以旁流其辦賑急務數則一多設粥廠嚴杜尅扣攙和積弊一兼籌放錢糶米之法一展緩　恩詔宜急宜示一招商採買鄰省米穀接濟一收恤遺棄幼孩一

收買耕牛疏入皆議行三十年正月閒　文宗御極公應
詔陳言一懋　聖學一正人心一育人才一卹民隱並
請將江蘇浙江等捐米例停止遷鴻臚寺卿咸豐元年擢
工部左侍郎典浙江鄉試明年兼署刑部左侍郎公自念
受　上知不二載位九卿而時事多可危日夜憂慮欲有
以佐　聖天子維新之治其道莫如廣開言路乃疏奏粵
逆滋事已二年命將出師倘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
猖獗南河豐工未合龍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
虞河工費四五百萬軍需費一千餘萬部臣束手無措必
致掊克朘削邦本愈搖臣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於病元
氣血脈枯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醫愈難爲救

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艮方庶可補救於萬一應請　特旨
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沓之故習於時政闕失有
可補救者抒其所見盡言無隱以期集思廣益疏入得
旨申諭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凡政治得
失民生利病各據見聞直言入告　旨下舉朝歡忻咸謂
新政之善爭自濯磨以獻其謨猷而　上亦益嘉公之忠
讜欲畀以重任矣會粵逆已盜踞金陵遣黨竄擾江淮
上遂於三年正月　命公赴安徽會同巡撫蔣文慶前署
廣西巡撫周天爵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公奏請飭部撥帑
備用又奏所過地方如查有堪備教習團練之人請咨各
疆吏遣赴皖省軍營以資差委繼又奏請　飭給事中袁

甲三廣東知府趙畇均赴皖營協理防剿案粵匪紀畧呂公嘗奏帶編修李公鴻章赴皖是不止袁趙二公也　上皆允之公既至皖適值逆氛正熾安慶已失守而桐舒係賊所必爭之處公乃親駐舒城招兵募勇以扼其衝尋借署安徽巡撫周天爵奏言團練防剿三事當分致其任併致其力以圖之團練之事各就地方飭屬加意辦理激勸紳民殲除土匪防堵之事於江北沿江一帶擇精幹牧令稍假威權令其練本邑之兵團本鄉之勇因本地之糧以守本境之土各固藩籬永免徵調察其才者升銜加俸不遷其職俾得盡力固守剿賊之事專責之統兵大帥如大帥駐營去賊百餘里者立即逮問如此則各有責成無所庸其推諉疏入得　旨嘉納十月

逆酋泰日綱率賊數萬犯集賢關官兵禦之失利游擊虞音太伍登庸戰歿賊遂進逼桐城邑紳馬三俊等率勇迎敵敗潰總兵恒興遁回廬州按察使張熙宇亦擁軍不敢前賊由桐城長驅至舒城或勸公曰公無守土責又未轄一兵今賊鋒銳甚是宜退守以圖再舉公叱之曰吾奉天子命治鄉兵殺賊事不濟命也退將安之遂激勵團勇納韡刀登陴誓以死守越二十九日外救不至城陷公死之僚屬刑部主事朱麟祺東河通判徐啟山亦各殉難事聞　上甚憫惜　贈尚書銜　予諡文節　賜祭葬　命於舒城建立專祠公狀貌嚴毅湛深經術熟於漢儒注疏案張之洞輶軒語先師呂文節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詩次及三禮再及他經其說至精又案何紹基東

洲草堂詩注呂君嘗校周禮補注生平尤力崇正學持身植志不少苟詭隨者見之蹙然無所容在臺垣伉直敢言感時艱至涕泣不食每入對愷切瀝陳聲淚俱下 上屢爲動容疏出天下傳誦嘗言治亂本乎君德當 文宗御宇初年首以大學誠正之旨入告編修何文貞公著續理學正宗太常唐確慎公著學案小識公皆錄以進呈藉爲正學之助有議其迂者毅然不爲止其出治團防也自知不返別母行痛哭不能起卒捐其軀以報 國云先正事略參平定粵匪紀略

論曰呂文節公近時大儒而爲名臣者也居官惟以君德民隱爲念一切功利之說絕口不言正色立朝同官罕有其比至其痛憤寇禍卒以身殉又何忠蓋之過人耶 天

子下詔褒卹歷言公品學兼優又曰素懷忠義大節無虧

悼惜可謂深矣

何文貞公桂珍

何公桂珍字丹畦（一作丹谿）師宗人幼有至性事親敬兄行誼肫摯道光十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年甫冠乞假歸娶士林榮之旋授編修從太常卿唐確慎公鑑講學期於躬行實踐以宋儒爲宗先是栢城竇先生克勤嘗著書明理學流派曰正宗公續之於朱陸異同辨最晰都下翕然稱爲醇儒二十六年視學貴州晉侍講咸豐元年入直 上書房會粵西盜起遂抗疏陳軍事得失論前大學士某前總督某誤國不宜發軍前又言治亂在乎君德采朱子眞西山大學之說傅以已意引伸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 上嘉之（案唐確愼公集何丹谿學淵周程由編修在南書房行走 上初登極命翰林進講義丹谿進朱

子大學講義又編成修齊治平四篇其餘分班進呈外間多不知也四年五月出爲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既至皖所屬皆殘破阻於賊不得赴任乃謁大帥於廬州軍營侃侃而談若將爲之師者大帥愕然公又見諸將多擁兵玩寇恣甚憤鬱形於吟詠或譏之帥府益爲所嫉檄公募勇西征公私匱乏僅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行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有奇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渠李兆受於霍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磑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過其西李兆受大懼挈黨馬超江等投降公受之散脅從萬計遠近懽悅爭輸糗糧金錢之屬不絕始大府聞公摧破捻寇陰忌之移檄催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

陷竟劾公落職軍民皆不能平會侍郞曾文正公督師圍九江公遣人通牒言戰狀侍郞疏奏於朝副都御史袁端敏公方軍臨淮亦欲資公以兵俾與楚師會而大府又檄公攻蘄水矣時長淮以南天柱內外賊所在蜂屯公以孤軍流離西與九江之楚軍不相聞東與廬州大營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攻克蘄水旋率知縣蘇秀槐剿賊英山適羅田令彭惠疇與公善亦遣壯勇相助一戰克之公又殲剿賊田金爵大府乃令留駐英山公出師至是八閱月士卒及民團相從者旣多益以李兆受之降衆無以爲食請餉又不至始猶什人賦麪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旣又半之而賊來愈盛日提饑卒轉戰不得休五月

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公雖強自振厲而體已憊甚矣未幾李兆受之變作兆受本反側持兩端當其初降公請縻以官秩大府難之及絕糧久潛懷怨望徒感公忠誠不忍背無何其同降馬超江又爲土人所殺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遂大怒招集捻黨謀爲馬超江報仇於是皖豫諸帥皆以兆受復叛入告榜於衢購其頭千金兆受詣公自陳無他公撫慰之事稍定適當道以密書由驛達公屬先發制之書爲兆受得因謂公賣己也遂於十一月三日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公於英山小南門遺體殘毀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公正命時有白氣如疋練自屋瓦出逾時乃滅年三十有九公既死兆受反主者

猶據以爲公罪身後尚有餘議迨同治三年秋江甯克復

曾公疏陳公率鄉團剿賊時饑餓艱危歷人間未有之苦

卒以機事不密爲叛人所害天下寃之在已尤引以爲咎

籲請加　恩旌邺得　旨俞行　贈侍郎銜　予謚文貞

并賜祭葬世襲騎都尉建祠英山事略粵匪紀略曾文正集參先正

論曰何文貞公之西征也率潰兵鄉勇烏合之衆能一戰

而大破悍捻於霍山可謂將略之超羣矣奈何大府不以

爲功反從而扼抑之卒至備嘗艱苦負屈以死若非曾公

超雪之誰復知藎臣之寃哉嗟乎行善獲禍士何以勸讀

曾公所撰殉難碑文其言絕痛雖然讒口翕張久則必消

人誰不死貴受其正彼多方排擠者適以成賢者之名耳

案嚴仙舫通政惘忠草哀何文貞公詩有文字興戎釀危局句卽指公以感懷詩觸大府怒也又公事父與兄璜谿相敬愛至篤無已與從唐太常考問德業見曾文正所撰何傳巖先生壽序及唐確愼公墓志三事殉難碑皆未及故補入之又克復英山碑文甚略攷謝蘭生軍興紀略咸豐五年五月蘄水餘匪竄陷英山已革道何桂珍令署羅田令彭惠疇糾集團練助剿遂於二十六日率英山知縣蘇秀槐等由竹均進攻殺賊六七百人彭惠疇由樂利河分路而入直逼城下賊不能支從南門竄去所載頗詳但碑文言五月十二日何公軍敗則英山之克斷非在於五月二十六日恐紀略誤書之

也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終

男賛賢
賁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三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向忠武公榮

向公榮字欣然四川大甯人年十五隸提督楊忠武公軍從征滑縣回疆立功累官直隸叅將夷船犯順整飭京東海防 天子深嘉之洊升通州總兵擢湖南提督旋調四川道光季年楚粵邊境多盜 詔復移公湖南剿平雷再浩李沅發等俄而粵西土寇蠭起慶遠思恩南甯賀縣昭平各郡邑嘯聚成羣 上授公廣西提督命統鎭筸兵赴粵征剿先後禽獲李得芳陳亞貴葉添頁諸逆首餘黨解散蕭清全江以南咸豐元年金田洪秀全亂始以經兇妖

書煽誘愚民官吏不以爲意至是支黨日衆襲破平樂公自橫州旋師禦賊於大黃江連有雙髻山風門坳之捷旋由桂平追賊失利爲督師賽公疏劾落職　上以大學士杜文正公言仍給公三品冠服會賊陷永安州賽公統軍圍之以副都統烏蘭泰督辦南路總兵劉長清督辦北路劉不能馭衆命公代之奏復廣西提督原官時各省兵雲集嶺右賊雖驍悍聚州城內僅數千人大軍環攻壁壘相望不絶諸將咸謂旦夕可下而壽春一營防稍懈明年二月洪秀全遂挈其黨楊秀清等突圍出公追之至古東山口天雨歇於途適烏都統亦引兵至策騎欲前公止之曰聞賊已匿大箐我去昧於地利師恐有失不聽竟麾軍獨

進抵仙迴嶺中伏大敗亡總兵長瑞長壽董光甲邵鶴齡以下數十人案憫忠草長瑞滿洲正白旗人由侍衛游升天津總兵弟長壽由福建游擊擢至涼州總兵董光甲直隸人爲河南守備捕盜南汝光三路有聲積階至河北總兵邵鶴齡山東利津人亦以侍衛官鄖陽總兵至是從征粵西皆陣亡長瑞謚武壯光甲謚勇烈鶴齡謚威愨三月初賊直犯桂林巡撫鄒壯節公檄公赴援公方收復永安聞警以會城重地一有疎虞全省瓦解命所部隨後行先帶親兵六騎間道疾馳巳刻入城急率副將馬龍布置守具案江南軍營死事畧馬龍四川人忠勇善戰由副將升涼州總兵剿賊金陵爲向公軍前右翼長日夜謀攻復不克憤恨嘔血卒謚剛愍午刻賊哨騎至不知公之巳入冒公旂幟大呼開門公擊以礮乃退俄而賊衆蟻聚城下洪秀全親攻文昌門遣黨分布雲梯遣呂公車暗掘地道置礮欲以破我公輒多方禦之

又每夜縋士出城購買糧食從北門運入被圍三十餘日城雖屢瀕於危終屹然不可克洪逆計窮燒營遁去仍聚永安與其黨議所嚮楊秀淸曰負此一隅終非久計不如全隊竄楚可以得志遂越興安全州徑走湖南而公適抱疾不能軍聞賊遠颺使總兵和春率諸將躡之至則賊已圍攻長沙幸參將鄧紹良瞿騰龍入城協守轟斃僞西王蕭朝貴賊勢稍挫公亦疾愈卽帶兵勇四千往援長沙壁西岸嶽麓山九月賊以糧盡解圍而走由岳州犯武昌公統諸軍馳救札營洪山屢戰皆捷而水陸隘口爲賊所扼終不得驟進十二月三日鄂城陷賊入踞數日卽棄去揚颿下竄先是　上以賊旣擾楚難保不寇江皖命兩江總

督陸建瀛駐兵防堵九江至是賊船蔽江而下公乃函咨兩廣總督徐廣縉於岳州約其會師夾擊又馳語陸江督戒勿浪戰必須三路兵集并力合攻庶可獲勝而徐制軍沿途逗遛陸公又信將弁之言倉卒進兵敗績於小孤山遂至九江安慶皆望風潰賊且長驅犯金陵矣三年正月

天子深念公跟蹤追賊著有勤勞　特授欽差大臣關防委以督師江南之任二月公由武昌啟行晝夜不息或慮疲乏曰逆賊慓忽異常吾受　皇上殊恩恐救金陵不及尚敢遲滯乎（案顯志堂稿向公前驅至太平聞金陵陷諸將環請濟江截賊北犯之路參贊許乃釗力陳不可向公悟謂諸將曰吾計已決有再言渡江者斬遂長驅躡賊金陵城下）及抵江甯果已失守賊且踞以爲窟連陷揚州鎮江爲抗拒計公乃駐朝

陽門外孝陵衛激勵軍士日與之戰連破通濟門七橋甕賊壘進營鍾山之陽樹幟招降凡秉刃仗者皆免死降者日衆洪逆忌公逼其巢穴欲襲蘇常截我餉道遣賊順流下駛公率水師從小河透出遇於月湖鬨奮前迎擊沈賊船百餘餘逆退回鎮江未幾賊又由蕪湖竄高醇直犯東壩公使副將福興傅振邦張國樑禦之三戰三捷賊既不能下竄出我後以相撓遂思旁攻側擊冀分大營兵力於是瓜州賊由鮎魚套至高資句容諸處肆行侵擾且於沿江築壘與鎮江賊呼應爲患公令總兵吳全美曾承禧虎嵩林等水陸會攻克復蕪湖太平兩城賊自此不敢咆哮四出而蘇常與浙省皆得晏然無警焉是時諸大帥擁兵

剿賊遠近相望盧州有巡撫福濟提督和春壽春有侍郎勝保桐舒有副都御史袁甲三揚州有將軍托明阿侍郎雷以誠提督陳金綬鎮江有巡撫吉爾杭阿公則專辦江甯之賊連結百餘營滿漢步騎數萬甲仗森嚴部伍整肅環繞中權刀光如雪賊素畏公不敢挑戰相持日久益形强弱凡三山燕子磯秣陵關板橋淮河一帶賊壘悉爲我軍奪取進攻其兩花臺大寨猛將虎士蹈厲發揚飛礮所及僞署庭石立碎洪逆魂驚膽褫乃與楊秀清計謂非先擾江皖以撓其勢再摧揚州鎮江之師金陵圍必不解於是逆黨陳玉成李秀成涂鎮興周勝坤陳仕章等率賊四出而撫建甯國相繼失守矣案雪門詩草金陵大營仰給浙餉浙無勁旅有警則乞援

於向帥撫建既失衢防告嚴金陵方撥兵來而三月廿八日甯國失守乃改援赴甯東馳西折奔走既勞左援右抽中軍遂薄至五月而七橋甕之大營潰矣余以爲甯國之陷猶屬兵家遠勢至四月揚州鎮江之師敗則大營吃緊向帥不能不退守丹陽矣公亦知賊久必有變亟遣軍援甯國復使總兵張國樑扼守倉頭要口時吉撫軍駐九華山亦發兵來助陳玉成至倉頭阻不得前戰又輒敗窘甚會我水師諸將防江不嚴賊以小舟偷渡約京口賊吳汝孝爲內應奮出夾擊官兵遂爲所敗賊盡由金山渡瓜州掩至儀徵破托將軍陳提督雷侍郎之軍於虹橋復回攻九華山吉撫軍亦戰歿旬月之間凶燄大熾公在鍾山日接諸路敗書潰卒又絡繹至風聲鶴唳軍中一夕數驚憂憤成病副帥某勸之退公曰進軍難退軍易數年心力豈可棄之一朝

事卽不濟以死報國亦老臣之分也俄而洪逆復召安慶賊石達開至與陳玉成合力攻我遂失七橋甕營數座副帥急遁公猶欲卧以鎮之而所部已與公走賊知公斷後必有精兵不敢追大軍退屯丹陽公病日劇臨終以軍事付提督張國樑曰汝才足辦賊吾死何憾復踴身疾呼曰終負 朝廷恩一慟而絕年七十餘闔營罔不失聲哭時咸豐六年之七月也公天性沈毅膽勇過人自束髮從軍已爲楊昭武侯所賞識及任元戎適當嶺右多事軍中布衣粗糲與士卒同勞苦轉戰潯柳威名最著迨提兵追賊遇絕澗峻坂巖巘不可行之處輒下騎踴躍爲衆先馳驅數省未嘗見難而避若夫登陴對壘赤標飛空執戈者有

怯色公必拊其背曰好男兒勉之礮子有眼不打忠義八是以士皆奮激効命即或戰有不利還營意氣自如察病傷補卒乘詰朝再戰往往獲捷同列咸推服之其督師金陵時嘗自鐫私印曰誓滅此賊志雖未遂然力障狂寇不致犯蘇常及浙境有功於吳越甚大後兩江總督怡良以公疾卒聞於 朝 天子軫悼 予諡忠武並賞給世職入祀江蘇名宦祠憫忠草參平定粵匪紀略上江志李秀成供狀

論曰世多疑公不能滅賊余謂成敗豈足論英雄哉金田初起設使權無旁掣梟獍早可殲除迨後出柙狂噬滔天之勢已成公雖奮武逼其巢穴而上流無將伯之助同列多韜略之疏得全軍而退已不下於趙順平箕谷之役矣

大約賊之興滅亦似有數厄運方盛望風罔不委靡貫盈已至醜徒競自倒戈信乎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否則後日奏凱諸將材豈出公上哉自來藎臣爲國亦祇自盡苦心成敗利鈍詎能逆料不見宗留守呼過河而齎志諸葛公灑淚於五丈原乎

鄧忠武公紹良

鄧公紹良字臣若湖南乾州廳人父士儼歲貢生任平江訓導行誼稱一時公自幼落拓不羈以將略自許充鎮筸屯練旋補鳳凰廳把總道光二十二年從征崇陽土寇鍾人杰有功升千總晉守備李元發亂新甯公隨大帥剿之追至深沖洞賊據險旅拒公率所部乘晦銜枚登山噪而馳賊驚潰不知所為蹂踐死者無算遂生擒元發捷聞賞揚勇巴圖魯名號換戴花翎擢都司二十九年粵賊洪秀全起金田提督向忠武公檄公從征連敗賊於索潭陶鄧墟賊竄潯州公麾兵渡大黃江對壘而軍別賊數萬自牛排嶺來會公引精騎五百橫衝其陣張兩翼繼之賊大

奔追至冢州破其謝官郇之老巢賊走入永安州公會大兵四面攻之戰多捷由游擊授楚雄協副將咸豐二年三月賊棄永安逕犯省城公空壁追躡一日夜馳三百里屯營城西與諸將解桂林之圍賊遂竄楚陷踞道州旋由永興入犯長沙公從總兵和春追之至則賊已據妙高峯鰲山廟及西南隅民舍爲窟穴日鑿隧道直達城下隱隱有鋤钁聲巡撫張公亮基急檄公入共籌堵禦之策九月二十九日奎星樓側地雷發城圮二丈餘賊蟻擁緣陴上參將張協拒之中鎗殞公率敢死士大呼躍而前右臂被礮子穿透血淋漓霑裳不少卻搏戰移時殲先登悍賊百數十人餘皆奪氣散走卽督兵累土塡缺處城復完賊知長

沙不可下挈全隊渡湘水而西摧岳州破武昌而明年春金陵京口又陷矣時　朝廷已擢公壽春總兵隨授江南提督命赴鎮江勦賊六月賊自城內出犯官軍戰於北固山下伏賊四起乘風縱火列營被焚公乃退守丹陽奉旨褫職仍　命助攻江甯公督所部由雨花臺薄神策門頻有斬獲未幾大帥向忠武公令公援東壩與賊戰敗之采石磯駐軍黃池賊引衆由蕪湖掩至公及其未定奮擊之斬馘無算　詔賞三品冠服五年赴援徽州既至選精兵伏要隘獨以數騎嘗敵賊易其少薄之猝北伏發賊敗走以次復婺源黟石埭蕪湖諸縣　上嘉其功給予提督銜六年春援揚州冒雨渡江率精銳進攻六晝夜與總管

西昌阿等合兵克之　詔授浙江提督幫辦皖南軍務會甯國陷公乃統領各軍萬餘倍道往救先屯營金珂橋扼賊旁竄進次望生墩毒其汲道賊以數千人挑戰公堅壁不出俟近逼外濠始縱擊之斬首數百級復潛師掩取七里岡遂薄城下毀其羊馬墻圍攻半載餘賊糧絕棄城遁當是時蘇撫吉勇烈公戰死高資金陵大營旋潰向忠武公卒於丹陽東南大震微公克復甯國屯兵扼其衝賊且長驅入浙岌岌幾不可爲然皖南割隸於浙江公軍中月餉十餘萬胥由浙濟事事皆當稟命賊來則戰賊去不追公又老將馭下稍寬持守既久浙撫胡某且以皖軍縻餉爲慮漸議減之値公進壁灣沚賊糾捻匪數萬突至我師

失利公被浙撫所劾落職効力公憤甚誓與賊決戰自八年夏至秋賊來犯者數次一由烏溪渡河一由鷹䣕橋小蒜山而至一由小荊山進撲孤山壩先後爲公所敗是冬浙防日棘分兵赴援賊遂乘虛襲我䓗橋石梔等處灣沚腹背受敵士卒又飢乏不能戰賊騎四面陵騰公見勢迫具衣冠北面再拜舉火自焚其營死案浙江忠義錄作引刀自剖其腹死年五十八總兵戴文英亦戰歿文英廣東人從征金陵擊賊七橋甕雨花臺印子山皆有功旋奉大帥和春檄防剿皖南竟與公共及於難焉公妾楊氏杭州人送公柩歸舟次錢塘宗人以楊無出議歸母家楊佯諾見父言別夜服毒死公弟紹英官參將咸豐四年攻上海陣亡公後　贈太

子步保予謚忠武　賞騎都尉世職先正事略參浙江忠義錄平浙紀略粵匪紀略

論曰鄧忠武公之爲將也轉戰粵楚江皖四省其功尤在力守長沙此時湘中英傑未起若非公之奮勇血戰城必危矣省垣既失楚南瓦解曾胡羅李諸公何從措手然則公保一隅實以保東南之全局也若夫控扼甯國亦有功於吾浙觀公死後代者爲周提督天受賊犯廣德泗安竟擁兵二萬不能禦遂致杭州猝陷益思公在宣城浙事必不至決裂至斯也嗚呼公之一身豈獨皖南之保障耶

張忠武公國樑

張公國樑初名嘉祥字殿臣廣東高要人生而長身玉立（案馮桂芬撰傳公力舉千鈞而狀貌如婦人好女）材武絕人年未弱冠同俠少在粵西橫州江次見往來估船隨貨勒貲州牧索賄不應誣以謀叛捕之始逸去爲盜有衆萬人官兵往剿輒敗被執者皆釋之不殺（案張敦復撰行畧公年十五之粵西貴縣從其叔父賈心弗喜也好任俠結客鬬雞走狗跳刀拍張與羣少年遊輒以氣懾服儕輩咸兄事之會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怒率衆往刼破其質庫土豪訟名捕弗能得遂爲羣盜所推擁衆萬人不妄殺掠人爲之語曰拯弱鋤强張嘉祥與闖中草所載公爲盜起於橫州微異）按察使勞崇光治盜梧州聞而異焉招之歸正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於左江軍營總兵德亮一見歎爲異日名將禮遇甚優入謁勞公亦深器重之旋奉檄剿土

寇顏品瑤潘赤大李樹靑等南甯潯梧間羣盜皆肅淸會洪秀全倡亂金田公復募勇往剿以二百人破賊數萬於永甯州勞公敍公功時人有疑之者賴署巡撫周天爵保護之奏請 賞戴花翎補授左江鎭右營守備尋從提督向公保守桂林咸豐二年四月洪秀全竄全州大學士賽公調公赴湖南破賊於道州蛇皮嶺追至長沙壁西岸嶽麓山與提督秦定三總兵和春等聯營至南路新開鋪賊見援軍四集會城守禦又嚴遂全隊走湖北公復追至武昌破其洪山寺之壘向公時已佩欽差大臣印奏公於朝 賞霍羅琦巴圖魯名號升補都司是冬武昌陷賊卽棄之東下向帥追之公爲前鋒師行甚速三年正月抵九

江無舟不得渡咨江督以運漕回船載之至則洪秀全已踞江甯城乃結營孝陵衛諸大將亦接踵至官軍屢與賊戰公輒臨陣先登勇冠一時盡平鍾山賊壘案張蔭清計狀先公剿平鍾山一帶賊壘被礮擊斷中指蒙　恩賞給御用藥散叠賜班指翎管荷包金銀小刀獎武金牌并有勇猛之中加以慎重之諭升補參將未幾解丹徒之急卻東壩之攻克高醕取太平又敗賊於棲霞街觀音門等處前後奏捷由廣東三江協副將超授福建漳州鎮總兵官加提督銜六年四月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敗歿於高資公督兵馳救連戰於丁卯橋五峯口磨笄山勝之遂襲取九華山賊窟回江甯分股陷溧水五月洪秀全約鎮江溧水豬逆黨夾攻大營適向帥抱疾卧公亦患泄痢不能戰致孝陵衛之寨失守

將吏懼而欲遁或勸公同走不從且請向帥彈壓列營毋動俄而衆皆瓦解向帥爲其下輿之走公聞之大驚蹶然而起出營追之勢已不及乃匹馬同盡焚所遺輜重命所部肅隊行身自爲殿收集潰卒由醋化鎮退保丹陽當是時逆渠陳玉成率賊數十萬直陷句容乘勝而來勢張甚自和定橋鳳凰岡五里牌黃莊橋皆築壘堵截視丹陽斗大城取之已在掌中而向帥危守一隅病日劇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公既受命憤賊憑陵裂眦豎髮集諸將語之曰向公自圖賊金陵與衆同甘苦者多年軍中之情何異父子今賊乘公病危百計進逼若不解此重圍吾儕何顏立於人間且賊累勝必驕諸君努力擊之可大克於是

以刀斫案曰有不與國樑同心殺賊者視此案衆感應曰如將軍令乃使參將虎坤元游擊張玉良督馬隊先攻五里牌悉焚木柵渡河至黃莊橋破其礮臺副將秦如虎由定埠南渡截賊衝總兵虎嵩林旁伏伺剿明日城中金鼓之聲天震地坼公全隊出戰人人存必死心無不以一當百賊披靡不能支伏兵又起縱火燬之醜徒大崩尸如山疊又斬其十三檢點周得貴賊將之最驍者陳玉成乃狼狽而逃官軍追至黃土橋復斬級數千鳳凰岡和定橋賊壘盡爲我奪丹陽遂得保全　朝廷嘉之命公幫辦大營軍務七月向忠武薨公暫總軍事分兵守金壇溧陽等邑進攻溧水剿平寶堰黃茅莊諸賊巢　上尋以江南提督

某爲欽差大臣既至銳意欲取句容公言賊燄尙熾姑遲之不聽兵敗被圍公援之得免由是積愧生忿且忌公威名出已上相見盛氣以待公乃不敢言戰事抑鬱稱疾頓兵半載不進適總督何公過公營飲酒既酣談廉頗藺相如故事公知其爲已發也慨然歎曰國樑身本武夫蒙

朝廷恩得有今日恨不朝夕滅賊顧督師無容人之量殊使人灰心耳言罷潸然下淚總督因以大義開譬出名臣言行錄諸書授之公感悟頓深卽詣謝幕府折節自下大帥稍釋前嫌方議合軍進取七年正月公督兵攻句容賊倚溧水爲援乃使總兵傅振邦副將魯占鰲等分勦溧水以撓其勢句容之賊日蹙遂於九月十五日拔其城捷聞

上賞給公黃馬褂卽命進圖江甯速奏膚功先是金陵逆洪秀全抗拒官兵與京口賊吳汝孝相呼應出沒江上共爲犄角以致屢攻不得成功公悉其患密於高資增營扼要絕其往來之道修築沿江壁壘與水師總兵吳全美李德麟等聯絡聲勢先攻瓜州進圍鎭江十一月賊糧絕明年二月破秣陵關八月又渡江復揚州儀徵二城積功由湖南提督調補江南提督 賞換雙眼花翎世襲三等輕車都尉未幾公與大帥統率全軍直逼金陵定議建長圍以困之鑿山越水自七里洲起循外郭而左轉至三江口止（案上江志名宦錄張總統掘長濠以困賊凡遇冢墓必爲遷徙高敞處立石標識）周環百餘里諸營大小相維度圍形之夷險定攻具之厚薄復於開

湢口等處連杉板船爲水營賊大恐悉衆出鬬欲潰我長圍公令南北軍分攻太平金川門東西軍各擣雨花臺其壽德洲一帶游擊賴鎭海駛艇師邀截之復親率諸軍前進賊皆禦之大敗退入城不敢出安慶逆知金陵被困遣賊來援再陷溧水扼守江藍埠爲持久計公使總兵李若珠副將馮子材等擊破之收復溧水復敗賊於高古山悉平小丹陽采石磯賊壘九年克取浦口二月連戰於烏衣鎭汊河口勝之旋敗六合天長各賊破江浦賊壘招撫降人解散諸逆黨寇勢浸衰　上褒公績倘方珍玩恩賜絡繹嘗傷指　賜御用藥散尤異數也顧大帥某驕愎不省事謂克金陵在指顧而卒忌公事齮齕之軍中習於安樂

兵丁各有家室諸大校復飲博嬉戲視帑銀如泥沙咸謂金陵諸逆已在阱中一旦糧絶自然可殲老師玩日戰志漸消

案閻丹初中丞跋曾文正疏吾聞江南大營未敗時諸將錦衣玉食倡優歌舞其厮養皆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氣惰賊氣一動如以菌受斧云

大帥某又以不破城不發餉爲可激軍心軍屢譁公念先後屢失事機軍且有變已必當其禍乃抉一齒畀家人示無還期十年正月公克九洑洲

案小傳九洑洲之役公作背水陣四眼狗陳玉成率衆數十萬逼我軍於江滸公徙舟去岸令曰私渡江者斬賊連踹我數十營提督周天培歿於陣衆頗懼公手刃一人以徇曰今日進則生退則死耳麾衆而前無不一當百賊大敗走遂復九洑洲

又克上關下關城內賊糧食久將盡逆首洪秀全大懼與其黨謀知浙省爲材賦重地若以輕騎襲之大營勢必分旅往救乃遣李秀成率悍賊數千突圍而出間道

犯浙復使上流賊擾江浦浦口俾公奔命他往不得專顧江甯既而杭州失守李秀成復乘勝竄回分犯建平東壩溧陽金壇與洪秀全潛爲內外夾攻之舉時總兵張玉良援浙大營兵力既薄又值軍饟不繼（案行署官軍缺餉已五閱月）主者擬每於四十五日發一月之糧士洶洶有怨言咸欲脫巾一呼以公故猶未忍（案上江志兵事譜賊陷句容兵勇以饟餉爲藩司查文經慳不時給遂私布傳單心懷攜貳）公見事迫不得已躬詣大帥長跪求餉繼以泣卒弗應公因亟檄召張總兵回軍入援共相戮力倘得一鼓下金陵擒逆渠庶或倖而有濟羽書七往張總兵方收復浙江省城未能遽至而江甯逆聞之益謀攻官軍矣自閏三月初七日始公督諸軍晝夜拒守至十四日夜半天

忽迅發雷霆橫飛雨雪平地潦深數尺洪逆傾巢突出脅難民爲前驅塡塹悉滿外賊四面環應大兵驚潰公率所部由鎭江馳至丹陽東又欲控扼要害以保蘇常兩郡賊亦憚公聲威不敢近逼未幾羣醜大集而總督何桂淸在常州擁兵不援公知丹陽必不可守親自登城呼民速走案小傳公之過丹陽也周走四城召父老謂曰此城無守法若等速東去我留待若公植立城上賊望見之不敢近壘一日城登乃行既乃慟哭謂其下曰吾受天子厚恩當以死報國諸君願同死者死不願者去麾下亦感公之忠義俱無貳心遂與陳玉成李秀成大戰於丹陽城外之尹公橋七戰而我兵傷者萬餘湖北提督王浚壽春總兵熊天喜等皆歿案平定粵匪紀畧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先於丹陽五里亭外分翼迎賊賊乘霧冒官軍旂幟數道

並進王浚中槍墜馬死熊天喜馳救持短刀殺賊甚厲亦力竭亡又案江南軍營死事畧熊天喜湖南人初隸大帥和春軍從克廬州又敗賊於三河浮升總兵以陣亡謚勤勇公被賊狙擊創甚向闕再拜曰臣力竭矣復進望賊營而馳所乘馬素驍健忽蹶於途屢起皆然賊渡河公人馬俱沒案行畧公至丹陽城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探懷中印授材官某令走報下馬向闕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死與粵匪紀畧及李秀成供狀微異年三十八是歲八月 天子乃詔曰江南提督張國樑謀勇兼優誓志滅賊數載以來東南半壁倚為長城詎意本年夏間金陵大營潰散和春退守丹陽張國樑自鎮江往援出城擊賊身受重傷策馬渡河人馬俱歿於水先後據薛煥等疏奏朕猶以為訛傳之聞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乃距今數月絕無確耗其為捐軀無

疑若張國樑尚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追念藎臣益深愴惻贈太子太保晉一等輕車都尉予謚忠武入祀昭忠祠公起自草澤位至統帥言行恂恂敬愛士大夫治軍之暇亦喜涉獵史傳案小傳軍暇輒作虎字大徑丈中直墨半枯乾如鐵柱名書家所不及又案慈谿戎金銘琴石齋筆記張忠武常誦袁枚挽鄂剛烈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之句遇故人歡洽如平日不以富貴自驕凡所遣事文武後雖居其上必修舊屬禮維謹深念總鎮德亮招撫之恩因其戰歿黃州爲出數千金置產京師贍其家人皆美其報德待下尤有恩誼戰勝悉以所獲與之幕府記功亦不自居故能得人死力至其應變出奇更屬韜略天成案小傳公戰陣出新意善察地勢動雖合古兵法向公以六合新勇隸公試之曰若未能戰也雖然宜令若立功將戰公匹馬環視數十里中得一僻地令

營之日旦日賊零星過若營若出盡殺之已而果然故勇人人自奮願從公其援六合也相賊船所泊岸數里外令土人曰若爲我築土牆自某至某內外各一外長二里許內倍之而斷其中牆成以告吾爲若藏此賊及戰賊大敗奔所泊岸皆循內牆左右走出牆斷處見外牆則大驚亂追騎及之無一逸者又公援鎭江比至而賊退將歸金陵吉勇烈公餞之九華山酒中報賊至出擊不利公飲啖自如呼其屬曰賊近以告戲而四山鼓譟槍礮若雷公起更衣曰請從此別出營門立而指揮分兵作數隊揚旗出公潛由僻路下山抄賊背急攻之與勇烈夾擊賊大敗死者無算公遂歸金陵是役也賊數萬公卒僅數百云

而軍律甚嚴所過秋毫無犯民皆負耒以觀

案小傳公軍出溧水縣令供帳南門公牽親軍百餘人至北門時漏三下叩門求宿無應者得一古寺小憩公以下皆藉草臥黎明縣令倉皇至持謝罪公曰吾愛此寺僻眠甚適不及至南門耳遂馳去

身廉潔未嘗私一錢置一產爲子孫計公之歿也子蔭清尙幼及喪至粵勞文毅公方爲總督厚賻之始克成禮云

惻忠草參獻古堂文集顯志堂稿上江志平定粵匪紀畧李秀成供狀

論曰張忠武公平生大小數百十戰無不躬先士卒其用兵也善以少擊衆出己意作進止卒與古法暗合洵爲近世名將若使大帥盡從其言同規協力金陵必可攻拔惜乎李西平盡瘁公家張延賞忮心未化竟致困獸突逸糜爛吳越談者至今恨之然而公之受命艱危志存滅賊自向忠武公歿後以一身搘拄東南者數載業雖隳於垂成心可明於天下宜　朝廷褒忠之禮有加而粵中一男子得以流芳百世也偉矣哉

虎忠壯公坤元

虎公坤元字子厚四川成都人祖某官副將父嵩林官湖北宜昌鎭總兵公幼而權奇倜儻父命之學輒私於塾中習技戲或以兵法部伍羣兒羣兒憚焉年十三從其父適京師途見惡少輩窘人於市心不平與之鬭惡少傷幾死衆大呼共擒公械送步軍統領有識公者計脫之得免又好博嘗輸千金立盡父痛懲之而不能止同里總兵馬龍謂其父曰此子不凡奈何以繩墨求之今天下方多事盍姑令輟學而入伍籍乎父從之咸豐元年以小校從征粤西隸總兵劉長清軍營長淸奇之以爲功名當出已上數使之戰有功遷至都司三年賊踞金陵從大帥向忠武公

剿賊江南既而公父奉檄圍上海攻鎭江皆隨行勇冠一軍父嘗被圍九華山公聞之往救力戰而入竟掖父出重圍未幾又敗蕪湖賊於灣沚尋同諸將克取蕪湖六年三月賊陷甯國趨廣德浙西震動公以五百人遇賊數千於宣城之水林橋再戰再捷賊始歛戢不敢出浙境以安洊升參將六月向忠武公自孝陵衞退屯丹陽賊酋陳玉成率衆追至勢甚張公同游擊張玉良出戰先攻五里牌賊寨燒之復渡河至黃莊橋破其礮臺賊乃竄犯金壇提督張忠武公遣公往援圍立解加副將銜八月會諸將攻東壩東壩爲蘇常門戶賊以全力拒守官軍屢剿之不能勝公至輒先登連被數創石碎其冠頂幾殆公不少怯遂克

其巢進圍溧水七年五月溧水下案平定粵匪紀畧五月十四日總兵傅振邦攻溧水副將虎坤元率衆哭入西北二門斬守城賊官軍齊入殲盡六千餘名斃其僞丞相復克句容九月大軍會剿鎮江金陵逆遣賊至下蜀街來援凡四次公由句容馳赴迎擊亦四敗之鎮江賊援絕糧盡十一月十二日克之公功第一擢授直隸通永鎮總兵官案伍承組撰傳擢總兵繫於克句容下今攷平定粵匪紀畧攻鎮江時尙稱副將又案江南軍營死事畧亦言下蜀街之役虎公以七百人走剿賊數萬擢總兵則授通永鎮當在克鎮江後故改正之時公父亦以總兵立功同受

恩賞給巴圖魯勇號軍中榮之而公年少名尤著稱者咸以小虎別之云明年春破湖熟鎮賊壘案上江志賊據湖熟爲堅壘三面密布礮位其後背河防稍疏總兵虎坤元督師攻之有四十八社團長馬嘉善求見曰賊營極固攻之徒傷士卒請由後路進某願獻浮橋以濟師坤元大喜從其計夜攻賊壘破之賞嘉善以官辭不受進攻秣陵

闞其地離金陵六十里賊據之互相呼應以爲犄角公率兵四千人力與之戰兩月未下因建議云賊守甚堅浪戰恐損士卒無益不若移營逼近其穴以示不兩立之勢圍既合可連出兵攻之察地形賊惟一路可達我軍醜徒雖衆無所用破之甚易耳不然春水方生溝渠皆滿賊引以自固限隔官軍則攻之難當數倍議上主者尙未及行而賊驟驅其衆出闞公擊敗之手搴大旗獨追賊十餘人不止從者祇有游擊劉萬海（案伍傳劉萬海年二十餘驍勇善戰）及一卒萬海疑有伏勸弗窮追公笑曰汝何今者官高而身重也萬海適新受是職故謂及之萬海不敢復言乃從之進至石橋伏起公中槍腦裂而死（案軍營死事畧作攻溧水傷卒誤）萬海與卒奪其

尸歸張忠武公撫之慟哭事聞　詔以提督例賜卹　予謚忠壯公面頳而長身短小能平地躍起丈餘善爲左右射常被創斷其巨指然猶能執筆作徑寸書蒼勁有骨其所書大虎字人爭求之謂可辟邪自貴顯後深悔少時不肯竟學而性絕穎悟覽史傳通大義省視文牘數行俱下最嗜馬每曰行文莫如筆用武莫如馬故所蓄之馬獨雄於諸軍又喜養健兒多以私財給之臨陣鮮衣怒馬自成一隊衝鋒陷陣所嚮辟易其在軍不甚設警備士樂其寬有功者立賞犯法必不宥暇輒好爲軍中戲聞戰則踊躍奮迅而起如小兒之樂嬉遊者又或攜酒食對賊壘飲啖讙呼叫號與賊相詈罵賊懾其氣卒不敢出待人量極寬

宏官都司時同鄉某弁以私憾於半夜從帳中刺之不中公知之人皆以爲必復其怨公曰我豈有不足於彼耶何敢仇彼後其人有戰功公拔之官至游擊移營溧水有貴州軍與所部四川軍素不相能人咸難之公曰天下詎有不可用之兵哉在將兵者御得其道而已久之黔蜀兩營竟安居無猜自從征廣西至江南始終八年大小數百戰身被十數創每臨陣輒語其下曰坤元武夫也父子均荷國恩無可報効惟有戰耳今日戰勝則歸不勝當自擊死必無面目與諸軍相見也其立志如此死時年二十七尚未娶無子持身尤廉除軍器外絕無餘貲同列賻之不足鬻其所蓄之馬以成喪禮柩歸所過之處居民無不焚香

塞道及抵丹陽聚觀者皆哀悼泣下時人謂江南軍營名將張忠武外公當首屈一指也伍承組撰傳參平定粵匪紀畧上江志采風集

論曰虎忠壯公之爲將也百戰百勝威振江南婦人孺子皆知其名爲人言語質簡貌亦樸厚殺賊而能愛民蓋勇而仁者也其忠義出天性臨戰而不顧身極似明黃靖南一流上元諸生伍承組公之幕客也嘗次公行事爲之傳余爲删其繁冗而以他書所載公戰功補其缺漏云

全總戎玉貴

全公玉貴貴州鎮遠人力能挽强材氣過人家貧無以謀生迺入伍爲營卒與儕輩持鞭鐙隨主者馬後鬱鬱不得意洪秀全亂奉檄赴粵西臨行謂鄉人曰是行也當爲國殺賊取斗大金印懸肘右聞者壯其志旣至從官軍剿賊貴平武宣間復追入象州境每戰着白裲襠以自標異爲副都統烏武壯公所識召與語益奇之遂命挑軍中壯健三百人自爲一隊由是所嚮輒捷不一載官都司而是時有參將田學韜者湖北人亦以驍果著名與公同隸都統麾下兩人行軍必偕登陣必先斬渠奪纛各逞所長軍中罔不推伏會賊踞大峝山爲巢都統率兵進襲至則崖

路嶺仄伏賊四起我軍驚潰都統賴公與田參將捍之得免難而參將竟死公亦墜巖受傷賊乘勝犯桂林都統兼程馳救公以創猶未愈不能赴援俄而都統陣亡公聞之大哭賊尋由粵竄楚大兵追之公乃奔道州軍從征仍力戰不少休適逆酋楊秀清驅衆將至總督徐某夜棄營遁公以軍中金錢山積委之可惜守護不去而賊已掩至公單騎立橋上厲聲罵賊楊秀清熟視良久謂其下曰彼氣盛而言壯非作此孤注者營內必有伏不可攖其鋒也竟退公報知大營徐督麾兵回駐卽爲繪圖入奏首錄公功

天子賞賚有加旋調至江南軍大帥向忠武公素知其勇置諸親將之列遂從官兵圍金陵以功洊升壽春總兵

咸豐四年提督和春攻廬州公奉向公檄率軍協勦旣至離城十里有地空曠公覽其形勢謂屯兵於此城始可破然前後係賊營聯絡不絕公乃身當其衝而令軍士日夕築壘賊四出來爭公分兵應之摧鋒折銳賊皆披靡遂以堅壘屹峙其閒於是公攻其前和帥襲其後城外賊營悉爲我軍奪取得以直逼廬城守賊大懼逆酋陳玉成與其黨謀曰全某可智取難以力敵因掘陷坑於當道而使賊將出戰復佯北以誘我公追之失足墜坑遂死（案平定粵匪紀略咸豐四年閏四月總兵全玉貴單騎直抵廬州城下中礮被創越數日卒與甕牖餘談作墜坑死異）死之日其下無不同聲痛哭未幾廬城克復士民念公之功立廟祀之云（憫忠草參王韜甕牖餘談）

論曰全總戎由行伍從征粵西在營喜衣素衣每戰偏袒而前所嚮披靡軍中號爲白袍將蓋以唐薛將軍擬之也及其獨立橋上單騎罵賊又何異張桓侯之叱退曹軍耶迨後扼要築壘以逼廬城則更謀勇兼全身雖死而城卒克公之功爲何如哉其時江南大營固多健將而總戎與虎忠壯公之死時人尤哀惜之云

忠義紀聞錄卷第三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四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武壯公烏蘭泰

烏蘭泰公字遠芳滿洲正紅旗人由香山健鋭營行伍從征回逆張格爾立功累官廣州副都統値洪秀全倡亂嶺右大帥李文恭公星沅勦之不克尋卒於軍寇燄日熾咸豐元年二月　文宗遣大學士賽公往粵視師卽命公率旅從征幫辦軍務時江忠烈公忠源以縣令在軍前差遣公一見知爲偉人深相引重任爲參謀每事必諮之江公亦盡心贊畫復用田學韜全玉貴爲部將二人皆勇而善戰故公軍較諸營爲强會賊方竄擾武宣貴縣平南諸處

提督向忠武公師少不能禦公銳意往勦五月敗賊於象州之中坪六月賊聚於桂平新墟公欲合軍圍之因諸將各懷意見竟有官村之敗七月公又同總兵秦定三經文岱敗賊於雙髻山風門坳旋由鵬化山追之公軍阻於山內而向忠武戰復挫洪秀全遂於閏八月陷踞永安州遣賊屯莫家邨以截官軍進攻之路旋爲公所擊克其壘是冬賽公督師圍永安永安城小而固賊黨多廣東潮嘉各郡劇盜素習械鬬及守村莊法金田逆亦盡聚其中然人數不及萬官軍數倍過之賽公以公與向忠武爲翼長分統諸軍公任南路屯州城外獨松嶺堵賊目秦日綱水竇村接應之衆向忠武任北路扼賊北竄惟東路祇有壽春

一營遙爲聲勢公乃言於賽公謂賊悍猛堅忍不宜與戰請用鎖圍法深溝高壘以困之賊食盡援絕必死矣且言東路空虛宜益兵爲之備而向忠武力主兵法圍師必闕之說請開一隅以縱其出策遂弗用公由是與向公不協二年元日公率所部從南路破賊數壘往見賽公適向公在座督師坐故與之並而令公旁坐公意不能堪出語江公忠源必奏向提督誤事江公爲言廉頗藺相如事解之公終鬱鬱不樂江公旋以疾作辭公歸里二月十七日夜四鼓洪秀全果從缺處犯壽春營突圍東竄所過又無防兵追公追至古東沖洪逆已與秦日綱移屯仙迴嶺公商之向忠武整軍再戰然二公不相能會天大雨軍皆饑疲

或勸公以屯營休息探視地形相機而進而公銳志滅賊於十九日五更率親兵入山諸將聞之皆進至仙迴嶺之大高徑狹途滑伏起官兵驚潰總兵長瑞等戰歿公收軍退賊遂長驅而北由牛角猺山出馬嶺六塘高田直犯桂林公以會城重地兼程赴援是日割臂血入酒中與下共飲痛哭誓師感泣願從者七百人遇賊於五里橋鏖戰逾時公爲飛礮所中右脇及腰均受重創衆奮勇護出越旬日卒事聞　予謚武壯卹典甚優公性勤敏愛錄武備各書凡所舉動悉書於冊案江忠源武昌紀事序余曩隨烏帥見公旦晝督戰凡所舉動夜必秉燭一一書之歷時既久篇帙繁富余嘗手爲校訂云　在營按日操練治軍實至宵分不輟囊無餘錢得餉盡以賞兵紀律嚴整所過無犯麾

下文武推心委任咸盡其能尤恤士卒軍行遇雨見衆兵露處不自張蓋每戰勝輒椎牛燕饗以犒勞苦臨陣必躬自督隊指授諸將方略不避矢石在羣帥中最稱忠勇云（平定粵匪紀畧參江忠烈公行狀湖南文徵上江兩縣志憫忠草雪門詩草）

論曰江忠烈公近代之偉人也其言都統烏公往征粵西賊初起釁衆皆倚公爲長城謂邊圉烽燧可旦夕定無何公中礮殁後來踵事無復有如公者賊遂罕所顧忌猖獗日甚其稱公如此公之爲將不可知哉而公卒至功績不成軍敗身死豈刼運之盛耶抑人謀之不臧耶余嘗以當日幕府不從公嚴圍永安之策未嘗不爲之扼腕而叱咤也

江忠烈公忠源

江公忠源字常孺一字岷樵湖南新甯人父上景歲貢生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公生而岐嶷英達過人蚤歲能文章好讀經世書道光十七年充拔貢生是科舉於鄉自是恒客都門與當世賢士大夫遊刻意問學以名節自砥礪二十四年大挑二等得教職家居見鄉里有青蓮教黨羽漸多知久必萌邪謀陰戒所親無染彼教團結壯丁密繕兵仗備之未幾果有雷再浩之變鹽法道楊炳堃議徵兵公力止之自率鄉勇一戰破其巢誘縛再浩磔之復平土寇李元發等倡修新甯城垣湖廣總督上其功賞藍翎以知縣用二十八年發浙江權知秀水邑被水災賑䘏饑

民收棄孩蠲正賦政聲大起明年補授麗水一作遂昌會
文宗皇帝登極　詔中外各舉所知侍郎曾文正公具疏
薦有　旨召見巡撫吳公文鎔奏留監築海塘閱四月工
訖丁父艱歸咸豐元年廣西賊洪秀全亂　朝命大學士
賽公出督師適湘陰左宗植方官內閣中書素悉公才言
於相國祁文端公謂江某知兵可倚以辦賊祁公薦之督
師公遂疏調軍前大爲副都統烏武壯公所賓敬軍事無
鉅細必諮而後行公亦竭誠贊畫募故所用鄉兵五百八
使弟忠淑一作忠濬帥以來號楚勇始至敝衣縞項諸軍皆匿
笑時賊氛惡甚由武宣竄象州官兵數萬莫敢攖公築壘
逼賊營賊以其少且新集易與也急犯之公堅壁如不敢

戰賊近塹始開壁馳之斬首數百烏公拊掌語人曰君等蕺視楚軍今何如旋剿賊桂平之新墟雙髻山皆奏捷累功擢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適烏公與提督向榮有違言公勸烏公折節下之冀其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掘長濠合而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二年二月賊由永安城北突出大敗官軍趨攻桂林公聞警出私財增募千人倍道赴援至則烏公已陣亡遂獨領一隊與賊戰於鸕鷀洲勝之尋解桂林之圍四月隨大軍援全州知賊必竄衡永潛於湘江蓑衣渡排樁堵截已而賊棄全城東下果爲所阻我軍舉礮轟擊斃僞南王馮雲山賊乃循山走道州案上江志

兵事譜江公伐木堰下游營西岸力擊之戰兩晝夜殺賊千餘請統領總兵和某營東岸以扼之統領猶豫賊果旁竄

衡永獲全七月賊自藍山嘉禾犯桂陽旋陷郴州公上言後路追剿愈急前路攻陷愈多今日之策分防不如合剿遠堵不如近攻當事不之省賊勢益張公在郴州約總兵和春由石子嶺濳師出賊前未至賊竄永興以萬衆留郴相牽制公策永興賊必由茶陵醴陵犯長沙乃兼程援省會賊已屯南城及小西門方樹柵天心閣上公望見驚曰賊據此以高擊下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死傷二十人督戰益力賊退即移壘於其地去賊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然婁害已爲我據賊攻城失其地險僞西王蕭朝貴尋中礮死數穿地道又被拒擊羣賊氣沮逾旬洪

秀全驅大隊而至公弟忠濟自郴尾之約公夾擊方戰賊伏叢冢間挺矛刺公傷腓墜馬遇救免時官兵四面盛集惟河西一路虛公請調重兵駐龍迴塘扼賊竄路巡撫張公亮基甚韙之而江西將士逡巡莫敢前諸大帥徐公廣縉羅公繞典向公榮等亦無有決其議者是冬賊卒由龍迴塘逸出掠舟西遁渡洞庭摧岳州自此豕突不可制矣案兵事譜張巡撫問江公方畧公曰賊盡聚南門外西阻江岸而城東自天心閣迤南之新開鋪皆官軍營壘賊固自趨絕地惟所掠民船向多渡以掠食倘渡江築壘必將他竄請以一軍西渡扼土墻頭龍回潭之要漸逼漸進驅之歸巢可盡殲也張咨諸帥皆不敢任故賊得他竄公以完長沙功由陝西候補知府晉記名道會土寇晏武仲亂巴陵公方追賊至臨資口奉巡撫檄留守湖南牽師平之未幾徵義堂會匪周國虞

聚黨萬人謀逆瀏陽公出不意從攸縣入一戰破之明年正月擢授湖北按察使賊已棄武昌東下而叛民尚四起如通城劉立簡崇陽陳百斗嘉魚熊開宇等皆有衆數千公以次剿除之遂奉幫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言軍事請嚴軍法撤提鎮汰弁兵明賞罰戒浪戰察地勢寬脅從凡五千餘言又請四川湖南北三省分造戰船習水師令廣東籌欵鑄礮疏入 上嘉納之四月公將赴金陵軍營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江西巡撫張公芾又檄公救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

遂於五月十六日率精卒千三百人由九江三晝夜行五百里疾入南昌部署諸軍分守各門以章江門最受敵自當之宿譙樓爇城外民舍設施略備翼日賊舟蔽江至見公旗幟駭曰江家軍來何速也驅其黨環攻礮擊之稍卻趨得勝門公親自督巡礮碎從者首不爲動賊復穴地轟城公鑿地道迎之三次藥發城垣多陷副將馬魁戰歿公及弟忠濬力禦之賊死傷山積不能入又遣游擊常海守備封九貴開門潛出焚燬賊船無數賊乃分黨竄入腹地勾結安福泰和萬安諸縣土寇圖擾吉安臨江以撓公軍公急檄湖南援將羅公澤南率湘軍剿平之賊圍南昌九十餘日城終不下案謝蘭生撰傳公在圍城中作感事詩云東望三城久未收又聞鼙鼓入中州

孤城保障吾何敢大局艱難劇可憂前席每思廉李將中興誰是岳韓儔時危多病甯天意差幸甘霖兆有秋自注時方望雨也　僞丞相賴漢英石祥貞等計窮糧盡至八月二十三日燒營遁　上嘉公功加二品服　賜玉翎管及抉拾各二九月賊入湖北境將犯黃州公由瑞昌興國往援而遣別將間道趨武昌助城守時督糧道徐豐玉漢黃德道張汝瀛武昌同知勞光泰率水師屯田家鎭編巨筏橫江置礮防堵而賊已先踞南岸半壁山公至按行營壘南顧歎曰此天險也我今軍情地勢兩失之矣謀以次日移營筆篭山日晡會食忽報賊船上駛急馳赴水營賊據山開礮下擊防兵多逃公率鶴麗鎭之兵搏戰賊來益衆乃突圍走徐豐玉等皆陣亡黃州漢陽陷惟武昌以有備得全

公上疏自劾 詔鐫四級旋以屢著勞績擢授安徽巡撫并有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之旨適賊陷桐舒窺廬州公念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十一月公乃拜疏自鄂之皖而巡撫崇綸强留公所遣援軍公遂以二千人先發是日瞶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命所隨兵勇防守之公自力疾馳抵廬城始公之轉戰粵楚保守南昌皆以新甯團丁爲軍鋒至是所部舊勇及鶴麗兵悉留武昌六安驍將劉長佑江忠義又往湖南募勇從公者祗開化鎭箄鄉勇數百人合廬州兵裁三千而僞豫王胡以晄已驅賊十萬至城下公

與布政使劉裕鉁等誓死以守自率親兵駐水西門當其衝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士禦之有黃衣賊下窺隧口外委馮貴引刀斫其面賊驚噪官兵自城上擲擊火彈皆反奔賊復穴水西門堞壞數丈公手旗緣陴上督軍連斃賊多人塌墻悉塡以土城竟得完公疏陳守禦狀

上特賞公霍隆武巴圖魯名號賊既攻城不克益忌公所在爲己患欲除之以逞志遂掘塹爲長圍公以寇衆兵寡勢必不敵潛乞救於諸帥陝甘總督舒興阿擁軍屯岡子集屢戰皆北壽春總兵玉山又戰歿拱辰門鶴麗總兵音德布亦敗於棗林公弟忠濬與劉長佑募楚勇至營西平門外至五里墩遣卒挾白鏹油燭夜半縋城入告以援

至而城外賊騎充斥壁壘甚堅援師中隔不得薄城相呼應賊圍月餘四路暗掘地道十二月十六日夜地雷轟發水西門再崩知府胡元煒之勇目徐淮早與賊通置梯以待賊遂蟻擁而上公時病已困甚猶急起揮兵巷戰天且明霧穀穀如雨左右血刃護行公手劍自剄不死有健兒負之走嚙其項脫身投古塘死劉裕鉁暨前任布政使李本仁池州知府陳源兗同知鄒漢勳胡子雝副將松安參將馬良勳戴文瀾游擊李先慶合肥知縣張文彬縣丞艾廷輝與福等亦俱殉難越八日忠濬使舊卒周昌發潛入賊中購公尸以出面如生事聞　上震悼追贈總督　賜祭葬　予謚忠烈命廬州及湖南江西各建專祠公狀貌

清癯精光內蘊為人伉爽有俠概同年生武岡曾如鑨湘
鄉鄧鶴齡陝西鄒興愚先後客死京師貧不能返葬皆身
護其櫬歸治軍推赤心待人戰而先登者立加獎拔善料
敵能以少擊衆所過無秋毫犯謀定而後動遇賊鮮敗衄
威名震天下居圍城每日必巡視一周見士卒食苦輒呼
匕箸取嘗之曰吾適飢與君一共此味耳以　皆感服
無忍背者夙與曾文正公友善文正奉　命督辦湖南團
練公寓書堅屬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文正
專力水師卒成大功皆公之本謀也公尤痛近日吏治不
修天下因以多亂陳臬楚北嘗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頒
發所屬州縣以示之式死時年四十二無嗣未逾月妾楊

氏生子孝棠人以爲天之報忠㫐公歿後多靈異五年賊屯大蜀山上有公祠夜見列炬熒熒劍槊聲相摩賊驚遁祠得完喪歸柩尙在城別賊自東安犯新甯攻七晝夜敗去訊賊黨具言酣鬬時見藍旗軍突出遂不支藍旗者公部向所用旗時實無此軍也或謂公靈不昧雖死猶殛賊云左公宗棠郭公嵩燾合撰行狀參曾文正集先正事畧粵匪紀畧

論曰江忠烈公爲孝廉時以新甯居楚粵邊境民猺雜處邪教滋興陰知天下將亂倡募勇丁以兵法部勒之實爲湖南團練之始其後楚軍輩出卒夷大難豈非公樹之風聲哉至其在粵西請合圍永安在長沙請防堵河西尤屬有關安危之策惜乎大帥太多莫相統攝謀用不成夫自

永安突圍而虎乃出柙矣河西疏防而縱鯨鯢於長江東南大局遂隳矣曲突徙薪終不見聽此志士所以扼腕太息也公與曾文正公同爲楚人初未相知當公計偕入都過曾公邸語移時去曾公目送之曰平生未見如此人旣而曰此人必當以節烈死曾公洵知人哉方公之殁海內識與不識下及婦人孺子咸爲流涕嗚呼楚多將才公尤其首屈一指乎

江壯節公忠濟

江公忠濟字汝舟忠烈公之叔弟也幼從忠烈學長而驍果絕人性好讀書每覽史傳遇忠孝大節輒慷慨欷歔勃然興起道光季年李元發亂新甯據縣城時公仲兄忠濬從忠烈公官浙公令其季弟忠淑護送父母至寶慶避難而首倡遠近鄉勇赴城圍剿已而官軍麕至相持月餘不下公穴城火之賊知不可守夜遁官軍縱不擊公追賊轉鬬衆寡不敵幾被害匿叢莽始逸旋復合衆窮追賊遂竄入粵境縣城以復咸豐二年粵賊洪秀全走湖南陷道州遂桂陽陷郴州忠烈與提督和春會剿公實從七月賊首蕭朝貴進犯長沙忠烈偕和公倍道追而賊大隊尙踞郴

州公以壯士助官軍圍攻知賊必竄嚴爲備賊果突走同
總兵某追之官軍不敢近公率所部馳擊賊敗去追及諸
河縱兵斬首百七十餘級奪獲器械馬匹無算總兵攘其
功公不與爭乃疾抵長沙佐忠烈守城益力賊尋解圍遁
是冬忠烈討瀏陽賊周國虞被圍公率四百人間道殺入
我兵夾擊賊衆披靡遂平瀏陽三年忠烈赴武昌以舊部
千人屬公與劉公長佑留長沙勦土寇及忠烈擊賊通城
時崇陽嘉魚羣盜蠭起忠烈兵單檄公偕劉公倍道往援
抵崇陽大破賊斬首逆陳百斗及餘黨數百人進攻通城
賊數萬圍官軍數匝忠烈拊公背曰非弟不能破此賊語
未竟公挾雙刀大呼躍出衆從之忠烈援枹助戰士殊死

鬬賊大潰生擒渠魁張西袁等二十餘人斬獲無算湖北
士寇肅清四年五月忠烈守南昌賊轟城坍十餘丈公督
壯士囊土塡之俄而城大圮築者悉陷公跳而免越二日
地雷復發城坍八十餘丈賊譟而登公斬先登者二人賊
乃退麾兵急築之復穿地道公鑿濠城下引水注之賊所
爲隧道盡廢南昌獲全公先以功保舉通判加五品銜
賜孔雀翎至是以解江西行省圍　詔擢知府其冬十二
月忠烈殉難廬州公護柩歸葬適弟忠淑奉檄剿賊通地
患疾請假巡撫駱文忠公以忠淑所部皆楚勇命公往代
尋調赴永州防堵粵賊敗之藍山再敗之嘉禾甯遠連復
三城斃賊數千　詔以道員用五年武漢再陷湖南震驚

公奉駱公檄統軍三千駐防岳州兼堵崇通之賊已而通城失守公欲率師往勦而以岳州綰轂江湖最爲重地未便移鎮乃使部將徐以祥江孝聞等帶勇屯通城邊界相機進攻連與賊戰於土坳馬家橋擒僞目簡金堂賊棄通城而走公即命徐以祥守之六年正月武昌賊使僞指揮何某僞將軍謝國俊率衆三千至崇陽糾合通山興國土寇將犯通城公慮徐以祥等軍單不能抵禦而通城士民又懇請濟師公遂馳赴通城督戰二月何逆驅衆來犯公擊敗之陣斬賊目四人其一即謝國俊也何逆遁去由通山竄江西之義甯州復將勾結土寇爲再舉計於是通城士民益皇皇然惟恐楚勇之去而公亦以賊方往來湖北

江西接壤之處通城適介其間不可不留兵以資控扼遂日夜督辦團練冀由通城而漸及通山崇陽俾賊不得蔓延四竄庶於三省大局有裨其時通城之團丁赴營點驗者一萬五千餘人公以其事馳告於駱公駱公壯其志不忍抑之而心慮其疏手書誡之曰通山崇陽民情叵測官軍獲勝則薙髮反正猊爲良民及賊勢稍張則白梃紅巾甘爲賊役通城民情雖不如各處之頑悖性成然苦於柔靡成風不能振作恐團練雖成仍不足恃也四月何逆又與僞指揮姜某等從義甯入通山至崇陽桂口合諸處之賊萬人於初三日突犯公營相距僅里許公急率軍禦之敗其前驅追至山岡賊方築壘遽前薄之毀其四壘而還

明日何逆仍合衆來犯并約通城塘湖麥園等處土匪爲助公見賊勢浩大召本地團勇千人置營後以張聲威而遣各營將士分隊出擊自辰至申殺賊甚多正鏖戰間忽後營團勇火起公督軍回救賊四面圍之公左右衝突身受十餘創猶掣佩刀運刃悍賊力竭遇害年三十有八公爲人慷爽有膽略每與賊戰奮身先往雖瀕死不少挫與小敵遇猶與衆商遇大敵則急起直前如神鷹攫物迅疾飄忽猝不可防以此屢著戰功行軍紀律甚嚴所至閭里晏如待人不設城府信其人卽終身倚之不少加察坐是多爲人任咎通城之敗麾下某者公素所重遇勇多刻故後營疏防賊至弗知卒以身殉顧是役全部三千人死幾

盡無一降賊者豈非忠義之激於平日者爲至深耶喪柩所過鄉村士民咸爲焚香拜送駱文忠公役以公死狀聞詔贈按察使銜　予謚壯節祔祀兄忠烈祠參駱文忠奏議江忠烈行狀先正事畧

論曰李次青方伯先正事略江壯節公傳歷敘其戰功而於通城之敗書之甚略其實是役楚師大挫由於團勇內應不可不詳其事也督辦團練本是正法未爲失策病在此時賊未大創民多觀望雖入團丁之籍尙有擕貳之心壯節公行之太速耳駱公手書已燭民隱讀之令人三歎息云

江誠恪公忠義

江公忠義字味根湖南新甯人安徽巡撫忠烈公忠源之從弟也咸豐三年隨忠烈公剿賊湖北年甫十九與兄忠信皆以驍健爲軍中所推伏旋馳驅江西安徽諸行省所至有功是年冬十二月忠烈公殉節廬州公隸提督和春麾下四年從圍廬州每率親軍薄城而攻賊甚憚之由縣丞升知縣加同知銜 賞戴藍翎五年七月丁父憂以和帥奏留不得歸鏖戰桐舒間疊受重傷瀕於死而忠信攻三河賊壘垂破竟中礮卒案憫忠草江忠信年十八隨岷樵中丞出征數犯軍令中丞將戮之衆爲籲免後遇賊驍果敢戰勇冠一軍以功洊升湖南參將咸豐六年隨總兵鄭魁士由桐城進攻三河陣亡又案粵匪紀略六年八月江忠信攻三河乘夜踰濠舉火燬其石壘擒斬無算賊走巢湖副將程智泉追之遇害而

不言忠信陣亡殆失載也又案謚法考江忠信謚壯節會廬州已克復公始奔喪回籍七年江西賊熾官軍圍攻臨江未能速下湖南巡撫駱文忠公檄公帶勇赴剿隸郎補道劉公長佑麾下八月大戰於太平墟盡殲援賊毀壘四十餘公功居多十二月遂克取臨江　賞換花翎以知府用明年賊由吉安竄陷崇仁公自新淦馳往擊之復其城四月同知府劉公坤一克撫州尋破賊於新城生擒五百人獻馘五千級最爲奇捷九年春僞翼王石達開率衆出江西南安竄入湖南之桂陽公方回楚募勇適賊乘虛走犯永州衡州公復奉駱公檄即從新甯取道祁陽與賊連戰於永州勝之克復東安宜章桂陽奉　旨晉郎選道未幾石逆大擾寶慶公力戰

於新甯武岡固守兩城以遏賊衝旋又南援江華西顧綏甯東防攸縣醴陵所嚮皆捷六月復佐荊宜施道李勇毅公破賊寶慶 詔加勇號石逆竄楚既疊受大創乃仍遁回廣西結連逆黨賴裕新何文彪攻陷郡縣而自驅衆徑犯桂林巡撫曹公澍鍾告急於楚是年八月駱公檄布政使劉公長佑入粵赴援公率所部從之躬爲前驅至則賊聞楚軍又出即日遁去立解省城之圍明年公從劉公屯軍靈川先攻義甯專剿石逆以除巨憝賊不能逞志於嶺右而公於三載中由江西戰楚粵聞警即赴崎嶇戎馬席不暇煖所過紀律嚴明民懷其德威名日著 天子知公將略始有意大用矣十年由按察使 恩賞二品冠服

命署貴州巡撫遭母喪公上疏懇請終制　上乃詔曰江忠義瀝陳變服受任禮所未安情詞極爲哀惻朕不忍盡拂其意勉從其請惟是墨經從戎古有明訓可仍在湖南本籍領兵剿賊是年石達開復由粵竄楚衆號十餘萬連擾辰沅靖州公以部卒三千疊破之會同榆樹灣浦市等處賊勢窮蹙因結湖南來鳳土寇以撓我軍公馳至施南急擊之斬獲二萬餘人克取來鳳賊乃盡遁入川方石逆擾粵西慶遠距楚遠甚公策其必假道楚西入蜀迭請東南防兵迅速西剿議者迂之至是賊竟越綏甯而西去公生平之先識大率類此同治元年黔中告警公奉　上命赴援七月軍至鎮遠破賊克取天柱　詔命署貴州提督

值湖南巡撫毛公鴻賓奏調移剿嶺右賊公復赴粵克修仁及蓮塘殪首逆張高友統兵旋楚時偽堵王黃文金犯皖南兩江總督曾文正公調公援皖而廣西巡撫劉公長佑奏請留粵十二月　上命公赴粵署廣西提督二年春毛公鴻賓以黃文金由皖入江湖口彭澤等處告警奏請公仍由江赴皖粵督晏公端書復奏請會剿廣東高州之賊先後均奉　旨准行公軍至中道諸將議所向公曰高州逆陳金岡雖猛然廣東兵有餘糧他將力能辦之江西餉絀兵單賊入界者已數十萬萬一不支南省全局瓦解吾豈可避難就易貽　朝廷憂且江西吾百戰地父老聞吾旦暮且至昂頭以俟何可負耶乃自奏請援江前部候

補道席寶田先發會剿於陶家堰破數十壘賊氣爲挫五月公自九江東渡抵湖口駐軍堅山逼賊而營黃文金方分賊爲三路上路由文橋中路由梧岡嶺下路由太平關而文橋賊勢最重文金親自踞之六月十七日賊自文橋悉衆來犯公戒軍士堅壁不動賊乃退去會浙江按察使劉典鹽運使李榕亦率援軍至公使同席寶田及部將顧雲彩屈蟠夏基鴻等伺賊之懈出奇抄擊俾賊無所得食於是連敗之於花尖山毛家店青山橋段家洲等處黃文金見其衆屢衄陰有遁意七月初三日公在堅山營中俯瞰文橋火光熒熒若隱若現度賊將走遂令諸將出隊會剿賊不虞官軍猝至咸倉皇失措我兵踰濠大呼人百其

勇賊屍枕藉黃文金亦被重創文金者賊中呼黃老虎最

狡悍諸僞王所聽命者也旣被創羣賊膽落遂相率盡遁

江境肅清捷聞　上大悅賞公黃馬褂八月黃文金復糾

逆黨東略池州圍攻青陽自東流之張家灘至青陽城下

環築一百三十壘守將朱品隆糧絕告急八月公統軍往

援賊之屯中收鋪者聞公至望旗先潰遂距青陽城十五

里而軍約席寶田先以精捷營出五溪橋踰嶺進一戰而

捷殺賊無算而李運使與總兵喻吉三喻俊明亦先後奉

大帥曾文正公彭公玉麟檄以援師至我軍之勢大振二

十七日賊復以銳卒趨五溪公乃統精捷營出董家村山

後深入鳧水竟渡跋涉泥淖身先士卒從榛莽中分部攀

懸崖而登由賊後破百餘營別將亦麾軍助戰賊隊敗若潮湧靑陽之圍立解而太平石埭甯國諸處踞逆遂定計降皆公之功也然公自是積受暑溼病甚日下血數斗乃令所部回住鄱陽屬之石門以扁舟就醫江省十一月初四日抵新建之吳城自知不起握部將手曰君等歸營勿以我爲念我受　恩深重殺賊未盡死不瞑目君等能繼吾志吾無恨矣問以家事不答而逝年僅三十公在戎行十有二載身經百戰左目中槍眇餘創遍體鱗列左股右膀有數鉛子未出先後克復凡十二城其餘所保全者不可勝數治軍嚴而有恩自奉儉約至獎勵有功將士不惜重賞故所向克敵而家無餘資軍暇則研究圖史於兵生

利病刻不去心其將入江也移書於廵撫沈公葆楨曰治賊當清其源使任封疆者勿以吏治爲緩圖天下廓清可立俟也觀公之言實得救時之本不徒以雄猛善戰爲一時冠也及歿諸大帥暨遠近士民無不同聲嗟悼事聞

天子賜䘏極優 贈總督 予謚誠恪并 命於江西省城安徽青陽及本籍地方建立專祠沈文肅公奏疏參騐文忠公奏議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粵寇之熾也湖南首倡義兵而江忠烈公新甯勇尤先於曾文正公湘鄉之勇兩家子弟亦皆出而從征論者謂曾氏昆季如龍江氏昆季如虎云惜乎忠烈公既先死而壯節公忠濟及壯節公忠信與誠恪公又相繼歿軍中

不得克取金陵膺　朝廷懋賞也然忠烈公弟方伯忠濬與忠烈舊部劉中丞長佑坤一諸公卒佐曾文正公共戡定大難新甯勳績亦何亞於湘鄉哉至誠恪公爲人勇而有禮治軍愛民純乎節制之師太保胡文忠公屢稱爲賢將而自楚粵江皖往來討賊十餘載中尤爲艱苦備嘗精力之敝實由於此可謂盡瘁報　國者矣

忠義紀聞錄卷第四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五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羅忠節公澤南

羅公澤南字仲嶽別字羅山湖南湘鄉人十歲能文家貧溺苦於學夜無油讀書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年十九喪母既而又喪大父與兄嫂及其長次子境益蹇嘗罷試徒步歸夜半敂門則其妻方以哭子喪明歲饑甕又無米至相對不能具一餐公愈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生事日艱而惟憂所學未能幾於聖賢又無才術以濟天下於是嚴義利之辨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究年三十三補諸生逾四十以廩膳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

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討論濂洛關閩之緒學者皆稱爲羅山先生

案湖南文徵羅忠節公撰羅山記曰余之居在湘鄉縣百里外之羅山羣峯鈎連四面羅列故名曰羅山山之勢自西來最大者曰黃龍山橫亘數十里曲屈變化矯若游龍能與兩山脊盤繞北下雙髻挺峙突兀雲端一日光射之紫色奪目者荆紫峯也上有寺最幽邃其西北一峯獨秀者曰顏子嶺橫列若屏者曰龍破石皆雄偉特立無柔媚態桃林一山峙其北山之麓羅山諸溪之水滙之夾岸多桃樹此林西北諸峯之美者也由黃龍逆折而南岡巒伏起翹峙於西南者曰石屋嶺上有洞洞中有牀有竈下有泉相傳爲昔人修煉之所屋南爲蕉芭嶺又折爲天使嶺視石屋蕉芭尤高入縹緲雲端如天使下降其下多奇石異巖不可紀循是而鏜鼓嶺而橐車嶺而仙峩山連亘東南隅悉種竹烟雲繚繞翠色參天忽而奇峯迭起高與天使埒而大過之與荆紫峯對峙於東南表者爲九峯山黃龍南折至此皆衡山幹脈也自此一支東趨祝融一支東北趨歷城澗爲雙峯屹立水濱與桃林山會爲羅山門戶周約百餘里中徑五六十里居其中望之如城如垣如藩籬如旌旗繞侍如臣僚笏立無一處有稍鈌者其聳立於山之中者曰筆山曰觀音山曰古牛峯三山並立端凝莊重余之居適在其下其餘諸山縱橫交錯如相揖拜

於宮殿之內其間多艮田宜稻園宜菽宜瓜蓏宜麻山之材宜松宜杉宜桐宜梓宜竹箭鳥多黃鸝慈烏人多醕樸水最淸漣而成川瀠洄奔赴由雙峯下而出夫山川之流峙天地自然之結構也人生於修業之暇時相與眺覽之最足以滌塵垢宣堙鬱以條達其廣大淸明之氣是山據湘之上游旁礴鬱積其巍然於外也萬仞壁立高不可踰其閎然於中也寬平舒泰無一物凝滯投之不能得其間窺之不能盡其藏其殆有類於有道者歟衡嶽在山之東不百里七十二峯蒼蒼鬱鬱山之西有龍山其高亦不咸讓於嶽登高處望之又若重翼於外成爲一家者然也

豐二年粤賊竄犯長沙縣令屬公招募壯丁以衞鄉里號曰湘勇明年侍郎曾文正公奉 命督治團練手書延公乃率門下知兵者數人至長沙共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遂平桂東土寇及衡山之逆黨其夏賊圍江西省城曾公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甯之勇鎭算之兵遣公往援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役始旣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

福歸及衡州殲土寇於永興公之所部始僅三百至是增至千八四年正月賊擾武昌上犯岳州郡邑多陷四月公從提督塔忠武公禦之一戰而克湘潭卽率部軍往攻岳州與候補道褚汝航知府彭玉麟水師齊進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崇陽咸甯等城進駐江夏之紫坊遂偕諸將謁曾公於金口議取武昌公出所繪圖言紫坊至鄂城有二道一洪山大路一沿江出花園當以重兵剿花園而分兵扼洪山防反竄諸將未決公請身任其難自攻花園而令塔公出洪山時花園悍賊萬餘築堅壘三一枕大江一瀕青林湖一跨長堤深溝堅柵列巨礮爲固環以戰艦八月二十一日水陸進

攻公直趨花園賊憑木城轟拒我軍伏地進分兵奪賊舟數十舟賊退營賊亦亂乘勢踰溝而入三壘俱下翌日復破其鮎魚套營賊竄洪山爲塔公所殲是夕棄城遁武昌及漢陽皆收復距會議時纔七日由用公之謀也公初以團練敘訓導晉知縣累擢至知府　賞戴孔雀翎及是遷道員尋授浙江甯紹台道九月二十三日公追賊至興國克之塔公亦復大冶遂規取田家鎭鎭居大江北岸與半壁山斜對爲上遊門戸舊設防兵陷於賊賊更爲鐵鎖以截水師而遣悍黨屯半壁夾江以守十月四日塔公造浮橋麾軍渡小河爲賊所遏公急往援賊自半壁傾巢出北岸賊助戰者近萬人僞燕王秦日綱坐將臺督戰龍旗黃

益勢張甚而公所部僅二千六百人衆色沮有潛遁者知府李公續賓飛騎追三卒回手刃之軍心乃定公令堅伏勿動度賊銳已竭突起急攻賊大潰悉奔半壁山而後路爲我軍所扼不得上皆觸石墜崖死凡數千水師亦薇江下斷橫江鐵鎖燔賊舟四千餘艘火光照數十里水陸夾擊田鎭平　上加公按察使銜是冬引兵北渡連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旋進攻濯港破賊酋羅大綱於孔壠驛又偕塔公引兵南渡塔公圍攻九江公剿湖口援賊會逆酋林啟榮堅守潯城不可遽下水師入宮亭湖戰亦不利總督楊霈又大敗於廣濟寇氛復熾明年正月金陵逆首洪秀全遣黨一由徽州犯江西一由安慶

犯湖北致漢陽武昌再失守犯江西者亦陷興安弋陽等處於是湖北布政使胡文忠公由湖口領陸軍屯上游之沌口圖取鄂城曾公馳入南昌使公自九江赴弋陽剿賊乃率李公及蔣公益澧唐公訓方等攻克弋陽俄聞廣信猝陷公進屯烏石山大戰勝之克取廣信又以其間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是夏湖北崇通賊又陷踞義甯公軍從饒州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鼇嶺屯雞鳴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熸捷聞 詔加布政使銜義甯既克公馳書曾公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順流而下欲取武昌法當先清鄂州之交由崇通而入曾公深然其言奏請以公回援武漢

而使參將彭三元普承堯率寶勇以從九月公統軍至通城一戰克之賊竄崇陽與通山賊相呼應遥爲犄角公乃以一軍截通山之路自督中軍分兩翼而進賊亦出萬人來犯我兵猝退公在山見之率精銳衝下斃賊數千拔其城餘賊逃入蒲圻公卽引軍追剿十月安慶逆石達開救至犯我前部悉衆死鬭彭三元及知州李杏春皆陣亡公聞信領全隊赴援鏖戰於羊樓峝石逆敗遁遂復蒲圻并克咸甯　天子褒公勳給二品封誥時胡文忠公已授湖北巡撫屯營紫坊知公轉戰而至將達武昌大喜率諸文武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公亦銳意滅賊益討軍實而申儆之又會提督楊公岳斌於金口共商進取策定議公

從東路壁洪山南岡胡公從中路壁城南隄上而令九溪營屯金口爲水師之援自十一月至十二月公連與賊戰破十字街八步街等營又攻摧其塘角之寨凡武昌城外四面逆壘鏟除殆盡賊由是惴惴大懼日惟閉門以守六年正月公率中營移屯洪山絕頂所屬各營仍壁南岡賊乘夜來襲者公輒設伏殲之二月公欲分兵扼窯灣賊出爭大戰於小龜山獲勝遂以二營駐其地明日賊由武勝門出萬餘人與我軍力戰隄上賊又敗去二十九日夜有大星隕於西北三月朔大霧次日城賊出公親禦之追至城下賊礮如雨中公右額血流被面猶駐馬一時許强立不移指揮諸軍以次回營越三日創益甚公忍痛危坐李

公續賓對之泣下公呼曰廸庵何效兒女子態當以此軍付汝事正可爲李公者公門人隨公統帶湘勇最擅將略故呼其字而屬以重任也又索紙筆書曰危急時鎭得定纔是有用之學初八日晨起汗出如瀋適胡巡撫來視見公神散氣喘亦不覺失聲哭公握胡公手言武漢未復江西又告危力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恨事未了耳其與李廸庵好爲撑持復顧諸將曰襄樊西北門戶鄂黃東南關鍵公等努力勿以我爲念語畢而瞑年四十有九（一作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陣亡例賜卹　詔湖南北江西建專祠　賜祭葬　予諡忠節子兆作兆升皆　賞給舉人公狀貌質樸好講學宗法程朱體用兼備及覯寇氛

之惡起兵鄉里馳驅三省所嚮悉身先士卒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由訓導官至方伯功勳震於一時而爲人最篤實坦夷軍中布袍芒履與部曲同勞苦相待宛如家人父子性尤謙退不伐遇勝輒抑然自下論事絕無私見營將或與疆吏齟齬必爲婉言排解聽者自然感動諸名帥中尤有儒者氣象其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由於平日講求輿圖之效至臨陣審固乃發則本爲學主靜察幾之說征討相從多係學徒往往戰罷輒與講道或問制敵之法曰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所著有周易附說讀孟子劄記西銘講義太極衍義小學韻語姚江學辨　皇輿要覽詩文集曾文正公極

推重之云曾文正集參先正事略粵匪紀略

論曰自粵氛之熸楚也長沙子弟勤王最先實羅忠節公倡之一軍遂爲勁旅賊遇之輒披靡惜公騎箕遽去未獲位錫公侯然爲忠臣爲功臣光於竹帛則一也公本衡麓老儒出山匡時論天下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歿後聲名益著臺省諸公交章追論其勳 朝廷於是知奇才多淪於巖谷屢 詔行間搜羅不拘資格未幾而左公宗棠劉公蓉等皆擁旄而起矣英傑雲蒸卒戡大難非忠節公肇其基哉

忠武公塔齊布

塔齊布公字智亭姓托爾佳氏滿洲鑲黃旗人生而神識沈毅雄猛絕倫由火器營護軍擢三等侍衛咸豐元年揀發湖南以都司用二年秋粵賊犯長沙守城有功遷游擊賞藍翎署撫標參將會在籍禮部侍郎曾文正公奉詔督治鄉兵用明戚繼光法訓練束伍每校閱公必短後衣躡屩帶刀侍曾公與語奇之試所轄兵皆精練益知公有將才適副將清德忌公譖於提督鮑起豹將加摧辱曾公乃劾罷副將薦公忠勇可大用且有塔某如壞事臣甘與同罪之語得旨加副將銜旋以剿平茶陵安仁土寇賞換花翎記名以副將用四年春賊陷武昌泝流上犯

破岳州過洞庭間道襲踞湘潭掠取商舟遣黨四擾長沙大震公在湖北剿通城崇陽賊曾公急檄公率所部千三百人同水師營官楊公岳斌彭公玉麟迅馳來援始至公屯營高嶺逆酋林紹章擁衆數萬狃於屢勝方蔑視官兵即鼓譟勒陣以出公手大旗督軍士縱擊無不以一當十斬僞先鋒元帥九人賊敗潰追逐至城下明日賊又出犯公伏兵山左右設礮三重誘之賊前進多死者大亂伏起夾擊之賊爭路走咸相蹂躪遂薄城陻殪悍賊數百公深入幾中伏跳而免麾兵麋鬭破城北賊柵皆盡其南則水師會剿焚賊舟數千火光燭天浮尸蔽江而下逆氛大挫四月二日棄城夜遁凡六日湘潭平爲楚軍第一捷長沙

人心始安　詔加公總兵銜　賞喀克巴圖魯名號旋授
湖南提督時敗賊皆竄入岳州公與湘營統領羅忠節公
合師進攻敗之高橋盡破其壘遂克岳州賊走屯城陵磯
未幾舍舟登陸將據險爲營分三路來撲皆爲公敗賊遁
聚擂鼓臺公一日攜親卒四人策騎覘其壘猝遇悍酋猶
髯睅目大呼公名橫槊直前欲突擒公親卒黃明奎躍起
刺酋墜馬酋回刺明奎傷右臂公親刃酋殪之獲其旗視
所署字知爲僞丞相曾天養賊之最驍桀者也羣賊聞天
養死膽落盡入武昌公同羅公自臨湘進剿長安驛羊樓
峒佛嶺大沙坪等處戰屢捷復崇陽蒲圻咸甯又敗賊於
官步橋及徐李浦遂進屯江夏之紫坊初曾公駐師城陵

磯約諸軍會紫坊至是召諸將集金口謀取武昌策定議羅公攻花園賊壘水師扼長江公從油坊嶺趨扼洪山山在武昌城東北左近梁子湖右隔湯孫湖係絕地爲竄賊所必由既而花園及蝦蟇磯白沙洲鮎魚套賊營俱爲水陸官兵攻破城賊以八月二十三日啟東北門遁公邀而截之賊路斷皆大崩悉趨山背復麾軍圍逼於沙湖塘角間賊爭赴水死塡尸幾滿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曰孺子何辜傳令拯救得二百有奇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分別誅釋之公之仁武不嗜殺也如此武昌既復進攻大冶克之是日羅公亦有興國之捷於是兩軍相會共籌進取羅公西搗半壁山公東剿富池口十月二日戰罩山

犄勝之屯其地距羅軍十餘里中隔小河與賊力戰敗之得造浮梁以濟俄而田鎮賊渡江來犯公與羅公左右夾擊殺賊數百溺斃半之會賊以鐵鎖橫江在南岸者已斷而北岸猶未破公乃復合水師列陣大戰燔賊舟數千北岸鐵鎖悉銷燬遂奪取半壁山賊棄田鎮遁竄廣濟黃梅

上嘉公功　賞穿黃馬褂　予騎都尉世職當是時楚省漸肅清而賊之驅江右者尙蠢屯蟻聚不乘勝進剿且爲全楚後患公同羅公郎於是月二十日渡江繞至蘄州由菩提垻蓮花橋轉戰而前克取廣濟而黃梅係湖北江皖總滙之區逆酋秦日綱羅大綱陳玉成擁衆抗拒分守小池口孔壠驛復立堅壘五於大河浦龍頭寨等處嚴密

與田鎭同十一月朔師次雙城驛賊數路來犯公與羅公併力擊之追奔十里破其五壘進次夏新橋距城四里公登山望知北門可攻親自進搗我兵肉薄而登多受創公頭被石擊流血滿面督戰益厲卒克黃梅會公疏陳戰狀有

詔戒公輕進公讀之感泣尋攻孔壠驛驛南通小池口東臨水賊於西南北築土城公從西南路進攻累肩爲梯卓矛而躍遂大破之賊悉竄小池口是冬公復偕羅公率軍渡江圖取九江郡城九江賊酋林啟容悍而狡與湖口賊黃文金小孤山賊賴桂英相犄角守甚固十二月朔公攻西南門不拔驍將童添雲戰歿軍稍卻適水師又陷入彭蠡湖外江失利小池口賊復張以餫濟潯城羅公帥

所部從二套口往剿公挈壯士二十八與俱羅公以衆寡不敵敗公匹馬衝突爲之殿有黃衣酋三人奮前來犯公以套馬竿圈一酋頸斬之且奪其馬餘賊皆靡公俟大隊沿江上單騎馳入村落馬陷泥淖中迷失道有田父夙耳公名匿其家時除夕前一日也次日各軍以公未歸營洶洶失所倚有泣者夜三鼓鄉民忽以舟載送公歸曾公羅公皆躍起跣而出握手相勞苦對之流涕公談笑自若曰饑甚速具飯啖我時闔營皆驚喜歡聲如雷飯罷已元旦矣五年三月武昌再陷別賊又擾饒州廣信諸郡於是曾公移駐南昌布政使胡文忠公赴鄂羅公及知府李忠武公往饒廣公在潯陽軍勢漸孤而賊且忍死拒守自春

至夏連戰於三川嶺龍開河徐家埠等處未能奏捷城終不下相持已及一載公自念老師曠日上無以慰　聖天子南顧之望下無以解生民倒懸之禍憂憤塡胸寢食俱廢乃於七月十八日大備攻具傳令將士誓拔九江忽患氣脫一作心悸日中薨於軍年三十有九事聞　上震悼照將軍例　賜卹　予諡忠武公長身火色平居粥粥若無能及臨陣奮拳切齒口角流白沫若欲生啖賊者所乘鐵驪絕有力湘潭之捷殪賊酋所得也每戰不令士卒出已前他軍被圍或小卻必躍馬馳救背負火鎗一腰刀二手長矛及套馬竿各一案曾文正撰畢君殉難碑塔忠武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入陣飇馳瞋人追從從輒返鞭之其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技皆精絕無虛

發喜逼賊壘覘形勢比賊覺去已遠即瀕危往往得免有天幸賊中驚以爲神其戰勝而歸雍容退遜未嘗一自詡也天性忠孝自擢提督於左臂揑忠心報　國字左右嘗以海燕窩進公愀然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深夜呼親卒與絮語家事每至泣下偏裨小校直入內幄白事不俟傳宣治軍紀律嚴秋毫無所犯與最下卒同甘苦德化知縣某進莞席以士卒皆卧草上卻之及薨軍民逾時悲泣喪車過南昌所乘馬服鞍韉隨行將入城忽滿身汗溼人謂公靈實乘之云湖南江西及九江湘潭均奉　旨建專祠公娶于氏生女一無子以弟子承承嗣其弟莽阿布先一年戰死獨流軍中先正事畧參粵匪紀畧

論曰塔忠武公天性忠孝似岳鄂王賫志以歿似宗留守爲人尤深明大體能推戴正人當侍郎曾公初治鄉兵國人皆疑藩臬二司且欲形之白簡惟公同心協贊卒也湘潭一戰挫其兇鋒賊始不敢害我此其識量何恢宏乎況夫飈舉電掃折衝千里鯨鯢之殲不可數計縱使潯陽討逆事多紆囘而保障荊南功實居首矣雖然公之始起名位尚微非　顯皇帝知人善將安能奮自列校擁大纛而建殊績哉

忠勇公多隆阿

多隆阿公字禮堂滿洲人盛京駐防隸黑龍江將軍部下以材武絕倫充馬甲咸豐三年粵寇北犯　詔徵東三省兵入關討賊公遂從副都統都興阿馳驅直隸山東間由驍騎校洊升參領未幾僧忠親王殲賊於連鎮馮官屯等處河北肅清會武昌再陷欽差大臣官文恭公乃檄副都統率師赴楚都公以公爲營總五年冬敗賊於下游沙口明年四月賊自九江上突麻城竄入新洲衆約三萬築壘居之爲牽掣武漢計公同吉林參領額爾庫破之楊汊河賊棄壘而遁追至團風鎮焚其積聚六月復乘勝攻黃州毀城下之壘尋剿漢陽援逆十一月協克武昌進兵收復

蘄州蘄水廣濟黃梅四城擢加副都統銜時都公已授江甯將軍仍在楚辦賊知公之才任爲翼長督軍直抵九江九江爲江西重鎭賊聚踞之而以對岸黃梅之小池口爲外薇築石城以遏拒官軍因都公駐營陸家嘴由下游之段窰來犯公奮擊破之追至八里江淹斃無數又破之楓樹坳七年三月賊由宿松上犯湖北都公遣公往剿賊依陶家嶺築七壘環濠三我軍攻之堅閉不出相持者久公遙望後山有大壘一旂幟如林知爲賊渠所在率軍從間道薙山而行繞出其後而賊尙不及覺也猝見官兵皆竄遂克其壘前六壘賊聞之膽落俱爲我軍掩殺生擒僞檢點李兆禹及賊目十餘人自是小池口之賊勢日孤而逆

酋僞英王陳玉成益恐九江有失乃由桐城驅賊十萬竄擾蘄黄以搖湖北邊界公與李忠武公續賓分道迎剿連戰敗之七月同副將鮑超進攻黄蠟山以賊伏驍悍於村落而使羸者誘我卒精騎由後搗之盡殲其伏鮑副將亦馳而縱火凡廿家畈張家塢陳家溇王家河諸處四十餘壘焚毁悉空是年八月遂與李勇毅公續宜共平小池口賊楚境乃安而九江逆援絶力窮旋爲李忠武所破矣八年官文恭及鄂撫胡文忠奏請都公與李忠武統師東征九月大軍入皖分爲兩路李忠武逕抵桐城往潛山公從都公趨集賢關十月忠武敗歿於三河鎭所得桐舒潛太四城俱失都公方攻安慶聞之大驚急撤圍皖之師退駐

宿松而賊已自荊橋突至前隊數萬跳浪索戰都公命公禦之公慷慨謂衆曰賊挾全勝之勢而來意將滅我朝食今日之戰諸君當向死中求生否則吾軍無噍類矣衆亦憤恨大呼入陣公將梟騎衝突賊雖盛莫敢當十合十勝斃賊六千餘生擒五百有奇當是時湘軍新失元帥精銳盡喪胡文忠又丁憂在籍鄂中不能濟師逆酋陳玉成李秀成氣張甚驅賊四出縱橫皖楚之交遠近無不震動賴公荊橋一役力與之角別將余際昌阿達春亦有南陽河之捷公又敗賊於花涼亭楓香驛蓮花塘分茅嶺諸處逆氛稍挫十二月胡文忠奉　詔墨經視師而都公適患病不能軍賊日增壘於石牌天堂五河圖上犯英霍　天子

久知公之將畧　詔公總統各軍剿賊爲前敵公與胡文忠計謂欲謀皖必先奪取石牌方爲勝算遂遣總兵鮑超嚴守太湖營而已往攻石牌石牌僞城高二丈餘護以深溝賊善守險我兵未能驟克九年八月公屯軍黃婆嶺相視地勢銜枚捲甲出賊不意馳抵城下命諸將雷正綰穆正春趙旣發周天祥李德謙陳天佑分攻東北南三門而自從西路毀其濠外木柵四面會攻一鼓而登生擒僞目霍天燕石廷玉等四十七人餘逆無漏網者捷聞　上嘉公功補授福州副都統是冬公督軍攻太湖陳玉成由廬州糾捻渠龔得樹張樂行來援衆十餘萬屯潛山地靈港分犯天堂又竄小池驛圍逼鮑總戎營鮑公血戰兼旬不

卻公使參將楊朝林王可陞率精選前右中三營兵入鮑營更換助守明年正月胡文忠亦檄調道員蔣凝學唐訓方總兵朱品隆率師至均受公之調度公乃與諸大將訂期夾擊并約鮑總戎出軍相應二十五日戰於白沙畈逆衆瀰山漫谷馬賊馳驟尤悍公令步隊誘之賊果來犯蔣軍橫截之唐軍抄之朱軍扼於右鮑軍遏其前而公自率馬步衝堅陷陣賊遂大敗斬馘無算擒僞目麥烏富汪遂林陳得勝曹正太二十七八明日黎明公復下令出隊分東西兩路東爲小池驛命鮑總戎唐觀察主之西爲羅山衝蔣觀察主之公居中爲策應繼而兩路大戰皆捷賊之犯天堂者亦爲知府金國琛擊敗於仰天庵於是援逆皆

破太湖賊即日遁公軍進至潛山賊亦望風而走是役公
爲首功　詔賞頭品頂戴潛太二城既克官文恭與胡文
忠銳志圖皖命鮑總戎隨曾文正公渡江駐祁門使道員
曾公國荃統湘勇圍安慶而以公與李勇毅公往取桐城
桐城係安慶之要道賊守極嚴公駐軍挂車河自夏至秋
攻之不下十月公偵知陳玉成復糾捻渠龔得樹孫葵心
率衆來救聲勢浩大而桐城又不可弛圍恐內賊突出與
外援合心甚慮之乃約李勇毅會師迎剿復親至其營商
議兵事時李公駐軍青草㮮也李公亦至公營密籌帷幄
往往夜宿不歸兩帥甚和公善決戰而李公則沈靜多算
公素推重之至是協規同力共謀破賊所部各萬人亦歡

若一家公先戰於望鶴墩復合李公戰於新安渡我兵皆
勝然賊盛不能盡摧之也二十七日兩公之計定公分馬
步爲八隊由挂車河進攻棋盤嶺李公亦分湘軍爲八路
伏於老梅樹街徐家河張子灘葉家河諸處布陣二十餘
里部署既畢皆捲旗分道進賊亦傾巢而出併力死拒俄
而漸入伏中李軍突起公軍又自後至衝腰截尾賊乃大
崩盡破廖岡范岡香鋪街棠梨山四十餘壘斬首九千級
溺死者三千餘生擒一千三百八解散脅從一萬四千有
奇是夜陳玉成即逃回舒城官公告捷於　朝　上大悅
賞公黃馬褂李公亦由布政使晉安徽巡撫時曾觀察圍
安慶日嚴而各賊目妻孥畜產盡在城中實屬必爭之地

因兩次赴救爲公所挫又不敢直窺安慶門戶乃思爲間道撓楚之謀十一年正月陳玉成又糾捻賊數萬擾羅田松子關而乘虛從霍山之黑石渡犯樂兒嶺守將余際昌輕出與戰大敗遂假官軍旗幟趨襲黃州連陷蘄水麻城孝感雲夢等縣李勇毅公急統師赴援其桐城之賊全恃公一軍堵之二月陳玉成知楚疆救至復由蘄黃回竄宿松踞桃花鋪窺伺太湖後路公使記名副都統溫德勒克西擊敗之陳逆乃走聚於集賢關𡾋桐城廬江逆僞璋王林紹章僞玕王洪仁玕率賊來皖共破曾觀察之圍師賊至練潭尙未渡河公遣副將曾克忠楊正彪朱希廣等扼高路鋪與之接戰而使參將王萬年余福象由橫山抄其

後賊遂困入垓心橫尸遍野逼入茶子湖淹死者無數林
洪二逆仍奔其巢未幾僞主將黃文金又糾蕪湖逆至公
使諸將金順雷正綰連敗之新安渡天林莊黃逆亦退去
陳玉成知援賊外絕曾軍圍嚴不能動乃留其黨踞關內
外而自由冷水鋪挈悍賊遁公時已進逼磨山營穴聞之
即遣諸將溫德勒克西金順穆正春等率師追之戰於河
岸敗之又敗之包家橋四月十四日陳玉成復糾林逆洪
逆暨捻渠孫葵心合賊數萬竄至結三大營於棋盤嶺麻
子嶺項家河欲分三路以撲我營公乃乘其布置未定即
於次日黎明授計於諸將格通阿溫德勒克西巴彥杜楞
率馬隊設伏於各要隘又分軍爲五隊命諸將石清吉余

福參譚仁芳雷正綰姜玉順等將之大戰於挂車河邊俄而賊後軍忽亂則我之所伏馬隊已起而入賊陣也官軍壯氣百倍馬步夾擊賊遂潰散諸將追之公率數騎往來督隊將士益奮不顧身盡破賊之三大壘擒斬僞目不計其數陳玉成由馬踏石河凫水逸去自陳逆希解皖圍糾合捻賊豨突官軍至是被公所敗已五次共殺賊不下二萬餘人其屯集賢關內與踞菱湖南岸者又均爲曾觀察搜剿淨盡陳逆勢蹙猶終以皖城破則金陵必危思作螳臂之拒七月復同逆渠楊甫清率賊十萬自無爲州走英山繞宿松逕犯太湖不克乃由黃泥港小池驛竄至清河之高樓嶺欲結桐城之賊以恣其毒公即赴馬鞍山堵剿

尋敗之於挂車河蔣家山高河鋪殲其衆於是陳逆計無所施安慶遂爲曾軍攻破桐城亦爲公所克復公使副將石清吉守之而自引諸軍回挂車河老營復敗陳玉成於石牌之蠟樹窠追至太湖進克宿松黃梅蘄州廣濟等城并剿黃州竄賊殆盡　上嘉公疊建殊績擢授荆州將軍同治元年布政使曾公國荃圍攻金陵公往剿廬州陳玉成在野雞河聞之大懼欲走湖北之德安襄陽招集醜類因其下不從乃入踞廬郡爲死守計二月公由舒城轉戰而前遣總兵雷正綰等渡河焚其礮船并毁木柵石壘進薄城下四面圍之賊終伏而不出四月公檄安徽總兵張得勝設計誘戰而公揮兵掩殺復以一軍由後斷其歸路

賊遂敗潰克復府城陳玉成越濠而逃捽殘賊四千人奔至壽州之中津渡爲已革川北道苗沛霖所縳縳獻大帥勝保軍營尋奉　旨淩遲處死普天人心莫不大快實公驅而納之阱中也陳逆與李秀成爲粵賊中巨酋秀成狡譎而猶卻戰玉成桀黠而兼知兵三河之役嘗合力以摧破李忠武軍後秀成竄下游盡陷蘇常杭嘉諸名郡玉成則擾皖楚爲上游之患公自總統楚軍誓平狂寇以拯時艱屢與之角殲厥羣凶陳逆畏之如虎至是竟覆其巢而褫其魄陳逆途窮自投羅網公方追剿廬州竄賊天因假手於苗沛霖以誅元惡大憝嗚呼公之功亦偉矣哉公既克取廬州旌旆將指金陵攻九洑洲圍紫金山與曾布政

共擒偽主洪秀全會粵逆偽扶王陳得才勾結捻賊與川賊藍大順藍二順相通由河南竄入陝西　上授公爲西安將軍督師征討八月公軍赴陝賊方蝟集商州勢甚洶洶閏八月初一日公長驅直入賊望見旗幟驚走公卽以親兵七十人解商南之圍次日選四營勁旅破潁亳捻渠姜台淩五六萬之衆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窈不見底人馬層積塡與路平　上恩旨奬之曰以少勝多可云奇捷時陳得才與其黨梁成富馬融和等踞荊子關公進戰一鼓奪之賊由淅川而遁復糾捻渠陳大喜張總愚張樂行竄入湖北連陷棗陽京山應山應城諸縣官文恭奏請調公回駐襄樊居中調度以顧楚疆九月公抵樊城賊自豐

樂河大至公戒勿輕動避其銳十四日夜率軍襲之賊恃衆不設備皆狂奔我軍追殺無數賊逃入隨州之鴉雀冲山所失縣城尋爲官兵收復已而賊復擾楚邊竄陝西適値漢回仇殺秦民苦亂日夜望公以救塗炭之禍而公方以廷旨勦辦南陽捻寇尙須撻伐豫西之賊未能迅速入關明年秦中逆氛益熾十月公至陝先勦王閣邸等處回匪皆因壘而降未兩月全省回逆盪平公卽遣總兵藍斯明等分勦髮捻各賊收復山陽會秦撫劉公蓉亦克取城固洋縣賊渠藍大順藍二順竄陷盩厔公卽進兵攻之藍逆百計守禦相持者久三年二月公親督副都統穆圖善總兵姜玉順往攻開地道以巨礮轟之城塌丈餘公率

壯士一擁而登詎知城內尚有堅卡五道公頭目均受槍子傷忍創回營傳令諸將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如退回一步傷雖輕我亦不欲活衆素感公恩皆大奮是夜露立雉堞不復收隊環攻如故二十四日三更克之藍逆竄至漢陰界爲在籍主事管滂練勇擒斬公於三月二十三日薨於盩厔營中三軍雨泣秦民聞之縞素而祭遠近不絕方公受傷時 天子發內府珍藥敕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公家無一椽之屋子依親戚居住衣不蔽體將軍召見駭而憐之資以行裝始得馳往至則公已騎箕逝矣公之忠而忘家如此遺疏有云臣歿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非虛語也秦撫以公死狀聞於

朝 上軫悼䘏典甚厚 予謚忠勇命江皖楚豫秦五
省各建專祠公爲人驍果無敵韜畧天授馬上舞大刀重
至數十斤臨陣決勝料敵如神尤善治戎其始總兵王國
才卒部軍四千人頗冗雜公挑一千七百八入已營遂成
勁旅所將馬隊善於進退賊當公輒披靡前後身經數百
戰所向有功平時愛士卒如骨肉歲俸數千金悉散其下
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紀律極整軍過不擾
閭里從征十載日夜惟以圖賊爲念家中不寄一書嘗請
於鄂撫胡文忠願得馬步萬人橫行滅寇文忠壯其志如
數予之其圍桐城正當寇勢方張攻破江南大營挾全臾
之力以上犯皖楚微公爲前敵撐持之天下事殆不可問

矣胡公歎爲東三省第一名將能以隻手保障東南聞者咸以爲信然麾下驍將如雲後俱立功膺節鉞任封疆亦由公先授之方畧也公於諸帥最與李勇毅公相得外此如舒黼廷唐義渠蔣之純成武臣諸公亦歡洽無齟齬公蓋篤忠藎之忱盡協恭之誼而不僅以馬槊爲豪叱咤稱萬人雄也胡文忠集參粵匪紀畧

論曰多忠勇公其初隸於都將軍部下戰功歸於統將故名尙不甚顯及李忠武敗歿於三河賊乘勢至石牌得公荆橋一戰始挫其凶鋒公之威望乃大著而忌之者亦起會都公以足疾告退議者遂云因公驕縱不受約束之故鄂省文武大僚皆嘖嘖嚚之卽胡文忠公亦心疑焉迨胡

公至宿松營視都公疾都公極稱公才而絕無一語指公之過胡公始釋然於懷告於官文恭公乃有　中朝總統前敵之旨未幾公益立功陳玉成望旗膽落胡公且恃公爲長城而內制城賊外剿援匪取潛太克桐城俾曾沅帥得成安慶之功皆公之力爲多及後平捻寇盪回逆肅清秦豫卒以捐軀報　國民皆立祠以祀嗟乎如忠勇公者軍興以來即推爲將帥中第一人亦何愧色哉

王剛介公國才

王公國才字錦堂雲南人以材武入戎籍官至普洱營游擊咸豐三年冬與署龍陵營參將佟攀梅奉檄調征湖北公帶士練三百自隨道阻不得至鄂行次荊州將軍官文恭公一見偉之奏留軍前差遣明年四月賊陷安陸進犯荊州官將軍使公督兵一千二百人并江陵練勇五百人爲先驅守城北龍會橋賊萬餘猝至我軍望之有畏色公拔劍奮曰今賊如潮湧不進何處求生活親爇火鎗殪其執旗賊目一人卽挺矛入賊陣大呼兵勇曰退一步者斬於是佐領玉貴揮衆直前醜徒披靡皆擁擠墜河死餘賊在樂壤橋浩子口者亦爲副都統貴陞與佟攀梅所敗荊

州獲安官將軍奏公功第一擢授副將是時監利石首宜昌諸邑尚爲賊據五月公赴宜昌剿之賊遁往洞庭湖他邑亦爲別將收復會武昌失守官將軍遣軍往剿六月克沔陽七月克天門八月荆州軍會長沙軍攻克武昌漢陽公皆預其役旋隨總督楊霈下剿黃州九江五年正月總督兵敗於荆竹鋪漢陽再失三月進陷武昌其日公自濤陽赴援三更方抵鄂城尙不知城之已陷也呼門而入賊亦不知爲官兵直至蛇山之前公已殺賊無算賊始驚疑殺聲互起天將明矣而我援旅不至賊聚益衆公因孤軍深入不敢戀戰乃由南門整隊而出結營城外案謝蘭生軍興紀略胡公林翼檄副將王國才軍趨武昌而城陷已半日王副將偵得城賊暗號遣驍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

城幾復天曙賊益衆副將乃退營金口與粵匪紀略所載微異既而由沌口出新灘同水師參將鮑超王明山分隊會剿焚賊船百餘艘我兵進屯大軍山公尋從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攻漢陽率軍力戰盡毀白沙洲百步街賊寨六年冬克其城以功升安義鎮總兵時武昌已收復公仍赴九江剿賊明年二月將軍都興阿從黃梅知縣覃瀚元之計以空城誘賊入使公駐桂家畈爲後拒賊果自二郎河鏖至遂與副都統多隆阿合力殲之進攻小池口破段窰楓樹坳諸壘五月安慶賊以九江事急遣黨竄湖北犯蘄黃公偕提督楊岳斌率師往援賊悉銳踞童司牌六月二十四日公移營屯灈港是夜賊潛來犯公方督兵禦之適賊礮中我營火藥發四起公恐

軍心紛亂屹立不動而火勢愈烈公亡於陣候補湖北縣丞張兆麟候補湖南訓導吳炳從九銜吳灼亦受傷死公自滇南來楚剿賊數年臨敵身先士卒大小數百戰所向有功平日廉明愛士甚得兵心所部至五千人赫然負將帥之望而卒殉　王事以死胡文忠深歎息之疏聞於
朝　詔照提督例賜卹　予諡剛介（憫忠草參粵匪紀略胡文忠集）

論曰賊之犯荆州也其鋒甚鋭非公力戰荆襄危而中原震動寇禍益難收拾矣故能會橋之役公之功不止保全楚疆也至夜入武昌城以孤軍蹈虎穴奇勇亦屬罕有宜其威名赫赫然爲一時所豔稱哉

畢剛毅公金科

畢公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少入戎伍材武絕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咸豐四年從普洱營遊擊王國才調赴湖北四月賊竄荆州將軍官文恭公使王國才拒賊於龍會橋大戰勝之公亦燒斃橋北伏賊甚多復破之於天門丁司橋累敘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奉侍郎曾公檄隨提督塔忠武公攻圍九江五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公爲塔公所留七月塔公卒公仍在潯營時逆酋石逹開歷陷江西郡邑公每出戰負鎗腰五十矢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毋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其驍勇冠潯軍然往往爲别將牽率

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十二月自九江奉檄而南破賊於樟樹鎮六年二月軍敗失之五月復自南昌而東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饒城陷又失之公痛他部之累己益發憤出己貲募死士十一月奉曾公檄再至饒州謂都司林保曰吾以一千人防饒聞賊從建德東流來者五六千人又探報李邛二賊目自率三四路悍賊與之合統計近萬人此豈可力敵者非出奇不能制勝乃使營官龔廷貴領兵五百潛伏陶溪渡爲疑兵誡曰如官軍追賊至則出擊之復分翼迎敵以岳炳榮將右出其前朱洪章將左繞其後部署既定公慷慨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歸舟矣既而前隊遇賊佯爲少卻賊追之後隊橫出截爲

兩公督壯士居中縱馬衝突當者披靡鏖戰至渡伏兵起賊猝遇之驚遥望林中又旗幟徧滿以爲官兵大至相率逃竄公乘勢圍殺遂克復饒城　天子嘉之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以遊擊升用而軍中忌公者以公名譽大振愈唧之次骨蜚語騰謗索餉輒不至公憤鬱不自聊思更立奇功以報　國會徽甯之賊麕集歲且暮士有饑色有司責以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公遂於七年正月元日率千八進攻越二日抵鎮阻水而軍黎明挈健卒十八濟入市乃無一賊至後街賊蠭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公奮鬭踐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於王家洲公死焉年二十有五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其尸殮之事

聞　賜卹如例始公之赴饒也自以孤軍不足當一面跪請於曾公願留麾下弗遣曾公慰遣之許不久調回旣而不果調竟戰死曾公深爲痛惜勒碑以紀其事及同治三年曾公克江甯逆渠盡殲復爲公請卹典於　朝得加贈總兵銜　賜祭葬諡剛毅並立祠景德鎮（曾文正集參粵匪紀畧）

論曰曾文正公撰畢剛毅公殉難碑極稱其勇謂與塔忠武公相埒夫曾公麾下猛將如雲而獨追悼剛毅公不置剛毅之爲人益可知已惜乎忌之者衆又值軍事方棘曾公終不得保護之而公遂至牽制而死嚮使以公之材而位其上者能盡如曾公其人俾展厥長他日勳業所成豈在楊鮑諸帥下哉曾公云功名之際有天有人信矣夫

案平定粤匪紀畧云咸豐五年十一月賊逼南昌曾侍郎調副將周某統九江全軍往剿十二月三日遇賊於樟樹鎭周謂其部下曰賊惟籐牌手稱悍我軍鎗連槍足制之努力前進毋退後遂選鎗連槍數隊先攻其籐牌賊果敗斬驍銳五六百人毀西南賊壘五座乃歿曾文正母弟温甫哀詞云六年正月賊陷吉安予檄周副將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鎭而撫州建昌兩府遂相踵淪沒祇言副將之敗而不言其前此十二月之勝余反覆思之而知曾公惡副將之掩功也公撰畢都司殉難碑明言十二月自九江奉檄而南破賊於樟樹鎭是畢都司實與周副將同行而紀畧所

謂選鈎連槍殺賊者皆都司之力彼副將秩較尊遂攘為己功而文飾其詞以告幕府耳至紀畧歸美周副將無都司言者則此書多憑邸報未能覈實也曾公當時深悉其情故於温甫哀詞大書副將敗於樟樹鎮而於殉難碑言都司二月之敗則曰由他部牽率失守予奪槪可見矣又案畢都司克復饒州殉難碑及國朝先正事畧皆載之不詳惟粵匪紀畧敘述極明晳故採以書之

忠義紀聞錄卷第五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六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李忠武公續賓

李公續賓字克惠一字迪庵湖南湘鄉人世有厚德父登勝業農而知大義公生有異稟長而身長七尺習騎射能挽三石弓從同里羅忠節公講學爲人沈毅寡言笑儕輩皆敬憚之咸豐二年春粵賊犯長沙公從父命隨羅公出山佐侍郎曾文正公團練鄉兵剿平桂東土寇明年七月賊圍江西省城曾公益募湘勇二千往援公從羅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將謝邦翰戰歿邦翰湘鄉諸生亦羅公門人公遂代領其衆會賊勾他寇犯吉安公擊走之尋解南

昌之圍分剿太和安福諸賊所嚮有功歸至湖南克復永興四年二月賊陷岳州其夏提督塔忠武率師往剿公與羅公以所部千人從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賊日夜來犯塔公約會攻賊巢兵始交官軍小卻賊追騎大至公左右止數人戒曰毋走徐行防山岡賊不敢逼已而我軍漸集公親搏戰斬悍賊數人餘賊爭登山公曰是可取也手劍策馬大呼而進斬賊目一人奪其旂追北十餘里明日塔公至營指湘軍贊其勇與公語良久歎曰名將也公自隨羅公從軍循循弟子列退然若無所知人無有異之者至是始以知兵聞遂與塔公盛暑壓戰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進取武昌八月破花園堅壘及鮎

魚套賊營賊棄武漢兩城而遁公以累功由縣丞擢知縣直隸州知州　賞花翎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田家鎮者江流盤折逼險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殊死戰盡摧賊壘而水師將彭玉麟楊岳斌秦國祿孫昌凱俞晟等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無數克取蘄州公威名震天下　上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授安慶知府先是湖南分軍水陸進剿曾公督水師循江下公隨塔公羅公剿南岸總督楊霈剿北岸及田家鎮既破賊聚九江之小池口與廣濟黃梅賊相呼應公乃引兵北渡將戰輒與塔公逼賊壘十數丈席地坐礮彈如雨下談笑自若忽躍起曰進則橫厲

無前當者皆辟易遂復廣濟黃梅既又南渡會攻九江以城堅不可遽下復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十二月水師陷入彭蠡湖外江失利楊總督之軍又大敗賊氣復張金陵逆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曾公入南昌公退回九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羅公赴援迭克廣信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靖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畧通城復分兵趨蒲圻之羊樓峝會別將彭三元李杏春戰死濠頭堡衆議馳救公曰死者無及矣生者必來歸賊乘勝遠鬭利在速戰宜堅守以持之俟其疲乃可擊也明日賊至我軍憑壘自固比暮賊將休公揮衆突之賊大潰追北至蒲圻克其城並復咸甯　詔

晉候補道加鹽運使銜是冬公夾師武昌巡撫胡文忠公大喜事無鉅細惟羅公與公言是聽羅公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悉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悅服由洪山分壁小龜山扼守窯灣屢戰皆捷六年三月羅公忽中礮卒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厲鏖平城外之壘卻逆黨石達開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二十五日再克武昌得旨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尋渡江克黃州進取大冶興國等城七年正月公督步騎會水師再至九江逆酋林啟榮者偽封貞天侯賊中驍將也前歲塔公圍

攻時百計抗拒至是仍率衆死守夜無更柝望火城以內人聲寂然官軍近薄之槍礮應聲下公乃用攻武昌法自官牌東至白水湖募丁夫掘濠三十里賊大懼悉銳來爭公令步隊護濠親率馬隊與戰勝之賊又出西垻伏於坡後茶庵公潛繞道譚家畈楊樹嘴先敗其伏而即麾軍於其處回隊迎戰賊不知伏之已敗意得甚及伏起乃官軍也皆驚潰未幾皖賊上犯擾蘄州及黃梅羅田欲以撓潯城之軍勢公渡江剿平之潯賊遂以援絕不敢動我軍濬濠乃成矣然公雖圍剿九江而賊之屯湖口者踞石鐘山設壘嚴守復於對岸梅家洲築僞城環以巨礮致我水師阻於外江內湖迄不能合而九江賊亦恃湖口爲犄角終

不可破九月公與彭公玉麟密商爲聲東擊西策使湖內舟師冒鋒出湖口集山前布陣而公傳令揚言劉宿松漏四下迂道八里江伏湖口後山士卒皆捫蘿上及旦彭公督戰艦攻湖口東遣游擊黃翼升搗梅家洲賊賊揚提督岳斌夾擊石鐘山賊方悉力旅拒公忽率師從山椒破空下賊大駭遂盡殲其衆湖口立復梅家洲賊亦遁於是內外之水師隔絕三載者乃合爲一公卽乘勢進攻彭澤破賊於小孤山下游之險悉夷官兵萃於潯陽適臨江逸賊竄興國其冬公復遣別將擊走之　上嘉公偉績擢授浙江布政使八年春水陸諸軍晝夜攻九江賊守益堅公探東城外磨盤洲高岡危峙下可潛開地道乃選壯勇築牆爲

蔽內穴岡洞城而外張旂幟陳攻具使賊不疑俄而地道成轟壞其東南兩門賊以火器拒將士登者多死傷公涕泣慰之衆益奮進攻其四門四月七日克之林啟榮死亂軍中磔其屍餘黨數萬殄滅無遺捷聞加巡撫銜　賞穿黃馬褂許專摺奏事會石達開聞九江既破遣賊竄犯麻城進陷黃安旋即爲公平之又走擾浙境　朝議以公本浙江布政使令速赴新任籌辦防堵而兩湖總督官文恭方與胡文忠謀取安慶奏公忠勇誠篤可獨當大任請留公圖皖以固鄂　天子許之是年七月　詔公同將軍都興阿越境剿皖八月公使候補道弟續宜駐防武昌自率軍八千人東下由英霍至太湖値皖撫李孟羣兵潰廬州

詔命改道援廬公與諸將議曰由太湖救廬州凡數百里廬已陷緩不能濟急且太湖撤師賊由豫北竄是腹背受敵也遂決計取太湖統師長驅號令整肅所過秋毫無犯耕市如故遺民簞食壺漿歡迎馬首悉慰勞而遣之先聲所播震襲退遁不兩月而太湖潛山石牌桐城舒城諸處逆巢皆負隅久抗者咸爲我兵盡力摧破餘賊走三河鎮於是都將軍率馬隊往攻安慶副都統多隆阿副將鮑超趨集賢關公分兵令總兵趙克彰副將沈俊德蕭慶衍副將謝永佑參將趙友材等守所克潛太桐舒四縣而自督軍五千進剿三河三河爲廬州之要隘賊築偽城又設磚壘九座憑河爲固其中屯聚米糧軍火即以接濟廬州

金陵賊營也九月二十八日公既軍抵三河審覘形勢使副將李存漢彭祥瑞黃勝日周寬世等攻賊河南及東北之壘俱克之斃賊七千餘人而我參將蕭意文都司胡在位亦戰死時賊目吳定規守三河已告急於金陵首逆洪秀全大驚乃遣諸偽酋來援十月初八日陳玉成自江浦至李秀成李世賢糾捻渠張樂行自廬州至其衆號稱十餘萬踞金牛鎮白石山諸處連營數十里截大軍後路公見援賊大集馳檄調換防潯軍並調防陳德園之軍赴潛山接應又調防守桐城之軍赴舒城接應諸軍未及到防而賊已逼近大營初九日夜公使湘營副將劉人和同知金國琛府經歷毛有銘凱營副將楊德武護營參將彭友

勝義營參將張萬齡都司張養吾仁營游擊李進孫李部
軍於初十日五鼓往金牛鎭擊剿其餘各營留防城賊軍
行十五里黎明至樊家渡遇賊來犯擊之獲勝忽大霧迷
漫咫尺莫辨賊由左路突出仁營先潰義營亦相繼走諸
營勢遂不支彭友勝及游擊胡廷槐饒萬福等皆陣亾而
城賊且出與援賊合四面環攻游擊鄒玉堂杜廷光守備
趙國幹等俱力戰死公急傳令軍中嚴守牆壘而列營無
守志多颺去或勸公突圍出圖再振公曰軍興九年皆以
退走損　國威張寇志吾當縱橫血戰多殺一賊即爲
國多除一害且吾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即不望生還今日
吾自知必死也乃上馬開壁馳擊殺賊數百人夜二鼓總

兵李續燾副將彭祥瑞率所部越濠走賊遂踞其壘決河隄斷我軍去路公知事不可爲具衣冠望闕叩首取所奉廷旨及批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落賊手乃躍馬衝賊陣身被重創見黃旂知爲賊渠曰此吾畢命處也馳入死之年四十有一事聞上震悼手敕曰詳覽奏牘不覺隕涕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忠靈不昧再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兩湖江西安徽各立專祠予諡忠武子光久光令賞給舉人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自幼好讀書舉止端凝器識過人及從羅公督治鄉兵輒以平賊自任選士以樸誠敢戰爲上所部前後增至二萬餘人咸如子弟之戴父兄每臨陣安閒靜鎭尤能以

少擊衆七年之間克復四十餘城大小六百餘戰軍過州縣不索供張他將多以意氣相高公獨默然深藏恆曰事由心定奚張皇爲性至孝克九江後乞假省親既不果乃爲迎養計其父以書報之曰軍事方殷兒當壹志報 國勿以我二人爲念公省書掩涕及拔營握胡文忠手痛哭曰吾無由復見父母也左右皆感泣軍中所餘廉俸不以自私嘗資助曾文正營及彭公水師營曾公國荃吉安營李公元度貴溪營共二萬五千金與同列和衷商榷始終無閒胡文忠推爲東征諸將第一 比死之日湘鄂江皖四省士民巷哭失聲桐舒難民猶不遠千里負送遺骸歸葬同治二年 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 推恩有功

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光久引見　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并爲男爵（曾文正集參胡文忠集先正事畧粵匪紀畧）

論曰忠武公起自書生挈荆潭鄉曲之兵出沒風霆縱橫江漢功勳冠乎流輩德望足感人心設無三河之變皖城唾手可得公且虎步龍驤雄軍直下合和張兩大帥擣取秣陵盡殲鯨鯢高築京觀哭山越水詎有銅馬蹂躪之禍奈何事出意外敗賊反爲賊困是則英雄固多遺恨亦由生靈之厄運未盡也悲夫

李勇毅公續宜

李公續宜字克讓一字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續賓次居四公其季也少讀書好深湛之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三年羅公募勇赴援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晉知縣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　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既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夏以事謁曾文正於瑞州軍中遂偕諸將會攻瑞州會皖北羣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八回救湖北至黃州與胡文忠幷籌謀野而周覽形勢自童司牌至巴河孫家嘴流水灣連戰破賊壘無數而蘄黃邊界之馬家河大石港光樹林

諸處賊勢尙强公言地險已奮願率所部爲前驅胡公壯之令統十二營步騎任剿公分軍爲三而進七月十八日黎明賊出三千人拒右路四千人拒中路大隊八千人直犯我左路公登高望謂副都統舒保曰賊入我彀中矣彼弱當吾强而强當吾弱能先勝其左則右必不支然後率於中軍可大克也乃密使營官張文煥劉芳貴選勁旅由山左襲其後自領中軍掩旗息鼓出不意擊其前左路之賊潰我左營與中軍合遂乘勢衝入克其中路候補道唐訓方同知唐協和復率右營攻其右右路之賊亦潰屢戰未晡羣醜皆退我兵悉焚其老巢黃岡旣平進剿蘄水破之八月公會大軍直抵小池口拔其僞城小池口爲江皖

入楚咽喉賊雄踞多年至是摧滅無遺全楚邊境始安而
公威名震遠近矣當是時公兄忠武公銳意圖復九江公
亦率師往助忠武遂以其間分兵連下彭澤小孤山梅家
洲諸城而命公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之寇復剿
援賊於宿松太湖等處八年四月忠武乃得專力殄滅九
江公實豫有功焉既而胡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同楚督官
文恭湘撫駱文忠奏請　敕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
固楚疆　天子從之事不可知忠武統軍東征連破潛山
石牌桐舒之賊追至三河被圍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
海內震動公在黃州聞變哀迫之際姑示鎮定以安衆心
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

哺粟賜衣披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選用其良部署粗定分駐要隘適是冬胡公以母喪奔　詔起復相與巡歷各營益申儆而簡練之湘軍之氣復振公旋補授荆宜施道九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衆號數十萬踞城南澄水橋道冀賴文光踞城西神灘渡傅某踞城東之泥灣其北亦築堅壘連營甚廣諸將田興恕趙煥聯周寬世劉培元等先後赴援官文恭檄公爲總統六月十九日公由安化進駐藍田距府城百四十里閱兵籍三萬有奇悉聽節制石達開聞公至畏之挑精悍併力致死裹三日糧誓破寶慶公進兵高家沖與候選道劉長佑會破賊之策劉公言東路賊勢厚且巖巒蹬蹬難以用武公乃定

計由北路進攻而遣劉培元造浮橋於礶溪知府劉嶽昭副將佘星元率游兵突其東南牽賊勢俾不得防禦西北自領大軍渡資水而西賊衆方犯我中邊街營未之覺也已而大軍潛從山背直擣匡家嶺逆巢賊大潰乘勢蹴毀田家渡木柵東路賊聞敗急渡資水以拒公戒各營勿動密令副將沈俊德胡裕發橫截於西參將毛有銘抄其後復使副將于高勝郭鵬程伏兵僻處副將蕭慶衍梁作楫防堵城濠內外公督馬隊伺賊懈縱擊之聲振山谷醜徒咸披靡不能支諸將亦各告捷共摧賊壘一百八十餘殲賊二萬生擒三千石達開鼠竄而遁寶慶解圍　詔加公布政使銜旋授安徽按察使會曾文正與胡公規取皖省

檄副都統多忠勇知府曾公國荃分圍安慶桐城是冬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地曰青草塥明年秋逆酋陳玉成圖援安慶糾捻首龔得樹率賊十萬自舒城廬江上竄踞桐城縣屬之挂車河公與多公協謀出奇合兵大破之賊即逃回舒城事詳多公傳　上嘉公疊建殊勳遂有安徽巡撫之　命公具疏以爲逆酋欲解安慶之圍悉鋭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任皖撫之事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同胡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而安慶賊以外救既絕糧食又盡遂爲官軍所克取奏同治元年　上褒公爲

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旣又　命移撫安徽

公初涖安慶繼駐六安屢奉　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

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

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

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

得而誅之而寬其黨羽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擒耳

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頴州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

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　詔授爲欽差大

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理巡撫

三疏陳謝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素以苦思遘

病徹夜不寐致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　詔旨起

復壘經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又請假四月并開巡撫之缺　朝廷鑒其至誠許之明年十月卒年四十一公由書生奮跡戎行歷湘鄂江皖數省治軍嚴整日以忠義禮讓訓勉士卒身經數百戰未嘗挫失自兄忠武公陣亾並統其衆與曾文正官文恭胡文忠駱文忠志同道合毅然以平賊爲己任其請假後雖臥疾在牀而每聞各路軍情輒以受　恩深重不獲力疾赴營爲憾忠憤之氣溢於言表時議咸謂公之在營足爲名將在官足爲循吏實屬海內不可多得之才至是疾卒人望鄉評同深惋惜湖南巡撫惲公世臨疏聞於　朝敕照總督例賜卹湖南北江西安徽建立專祠　予謚勇

毅子光瑛特　賞直隸州知州曾文正集參偉世臨奏疏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曾文正撰勇毅公神道碑言公與兄忠武皆負重名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較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文正公之推許公至矣惜乎忠武既以千將驟折而公又騎箕遽去若使身享大年則以公之博籌多算其開物成務之功更當邁於時賢嗚呼豈非扼於命哉

李太守杏春

李公杏春湖南湘鄉人受業羅忠節公學問深醕兼習韜略蔚然有文武材咸豐三年從羅公出山佐曾文正公督治鄉兵明恥敎戰軍律尤嚴文正甚器重之遂統湘軍左營剿平桂東土寇協克岳州武昌敘功以知縣用四年十月破賊於半壁山克復黃梅升直隸州同知爲湘勇中營副統領會武昌再陷胡文忠公檄公剿賊崇通五年八月隨羅公克通城九月進攻崇陽大戰勝之賊棄城走十月進剿蒲圻同參將彭勤勇公擊賊梯木山適逆酋石達開驅衆大至相持一日而賊與土盜合勢益盛圍公營數重公與彭公誓曰男兒以身許國死生久已不顧今日誓必

盡殺此賊各率軍出戰賊忽繞後路入營彭公陣亾公見之急勒馬衝之或勸之走公且憤且罵曰彭參將死我何獨生爲亦力戰而歿把總蕭馥山殉焉公弟把總光熾居營護守輜重聞公死目眥怒裂赴鬬而亡千總彭獻傑把總胡元則劉碧山率中營三百人獨當一面以拒賊賊不敢逼俄而營中火起遂共殺入賊中力竭遇害迨羅公在棗陽督援兵至相距十里而勢已無及矣事聞 詔贈公知府銜蕭馥山等 恩卹如例本胡文忠集

論曰李太守從羅忠節公講學固粹然醕儒也及統鄉兵殺賊屢立戰功殆所謂仁者之勇耶羅公弟子知兵者多而太守與李忠武公尤爲傑出其後忠武克武昌取九江

勳業爛然而太守不幸先死矣是以當世知之者罕然其大節凜凜視忠武豈有愧色哉

彭勤勇公三元

彭公三元湖南人天性忠勇以材官隸提督塔忠武公部下咸豐四年力戰湘潭由守備晉都司七月水師進攻岳州公率寶勇沿岸截擊殪賊自一人斬獲百餘人奪其船同克岳城旋從塔公剿復崇陽咸甯回攻武昌同都司普承堯擊賊於橫溝橋勝之擒僞丞相胡某八月扼守洪山殲斃竄賊無數協克武昌擢授游擊九月隨候選道羅忠節公克復興國十月剿賊於半壁山連戰皆捷盡燬賊壘斷其江中鐵鎖復大破賊於田家鎮克復黃梅升甘肅卽補參將十一月從羅公攻湖口大捷於孔隴驛進剿梅洲之賊尋屯營義甯州會武昌再失守公於五年八月奉鄂

撫胡文忠公檄馳至通城遇賊力戰奪其桂口之隘九月
公從羅公再克崇陽進剿蒲圻值岳州防兵挫於羊樓峝
僞總制楊萬年率賊據梯木山擾壕頭堡以圖牽制我師
復踞崇陽十月羅公使公同候選同知李杏春率寶營湘
營軍往剿二十三日抵梯木山賊拒戰者悉爲我軍所敗
遂焚山上之巢而逆酋石達開適自金陵上竄武昌其前
隊賊突由咸甯而至約六七千公與李同知邀擊之賊驚
而奔明日石逆盡驅全隊二萬餘人來犯而我軍僅二千
公見衆寡不敵乃身先士卒擇隘堵殺連擊數次賊退而
仍返蠭擁如故公耳受礮傷血流滿襟李同知勸公率所
部歸營而身自與賊戰公曰今日誓同生死雖傷何忍獨

歸自卯至申鏖戰五時賊乃敗去明日咸甯賊復乘機聚攻崇陽土盜從而附之勢益洶洶繞公營凡三匝公偕李同知分路堵禦而他賊已自後入營縱火公回馬救之大呼殺賊手刃黃馬褂賊目一人俄以力竭被害事聞　贈副將諡勤勇本胡文忠集

丁都轉銳義

丁公銳義字篁村湖南長沙人家世儒宗孝友能文咸豐四年胡文忠公駐軍岳州訪求人才知公爲湘中佳士手書延之出公遂募勇從征收復崇陽通城通山隨剿九江湖口五年赴鄂討賊連戰於白沙洲八步街金口紙坊咸甯各處勝之六年焚賊葛店之巢追至華容樊口進攻黃州回擊援賊隨同克復武昌省城七年剿賊蘄州破之於上巴河八年二月皖賊上犯越安仁河至蘄州之黃泥畈公隨糧道唐公訓方禦之尋有青天畈南陽河界牌石彌陀鎭諸處之捷先後敘功由縣丞至直隸州同知加鹽運使運同銜是秋七月大帥李忠武公圖取安慶以公所部

義營悉係長沙子弟精銳異常分爲三營命公爲統領將中營參將張嵩齡將左都司張養吾將右遂從李公大軍東下協克潛太等縣會賊於廬江三河鎭高築僞城復設九壘互相犄角官軍不能驟進九月公偕利營副將李存漢毅營副將彭祥瑞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夾之壘克之餘壘亦爲他將所奪賊氣大挫十月逆酋陳玉成李秀成自廬郡來援衆號十餘萬屯三河之金牛鎭白石山謀攻官軍初九日李公使公率張嵩齡張養吾同仁營游擊李運絡等各督所部於初十日五鼓往金牛鎭剿賊黎明遇賊來犯擊之賊敗追逼其壘天忽大霧迷漫賊由左路突出我軍皆驚仁營先潰義營亦退公遏之不能止俄而僞城

之賊與援賊合勢益張甚公所統三營多紛紛颺去乃單
騎衝入李公營中期與主帥共命是夜李公陣亡公與補
用道孫守信激勵將士誓守孤壘以俟桐舒兩處援兵而
賊攻愈急公身受重傷猶督兵勇竭力抵禦相持至十三
日夜四更鉛藥水米俱盡援軍隔絕不前事已萬不能支
公躍馬出戰復受創墮地賊問之大呼曰我義營統領丁
銳義也逆賊要殺即殺多語何爲被羣賊攢刺而死幕僚
同縣人張溥萬殉焉公自感憤寇禍以書生統鄉兵勇不
顧身屢戰皆勝爲人操守廉正心尤誠實不欺胡文忠公
極器重之其在軍營兩遭祖若父之喪胡公援金革之義
堅留之公痛哭不得歸遂以墨縗從征執戈殺賊卒捐軀

以報 國聞者無不哀之後 詔贈鹽運使建立專祠本胡

文忠集

孫廉訪守信

孫公守信湖南長沙人道光季年由供事以從九品需次湖北值湖南土寇李沅發亂大吏檄公同官軍剿平之敘功以縣丞用咸豐二年粵賊竄犯長沙公率鄉勇從諸大將解圍事平署湖北蘄圻縣督治團練紀律森然境內賴以無警洊升同知五年公在洪山防堵胡文忠公知其才檄入湘營總理文案參酌機宜具有智略并與諸將士以意氣聯絡得其歡心咸爲之用六年剿賊樊口圍攻黃州協克武昌尋從李忠武公追賊收復大冶興國以至克取九江由知府升湖北補用道七年復隨李公渡江戰於廣濟童司牌殺賊數千是冬臨江賊逸至興國州偕副將周

寬世剿除殆盡明年擊賊於麻城縣邊界會李公有圖皖之舉從征東下進逼三河十月援賊大至初十日李公亡於陣公與副將李存漢黃勝日周寬世等退守營牆以俟桐舒援兵期保全中軍爲李公復仇無如其地形勢平衍河港紛歧溝澮連屬我圍賊則賊無所施其技賊圍我則我亦難爲功兼之賊衆我寡四面進攻是夜四更他營多破而公誓死不去猶與守備蕭廷玉從九品李肇用尹耀莘等以忠義勉兵勇嚴守孤壘相持四日礮子皆盡碎鼎釜以代賊酋陳玉成使人持書招降公怒斬之至十三日夜靜公率衆奮勇出營衝戰勢不能敵語部卒曰我以一死報　國汝等得歸可記我死所遂揮刃而前力盡被害

事聞　贈按察使銜本胡文忠集

何太僕忠駿

何公忠駿字龍臣湖南平江人居家孝友敦尙信義兼善詩古文辭以優行貢成均咸豐二年中順天舉人應春官試下第歸里會粵賊擾楚公鄉人多起義兵殺賊公亦慨然出家財募壯丁敎以部伍之法悉成勁旅四年賊陷義甯通城崇陽巴陵臨湘諸縣四路侵軼惟公在平江督團練力戰卻之賊終不敢入鄂撫胡文忠公致書於公曰戰功出於書生自虞公采石創之繼之者滁與羅今則有平江君子矣其美公如此旋隨胡公克復崇陽時胡公屯營金口乏軍食公爲籌餉三萬餘緡五年隨羅忠節公克取通城敘功由湖北知縣升候補同知加知府銜未幾胡公

收復武昌招公入大營參贊軍務尋命公增募平江勇得千人八年五月奉檄率營官何英魏福昌同諸大將剿賊黃安克其城七月從李忠武公東征追至三河大軍爲賊所圍忠武戰歿公亦督部兵血戰亡於陣事聞　贈太僕寺卿公材具文武器識過人自履戎行不避艱險前後三十餘戰所嚮多捷其在胡公幕中輯和將士尤喜汲引英俊胡公深倚任之及殉難卹其家甚至案胡文忠復何達夫書龍臣以濟時材佐戎東下方冀從容贊畫悉掃欃槍一展其胸中抱負乃變起非常全軍覆沒元戎參佐文武四百餘員同歸於盡迪庵篠石溫甫浣溪四人而外均不尸還而龍臣忠骸一再求之不獲念之每爲淚下顏常山竟爲虀粉史閣部僅有衣冠丈夫報　國生且不愛安惜遺蛻所難爲情者獨生存者耳然耿光亮節顯揚甚大庭訓益昭固無煩以尋常慰藉之詞進也其嗣子尙稚齒遺腹女雛髮未燥薄賻千兩屬子山轉交均其教養婚嫁之資諒已妥爲位置

遺稿乃其生平精血所在自應壽世有遺集若干卷其弟爾謀付梓沅陵吳大廷爲校而序之大廷有才名公嘗薦於胡公者也胡文忠集參小酉腴山館文鈔

何太守裕

何公裕字伯凝江蘇宜興人國子監生績學敦品居家孝友咸豐初金陵失守公寓居蘇州郡城感憤寇難學習韜略出佐當事團練鄉兵六年潮勇洶洶爲變佐蘇守辥公煥計擒其渠剿除餘黨有功議敘以知縣用七年督兵協克瓜州鎮江晉候選同知會鄂撫胡文忠公方銳意圖賊延訪英俊因秦撫曾公望顏函薦公賢乃檄赴湖北湘營參贊戎機八月公至鄂而湘軍已隨李忠武公東征矣九月公馳抵桐舒即從大兵剿賊二河十月忠武戰歿公亦亡於陣子保三殉焉時胡公聞公死哭曰伯凝父子到營甫十日罹於難是某之罪又曰伯凝不死尚有一將可用

天下人最多將才最少洵可痛也疏奏公死狀於　朝

贈知府保三　贈從九品銜同時初入營而殉難者尙有

劉公運會劉公字星槎湖南湘鄉人讀書有膽識胡公嘗

謂其可備將選以協克九江官府經歷當李忠武旣歿公

猶與運同丁銳義力戰拒賊越四日夜壘破乃死事聞

詔贈同知 本胡文忠集

王太守揆一

王公揆一河南新鄉人道光間進士以知縣需次湖南署道州知州廉仁愛民頌聲翕然咸豐二年四月粵賊至提督余萬清啟西門走賊乘之入公急率兵勇禦之傷重投河民救之得生城竟陷吏議當謫戍塞外巡撫駱文忠公素知其賢奏請留營以備差遣公自痛其不死至以失守斁罪日懷愧憤籌辦軍糈不辭勞瘁四年隨胡文忠公收復常德澧州駐防岳州協克崇陽通城尋移守沌口金口時胡公軍方乏食公朝夕追隨同嘗艱苦撫綏士卒甚有恩誼七年大軍既克武昌總督官文恭公憫公在營多載猶未邀雪乃奏請派往黃州防剿効力贖罪　詔許之會

李忠武公圍攻九江久未克胡公言公之賢乃調赴潯營襄理戎務隨剿湖口彭澤策馬行間親冒矢石連戰大勝八年二月從李公直抵九江城下審視形勢訪得磨盤洲其地高於城左右兩岡連絡下可潛開地道乃選勇士掘土置礮四月轟擊數次城垣多壞初七日李公使公督副將李續燾等首先登陴賊不能禦遂克之是役也公爲參謀其功居多胡公疏奏於　朝乃有開復原官之　旨是秋七月復從李公東征克復黃安潛太湖等縣十月李公戰歿公亦與訓導萬斛源吳立蓉儒士鍾國彥等出壘衝擊俱力竭陣亡事聞公　贈知府斛源立蓉　贈知縣國彥　贈縣丞斛源興國州人立蓉國彥湘鄉人皆以積學

李果愍公存漢

李公存漢湖南湘鄉人材武絕倫咸豐三年曾文正公奉詔督治鄉兵長沙子弟從之如雲公亦應募入籍旋隸李忠武公麾下轉戰湘鄂所至爭先陷陣以勇健稱累官至游擊統領利營七年十月協克湖口以參將用 賞戴花翎八年四月大軍圍攻九江公率所部從小東門先登同諸將克其城擢升副將七月忠武公東征公為前驅直逼三河摧其九壘會援賊麕集十月初十日官軍敗於金牛鎮賊乘勢掩至忠武親自出戰而令公與毅中營副將彭祥瑞左仁營副將黃勝日湘後營副將周寬世嚴守壁壘俄而彭祥瑞走賊踞其寨以絕我軍去路是夜三更忠

武戰歿公急督所統利字三營竭力禦賊四更利右營破公猶衝入忠武自帶之中右營圖保全士卒而湘後左仁營又破惟忠武舊部感恩無去志公與運同丁銳義曉以忠義誓守孤壘至十三日夜鉛藥水米俱盡桐舒援兵隔絕不前公知勢不可爲急率勇夫向東北突賊圍越濠浮水奮力衝出得脫至桐城者僅什之二三耳十九日逆酋陳玉成來犯公偕副將雷風雲李集賢參將趙友材逆戰自午至酉俱力竭死桐城之軍悉陷而知縣謝嗣湘縣丞李景均訓導許恆亦各殉焉嗣湘景均湘鄉人恆益陽人皆在軍營多年操守清廉不避艱危者也事聞公 贈總兵 予謚果愍雷風雲等及嗣湘均 恩卹如例 本胡文忠集

勵行素爲鄉里所推重者其入軍營辦事守正不阿忠勤奮發胡公極稱許之云胡文忠集參駱文忠奏議

忠義紀聞錄卷第六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七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忠勇公祥厚

祥厚公字寬甫宗室氏滿洲鑲紅旗人道光季年爲江甯駐防將軍政尚鎮靜兵民安之咸豐三年正月粵逆洪秀全由武昌東下總督陸公悉師往禦至老鼠峽皆潰上命公爲欽差大臣督師剿賊賊已於二月朔日長驅逼金陵總督潛自九江遁回居署不出城內空無一兵祗有團勇數百公率滿軍三千偕提督福珠洪阿副都統霍隆武督諸將分守各門令佐領炳元選八旗精銳二百五十人駐盧龍山爲策應而江甯城周九十六里垛口萬五千有

奇兵寡不足以守公日盼望援軍杳然無迹賊方繞城築壘二十四踞報恩寺俯瞰城中晝夜以巨礮環攻公督將士禦之甚力初十日五鼓靜海寺地雷發陷城數十丈賊蟻附而上炳元持矛直前大呼曰 國家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存亡呼吸間我輩當効死衆奮激願從適佐領輝漢太馳至遂共擊殺前敵逆酋數十人餘皆敗竄炳元逕抵缺口身當其衝凡悍賊冒烟直上者以長矛刺之應手仆相持逾一時天微明有賊暗施火槍炳元隕於陣子前鋒海朝步甲海壽均死之賊復由水西門梯登輝漢太亦戰亡（案上江志忠義譜輝漢太字子辛事繼母極孝人無間言）外城陷公急同霍都統率所部巷戰勢不能敵乃退屯通濟門守內城滿營婦女亦

提刀登陴人人存必死心俄而福提督與協領伊伯訥和謙佾在儀鳳門戰死協領色勃星額驍騎校尉善慶在太平門戰死佐領成玉在聚寶門戰死防禦連奎在神策門戰死案忠義譜善慶字積卿精顏柳書法賊趨臺城善慶往禦手移巨礮擊之勢不敵慟哭投城下死成玉字琢如賊攻城矢石如雨成玉手藤牌往來女牆間賊不敢登及城陷死之叔母關氏妻張氏子松茂幼子三女一皆殉賊遂聚而攻公公在城上麾衆拒戰相持二日矢盡力竭見四面火起賊洶湧如潮知事已去乃嚮北再拜自剄死霍都統及協領德祥防禦松亮恒喜前鋒來慶武舉三音額薩勒洪額皆赴鬬殁焉賊入內城佐領托多洛猶里騎血戰子舒錦從其後於鑲白旗界戰死餘如協領奎光前副將伍郎阿參領常錫齡亦俱殉難案忠義譜奎光字益之性好山水嘗

於王荆公半山園築輯光別墅戎政之暇賦詩自娛至是偕妻巴氏從容死謚敏節常錫齡字靖之漢軍人父早卒母關氏撫之成立嘗侍母疾屢旬不解帶疾獲瘳將軍某聞而重之授以驍騎校謂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以勸孝也由防禦升參領賊逼金陵錫齡請將軍祥公署日夜議戰守不復歸家內城陷罵賊不屈死妻趙氏同殉駐防男女死者共四萬餘人事聞公贈太子太保 予謚忠勇將士 賜卹各有差上江縣志

論曰賊自破武昌驅其衆順流而下敗陸制軍之師於九江皖城隨失其燄如火之熾金陵守兵既單又無外援欲望金墉之固其可得乎然而祥忠勇公率其部軍慷慨登陴猶能相持十有餘日可謂壯已城雖終崩大小將領下逮甲士以及婦嬰咸願死綏而不求生八旗之旅遂人人無愧乎節義忠貞豈非 國家深仁厚澤之報也哉

祁文節公宿藻

祁公宿藻字幼章一字子儒山西壽陽人大學士文端公寯藻之弟也道光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是秋與同館生葉聲揚乞假歸途次雄縣聲揚歿於旅舍棺殮皆公任之人高其誼明年授檢討二十四年爲廣西副主試尋授黃州知府洊升廣東按察使擢湖南布政使咸豐二年調江甯值粵寇陷武昌警報迭至總督某率軍十萬防堵九江公以會城空虛設籌防局招募壯勇命諸生張繼庚李翼棠王金洛統之三年正月官軍潰於小孤山總督遁歸閉閤託疾公與鹽巡道涂文鈞督糧道陳克讓知府魏亨逵等謁之皆不得見（案上元志忠義譜涂文鈞湖南嘉魚人陳克讓奉天承德人魏亨逵直隸昌黎）

人皆進士城陷均死之乃歎息而出急偕屬僚內撫居民外籌軍食經營防禦竭盡心力未幾賊薄城下公令諸生翁鯤增募勇丁以助城守案上江志忠義譜翁鯤廩生奉檄募勇四百人巡西北城及城陷退至雞鳴山之麓與從兄模塼兄子大椿大純巷戰死從孫長恩年十四聞之賦絕命詞四章自經模塼妾高氏仰藥死復遣張繼庚等率敢死士千餘人與賊戰反爲城礮擊散公遂發憤嘔血賊攻南門守者日晡尙未得食有民人汪松厓炊秔飯并寒菜自擔餉之案忠義譜汪松厓業畫工性慨直有古風賊圍金陵自擔菜餞餉守城者軍人方饑食之如飴城陷積薪樓下驅其妻王氏妾樂氏子師子於樓上焚之自投大水缸中創滄死公方登陴巡視見之泣曰好百姓我曹負之矣病益劇家人請回署不從正月晦日卒於城上王金溶經紀其喪越十二日而金陵城陷事聞　上憫公之積勞死事　予諡

文節建立專祠本上江縣志

論曰自武昌失守方伯祁公即籌防金陵而制府置不省迨九江師潰賊長驅而至金陵之登陴以守者駐防軍外大都市人爲多烏能敵方張之寇哉然公盡瘁王事可謂忠已上江志贊公曰文節儒臣志阻身殲嘔血化碧殉城最先讀之洵令人太息也

劉武烈公同纓

劉公同纓字冕垂一字清溪江西石城人由拔貢爲江蘇試用知縣道光二十一年署上元篆廉潔自矢民皆愛之適値番船犯順供帳軍旅備著勤勞歷攝他邑均有政聲晉同知銜咸豐元年補授上元興利除弊知無不爲明年賊陷武昌公聞警輒籌辦防剿動中肯要而事多掣肘不得施三年二月賊逼金陵前驅至窰灣居民因其掠驢馬也憤擊之公請開門助戰以挫其鋒主者不許而賊大益衆民敗走由是城遂坐困公與江甯知縣張公行澍督團勇晝夜巡城廂搜戢奸宄因守者乏食發倉米餉之諸生張繼庚請仿古火城法以禦賊公以其說告諸制府復不

見從初十日儀鳳門陷公率團丁巷戰勢不敵返署以硃筆大書願以身代毋傷我民八字榜之署前尋朝服坐堂皇有賊入睨之曰此劉青天也不可殺脅以出公大罵遇昇平橋奮身投河死案平定粵匪紀畧劉公坐堂上見賊大罵賊怒擁至城北縛樹上攢射之毀其支體閱三日有夜行者見榛莽中白光上騰諦視則尸骸狼籍一腿猶着韡光自韡中出探之得一手摺條陳六事結銜上元知縣劉某始知爲公因异其遺骸潛瘞淸凉山麓與上江志云公投水死異張公亦遇賊龍王廟被害張公字瀚門河南祥符人道光十七年進士由泰興調繁江甯云公旣死難事聞加贈道銜　予諡武烈張公　贈知府銜均祔祀金陵昭忠祠上江志參憫忠草

論曰劉公循吏其死也金陵人無不哀之至今上元祀之名宦夫寇亂以來州縣之吏殉難者多矣然必平日德政

及民而臨危又大節錚錚乃益爲可重耳噫如劉公者宜其馨香百世哉

曹太僕森

曹公森字寶書江蘇上元人祖庚舉人著有且想齋藁父含暉名諸生兄淼副貢生以孝行稱公幼而好學中道光二年進士官山西榆次知縣升忻州知州署大同知府所至皆有惠政久之以母年近九十乞養歸逾年母卒服闋未及赴補而粵寇之禍作由武昌東下江甯戒嚴總督陸建瀛以公有吏材奏請留辦籌防局咸豐三年春官兵大敗於九江賊長驅至金陵逼城環攻公隨將吏守堞晝夜巡警無懈志其分守之地近朱莊恪公祠公預與家人約曰脫事變可會於祠此吾死所也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地道火發城垣毁賊攀堞而上將軍祥忠勇公禦之勢將不

支會公率練勇至併力奮擊賊始退方督勇繕完城缺爲固守計而賊已從西南各門梯而登惟時練衆紛然皆散公知事不可爲步行入莊恪公祠家人亦先在焉公語以今日一家併命毋爲賊辱語罷奮身投池水淺不得死乃與妻李恭人對縊桑樹下曾孫女得姐安姐咸大哭從死公季弟士鶴之妻管氏自縊不死憤甚以石擊腦腦裂蹈地而絕公孫諸生裕昆恐人救先閉戶以身障之取巨石連擊腹嘔血盡碧踰時乃死而士鶴後官陜西亦殉難士鶴字季皐道光二十年進士歷宰淸澗城固宮平諸邑錚錚著聲湖北巡撫胡文忠公嘗言之於秦撫曾公望顏稱其人品可加拔擢及瑛棨撫陜西始調知渭南地多回匪

伏莽士鶴擒其渠楊不化置之法巡撫上其功以直隸州升補賞藍翎同治元年粤賊陳得才合川賊藍大順自蜀竄秦勢猖獗渭南當其衝巡撫知士鶴必死於職然惜其才檄使下鄉團練士鶴曰此欲活我也使吾苟活何以見吾兄於地下終日登陴巡守而賊盛兵單不能禦四月二十四日城陷賊入署士鶴衣冠懷印坐堂上罵賊死繼室蔣氏殉焉疆吏奏聞并舉公殉節江甯事奏　旨有一門忠烈之褒公　贈太僕寺卿銜士鶴　贈道銜祀金陵昭忠祠公叔弟士蛟字士龍舉人蕭縣訓導爲人磊落有斷制文亦踔厲雄偉著有爐餘草上江志參粤匪紀畧

論曰太僕曹公歷官山右夙著循良之稱及遇寇變執戈

登陴捍禦不怠忠已賊既陷城從容以死家人化之赴義爭先殆正氣萃於一門哉若夫季阜觀察之在渭南誼不苟活錚錚之節與乃兄後先濟美宜　朝廷之褒䘏有加也

王知事金洛

王君金洛字蔗鄉江蘇上元人少疏放不羈後折節讀書補諸生爲詩文有奇氣（案上江志藝文王金洛著有蔗餘軒詩畧）與同里張繼庚金鼇友善三人者同以志節相切劘也嶺嶠寇起君聞之叱咤曰天下承平久是雖小醜恐大爲東南禍吾儕挾三寸毛錐子焉能殺賊哉遂棄舉業習韜略咸豐二年冬武昌失守賊船東下江左大震繼庚以君知兵言於江甯布政使祁文節公延入幕君條陳守禦計甚備文節告諸陸制軍不能用也明年賊陷皖城長驅攻金陵君從文節登陴固守時制軍自九江敗歸闔署門謝客文節憂憤嘔血死君經紀其喪未幾城陷君猶偕其兄弟監生誥諸生

濩及從子爲璧琮璧督勇守城之東北力戰手刃數賊以賊多勢不能支乃還家驅妻徐氏女菊姑赴門外陂塘中繞而大呼見妻女死復入室題詩於壁洞開重門踞几挺劍賊來卽叱斬之凡斃十有二人後一悍賊至君手持之入陂塘同歿誥濩爲璧琮璧亦死於難已而官軍剿賊繼庚謀內應君族人芮炎金璧植璧鴻璧奎璧珠璧皆同謀事洩盡死賊窮索其家於是君嫂節婦余氏及誥妻陳氏女賞姑濩妻許氏女松姑芮妻芮氏炎妻朱氏全璧妻馬氏國棟妻夏氏女大姑二姑三姑著妻沈氏僕婦某氏俱被害事聞以君死事最烈　詔贈鹽運使知事建專祠家人祔祀焉本上江縣志

論曰王蕉鄉文學與金偉軍張炳垣同里相契其初皆彬
彬雅士也一朝變起炳垣以圖賊死名最著而蕉鄉城破
巷戰卒以全家殉之何其勇而烈哉當蕉鄉死後一日偉
軍亦從容自縊可謂同蹈於仁矣三人中偉軍齒爲長云

張典籍繼庚

張君繼庚字炳垣江甯人父介福道光六年進士官湖南保靖一作桃源知縣君少能文案上江志藝文考張繼庚著有舉義文存補諸生食餼於郡庠爲人倜儻有志節以家貧游幕湖湘間咸豐二年粵賊洪秀全犯長沙君從湖南布政使潘忠毅公鐸縋城入守八十餘日圍始解忠毅欲上其功力辭之策賊必東竄而母諶孺人年老亟歸金陵布政使祁文節公宿藻奇其才延入幕主籌防事君慮江甯城大守兵單弱請增募壯勇舉諸生李翼棠等統之又以其友王金洛知兵薦與共事三年春官軍潰於九江賊逼金陵君募南城舂者得敢死士千餘人與賊戰爲城礮擊散祁公發憤嘔血死

時賊攻儀鳳門急君又爲上元知縣劉武烈公同綴畫策請仿古火城法於城內開濠積薪城上築兩牆爲孔以出火器城下兩旁設牛皮柵內伏精兵以堵來路劉公以其說進制府格不行二月初十日儀鳳門外地雷發賊蟻附登君與翼棠及其從弟繼辛諸生侯敦詩武生許長青王仲德等率所募勇三百人往禦而他賊已由西南兩門入城遂陷衆巷戰死君負傷還家急以其母與祁公眷屬託戚友護之出城而身赴屋後池水不沈旋爲賊見逼充書記自念死志已決欲將有所爲姑隱忍就之乃變姓名爲葉芝發混迹賊中久之會大帥向忠武公綍軍至駐營孝陵衞君聞之大喜誓圖翻城立功欲用間結賊黨爲內應

有吳偉堂者君同縣人嘗賈漢中凡楚人爲賊者多所素識至是佯受僞職而心實怏怏也君偵知其情遂因偉堂與諸僞官結納爲忘形交一日飲酒酣謂諸人曰公等毀家室去鄉里身經百戰攻下十數城以有今日然祿纔足果腹父母妻子不相見以公等之才何鬱鬱久居此耶皆不答有泣下者君知其可用遂反覆勸以反正且曰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與吳君以爲說皆感諾許各率所部以應於是君與諸生周葆濂（案上江志耆舊錄周葆濂字還之與廩生楊得春居相近朝夕切劘不屑以凡近自待著有且巢小草）布衣吳長松（案忠義譜吳長松誘賊以船采薪潛載人從水關出所全活無算後內應事洩逸出）宛正惠及浙人金樹本定謀糾合鄉人數千密使諸生金和李鈞祥何師孟等出報大營

而悍賊張沛澤實同謀中悔首其事死者衆君以擯名得免九月中復遣人上書向大帥謂水西門賊所不備有船可渡太平門近鍾山由山越城易爲力近臺城之後湖有賊捕魚船可渡師緣城其近城賊壘渠魁皆受約束事必可成大帥亦以書報之君益自奮勵結死士張鴉頭劉隆舒呂長興潘萬興朱桂楹等礪刃以待乃大營期約屢爽七上書速之日夕盼官軍至雖婦孺皆知其事賊稍稍聞計垂洩君憤極嚙齒盡碎泣謂其友曰事急矣吾當自往潛縋城下詣大營痛哭請師期諸將皆感動而大兵復以雨雪爽約一日君出遇張沛澤於途唶曰此葉芝發也執以告賊遂被囚賴君百端辨雪復以計使賊殺沛澤而內

應之心益急遣同志者促大軍踐夙約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金和等再至大營引官兵十餘人易賈人服入城與諸生賈鍾麟柳之麒等

案上江志柳之麒江甯諸生與張繼庚友善繼庚謀內應之麒與焉僞泥水匠中給賊曰城中無善坊者吾所識皆在外當出城招之遂潛赴大營引官兵八人入雜匠中操作迨師期定之麒導人登陴殺賊外援不至事洩之麒亡去妻金氏素明大義其先聞夫謀曰君當努力姑雖老有我侍無憂內顧也至是賊索之麒家屬窮治之金曰吾夫見事不成憤而出且引大兵速攻城旦夕殲汝曹矣賊怒支解之其姑王氏及夫女弟之適陳者與甥陳二官同被害

率君所結死士先伏神策門延大軍全隊至爲一鼓破城計會賊於是夕增城柵鍵以鐵鎖堅不可啓衆遂先殺巡更賊以匠斧斫水柵琅琅有聲覺其半城賊驚起六品軍功田玉梅及張鴉頭等先衆上城奮斬守城賊十餘人於外以召大軍大軍卒徘徊不進天

漸闍東城上之賊見我師之旗競吹角角聲四沸援賊麕至我師遁玉梅跳免賊首楊秀淸懸賞大索城中爲內應者有醫生沈某知張鴉頭所居遂被獲窮詰不得主名乃益疑君日加榜掠楚毒備至自脛以下皆骨頭面血模糊指寸寸斷君每受毒輒鬚髮怒張目眥裂大罵然終無所承自知旦夕且死憤賊逋天誅欲藉此以翦其心腹見前廬州知府胡元煒爲僞官在坐乃躍起大言曰事已不成徒苦何益若固官江南知江南士民孱弱非楚粵死黨合謀誰敢爲內應者賊渠信之令指實君佯曰我憊甚不能盡記憶得爾冊則可一一指冊至每指一人賊輒殺之横尸於東門者三十五人賊渠旋悟頓足曰中若計矣令速

殺之君臨難陽陽如平時呼天作絕命詞有自圍城出者傳其斷句云拔不去眼中鐵嘔不盡心中血吁嗟窮途窮容抱烈士烈殺賊苦無權驕賊猶有舌時咸豐四年三月初六日也案平定粵匪紀畧金陵虞生張炳元倡內應咸豐四年正月與大營約賊以正月七日爲元旦不設備乘間攻東門暗結守城僞官陳桂堂斬關相應至期陳桂堂於前一日調守七里洲炳元復親至大營謁福將軍與與計引軍功田玉梅等九人潛入城約同志吳蔚堂金麗生宛姓等五十餘人分伏機匠及種菜各館議俟大兵至城下斬守門守礮諸賊開城以迎約期未定炳元往南門欲辱說數人爲後路接應途遇陳桂堂之書使張沛澤知前謀執白僞侯黃玉崑酷刑鞫之備極慘毒炳元言沛沛澤吸食鴉片烟託買未給故挾仇相誣賊搜沛澤館果得烟具遂殺沛澤復提炳元至北逆韋昌輝僞府遇害與上江志所載互有異同 後買鍾麟逸出投大營陳君死狀向忠武聞之嗟歎泣下奏其事於 朝

詔贈國子監典籍建立專祠蔭世職雲騎尉君無子以

從子承豫嗣上江志參顯志堂稾管嗣復撰傳

論曰洪逆之踞金陵也志得意滿與楊秀淸等日事淫樂又遣僞酋襲取揚州鎮江又分衆渡河北犯其在建業者醜徒實不過萬餘耳張君炳垣陷身賊中志圖報　國與諸義士計結凶黨潛通官軍思爲內外合攻之舉何其忠且勇也設使大帥此時感包胥之慟哭賦無衣而出師不爽期約虎旅直至將見內應有人斬關以待何難入臺城而縛侯景乎奈何老將持重懾梟獍之虛聲屢狐疑而不決卒使多魚師漏賊備日嚴兵臨城而盤桓致角聲之四集事敗垂成誰之咎歟而張君奮常山之舌甘炮烙之刑百死不屈且以剸其心腹英魂毅魄激宕雷霆豈非古今

之烈丈夫哉

案張炳垣丙應之役同死者見於上江志忠義譜其弟繼辛覲保之外有李翼棠李振鏞張士義許長清王仲德劉隆舒呂長興朱碩齡侯敦詩侯敦泰侯敦豫王芮王茨王金璧王植璧王鴻璧王奎璧王珠璧俞德綏俞甫之虞全錄毛禾生胡大諸人此外如周葆濂吳長松宛正悳金樹本金和李鈞祥何師孟潘萬興朱桂楹賈鍾麟柳之麒姓名不載於忠義譜惟散見於炳垣及張士義傳中想皆事敗而遁出矣然而死者固烈生者亦不失爲義士故附記之

張義民士義

張士義（案上江志祠祀考張公繼庚祠以與人張仕義祔祀仕義當卽士義）乳名鴉頭（案甕牖餘談作劉鴉頭）江甯人家居城東故無藉而任俠有肝膽能急人之急人畏而重之於是鴉頭之名噪鄉里閒咸豐三年江甯城陷士義結素所狎者醉歌一室若無事然諸生張繼庚謀內應聞鴉頭名欲招致之商諸同謀有劉隆舒者業金珠與之習躍然曰我試爲君約乃與朱桂楹呂長興朱碩齡同詣士義家告之故且袖短刃兩柄授之曰汝能殺賊當以功名顯士義慨然曰我何人諸君乃下交如是我素聞張先生今之烈士請共殺賊洩憤富貴非所望也遂見繼庚與之盟遣人至大營訂師期內外合攻冀一舉破

金陵城至期士義與桂楹長輿隆舒碩齡諸人伏神策門以待官軍夜半登城見粵賊手紅燈騰身斫之擲首陴外以爲信復殺賊十數而大兵不至城下又增水柵甚堅刃之有聲柵半毀城賊驚起士義知事不成遂遁血淋漓濺履上灰壘塗之明日賊閉城大索不得懸重賞購斬關者士義鄰人醫生沈某知所爲洩其事遂被執炮烙之窮其主名士義叱曰賊子欲殺則殺主名終不可得也天下人皆欲殺汝豈獨我張鴉頭哉卒不吐一人遂與長輿隆舒碩齡被害於三山門外士義目光如電至死罵不絕口桂楹竟獲免未幾沈某出城爲軍校杭一清所執伏誅案曾闕復撰張繼庚傳有劉鴉頭者炳垣所募健兒能手刃十數人者也隸賊官沈獸醫下慮事洩禍且不測欲逸出而賊法

凡因事出入皆有僞官符券謂之關憑以爲信非是則守城賊拒不令出入劉恃沈素同里開當援救密以情告龔得關憑爲脫身計沈賺得事實遂以告於僞東王楊秀清拘炳垣與鴉頭鴉頭被執時語人曰事由我泄願以一身當之不甯死不波累人所以報張君也及被賊搒掠無完膚矢口不吐同謀一人炳垣至敎之曰汝盍誣沈與同謀賊必並殺沈不猶愈於徒死乎鴉頭從之沈聞劉反噬急遁去賊信鴉頭言捕沈甚急時城外官軍聞沈媚賊僨事皆切齒亦懸金購之沈夜伏林莽惶懼無措自投村民求救村民縛送大營支解之又案上江志杭一淸高滄人寄居江甯有膂力善刀槊城陷脫圍出居秣陵關從江甯知縣王某帶勇勦賊以戰功得六品銜四年秋從賊之沈醫生逸出遇於東善橋一淸詫曰此非沈內應事之沈某耶吾鄉張炳垣先生及張士義劉隆舒朱碩齡輩皆死於若手是烏可釋遂執詣知府鄭公濟美鄭公令一淸手刃之剖腹取心馳報劉隆舒之弟後復從其相識高德泰貸金以買馬曰吾有馬可馳賊中取讐人頭以洩忿六年大營將潰一淸先回里結團禦賊斬馘甚衆賊大至偵其勇懼且忿購得之剝皮死

同治三年六月大帥曾公國荃克復金陵奏卹

士民之死於難者以士義祔祀張繼庚祠上江縣志

論曰自洪逆盜金陵其毒愈熾張君炳垣奮然而起效南霽雲請師之舉藷段太尉圖賊之謀可謂壯已然而張君猶可曰讀聖賢書忝在庠序也若張鴉頭與劉隆舒諸人皆混迹里閭並未嘗章甫逢掖號稱儒生不過如古賣漿屠狗一流人耳而能聞義踴躍矢志報　國及乎事之既敗鼎鑊刀鋸甘之如飴而終不累及於同志視明季顏佩韋諸君魄力之雄直爲過之古云燕趙多烈士今以張鴉頭之事觀之吳人慷慨豈在荆卿高漸離下哉

田大令玉梅

田君玉梅字鼎臣四川酉陽人案豫軍紀畧作湖南人好讀史傳下筆千言貌文弱而多力屈其臂數人不能伸性倜儻家貧喜結客不知生計弱冠後輒出門遠遊海內名山五嶽歷其四每遇險要形勝古人戰爭之處必停轡登眺蓋其志趣固不羣也咸豐二年冬粤寇入長江將犯金陵君方在京師慨然思討賊立功驅車南下至則江甯已陷大帥向忠武公屯營鍾山督師攻城不能拔君欲謁見獻策而羈旅無與通其鄉人有駐善橋營者往投之居數日適縣丞胡恩爕以公事道經善橋見君懽若平生君出所著論示之皆切中時獘恩爕奇之爲言於太守趙某趙召與語亦

歎爲異才乃薦諸大帥給軍功六品銜當是時江甯諸生張繼庚謀翻城應官軍陰結義士相機而動潛遣人至大營上書者再而幕府終躊躇不果君乃說大帥曰官兵圍賊今既數月無水師以扼其吭僅城之半耳城高而備多急攻之無益也聞城中有內應者請先爲公入覘其虛實大帥諾之而張繼庚亦以日久恐洩親來大營見將軍覊輿痛哭告其事大帥遂遣君行君固機警絕人效賊裝挾匕首至江東門卽賊出入要道所謂買賣街也君手持筐實以餅餌魚肉若買而歸者遂自水西門入訪內應者之居召諸人與之謀復遍歷賊巢習其言語號令又至各門覘其路之寬隘遠近爲進兵計皆默識之越三日復自西

門出孑然孤身守者眈眈視君故從容坐城闉若有所待少頃遙見一騎來導從數十輩君遽拂衣起曰至矣昂然出守者以爲同黨也竟不之詰君歸至大營備述其所經且言內應頗衆但散處不相聚似不可恃惟官軍向神策門進守者寡距僞署稍遠賊卽知有變不及救或可濟也大帥從君言君於是復入城告衆以期而衆以賊耳目多瞻顧未行事久竟洩繼庚被執堅不肯承密遣同志者告君促大軍速至君遂潛身再出言於大帥謂繼庚雖失陷義民甚多但志猛而氣怯難以專任某已結壯士五人必挈以共往大兵繼之而後可圖帥曰吾當以軍應汝此大事好爲之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君同其徒五人案平定粵匪紀畧作

軍功田玉梅等九人易賈人服入城率諸義士賈鍾麟柳之麒張鴉頭等夜伏神策門延大軍為破城計君道遇邏卒斬之守陴者悉熟睡亦殲焉偽參護臥堞樓驚而踰垣君以矛衝其喉擲頭於外遂下城將令諸人合攻守門賊而斬關開門則阻於柵不得前蓋賊於是夕新立木柵高而堅鍵以鐵鎖守賊悉在其內列礮外向稍覺礮即發無所避天將曙夜巡者見城上死者纍纍知必有變嗚嗚吹角他處亦應之君曰噫事敗矣賊且大至宜避之乃皆退而匿已而賊兵麕集大譁下令閉城大索收百四十人殺之城啟君竟偕五人出案豫軍紀畧田玉梅入江甯城事洩內應者為賊磔死玉梅乘賊亂偽為捕逐奸細者竟脫去先是大帥與君計遣諸將如期往至是夜軍至城外天

明而門不開忽聞角聲四起城上旗幟簇簇知謀不成遂整軍回咸太息曰田生必死矣及君脫歸衆益奇之大帥以君爲能將賞以官君上書謂內應既無功則惟鼓我士氣以下此城將不可使怯兵不可使驕語太激拂帥意乃寢其賞君復往依趙太守亦無所用之會蘇撫吉勇烈公督兵鎮江或有言君者署爲軍校經數十戰吉公旋敗於九華山君功遂不得敘後赴湖北軍營胡文忠公以君有膽略堪任戰疏奏其材保舉以河南知縣用適值捻寇大擾中州豫撫求援於楚大府檄君往剿屢戰皆捷然狂氛方熾未易撲滅軍士力且疲而巡撫某益趣進兵十年八月君從提督承忠勇公擊賊於汝陽城南之野豬岡力戰

陣亡

案豫軍紀畧咸豐十年七月田玉梅從提督承惠躡賊所嚮敗之於稽集繼而又有老冢寨廟灣官莊之捷賊奔汝南之北水屯時捻徒四五萬而官兵僅數千且以奔命而疲提督復爲巡撫慶公所劾奪職示貶提督愈憤誓滅賊以雪恥八月六日軍抵野豬岡賊大至鋒甚銳我軍連壓不動賊皆噤聲死鬭自日中之暮我軍氣不利賊又從大石橋鈔襲後路提督身負數創猶奮呼衝殺軍潰死之玉梅與知府王榮烈副將王居廣參將百順遊擊苗玉榮等均力戰陣亡承惠因將材王榮烈田玉梅皆勇敢善戰爲賊所畏其死也全軍爲之奪氣事聞

恩卹如例君爲人風雅自喜軍暇頗嗜吟嘯出則輕衫被玉手致翩翩絕無武士習氣然每與同志者言及時事則性情激憤目眦裂恨不得尺寸柄爲　朝廷殺賊嘗大言曰某百無一長惟不敢愛此身置國事於度外苟有用我者雖死不惜耳卒剿劇寇殁於行間遂其馬革裹尸之志可不謂之奇男子哉 孫文川撰傳參上江志豫軍紀畧

論曰田大令入江甯城與內應者謀納大軍上江兩縣志
平定粤匪紀略及馮景亭顯志堂稾俱載之然皆因張炳
垣而牽連以書故其事不詳惟孫澄之撰大令傳言之最
悉嗟乎嗟乎大令在大營時名位甚微而乃三入虎穴刈
賊如草事雖垂成而敗而膽智則迥絕人矣惜乎主者惡
其言直擯之不用設使大帥能愛其才付以精兵千人自
爲一隊吾知出奇制勝功名不下於嘉慶間羅桂二公而
乃棄于將如鉛刀俾鬱鬱無所試晚遇胡公方以河南一
令爲發軔之始而值妖氛大熾力疲於奔命竟以衆寡懸
殊剿賊以死哀哉然報　國之忠至今猶凜凜如生軍興
以來固多奇士若大令者尤其傑出者也

案曰孫澄之田大令傳敘事頗詳贍而內應用虛寫又不記年月未免近於小說家伎倆余故補入張繼庚賈鍾麟諸人并書其伏兵登城之月日其事俱載於上江兩縣志可攷也澄之又云玉梅後隸依勝帥麾下剿捻匪死於潁亳間亦非也此時河南督師乃巡撫慶廉非勝保而玉梅實從提督承惠陣亡於汝陽之野豬岡考據亦不確至胡文忠於咸豐十年尚薦舉玉梅王紫詮遂疑玉梅猶未死不知豫軍紀略明言十年八月六日玉梅戰歿奚疑之有今皆一一改正俾知稗官野史之文亦當信而有徵庶可傳後云。

忠義紀聞錄卷第七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八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鄒壯節公鳴鶴

鄒公鳴鶴字鍾泉江蘇無錫人道光間進士爲河南知縣嫻於吏治洊升開封知府值中牟河決水及城闉公捍衞繕修仍復舊觀民皆德之案國朝詩鐸林文忠公題鄒鍾泉開封治水紀畧詩曰狂瀾橫決趨汴城城中萬户皆哭聲孤城障水城垂傾危哉公以一手擎是時在官同震驚民謂非公吾不生撫部聞災洞輿情援公郡符安徧氓公所自信惟一誠死守誓與陽侯爭肝膽披瀝通神明億兆命重身家輕禦水難於禦暴兵四圍激齧鋒莫攖城頭白日遊赤鯨麗譙夜聽鮫鼉鳴公親暮鼓喧軍鉦衣不解帶巡嚴更始爲搴茭刈榛荆繼下塼石聲匉訇連旬苦雨不肯晴上淋下潦溝澮盈萬難之際爾專精焚香告天心自盟峭陂斜堰高崢嶸逼走急溜開中泓歷伏秋汛及霜清寢食於城城可嬰渡民避水舟筏迎濟饑餺飥兼粥餳全活老稚蘇鰥惸是冬鳩工依定

程河由地中順軌行奈何羣議紛縱横欲遷洛邑重經營
咄哉此論乖輿評三誥奚必同盤庚斯城仍特衆志成沭
民困久尋遷江西糧儲道進按察使擢順天府尹以天下
茲乃亨
承平久疆吏宴安患根已伏屢上封事欲立功名自見咸
豐元年洪秀全亂嶺右上特命公巡撫粤西臨行召對
親賜之詩寵賚甚渥迨公抵任相國某公亦督師至京
旅及各省軍雲集嶺嶠征戰調發權皆屬於帥府巡撫惟
籌糧餉以供軍需而已帥素有賢望而疏於戎略不能馭
將左右又無正人兵事日以大壞三月賊自永安突圍竄
犯桂林時諸將皆領兵在外會城空虛祇有撫標兵及鄉
勇不過二千人公同布政使吳鼎昌副將馬龍知府張敬
修等率以登陴親自拊循言與淚下俄而提督向忠武公

從間道至公心稍安洪逆踞得月樓瞰我虛實百計進攻公與向公竭力禦之會援軍亦齊進寇乃宵遁是役也省垣被圍三十有一日公誓以身殉晝夕在城上與士卒同甘苦巡壘枕戈目不交睫危而僅安形爲之憊旋以全州陷爲大帥所劾褫職回里嗟乎公在粵西可謂勞臣全州之失由於將士不能堵截任其豕突出郴貴臣不知罪己反以自簡從事是非顚倒亦云寃已然公自罷歸後絕口不談前事間與二三故交買棹攜杖遍探慧泉九龍之勝倩畫史繪圖以題詠方將優遊泉石終其餘年而不料賊走湖南且下竄江皖矣會大臣有薦公協守江甯者　天子從之公聞　命急出而任事馳至金陵官兵已敗於小

孤山九江安慶皆陷三年二月賊遂直犯江甯軍民咸惴惴無固志公從將軍祥忠勇公守城初十日賊破鳳儀門公督兵往救至三山街被害當城陷一夕前公見勢必不濟自賦絕命詩曰太倉半粒粟滄海一微塵人生百年內忠盡義乃純蓋素志早定也始公為諸生時夢入冥府有人示以洪水為災官止四品八字醒而識之及守開封黃流灌城自謂必死既而水退無恙至是再起廢籍殉難金陵　卹贈道銜方知洪水乃指洪逆監司正屬四品事頗可異後　朝廷念其忠　詔復巡撫原官　予謚壯節

憫忠草參粵匪紀畧退安筆記

論曰鄒壯節公宦豫最久喜振拔單寒士多趨其門又嘗

補刻河南通志一時賢書翕然及後出撫粵西寇欲方張而能苦守桂林亦不負危疆之重任況乎歲寒之操克完貞節耿耿此心可仰對 九重矣公著有文集李大令兆洛言其愷悌悱惻之意隨處流露稱之甚至第兵燹後未知遺集尚有存焉否也

常文節公大淯

常公大淯字南陔湖南衡陽人父英瑚嘉慶間進士篤學通易圖說晚愈鉤貫性剛正好義鄉評重之公早承父訓以文學稱道光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改山東道監察御史遷工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在言路屢有建白尤殷殷以兵食爲憂十三年首陳各行省州縣倉穀空虛或折價抵算非愼重積儲之道十五年疏言畿甸河東奸民歛錢聚徒連結鈔掠官不能捕及五領南北假會集黨所在傾惑而牧令皆安居城中郊郭之外視如荒野胥役容奸爲其耳目督撫諱盜以無事爲福律重民命巨憝佚法每聞重案旋見消彌若長此姑息懼爲隱患又言各省

旗營不習騎射綠營防汛糧額多虛陸路驛衝刼盜縱橫江海疏防盜艇出沒又文武分職牧令無兵額設民壯竟同皁隷不以守護防送爲專責而悉以持牒拘訊優假之且營兵民壯多容老弱盜稍悍見之不敢捕懼非所以示威嚴折姦宄也十六年湖南鎭筸驕兵戕官兵備道以上皆遷延不窮其事公奏劾其狀兼上苗防條議曰鎭筸之爲防重矣自明時設巡撫重鎭至於我朝籌屯田積兵穀練丁壯重道員之權聖君賢臣經營十餘年而後定制故鎭筸精兵爲湖廣最非其人性土俗悍勁絕異也養之優而教之勤振厲之使然也然兵之爲用日日見敵則怯爲勇一年不用則銳卒爲鈍人情習安而忘危禍發而

不顧故自巡道以下苦其邊鈌四廳同知聞命趦趄地非膏腴則剝侵兵餉浸淫未數十年而前法盡廢矣夫兵餉不足壯勇告去統率失人庶事廢隳臣謹議善後五條以救時弊一曰兵勇當用土民二曰餉米不得勒折三曰屯穀買補當有定價四曰巡道出巡當報日期五曰同知升遷無徑擢本道又曰臣所陳者特就目前之積病請變通於法內若夫愼選廉淸申警不虞尤在督撫大臣綢繆其未然張皇其勁旅使偏遠不阻聲教則淸沅敉安黔中得輔車之勢矣疏並　飭行未幾出爲福建督糧道總督鄧公廷楨倚其材屢奏署布政按察兩使出防夷寇駐障泉之間幾二載和議成乃還福州二十二年遷兩浙鹽運使

歷安嶶湖北按察使陝西湖北布政使鄖獄四修水利所在有稱　文宗即位授浙江巡撫奉　詔濬餘杭南湖紹興三江閘及議行保甲皆稱　帝旨咸豐二年春以鄞縣民張潮青聚衆滋事官兵剿之多死降四級已而潮青就獲亂平署巡撫椿壽以聞　詔復公官移撫湖北案惘忠草咸豐初粵氛漸熾　上在禁中有楚歌之占乃使常公爲鄂撫當是時粵西寇起兩載大兵聚於永安而湖廣總督程某牽湖北兵駐湖南觀望永安大營以爲進退恇懼失意畳湖北度外其衡州以北屬山寇勢漸盛則爭渡洞庭倚江湖之阻遷武昌漢陽者相踵公於夏六月至鄂省知沿江利害無過岳州乃出境探巴陵視水軍舊額兵無一船一人可用不得已募漁舟五

百合陸兵三千人守湖而躬還江夏撫鎮民士料兵儲餉秋七月寇大出圍攻長沙冬十月解圍下趨岳陽漁舟應募者初結筏斷湖商民船艫如織遏不得過及寇出資口守兵驚潰寇悉得商艘資貨入力衆至十萬岳州屯軍聞風逃遁湖北大震公已被 詔移山西巡撫仍留任辦軍事前請調陝西兵三千人未至蒐城中兵益募壯勇猶不盈三千乃議堅守檄召外軍而前所遣防屯近城兵聞寇大至怖急還走提督雙福悉聽入城合五千餘人乘城十一月丁巳圍合援兵屢戰不能進公自以文臣不知兵城守事專委提督主之會公次子豫省親在武昌屢請出勁兵扼長虹橋以通援師犄角城中公詢之提督而提督不

可困守二十四日城陷公方乘肩輿巡城城堞間無一人輿夫遂各散走而寇從高冠山前上提督所主守也公主守山後猶未見賊其日大霧隱隱聞號哭聲公攀堞將自投以死巡捕官楊文先請曰今死空垣間誰知者又大臣不可辱賊手且至文先家卽進馬下城公入坐呼文先結繩就縊未絕老僕視狀不忍解下之公蘇怒擊老僕徐理繩引吭死年六十妻劉夫人及長子集松集松妻馬氏女孫淑英皆縊僕婢亦多殉者案衡陽志列女傳常大湻妻劉氏父璧榮端嚴有志操爲閭里所敬始大湻固名家子然貧困無能自濟璧榮獨奇之爲媒於富室某氏既納采矣近代問名之禮二姓父兄及媒氏皆會當書紅箋具男女生年月日時互藏爲信至日常氏饌具以待某氏不至兩媒者往徵之乃囁嚅頗及常貧狀璧榮勸强之語益相侵則怒還告大湻父彼齷齪不足語僕有息女可以奉公子大湻父辭謝璧榮意益堅

乃卽席用所具聘某氏書幣以聘劉氏舉酒盡歡而罷劉氏歸大淯果以安貧操作見稱後大淯歷官中外劉氏皆從家事悉決焉武昌陷大淯旣死劉氏集婦女告曰我命婦也義不待賊至死生事大汝曹自審之遂自經死長子婦馬氏等皆殉馬氏庶吉士倚元孫女端莊涉書史其歸集松舅大淯已由朝官出爲監司馬氏恆侍祖姑鄉居以孝謹見愛破服操作不改儉素及侍姑至武昌寇破城舅姑殉節馬氏視女淑英已先縊乃引繩自經久不得絕時寇俱入城馬氏乃急以繩引舌手大硯石自擊腦裂事聞舌出而死媪婢見者莫不股栗其感激從死者數人

詔贈總督予謚文節褒卹優厚 手詔稱悼云爲涕零云公本儒家子以文章擅長篤好墳典藏書三萬餘卷皆舊刻精本其餘碑刻千本硯石數百並當世名品冠於湖南兩爲考官取士明允在位節儉家法尤肅官俸所入頗能惠其鄉里其居諫垣歷言時弊最有先識及爲鄂撫適丁寇亂而守城兵單薄諸將又無可任倉猝應變明知事

之不濟卒以全家殉之亦可哀也衡陽志

論曰武昌之失守也時人頗追咎常文節公漁舟守湖之策又咎其專任提督至爲賊困其實此時寇氛正熾即用他舟扼險洞庭未必可守而鄂中又無名將公亦不能不以軍事委提督也若夫堅守省垣以待援兵亦非失策倘使大帥向公兵不阻於洪山長驅而前安在武昌之卽陷乎況乎城破而以合家殉之大節凜凜正無庸以成敗得失苛議之也

徐莊愍公有壬

徐公有壬字鈞卿一字君青浙江烏程人父聚奎以名士困場屋生子六人公居三幼而穎敏能文父卒母張太夫人命依叔父禮部某於京邸師事姚郎中學塽爲經世有用之學道光八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觀政戶部太夫人馳書戒之曰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汝賴祖父遺德方有今日不可不益加培植務令利澤及人居官有好政聲勿得斲損元氣上負　國恩公凜遵母教官部曹十餘年由主事洊升郎中皆循謹守法爲上官所重二十三年授四川成綿龍茂道尋署按察使以購擒嘓匪渠魁功遷兩廣鹽運使二十八年署廣東按察使平反淸遠縣民戕官

案釋無辜者百餘人是年冬授四川按察使　文廟登極

詔求直言公密封奏事無所避旵遷雲南布政使滇省運銅自軍興以來他省力難津貼京銅遂不能起運廠丁坐困將謀不軌公請就廠鑄錢以甦民困亂始息咸豐三年調湖南布政使賊方由粤竄楚再陷武昌鄂撫遁至湖南賊尾而至公下令闔吏不聽入賊攻長沙不克復去五年公丁憂歸明年浙之甯國告警奉　詔在籍督治團練公乃修濬城濠招勇丁守要衝誅土寇數人湖郡竟得無恐八年二月服闋入京　上命總司江南大營糧臺旋擢江蘇巡撫首除漕米浮收之弊革鎭江鈔關月餽千金及歲時州縣饋送陋習吏治稍清十年閏三月官兵潰於金

陵賊陷丹陽總督某駐常州棄軍而走吳下大震公移檄責詰總督並劾其聞警倡逃罪而急自激勵軍民嬰城固守案龔牖餘談賊將至蘇州徐中丞籌守禦策謂莫如在城外十數里掘地爲濠築土爲壘可以制賊衝突且事亦易集更募壯勇爲之援有沮之者議遂寢會武進貢生周騰虎以義紳曹禾血書至言毘陵人士願効死不去蘇常脣齒之邦乞兵相助公深然其言而撫標兵祇千人勢不能分旅往援乃命騰虎募勇二千以往至中途常州已失守賊騎直抵蘇州潰卒屯閶門又日事剽掠禁之不止公知勢無可爲仰天痛哭至四月十三日廣勇李文炳縱火爲內應參將慶春率兵禦之受傷死賊入城公遂遇害年六十二妾施氏及女婉姑自經死次子候選郎中震翼與公族弟工部主事

曾庚均投水死幕友候補布政司理問鮑鄂銜亦殉難事
聞公照巡撫陣亡例　賜卹　予謚莊愍公爲人耿介端
方言笑不苟生平喜研究厤算參用中西法嘗出爲四川
兵道時入對　宣廟夙知其精算術詢以圓明園水高於
京城幾十丈又出西洋進貢奇器令指陳用法公奏對稱
旨著有務民義齋算學十三種共二十卷行於世（案湖州府志藝文測圓密率三卷堆垛測圓三卷堆積招差一卷橢圜正述一卷截球解義一卷圓率通考一卷弧三角拾遺一卷四元算式一卷强弱通考一卷校正開元占經九執衕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朔食九服里差三卷表算日食三差一卷）雖西人見其書亦歎爲不及云同時朱公鈞字小
歐海甯州人諸生嗜金石精賞鑒藏書甚富以通判需次
江蘇攝川沙廳洊升蘇州知府所至均有治績擢糧儲道

署臬司篆賊至亦慷慨不屈死光緒三年江督沈公葆楨疏言前按察使朱某服官三吳善政頗多遺愛在民請祠祀於江蘇省城　制曰可　謫麟堂集參湖州府志　國朝詩牘憫忠草

論曰近日疆守之難莫如徐莊愍蘇郡悉索敝賦民力久竭十萬之衆新坑長平上將陣亡帥臣又遁悍卒結羣以爲難胥小同變於肘腋此時無論公出自文墨治兵未必所長即使夙嫻韜略亦恐孤掌難撑所由惟以死自誓而全大節以報　朝廷亦不負昔年賢母之訓矣若彼朱廉訪者與公同爲浙人俱殉於難生爲良吏死作忠臣豈非兩浙山川藉以生色者乎

羅壯節公遵殿

羅公遵殿字澹邨安徽宿松人道光十五年進士以知縣
官直隸二十二年擢浙江湖州知府在任三年有政聲調
杭州擢湖北安襄鄖荆道駐襄陽其地據上游當孔道爲
湖北一重鎭會粤賊竄楚公善撫其民又以兵法部勒丁
壯爲卒伍捕劇盜郭大安等誅之故武昌數陷而襄境獨
全咸豐五年遷兩淮鹽運使鄂撫胡文忠公疏留之七年
授湖北按察使明年遷布政使兼管糧臺復佐胡公黜陟
州縣綜名覈實賢譽翕然九年擢福建巡撫將之官中途
得旨改撫浙江時浙兵盡頓皖南省城止有總兵李定
泰一軍無以爲守禦計公屢寓書胡公及侍郎曾文正公

籌商選將練兵法以固浙議未定而十年正月逆酋李秀成率賊突自涇縣南陵犯廣德總兵周天受在甯國擁兵二萬不能禦賊遂陷浙之安吉孝豐長興公飛函乞援於江南大營復咨江督何桂清近調黃池灣沚諸軍內顧江督謂不當抽調以示空虛公不得已檄李定泰出防湖州至梅溪遇賊而潰賊旋舍湖州由武康入獨松關間道狂奔二月十八日夜抵北新關十九日黎明撲武林門公以署鹽運使繆梓曾守衢州號知兵悉以戰守事委之梓乃率兵勇六千人登陴固守以待外援副都御史張芾遣總兵米興朝由徽州來援次富陽不進江南副將向奎率師至平望亦畏賊逗遛時賊踞饅頭山城中纖悉畢見僨天

大雨連旬軍士荷戈者日夜在泥淖中不勝其困至二十七日賊轟清波門城裂遂陷公方守鳳山門回署自盡妻徐氏及其女之適陳而寡者同死之案胡文忠集羅公女嘗割股療母病至是殉難此外死者尚有孀姪婦羅周氏及雇婦金梅氏家丁顧斌等公少講性理之學居官有清操當咸豐八九年間浙省吏治骫骳成風公至則以身示法欲痛除積習舉劾十餘人密疏於 朝以難作未竟其志及公旣歿浙人羣咎其主守不主戰守近不守遠爲御史某奏撤其卹典後胡文忠公與曾文正公上其死事狀均稱公爲外吏二十年田畝不增尺寸於舊赴弔其家環堵蕭然如至寒之秀才天下第一廉吏乃得 旨予謚壯節入祀昭忠祠浙江忠義錄參胡文忠集雪門詩草

論曰羅壯節公爲湖北方伯時胡文忠嘗稱其廉正勤明他人莫及迨撫吾浙竟以省垣失守身後謗議紛然其實公於九年冬涖任明年二月賊即至爲時未久亦安能驟求將才講武備乎浙事之壞在於前任某處堂晏樂寇在金陵而不知懼至羅公則已勢迫無及矣許雪門太守言縱賊入浙咎由周總兵猶不知釀亂之原也

李壯愍公孟羣

李公孟羣字鶴人河南固始人年十九成進士以知縣需次粵西攝桂平篆平土寇陳亞貴值洪秀全倡亂金田公復隨征行間洊升知府咸豐二年冬賊犯武昌公父卿穀爲湖北督糧道從圍城寄函至歷言大府勢成水火楚省旦夕可虞案憫忠草李公卿穀字紅樵由進士爲四川知縣以治行高擢授滇中知府咸豐初移守黃州旋升楚北糧儲道四年寇至偕布政使岳興阿守城李公督保安門烽火嚴柝與老兵共臥起自春徂夏憔悴不可言狀及城陷同岳公死之岳公字岱青滿洲正藍旗人後予謚剛介公接書憂甚請於當事願提一旅援鄂巡撫勞文毅公素重其才薦佐湖南曾文正公軍至則武昌失守父殉難公痛哭不欲生曾公勸以爲　國愛身兼報家門之仇乃墨衰從戎由湘潭轉戰至

岳州即統水軍追賊城陵磯大戰勝之進駐螺山四年八月同諸將攻武昌盡燒鮎魚套口賊船二十三月克之公急縋城而入匍匐以尋父尸先是武昌陷時公父與候補知縣僉恆醋同縊於寓館之後樓屢有異徵賊不敢居遂封閉之至是公至寓樓見父遺骸絲毫無損面色如生乃泣血殮之欲奉柩回籍而主者已奏公功由升用道加按察使銜皆言受　恩深重軍事方殷不宜拘守常制公因遣僕歸葬身仍留鄂討賊十月從曾公下九江敗賊於田家鎮繼而官兵失利退向武穴又爲賊所邀擊賴公在後率水師至轟沉賊船曾公乃得扼守鄱陽會兩湖總督楊霈敗於荊竹鋪五年三月武昌再陷　上命署湖北按察

使同巡撫胡文忠公赴楚勦賊遂督軍克漢陽而武昌亦
於是日爲胡公收復公仍統水師赴曾公九江軍營七年
三月總兵鄭魁士兵潰於桐城　上廑念廬州重地命湖
北撥水陸軍協堵總督官文恭公奏公謀勇素優可當廬
州之任　上授公安徽布政使公遂率兵赴皖使參將趙
鴻舉都司盧文熊等攻克英山八年三月賊糾捻匪竄擾
商城公遣軍擊走之當是時安慶久爲賊踞桐舒皆淪陷
逆渠陳玉成復出没太湖潛山間巡撫福濟攻勦皖城未
能奏捷公在廬州獨當一面幸拊循能得將士心所轄無
警七月福巡撫以師老無功入京內用而侍郎翁同書代
任未至　上命公署安徽巡撫事駐兵店埠離州城三十

里賊乘虛突至總兵蕭開甲知府武成功皆敗死公獲譴落職留軍營自効是冬大將李忠武公失利三河逆氛大熾明年二月賊由六合來犯公方屯兵官亭長城諸處力堵廬州西面十五日賊大集破副將鄧清及公兒知縣孟荃兩營遂并攻中營自辰至戌參將潘羅成戰歿案惻忠草潘羅成徽浦人一足微蹇有膽勇敢戰軍退常殿後賊有追躡者伺其懈回戈奮擊每轉敗爲勝性好擕蒲勝不責償人樂爲用積功至參將賞巴圖魯勇號後戰死長城奉旨祠祀廬州公營破猶持矛手刃數賊力盡見執陳玉成欲降之公怒罵曰吾忠臣之子受天子恩爲大官恨不寸磔汝曹以報 君父敢以狗彘之言污吾耳乎賊乃囚之廬州城公不食賦絶命詩四章有生無將略酬時望死有忠魂報主知九原含笑應拜父兩

代清名萬古垂之句旋遇害年甫三十案養自然齋詩話賊圍皖糧盡援絕署撫李公被執僞帥陳玉成舁禮勸降公厲聲叱之復念弟孟平亦被獲冀可救不妨暫緩死陳知之爲徧查各營遺人告曰公弟在巳釋之歸矣公乃作絕命詞以自誓會陳遨共食遽碗擊之遂遇害年三十二與憫忠草所載微異于總沈國泰潛覓其尸與練總褚某護送至壽州巡撫翁同書命公兄孟荃葬之初公之敗也皖中大吏以陣亡入告然　朝議終以爲未確同治元年大軍收復廬州督師袁端敏公獲賊訊之因問公死事狀知係被囚不屈爲賊所戕具疏奏明奉　旨特褒兩世忠節謚公壯愍加贈巡撫而公父卿穀亦予謚愍肅案謚法考李卿穀謚愍肅李孟羣謚壯愍養自然齋詩話作卿穀謚忠愍孟羣謚武愍誤贈布政使并命所司祠公廬州憫忠草參粤匪紀畧

論曰李壯愍公痛父殉難縞素從征枕戈泣血卒能復仇
郛渚可謂壯已及後開藩皖中胡文忠公頗言所任盧文
熊等皆非將才而駱文忠公亦謂公招募壯勇多屬游民
恐難得力由是聲望漸減然當廬州失守身陷賊窟慫慷
慨以捐生較其生平要是忠孝中人也

鄧文慤公爾恆

鄧公爾恆字子久江甯人兩廣總督廷楨之長子也道光十三年進士由翰林編修出爲雲南曲靖府知府咸豐初尋甸州回民馬二花聚徒剽掠官不敢詰大吏檄公權迤東道廉得其情狀乃諭曰漢民回民皆 朝廷赤子回民黠悍甚於漢民然皆工賈爲生其賄屬胥吏交通官長亦不能如漢民之便易夫剽劫大奸也抗官重科也馬二花蟹某某者始禍之魁不可赦餘悉予自新其有負枉甚深者但有指名皆爲伸理有能縛馬二花及某某獻者依軍功論令下本道且以兵往兵臨自新之路絕矣回衆感泣遂散去公以健卒數十人馳捕馬二花等寘諸法尋甸平

五年彌勒縣奸民米某作亂六年海口回民戕官據城皆討平之七年大理回民杜文秀等揭竿起不逾月圍省城先是滇中漢回民爭訟有司能持平皆帖然公歷任三迤視回漢如一體所至感服至是請依林文忠公治永昌盜故事剿撫兼施而武人欲專兵柄謂可盡殲卒無功而勢寖驕不可制比巡撫某至知公清正屈意傾接公終不少委蛇十年由雲南按察使擢布政使時巡撫方以招撫回酋自詡爲功日事荒淫嘗欲使其弄兒爲知縣公不許又欲得一人妻爲妾不可夜招其夫至忽爲賊殺詰旦巡撫召昆明令入語以荒城暮夜刼殺時有不須研治恐生事端令以告公公曰撫署森嚴非掠竊之地死者官帶非行

路之倫今日不具獄狀將來不免剎彈章耳巡撫聞之銜公益甚而滇省武弁多草竊之悍徒巡撫遂陰以意授之矣十年公升陝西巡撫旣受代由東路赴秦將盡發滇撫諸罪狀疏已具行至曲靖寓居府署是日副將何有保率其黨劉達武等百餘人突入請謁公遂被害身受二十七創事聞 賜祭一壇 予諡文毅建專祠蔭子騎都尉世職而戮有保尸（案駱文忠奏議何有保招募土練剿回無劾擁衆自恣旣害鄧公後逃至馬龍州仍與回說和而上江志云有保戮尸想畏罪先死已）磔達武於市曲靖文武降革各有差其後巡撫綹爲布政使某欲代其位逼令自縊死人以爲有天道焉（上江志參駱文忠奏議）

論曰鄧文毅公名臣之子出守滇中政績最爲可紀及爲

方伯以持正與中丞齟齬薰蕕不同器而怨隙日深方以
公之驟升秦撫恐揭其奸忍而爲先發制人之謀公遂橫
尸旅邸矣嗟乎　聖明之世乃有此沈冤乎卒也兇弁雖
伏誅而淫人竟漏網何豸冠諸公問狐貍而不問豺狼也

潘忠毅公鐸

潘公鐸字振之一字木君江蘇江甯人道光十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旋改部曹升御史出知荆州府遷江西糧儲道累官至布政使二十九年擢河南巡撫濬賈魯河躬行履勘四十五日而工竣尋以事降山西按察使咸豐二年升湖南布政使會粤賊犯長沙前巡撫駱文忠公被召入京代者未至公兼程進蒞任後即晝夜巡防並預造擂牌以防攻擊繼而新撫張公亮基至公與協心同守時城中惟副將鄧紹良所部鎮筸兵三百人能戰賊以地雷轟城城塌數十丈賊蠭擁而登公急謂鄧副將曰有能堵缺口者賞銀萬兩兵士爭奮殲斃逆渠蕭朝貴賊乃解圍

走事平公以積勞乞病歸十一年滇亂已極　上命張公亮基督辦雲南軍務而以公夙著賢望命署雲貴總督當是時杜文秀踞大理三迤郡縣多陷回衆皆與之合即就撫受職者握兵省城專權自恣識者皆知滇事實不可爲
旨下之日無不爲公危之公乃別其家人曰責任綦重時事孔亟我受　國恩成敗利鈍當死生以之束裝而行從者僅僕周升等八人抵四川總督駱文忠公留居成都會張公至渝州有總兵林自清練衆之擾亦不能前進而公急於赴任慨然由蜀入滇道過曲靖回目馬連陞進謁即言有人令其設謀陷害督部毋輕入虎穴公知其恫喝也置之不問叱馭前行至板橋離會城數里有夜使某總

兵某擁兵來迎公接篆後極思整頓軍政安輯漢回雖肘
腋皆狼虎略無瞻徇久之頑類感其誠頗有悔而歸順者
由是陰為巡撫某所忌巡撫在滇多年嘗力主撫議者也
而布政總兵以公事多持正不遂其請亦各懷怨望公遂
勢成孤立適值回酋馬復初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即嚴詞
拒絕回酋大怒乃決意害公矣同治二年正月署武定營
參將馬榮率回眾數千人突進省垣屯踞五華書院居民
驚惶公屢次檄令出城竟偃蹇不行十五日公至馬榮處
力為開導不從公呵斥之其下洶洶拔刃而前中軍副將
楊振鵬在側絕不救護公身受七傷遂死雲南知府黃培
林昆明知縣翟怡曾直前罵賊同時被害而巡撫竟在署

無恙公尸暴露三日僕周升等哀求於賊始得棺殮二月朔日總兵某由臨安劉寇歸馬榮乃率衆去案同治三年冬楊盛宗擒獲馬榮及馬連陞等皆伏誅見駱文忠奏疏事聞　天子震悼有　旨照總督陣亡例　賜卹贈太子少保諡忠毅予敦儼世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并命雲南建立專祠公生平操守廉潔而性輕財好施濟其居官屬吏有以墨餽者乃金也知其詐卻之江南水災捐五千金以卹窮黎親友族黨待舉火者十餘家所至能得人心在湖南時嘗因登城傷髀骨民間送方藥者踵至有老嫗持一草候門不去其輿情愛戴如此最喜讀宋儒性理書及古名臣經濟有用之文著有上蔡語錄闡義方輿紀要簡覽評輯戰功考同治九年奉　旨

入祀鄉賢祠上江縣志參駱文忠奏議

論曰潘忠毅公之總制滇黔也置身狼虎之窟事無可爲及乎鈑弁變起身攖鋒刃凜凜正氣何異　國初范忠貞之死於耿逆乎當公由蜀入滇駱文忠公謂公此行身入險地主撫則仍爲所制主剿則力不足以振撻伐而川中又多寇不能分兵以寻公蓋亦知公之必罹於禍也然使公如巡撫依阿曲從事事苟且亦可不爲賊害而公終不肯出此者其剛正忠烈雖百世下猶令聞者興起矣

忠壯公平瑞

平瑞公滿洲正黃旗人性孝友好學喜讀史鑑及名臣言行錄諸書與人交恆以道義相砥礪官本旗參領惠郵兵丁而操守清介人不敢干以私咸豐間番舶犯天津公每談及時事艱難往往慷慨泣下屢請從戎効力以欵議就不果後洊升新疆參贊大臣同治元年擢授烏魯木齊都統至任值屬城兵餉支絀悍卒洶洶鼓噪公密擒渠魁陳忠置之法撫慰其餘事遂戢復捐銀十餘萬分給各營充餉奏開馬廠荒地招民墾種命司庾者歲儲糧備不虞烏城舊有義學頹廢日久公興復之延請師儒以課八旗子弟文教爲之一振三年五月逆回變起屬邑昌吉綏來阜

康奇臺吐魯番等處先後數日相繼陷賊進犯烏城城中精卒因前月庫車亂均征調赴援存者千餘人半係老弱公與將吏激以大義登陴守禦復募壯勇出戰於報恩寺南梁西山坡頻有斬獲終以賊盛未能全勝遂議嬰城固守以待伊犂援軍適署昌吉知縣恩謹率團勇哭圍至躬督南山民戶運糧入城賊勢稍卻已而各路回逆麕集百計環攻鑿城外濆垣列礮其中擊東南角雉堞皆毀醜徒蟻附而登公急率士冒烟燄死拒之齊發火箭斃悍賊甚多乃退相持八十餘日糧盡始以牛馬酒麯爲食繼則菇草根啖樹葉餓莩滿道士皆病莫能興而外援終不至九月十三日城陷公尙在西北堞樓督兵有謂宜暫時出走

以圖後舉者公目眥盡裂叱之曰我邊疆大臣受　朝廷
厚恩豈能出此半步城亡與亡臣子之分因顧城上官兵
曰有敢從我巷戰者乎滿營少年二十餘人肩撞鎗相隨
下至鼓樓擊賊傷數人賊來愈衆公知事不可爲北向頓
首訖持佩刀謂諸人曰我不可以身受辱汝曹各覓生路
言已遂自剄其妻妾二女二幼子及僕嫗等在署中聞變
俱殉焉十三年哈密協辦大臣景廉以公死狀奏於　朝
詔命從優議卹　予謚忠壯并立專祠祀之景廉奏疏
論曰烏魯木齊之陷也由外無援兵時人多歸咎於伊犂
將軍其實此時叛回四起凡西甯鎮西所屬之廳縣無不
殘破伊犂亂雖稍後外須救巴燕岱內則自顧會城勢亦

岌岌甚殆而將軍常公卒以是罷職及明將軍代任則烏魯木齊已淪沒賊氛大熾更日不暇給矣是伊犂不救烏城者力有不足而未可遽以罪將軍若夫平都護堅守危疆慭殉之以軀視古藎臣豈有愧哉

將軍明緒公

明緒公滿洲鑲黃旗人由生員官部郎累擢至伊犂將軍同治三年十月回部亂糾衆犯伊犂公督將士防守旋與葉爾羌參贊大臣額騰額出攻賊營連戰十有一日圍始解賊東竄犯巴燕岱城領隊大臣富勒敦泰出兵迎擊未能獲勝公遣額騰額同伊犂領隊大臣崇熙錫伯營領隊大臣烏勒德春綏定城總兵沈玉桂率師三次往援後先皆敗既而巴燕岱失守賊復麕集伊犂公與前任將軍宗室常清（案左都御史魁齡奏疏常清滿洲鑲藍旗宗室由頭等侍衛經僧忠親王保奏慶擢伊犂將軍因公革職仍留伊犂查辦逆回犯城隨同將軍明緒晝夜守禦城陷死之）分兵堵剿籌布一切相持年餘而賊氛日張勾結哈薩克布魯特之衆十餘萬四

面圍攻凡屬城關隘台卡等處盡爲逆回蹂躪遠近數千里聲息難通僅存伊犂孤城外無援軍內少積餉勢岌岌不可支四年十一月公使同知增智往霍爾果斯城運糧回至沙果離伊犂城西三里許爲賊邀截增智及防禦圖山布陣亡由是伊犂之食遂絕官兵殍死過半乃用樹皮油渣磨麪散放充飢賊且直薄城下公偕諸將分守各門晝夜登陴親冒矢石與下同受艱苦衆感公之忠義俱無貳志五年正月十九日賊掘地道暗置大礮轟壞堞垣公急用土填完缺處二十二日賊又縱火延燒北門鑾攖面入常清富勒敦泰烏勒德春洸玉桂及理事同知穆津五品藍翎什亮皆巷戰歿而常清庶母程氏妾王氏趙氏子

五品蔭生德潤女貞格蘭格安格定格亦被賊害公同崇熙退守旗營賊懼滿軍聲威不敢驟逼越三日賊攻陷旗營崇熙手持大纛率部兵一百人衝出與賊鏖戰至北關火神廟力竭而死賊爭入署公命家人閉門舉火偕其妻及二子全家自焚其時崇熙妻宗室氏挈一幼子亦在將軍署內焚死額騰額先在城外殺賊左脇受鎗傷繼而守城左目復被鎗傷至是內營又破奔告其母母年已七十矣歎曰當與汝以死報　國耳遂召集眷屬十五人爇其廬帳成灰燼焉又知縣李應詔以事謫戍伊犂亦與妻子殉難光緒元年將軍榮全疏聞於　朝均　賜卹如例[illegible]將軍榮全奏疏

論曰自同治五年伊犂失守至光緒初相隔幾及十稔明
將軍與諸大臣殉難迢迢萬里無從訪聞竟以錚錚之大
節湮沒遐荒亦可哀已幸　天威震疊新疆以次恢復逆
氛肅清而忠義諸公乃姓氏大顯得受　聖主之表揚不
且與　高宗朝班尚書鄂侍郎後先爭光乎

領隊大臣保恆公

保恆公滿洲人嫂嗜老將久鎮西陲所在以恩信著同治三年署古城領隊大臣值回匪亂連陷南路各城並陷烏魯木齊迪化州圍攻甯夏犁昌勢甚披猖公知賊必東犯而古城舊無倉儲兵食皆取給奇臺乃畫設策運糧儲峙城內預爲之備六月二十日寇至公集軍民反覆喻以大義聲淚俱下聞者皆激勸奮發人人有殺賊心出戰大捷賊退而西遁無何犁甯失守賊復來犯維時滿營額兵千人多撥防南北路在古城者不及其半賊衆四千有餘復糾烏魯木齊逆黨晝夜進攻公督軍登陴以兵數不足下令兒童僕隸皆編入卒伍婦女則韝而從分防各門誓以

死守會公升哈密辦事大臣兼署烏魯木齊都統以事急未能赴任乃與新任古城領隊大臣惠慶同心協力間出奇兵擊之迭挫兇鋒俄而公以積勞成疾至十一月病益劇彌留時謂惠公曰古城北通蒙部為烏科兩城咽喉無古城北路危矣言訖而卒年七十餘闔營無不慟哭而城圍終不解惠公竭力禦之賴公在時綢繆嚴疆困中積有餘糧士得不飢賊築礮臺八座又屢次以地雷潛攻皆為我軍堵截城竟屹然無恙先後擒斬黃衣紫衣賊目四人逆衆死者不下二千越明年二月初五日賊地雷大發轟壞西北角二丈餘城遂不守士猶裹創巷戰婦稚亦縛柴斧於竿頭相持拒闔城死者無算惠公與妻妾一女舉火

自焚而公之妻女子婦亦赴火死此役也賊雖攻陷古城而被創特甚不暇他竄故烏科藉以無虞皆公與惠公戰守之力也惠公亦滿洲人由二等侍衛出爲庫爾哈喇烏蘇領隊大臣調鎭古城後哈密協辦大臣景廉以公與惠公死狀聞於

朝公卹如例惠公照陣亡例賜卹

贈都統謚壯節伊犂將軍金順奏疏參景廉奏疏

論曰保惠兩公皆絕域忠臣也此時逆回勢張塞外大都會如伊犂烏魯木齊俱被賊所圍困而古城地小兵力弱外又絕無援軍兩公誓死捍禦屢挫兇鋒堅持年餘方陷而闔城男女亦慷慨願共死無一倖生苟免者嗚呼非二公忠義有以激之烏能如是哉

忠義紀聞錄卷第八終

贊賢
男賚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九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勇烈公吉爾杭阿

吉爾杭阿公姓奇特拉氏字雨三滿洲鑲黃旗人由工部主事遷郎中爲戶部坐糧廳總理漕務尋以道員需次江蘇署按察使咸豐三年粤東奸民劉麗川亂上海嘉定上寇周立春附之連陷浦東西六屬縣公奉督府檄率師復其五補授常鎭通海道旋陞布政使會上海賊陰與佛蘭西通購買火藥糧食致官軍久圍不能下四年六月　上擢公爲巡撫統兵討之公既受任移文英國領事曉以通商大義西人聽命禁止番船接應明年正月朔日公遂激

勵將士一戰克之斬劉麗川　天子賞一品服命幫辦江
甯大營軍務移剿鎭江時鎭江逆吳汝孝最桀黠遣賊屯
寶蓋山（一名九華山）爲犄角公同大帥向忠武公使總兵虎嵩
林攻寶蓋山前提督余萬清薄其城自夏至秋佐領額哲
赫都司黃天偉守備陳紹蘭千總周大全等相繼陣亡而
公責戰益急未幾虎總兵克取寶蓋山公乃親自駐守復
以高資爲賊運糧要道使江甯知府劉存厚結三營於高
資烟墩山六年冬金陵逆陳玉成李秀成率賊數萬來援
至倉頭鎭爲總兵張國樑所拒倉頭左山右水地形狹隘
中有小港通江陳玉成乘漁舠潛下與吳汝孝由內突出
李秀成登高望知外救至夜挑驍悍游河而過伏於崖後

俄而醜徒四合官兵遂爲所敗賊驅大隊赴鎭江屯金雞嶺漸逼寶蓋山見公防堵嚴密不敢驟犯趨攻儀徵破托帥明阿雷帥以誠之軍於虹橋揚州再陷四月賊乘勝犯高資知縣松壽鹽知事張翊國戰死存厚告急於公公在寶蓋山所統不及萬人或說公曰賊衆且鋒銳不可敵姑棄高資撤軍暫退賊喜餉道得通必不我迫公憮然曰我以一部郎不數載位開府受 國恩厚矣今一戰而勝賊糧必斷鎭江可平上解 聖主之憂下甦生民之困詎可避難趨易遂率兵救高資力戰而入爲賊所圍公麾親軍擊之賊陣堅終不動公執旗遠瞭中飛礮而隕（一作糧盡手發火槍洞胸）列營皆潰（案雪門詩草軍士以馬馱公尸衝出）存厚亦戰歿鎭江副都卒

統翀澗已馳馬出哭曰吾與吉公偕入吉公亡吾何忍生亦自投江死案謚法考翀澗謚勇節事聞　詔贈公總督銜　予謚勇烈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公狀貌魁梧氣葢一時御下嚴整號令肅然自膺　簡命建節江南適值洪逆鴟張金陵倚京口爲屏蔽公誓取之以孤其勢部署軍事夜常不寐每戰親自臨陣功雖不成而報　國之勇實冠於同列談者至今猶嘖嘖稱之云憫忠草參平定粤匪紀畧江南軍營死事畧

論曰吉中丞因鎭江賊負嵎難下謂攻堅不如斷糧野戰不如扼要而結營高資可謂得兵家之算矣惜乎賊以詭計誤我致失倉頭之險而揚州之師復望風披靡遂至逆氛大熾竟喪先軫之元雖然若中丞之志吞醜虜爲　國

捐軀固錚錚乎烈丈夫也

案曰粤匪紀畧言賊嘯聚倉頭提督余萬清總兵虎嵩林不能遏止遇總兵張國樑摧其中堅賊遂首尾不相顧各軍乘之俘斬數千賊始潰逃紀畧殆據邸報而言今閱李秀成供狀張總兵是役亦敗較爲可信如果我兵取勝賊何以能越之而趨鎭江且敗托雷兩帥之師於虹橋耶勝負軍家常事必謂官兵有勝無敗反不符矣

劉剛愍公存厚

劉公存厚字仲山四川滎縣人道光季年蜀中嘓匪亂滎爲賊所出沒之地鄉人皆結砦自衛故公讀書兼習武事材武絕人以應有司試不中循例捐刑部主事咸豐三年洪秀全盜金陵侍郎王公茂蔭以公知兵薦於　朝奉旨參大帥向忠武公軍務從圍江甯忠武亦蜀人顧以公文臣故不甚見禮撫部許公乃釗獨見而奇之幕府中書馬釗尤與公善是夏許公以下游鄉兵不足恃捐貲募勇別爲一軍屬蘇撫名曰撫勇下游無事則從剿有警則馳援以公領之秋八月上海劉麗川反青浦嘉定寶山南滙川沙六城相繼陷公聞策馬倍道來援夜薄青浦城未至

數里誠人持一營潛行登陴而爇之至則公一躍登城攖數賊而殺之投城中火四起賊大驚皆走遂分兵復嘉定等四城敘功以知府□□并賞瑚松額巴圖魯軍興文職之有勇號自公始旋授江甯知府仍同許公剿賊上海會賊城守甚堅官軍圍攻數月竟不能下許公去任詔以長白吉勇烈公代許公四年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公督士穴地道置礮轟擊壞其城垣二十餘丈明年正月朔日克之斬劉麗川擒副賊謝安邦陳芝公功第一升江蘇候補道尋從吉公移剿鎮江郡西南多高山公乘霧進兵盡掃山下賊壘遂壁其顛賊始不敢輕出城六年正月金陵賊數萬援鎮江屯下蜀街公偕提督張忠武公禦之屢戰屢

捷殲賊無算河水爲赤未幾吉公督諸將奪取九華山親自駐守而以高資爲賊運糧要道命公結三營於烟墩山以扼之三月瓜州軍潰賊犯高資勢張甚公告急於九華山大營吉公率兵來救馳入被圍中賊殲死公護其尸賊奪之去公還求之馳突萬賊中殺數十百人馬陷於淖被戕時六年四月晦也事聞　贈䘏如例　予謚剛愍公爲人勇猛尙氣節當其攻上海也總督怡公檄公屬於吉勇烈公吉公時爲署臬司以令箭招公公不受詣吉公以冠提地下大言曰吾不能爲此官部曹內司按察外司同官耳縱吾忍之如辱　朝廷何吉公謝罪乃已吉公退謂人曰此軍無劉某且殆吾爲　國事屈也已而爻大驩至以

死從公固奇特吉公亦可謂知人哉公殉難後越二年官軍克鎭江公部卒夢公示死所旦而迹之信乃擇地京口城外之竹林寺側葬之云顯志堂稿參江南軍營死事畧粵匪紀畧

劉觀察廷鋏

劉公廷鋏字子才廣東潮陽人幼孤有膽畧鄉有盜魁夜刼掠官不敢捕公密謀率健兒出不意擒付官斬之一鄉以靖比長賈於滬江行誼爲一市所重滬故有潮州會館諸商推公主其事公好施鄉人旅於滬者無論識不識有急難輒傾囊以濟潮人咸稱頌之咸豐三年粵寇踞金陵蘇撫許公知公名檄募潮勇三百人從征遂偕子守正等赴之大帥向公令公扼丹徒其地爲自京口入常州之衝夏六月提督鄧紹良攻鎭江軍潰賊南下公摩厲久聞賊至一軍喜躍援桴而前麾下無不一當十鄉團亦從後奮呼助聲勢賊敗卻旣諜知公兵少復進與戰敗之且戰且

守相持三晝夜賊來日益衆終不敢越以南而向帥援兵至賊宵遁蘇常遂得無警公之功居多已而提督余萬清檄公赴鎭江大營潮勇之在行者千有六百人皆屬焉潮勇最桀驁公待若骨肉而持法嚴違令誅無赦用能秋毫無害而臨陣輒制勝四年秋九月鎭江圍益亟金陵賊救之公同總兵德安迎剿於高資分三路進公當北路沿江行至馬步橋賊逾嶺來公急擊賊半迎半退公亦分兵之半繞山足躡賊又遇賊敗之會兩路兵亦至賊殲焉五年春正月大舉攻城公先登礮發傷於股越兩旬卒年五十有七公在軍二載大戰二十有一小戰數十手擒賊三十餘斬馘二百餘論功爲諸將最以猛勇著一時而性絕喜

讀書從子炳文濟清勳等數輩公衣食之使專於學皆有
聲於庠公由監生捐都司銜敘功儘先補用尋改捐候選
道又以功　賞戴花翎死事聞　詔優卹視三品　贈騎
都尉世職而守正候選都司先以三年九月歿於陣　卹
贈雲騎尉世職 顯志堂稾

毛總戎三元

毛公三元字筆亭四川人由武進士官山東都司咸豐三年從督師琦文勤援剿揚州年近七十矣貌癯弱如不勝衣且有痼疾軍中易之琦帥令駐防三岔河是夏師圍揚州賊自瓜州來救直犯公營公預設伏偃旗息鼓以待賊旣入伏中我軍齊起殲焉逆酋楊秀淸聞之大怒倍其衆至復大敗賊連犯七次皆挫而走乃由水路破儀徵與瓜州揚州之賊三面環攻志在必破公營而公兵祇千人日以忠義激厲士卒苦戰死守居民爭送糧米且來助戰公恐鄉民多怯未諳戰陣乃令居中而已營其外先後殺賊以萬計賊遂由旟家橋破別將營竄去自此竟不敢犯公

營公爲人質直不能迎合上官琦帥嘗調公至大營問及軍事皆以己意率對帥不悅懾之以危言公毅然不爲動帥歎曰爾膽大將來代我者必爾也六年江北大軍潰揚州再陷賊氛大熾公以三岔河逼近賊壘孤注難立移駐八里鋪其地平原無險可扼乃退守萬福橋他營兵有逃至者皆留之日給百錢又以百錢買其器械公言此舉所費不多而兵不爲盜民不仇兵爲益最大耳時公雖屢移營而三岔河之民感其舊德扶老攜幼以斗米升粟饋者絡繹不絕公受而酬之故軍餉得以不絕公每諄諄誡其下曰礮子有眼專打作惡之人爾曹苟不淫掠害民雖槍立不動礮不能傷也軍士歷試之信然由是部卒皆肅然

無敢以一毫擾閭里其駐裏下河諸處凡三年民得安居無警者賴公一軍保障之也累官至總兵江北幫辦大臣旋以積勞成疾乞歸卒潛庵漫筆

袁大令祖悳

袁公祖悳字又村浙江錢塘人祖枚由翰林庶吉士改官江南愛金陵山水遂家焉父通河內知縣公幼輒端重如成人稍長習舉子業試不售以太學生入貲得縣丞需次江蘇歷署武進寶山有政聲升知縣襄理海運局咸豐三年夏檄署上海履任未四月而難作上海爲海舶互市之區商賈輻湊閩粵之流民尤多嗜利好鬬慭不畏死識者早知爲腹心之患適是年春粵寇陷金陵蘇松兩郡兵防京口沿海戍守單弱奸民益肆然無顧忌於是粵人劉麗川閩人孫亞福勾結土盜私立小刀會名目潛謀不軌公密白巡道吳某勒兵爲備而已則募壯丁守城堡稽客籍

緝奸究擇紳士之有膽智者令設法解散之部署未竟會嘉定土寇周立春搆亂劉麗川等憚公威懼事洩遂於八月八日乘機竊發糾衆千餘人突入縣署公聞變謂弟祖志曰事勢至此我以死報　國母老矣惟弟是賴語訖出坐堂皇開示禍福衆少卻一賊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乃揮刃直前公格以手指落賊競進刃洞胸右脇腸出猶挺立不仆瞋目大罵賊叉斫之遂死年四十有三城復後邑紳士覓公遺骸瘞之事聞　贈卹如例當公未死之前夕某紳排闥告曰事急矣公有老母在宜速計自全公曰吾志已定無多言某退公中夜檢案牘如平時質明賊至遂罹於難嗚呼如公者洵古人所謂從容就義者矣公既

殉節屍横堂上有一犬臥其側晝夜不去及邑人殮公屍犬仍守柩前與之食不食而斃亦奇矣哉公無子以弟祖惠子師鍇嗣公著有求芝堂詩文集方德模撰傳

衆齊子佁見聞隨筆云江南太湖營副將王之敬字毅齋浙江奉化人咸豐庚申在東山禦賊甚力明年二月朔賊乘間登岸副將陣亡屍棄蘆葦間其所畜之犬守之不去終日嘷叫家人因跡之得屍色尚不變具棺殮焉此亦義犬可與袁大令之犬並傳

謝太守繼超

謝公繼超字定侯四川資陽人（案江南軍營死事畧作廣西人）。膽畧出衆，兼擅文翰，慷慨喜立功名。洪秀全亂，以尉簿從征粵西，隸大帥向忠武公麾下。落拓不拘小節，暇輒與健兒飲酒蒲博，相嬉戲，頗爲衆口所譏，而向公愛其才，授以記室之任。磨盾草檄，落紙千言，醉後氣益淋漓，傍若無人，軍中由是奇之。旋以界嶺中坪河口等戰，皆預其役，擢至候補知府，賞戴花翎，俄而撤去翎職。咸豐三年，向公督師江南，仍令公隨征効力。旋命總理營務。適値粵匪劉麗川踞上海城，官兵攻之久不下，公請於向公，願自往招降。或言賊方崛強，不宜輕入危地。公歎曰：「遷延糜（？）財賦之藪，大營糧餉所

出倘與金陵聯合爲患匪淺吾之往說事成賢於十萬師不成一身何足惜向公嘉其忠義泣而送之十一月十八日至滬江單騎造賊壘大呼曰吾向營參軍謝太守奉令招撫汝曹賊延之入公語劉逆曰潢池豈立命處况 大兵已四面環集斷非螳臂所能抗拒幸向大帥恩開浩蕩汝等何不翻然歸正共剿金陵巨寇并出向公手札及劄頁以示之劉逆心動欲與公定約而副賊某不從潛使其黨害之公罵曰逆奴不聽良言反害乃公定見無噍類矣從者三人皆死之五年果爲撫軍吉勇烈公所破賊悉駢戮撫軍疏奏死事狀 贈卹如例且并與光祿寺署正胡枚同附祀昭忠祠枚字少文浙江鎮海人嘗督兵勇攻上

海珹不克爲賊所殺者也江南軍營死事畧參擱忠䓁鎭海縣志

馬刺史善

馬公善字遇臯一字健庵江蘇長洲人性孝友與弟增甚篤愛析産十之七與之弟復貧仍厚給之幼嘗學舉業從金匱孫文靖公問字公賞其文以試不利改習計然術起家然輕財好施無吝容道光二十九年大水舉賑捐資二千緡議叙從九品先後撫邺濬河捕蝗助餉無役不從義聲著於鄉里咸豐十年閏三月金陵兵潰總督道賊徜徉而南夏四月丁丑蘇州陷公先受巡撫檄主黃土橋團練集七圖義勇三千人朝夕訓練庀水陸戰守具峙數月糧費臯鉅萬皆罄私財應之不捐人一錢至是聞變公激厲其下嚴陣以待明日賊果至公迎擊於金巷橋斬首十餘

級又明日賊大掠八字橋公趨援之斬首二十餘級捕虜四人越四日癸未賊分兩路至一出齊門至宜橋一出閶門至禪定橋公率勇千人自當宜橋賊斬首數十級獲馬一其子安瀾率勇數百當禪定橋賊亦捕虜二人獲船一甲申諜言賊將竄常熟夜遣安瀾潛至八字橋盡括瓦石塞還逝橋下賊舟至遂不得過爲從期焉丁亥城中約尉瀾賊至青黛瀾公拒之不利賊亦去五月乙未賊復大至登護龍湖畔使弟增與安瀾誘賊入湖伏四發賊亂公督全隊並瀾進擊大勝之斬首二百餘級獲船十俘賊目梟其首賊爲奪氣丁未逆酋李秀成大舉來攻公盡銳禦之約三時許殺傷相當賊退團勇歸而午餐賊忽掩至公獨

率親兵迎戰斬首數十級手刃騎馬賊三人傷於胷猶疾呼殺賊俄飛鏃中額而踣賊喜公死團勇亦四集賊乃走安瀾方赴常熟請軍火聞變馳歸收公尸面色如生公爲人沈毅有智畧膂力絕倫好談兵自建義旗立一軍每臨陣瞋目大呼橫矛策馬爲衆先故所部無不踴躍用命守黃土橋匝月大小二十餘戰賊輒創敗阻遏賊路遮蔽常昭公之力居多其死也年六十有九事聞　䘏贈知州銜雲騎尉世職入祀昭忠祠縣志堂稟

焦大令肇瀛

焦公肇瀛山東某縣人咸豐五年知儀徵縣適寇踞金陵連陷揚州鎮江恃爲外援其壤與儀徵連賊之往來過境者無虛歲而難民避寇與莠民從逆官軍遇之輒肆意殺掠公旣官其地慨然曰天道好生豈容濫殺不幸一日官軍有掠野者公聞之急督鄉勇掩之獲十四人立斬之懸首城闉而以知殺盜不知殺兵報大營營官某亦揭公枉殺官兵罪將軍托明阿公下檄調公質訊路經其營一軍盡甲見公匹馬率二親兵過皆瞠目視無敢譁者公見將軍具言兵虐民狀且曰某不殺兵無以對百姓營官不參某無以對兵將軍歎曰爾言是也當茲擾攘之際縣官營官

眞各有難言之苦衷當爲汝等解之立傳營官至命與公相結毋得覺兵不得擾民令亦不得專殺是日歡飲而散由此民稍稍得安堵未幾公以守城禦賊備致勞瘁臥疾不起臨歿猶大呼殺賊者再百姓無不慟哭後從祀金陵昭忠祠 潛菴漫筆

忠義紀聞錄卷第九終

男贊賢
　賓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金剛愍公光筯

金公光筯字念直一字濂石直隸天津人父鎔道光五年舉人官江蘇睢甯知縣公幼業儒屢困童試善詩文從侍父居廨齋留心吏治箋注律例成帙爲法家所服尋由國子監生循例捐通判發甘肅署巴燕戎格通判往時回番爲民害官率不問公獨往捕之梗化者始歛戢久之改安徽知縣會大水青陽民以督賦急將爲變撫部檄公往視公單騎至呼父老曉以大義陳說利害事遂解署定遠縣勤於巡緝盜風稍止旋補建平復調定遠惡少陳某暴鄉

里公下車戮之民大快遷知壽州公見囚滿囹圄晝夜讞鞫旬日結案九十餘獄一空工部侍郎呂文節公賢基疏薦公才　上命赴軍營大吏以寇近州劇留之咸豐三年春安慶陷壽州奸民聞警謀亂公自鄉馳歸夜漏三下入城始不敢發囚有踰垣者公手刃數人詰旦集紳士議團練不數日戰守之具皆完適土寇陸霞林自安慶獄逸出糾黨數千人掠於壽州合肥定遠之邊巡撫周文忠公天爵親剿之檄公堵截公率團勇入賊巢擒霞林父子五人其黨四十餘人送行轅迎謁文忠究出抱持公褫其冠易以花翎藍頂冠曰好男子公大驚文忠曰霞林巨憝吾慮其南連粵逆為大患故星夜督兵來君乃探囊取之吾何

憂案夏燮撰金剛愍公傳三年三月初五日周文忠公督師勦陸霞林檄公當其西合肥令遮其南而自率大隊由爐橋進得其巢穴毀之賊遂而奔西竄壽州之莊本橋公預遣練勇伏橋下遂生禽陸雙齡陸繼恩等餘皆鳧水而逸公復偵得陸霞林父子並黨與六十餘人匿甘羅廟乃合兵圍之十三日陸逆突圍而出十二人當其先皆善舞雙刀所向披靡公激厲衆勇且追且戰賊敗皆就縛公漏夜取供詞請於文忠遂以平明磔霞林父子三人於市並從犯十二人與馮桂芬撰金公墓志徵畧

遂專疏薦舉奉　旨賞戴花翎以知府用當是時粵賊餘正熾捻匪又乘間蠭起臨淮鳳陽懷遠悉爲盜藪地皆與壽州近民一夕數驚公令兩河口以東植竹籤置水營八公山以北雜張旗幟嶺腰林抄皆徧爲疑兵山隘分列礮石大盜談家寶張茂擁衆數千人公降之後皆效死未幾廬州六安俱陷州於是乎四面皆賊距城六十里有正陽關爲自南而北之門戶賊大舉來

犯公據關爲營迎擊戰酣雨大至火器不爇賊又一軍自旁來公曰天也欲死之左右曰公死城必陷今退入城城陷死未晚公然之多設疑陣聲東擊西且前且却遂退經一水無舟不得渡頃之居民拏小舟來曰小人有母妻及子買此舟以避難子號哭不行而止天殆遺此舟以渡我賢父母乎遂全師而濟賊疑有伏亦退賊先後凡五犯關公輒截之復以間勦除壽州定遠六安霍邱合肥諸境土寇李學盛馬四馬五陳常四江履祥吳雲程尹傅貴等不下數十股皆劇賊蓄黨千百計公不分畛域悉次第討平之大帥和春攻廬州無後顧憂者公力也五年十月官兵克復廬郡撫部福公選公爲守壽民請留公胥分輕騎出

城廂燈火熒熒見公去多泣者公亦爲之淚下一日抵暮廬城火起公馳救令曰譁者斬一人譁擒之又指蹤足婦四令并擒之皆賊諜合肥賊顧四匿城中公夜半潛出署至其窟誅之無知者民咸駭服六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公設局平糶下其法於新復之無爲巢廬諸處全活以十萬計（案湯國泰宋鳳集公勸富商往五河等處販米免其稅飢民藉以全活）巨寇王亮彩鄧三虎煽飢民爲亂公討而斬之撫部列治行以聞奉 旨以道員記名是冬署廬鳳潁道方受事捻匪已破周鎮王莊至三十鋪直犯鳳陽公即率所部持刀上馬往（案宋鳳集公任兵道寅時接篆辰報賊至尚未飽食即督出隊去）賊遁公渡河賊復大至步數萬騎千餘縱橫四十里公背水爲陣令曰進則生退則死死於

水不如死於敵衆曰然遂分三路迎戰公手燃大礮誤擊地地陷祭礮復發血流二三里賊徉走公傳令勿追賊旋從左右兜圍公令中軍截擊賊後隊繼至又令左右軍合擊之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大敗死者無算是役也俘云起事來未經此大創公兵纔八百人無一傷者僉以爲有神助未幾巢縣無爲復陷其明年春撫部檄守柘臯會疾作回臨淮二月粤逆陳玉成糾捻渠張樂行龔得等竄踞正陽關公扶疾出師追剿半日行七十里至霍邱與賊戰於郊援賊麕集呼城中并力不應乃退俄而霍邱亦陷桐城賊又突圍出破六安水陸並進號稱百萬衆議賊勢張宜棄壽州保臨淮全廬州後路公曰是怯也賊且輕

我必守壽州賊必懼我躡其後若不能守有死而已遂入
壽城公是時已統帶陝甘四川壽春各營兵而在部下則
僅千人民望見公旌纛迎呼聲滿山谷公曰無恐吾與此
城存亡耳民皆踴躍登陴輸芻糧治守具不令而集逆首
陳玉成聞公入城跌足曰事不濟矣乃驅衆圍之數匝公
使勇目李士甲等縋城出賊方食譟而乘之敗之南門外
衆以賊地雷爲慮公用地聽法應之果驗地聽者掘深塹
置水甕浮銅鉦其上令瞽者伏聽之賊穴城外即銅鉦作
水漾聲始見墨子蓋古法云賊攻城多死公又頻獲其內
諜斬以徇復令城上多列旗幟而數易之賊益不測我兵
多寡望之趦趄公知賊可以計擾之也時募死士夜入賊

營劫取首級賊由是每宵驚叫聞風葉聲輒起視公曰懼我矣定議破之圍城之八夕星暗雲迷公銜枚出師設伏八公山分三道襲之賊在睡中皆大亂而八公山火起賊自相踐踏轉戰終夕賊壘悉平遲明見積尸滿野遺屣百車敘功加按察使銜案平定粵匪紀畧七年三月十九日賊攻壽州西北兩門廬鳳道金光筯邀戰敗之明日攻南門光筯督兵勇嬰城固守而時出精騎攔截之二十二日賊至愈衆合圍驟攻光筯使知州黃元吉鳳臺知縣李霖勇目朱在國募死士縋城斫其營轉驍賊二十餘逆鋒大挫遂定議力戰約鄉團舉火爲接應二十五日整隊開東門出擊奮勇酣戰自辰至酉團勇四至助勢縱火焚巢賊棄營潰走追殺二十餘里與馬撰墓志畧同

公既解壽州圍圖取正陽關自唐家店進軍至栒杞園擒賊目吳守剛張定邦楊得應等案粵匪紀畧光筯攻栒杞園使練勇孫家爔等由雙橋橫擊斃賊二千餘刺殺僞將吳守剛等駐軍三十鋪令知縣劉錫齡遊

擊成桂吉昌守備黃鳴鐸率水師會於黃天淵毀賊營四十餘殺四千餘人淮水盡赤進抵關下環攻五晝夜三登三郤平旦復登遂克復正陽關　賞鏗色巴圖魯勇號兼何捻逆張樂行自三河尖東犯公沿淮拒戰互有勝負粵賊偵公在外潛師再陷正陽公聞警馳還至沫河口層冢砦見賊營四一鼓下之直搗北關屢戰屢捷會都統勝保師次八里垜隔河而軍公晉謁議造浮橋渡騎兵未成賊突至勝帥檄公迎戰公在舟中左持矛右提纛一躍登岸兵凡千人自辰至未戰不利左右奪公胄請走公不許轉戰渡河而歿時咸豐七年閏五月四日也案豫軍紀畧張樂行爲官兵所敗恐三河尖不能久踞先以舟載輜重順流歸雉河集金公光筯率兵邀截之沉其舟數十而賊艘不絶帆檣如織

踞八里堠跨河而軍與正陽關賊爲犄角諸將邱聯恩張曜等會師進勦因河水盛漲營北岸不得渡五月初四日光筋造浮橋以濟官軍賊見水爭出以斧斷河橋官軍擊以礮賊乃敗竄而光筋自督水師直抵關下將登岸有伏賊襲其後壽春練勇先潰賊盡驅全隊出光筋在礮船督戰身中槍子猶屹立指麾士卒岸賊乘之舟人急解纜溜急舟覆光筋歿於水又案采風集金公統兵往攻正陽關自督水師千人與賊鬬深入其地被圍數重援軍皆不得入公執短兵力戰受傷過重血流至足恐爲賊所得投沙河而死與墓志所載皆微異年四十有二公尸屹立水中顏色如生弁兵獲之歸壽民皆縞素哭前一夕營西北有大星隕公曰不日恐折一大將乃自應之悲夫事聞 上軫悼 命視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世襲騎都尉謚剛愍祀昭忠祠建專祠公才兼文武居官節儉廉正廳事不設宴妻子或彌月不相見在軍食藜藿藉草蓐與士卒同甘苦蠲一切陋規所至郤供帳曰我取於彼彼

取於民民方倒懸不救之轉累之乎大帥行營距不百里不通一柬以是失大帥心官兵或奪民財見之必懲以法大吏過境從者索費皆嚴拒之愼舉僚屬賞罰必明用兵善持重多勝少敗賊畏之呼爲金老虎武功冠於一時江淮間倚之如長城嘗追賊正陽關外所過隘口賊皆粉書畏服君威幸勿窮追字其論兵有曰上則操必勝之術次則立不敗之地上雖高於次次實要於上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上書大府論時弊畧言大兵宜攻不宜守地方官宜守四境不宜守孤城時皆以爲名言戰勝歸輒愀然不樂曰死者皆民也甘心爲賊者十之一二耳軍暇賦詩見志有古名將風愛民如子壽民感之誕

日萬家香火以爲常丹旐出臨淮五河送祭者凡數千人蓋功德入於人心有如此子厚增候選直隸州知州襲世職以道阻不得歸葬公柩於吳中遂寓居焉十年蘇州陷厚增妻葉氏罵賊不屈死本縣志堂稾

論曰金公本儒生習法家言及試吏皖中其地係捻徒淵藪政尚威猛救時之苦心與周文忠公同及後官監司涖大郡髮捻環攻公且戰且守威名赫赫又絕似六合溫壯勇公性最孝嘗謂弟思庚耀庚曰寇氛日惡吾必死雙親年高侍養事汝二人任之矣言訖淚下卒也以身許 國戰歿巖關嗚呼如公者近時疆吏中豈易多覯哉

邱武烈公聯恩

邱公聯恩福建同安人父剛勇公良功官浙江提督殲海盜蔡牽封三等男公幼習韜鈐材武絕倫精騎射由辦將累遷總兵官顧天性質直不能媕阿徇人意由是節鉞所涖兵民愛戴而大府往往多與之齟齬咸豐四年河南南陽鎮總兵柏山戰歿　詔以公代其任時粤逆洪秀全踞金陵遣賊北犯畿甸中州土捻乘間竊發所在蠭起公日操練卒伍常若寇至越數月所部悉成勁旅捻徒竄入擊之輒敗去賊甚畏之宛洛間倚為長城會楚北官兵失利豫省潰勇林其賢易天富朱明義等潛回鄉里結羣不逞之徒攻陷息縣四出剽掠汝甯光州各告急於大府且言

公在南陽素爲捻憚請即赴息剿辦巡撫英桂遂奏公移師光息令河北總兵崇安駐防南陽五年四月公馳至息縣一戰勝賊收復縣城復恐賊入楚境率參將成景追之敗之文殊寺鳳凰山賊竄至河口寨爲羅山知縣鄭元善截殺乃走匿包家集公復追至黃胡店搗其巢斬林其賢其逸至洪廟者公與道員邊浴禮合兵剿之擒賊首王當羅苗裔惟易天富朱明義逃去旋爲新蔡知縣馬箜乾汝陽知縣金朝棟所獲公又獲巨捻黃五雷蘇明誼彭希孟等南汝光各屬亂遂平巡撫上剿捕功諸將吏均晉秩有差而公賞不之及識者知公不爲大府所喜也六年正月潁亳捻寇大熾商邱夏邑虞城永城諸境焚掠一空公

復奉檄與都司保英各率所部馳赴歸德至則逆首王貫三已竄入夏邑公急進軍抵石榴堌站是夜闔營遙見火光起知賊越會亭由西南繞至穀熟集距宋郡四十餘里公徹夜戒備黎明賊馬步五千分三路來犯公督軍迎擊賊鋒甚銳久之始敗退公追之殲斃千餘適總兵崇安亦率兵至二月進抵蔡道口王貫三同捻首張樂行龔得蘇天福驅全隊至衆號十萬綿亘三十餘里我軍列陣以拒賊勢盛終不能支遂大衄賊乘勝逼歸德城公收集殘兵回郡合城內兵勇登陴嚴守賊見有備乃去而巡撫以兵敗狀聞　詔奪公職其時歸德奸民嘯聚潢洍亦蝟附蟻屯爲我患公同總兵史榮椿搜剿日有擒斬道途漸通乃

駐營穀熟集賊由杜集來犯公擊之賊敗走擒張占魁等四十餘人奪獲礮械無算進次營廓集王貫三又糾衆至別以賊攻鹿邑公與戰於界溝橋敗之擒張川等繼而又有閻集之捷擒于孝汶等三十餘人賊大挫鹿邑之圍亦解　上嘉公功復原官四月督師袁端敏公以張樂行踞雉河爲皖捻渠魁檄公與崇總兵出境會剿至翟村戰賊勝之又敗之田家溝張樂行復率賊跨亳水而壘袁公督諸將西凌阿等進擊公戰最力賊敗者皆水去多溺死王貫三亦淹斃追殺二十餘里擒斬五千餘大軍遂乘銳深入卒平雉河賊巢未幾張樂行走蒙城勾結捻徒李二謨等勢復振巡撫慮賊犯光固檄公防堵固始七月雉河可

失公又馳赴亳州値編修袁保恆都司金泰與賊戰於趙三河岸賊欲誘我迎剿鈔截我後適公以所部馬步鼓譟而前賊驚愕四散大軍追之斬二千級擒張苟等六十餘人賊尋退守雉河公偕總兵關保循渦水南岸進復與張樂行襲得之衆戰勝之而賊巢終負嵎不可克十月豫省復有襄陽土寇糾合捻徒竄陷鄧州之變賊騎四掠幾及內鄉鎮平南陽諸境巡撫時在鹿邑行營疏言襄寇闌入豫疆恐成燎原之勢請　敕秦撫調兵協剿　上允之巡撫乃檄公回師鄧州兼顧宛郡會陝西副將龍澤厚亦由皖來中州　上命與公會剿公至鄧以兵單激厲新野諸縣紳民倡輸集團旬日間得衆數萬連戰兩日皆捷克復

州城卽遣別將擊散內鄉諸縣之賊擒斬逆首劉三晃等我軍方由黑龍都司衙一路前進耀師豫楚邊陲而隨州大猾趙邦璧又招集土寇搆亂矣七年二月賊由均州房州竄至河南之淅川內鄉公聞警卽回軍剿捕時所部不滿二千十四日至李官橋猝與賊遇擊斬數十級追二里許忽伏賊四起圍之數重士相顧失色公連射數賊皆應弦倒因引滿注矢擬賊騎賊無敢追者旣出圍步隊爲賊困復躍馬大呼入圍拔出之凡數入入輒手刃十數人近之者皆辟易或瞠目立如偶不能仰視是役也公壺矢皆竭血凝刀環間累寸許比至半札店籍傷亡兵勇流涕自責親爲裹創傅藥衆皆感奮期翌日復戰於文曲集賊鬨

之大懼夜郎遁回襄陽公追至楚約楚軍夾攻三月復敗之柏家集斃賊數百擒逆首余學中賊乃散潰而副將龍澤厚方至宛未抵鄧州旋復調赴光州惟公一軍往來淅內搜除伏莽是年四月張樂行襲得方大擾潁州大帥勝保嚴檄召公赴援至則戰於方家集縱火焚南岸浮橋盡毀其壘旋協克三河尖以功加圖薩蘭勇號而張樂行既敗遂遁入正陽關糾合霍邱捻首李兆受乞援於粵逆勝帥令公同固始知縣張曜分扼固霍接壤尋進駐黎家集又渡河鈔擊李兆受敗之已而勝帥以宛郡寇猶熾公習宛南情勢遣公回豫蓋是時豫省角子山土寇正蔓延鴟張也角子山在裕汝兩州之界素有盜蹤出沒皆泌陽舞

陽西平遂平諸縣之捻徒也其山衺延三百餘里層巖疊障路徑紛歧賊倚之爲窟久且醜類益繁以蕭況陳太安管紹堂爲之渠勢甚披猖當公在鄧巡撫嘗催公移師來許州公以襄寇未盡不遑內顧又因皖逆犯潁先須赴急請暫緩行於是巡撫令總管德楞額協領蘇克金副將閻丕敏等率兵攻討逾數月賊始受懲創而公亦已自潁上至葉縣賊知官兵漸逼皆南竄翻山遁巡撫檄公追剿逋寇已而蕭況挈其黨竄至魯山縣公又馳至裕州偵知賊屯象河關往擊之殺斃不可數計別將亦皆分剿告捷而管紹堂又爲知府蒯賀蓀擒獲巡撫乃奏西路肅清河陜汝已無盜蹤惟南路尙有遺孽當令諸將會剿以期淨絕

根株無貽後患疏上自德總管以下各晉銜而公仍未得豫賞也賊自象河敗後僅餘數百人南遁歷賈樓梅林寺陳溝諸處沿途裹脅日衆迫公躡及緣山繞避公同南陽知府何懷珍率兵前進而汝甯知府祁之珏遂平知縣汪斌才亦以團勇堵截賊見四面受敵急竄入大頂山適公至擒張二史玉等賊敗遁桐山爲練勇兜殺乃回奔角子山老巢公急追之會德總管亦統軍至賊遂遠入楚境巡撫上將吏功而以公前在淅內調征不即至劾其遷延之罪　上命摘頂翎示懲其實公以孤軍由光州而歸德而潁州而鄧州繼復赴光旋又調赴許州裕州三歲之中疲於奔命時有跑殺邱鎮之謠糧臺軍餉又不以時給發士

卒飢驅道路主者反以輾轉濡遲形之白簡可謂寃已巡撫旣劾公而南竄餘孽仍責之於公八年正月賊復由南召入匿角子山屯茅草坪公與知府何懷珍祁之珏往剿擒逆首陳太安進至鳳凰山賊駭走由大項山逃入三寨山我軍合圍擊以鎗礮賊皆紛紛墜崖落澗而死兵遂登山搜斬蒐一晝夜之力醜類全數殲除裕州之寇乃平巡撫以南路漸靖而北山尙多捻徒復檄公督捕之二月公於北山擒獲捻首李囊子等而泌陽桐柏舞陽各州縣亦先後擒賊俘馘纍纍有張汶成者尤凶悍匿嵖岈山之高洞公夜率都司柏英襲之擒汶成及其黨數人又令縣丞嵇文輅外委李廷選窮搜南山之賊遂於白毛埰青泥洞

獲萬格疑方馨子侚四余小毛等皆積年劇盜也於是南北兩路肅淸巡撫上功狀公得賞還頂翎免失守所屬罪會張樂行襲得踞懷遠糾捻首孫葵心犯光固英巡撫已調任去代之者爲山西巡撫某檄公扼槐店衛沈項以爲之備九年頻亳寇氛愈張賊趙浩然掠永城陳家集巡撫日以軍事責成於公公至亳州令知州張鍾翰合吉林兵駐營渦河南岸牽制賊勢翌日親督馬步兵由北岸進距余集三里賊結陣迎拒公先以精騎衝圍繼之以步兵殲斃無算追之泥臺店與援賊遇公揮左右軍夾擊大敗之追及李家橋復斬百餘級賊逃公追之墜馬傷左脛暫回鹿邑二月賊陷甯陵犯歸德攻睢州諸將府伊里綳王聯陞

禦之俱失利睢州亦陷聯陞為賊所圍巡撫前以甯陵失守劾公坐視不救　詔奪其職至是賊饑大熾益趣之戰公方負創甫愈而巡撫又激以戴罪剿賊公心憤甚謂部將曰吾當以死報國遂督師赴睢州遇賊於張公堡大戰斬二百餘級擒潘苟等十九日抵睢州城賊望見旗幟輒走公與副將蘇克金飛騎蹴踏王聯陞乘勢出重圍立復州城公追賊至太康界斬八百級二十一日偵知賊攻西華次日馳至戰於西夏亭賊紅黑兩旗來衆各萬人我軍兩路迎擊決盪多時斬馘千餘西華圍解賊分股竄郾城之五溝營及舞陽之北舞渡公以五溝賊屬悉將穆特布而自督兵勇三千向舞陽窮追二十五日至北舞渡公分

馬步爲三哨以擊賊賊衆數倍於我顧不肯前但縱騎四面圍已又鈔我後官軍戰良久殺賊過當士卒死傷如積公瞋目一呼所向輒披靡稍稍拔出圍又遇伏日暮風霾四合公身被重創賊來益衆乃與山西叅將福瑞均遇害部將亡者二十餘人案游擊王萬年都司史倫錦守備本祥白思舉千總張景周馬得喜尹榮高永富劉漢章把總劉其東周承淸宋玉魁張克勤徐枝外委丁建成登雲徐俊智馬成得王悅王兆熊等俱見豫軍紀畧敗軍退至許州人心震動時巡撫升直隸總督新撫瑛棨以公死狀聞 上命照提督陣亡例賜卹 予謚武烈公故將家子束髮即在行閒勇敢有謀戰必爲士先善以少擊衆紀律甚齊御下嚴而有恩士皆親附之大河以南恃爲保障南陽民尤頌之如父母自粤捻及土寇起馳

驅豫皖楚三省征勦有年所至殲戮巨魁克城解圍羣賊畏之如虎戰功爲一時最而以性與大府不合賞每不及罰輒隨之血戰數載未晉一階甚且奏褫其職案嚴仙舫通政哀邸總兵詩有鬭道疆埸推健闕幾曾幕府錄元功之句卒至發憤戰殁海內聞者無不痛惜大約公之材氣無雙似漢北平大守李廣而其數奇不偶亦頗相類廣以不得於大將軍衛靑對簿自剄而公亦爲主兵者所屈抑戰殁行間嗚呼古來名將受制於人身死而功不成者何可勝道豈獨前有北平後有南陽哉本尹耕雲豫豫軍紀畧

論曰近時寇禍之平全由大帥得艮將而善用之如胡文忠公之於多忠勇駱文忠公之於胡公中和周公達武合

肥李公之於程公學啟劉公銘傳郭公松齡皆能任以腹心待如骨肉稍有蹉跌必掩護之而勝輒歸功以入告是以虎臣感奮樂爲盡力卒戡大難爲中興之方召彼邱武烈之勇畧亦不在多公諸賢下而豫撫御之不以道終至將星慘隕於荒野寇氛益熾於中州嗟乎長城之壞誰實致之此亦志士仁人所爲扼腕而太息者也

余威毅公際昌

余公際昌字會亭湖北人粵寇擾楚應募從征驍果善戰時胡文忠公撫鄂以湘軍剿賊最力而湖北兵勇積弱已極欲爲鄂省轉移風氣汰除疲卒整頓軍伍嘉公材武思以激勵戎行由小校擢都司咸豐七年賊犯黃州李勇毅公續宜遣公伏兵鳳凰山前擊賊勝之明年僞將韋朝綱竄楚境官軍拒之南陽河岸賊渡河至公邀截之賊潰官軍逐之大捷敘功以遊擊用五月賊犯蘄州公又敗之白陽堡黃龍庵追至彌陀鎭賊棄壘而遁是冬十月李忠武公續賓敗歿於三河賊氛大熾賴多忠勇公挫之荊橋公與唐觀察訓方復有南陽河之捷巡撫胡公以公迭著戰

功奏升參將命於襄陽羅田諸處招募勇丁千人爲昌字營自成一軍以備征討十年正月僞將陳玉成合捻寇由江浦定遠入犯爲知府金國琛所敗而高橫嶺賊壘亦爲公擊破斃賊三千餘擒四百餘擢授副將會楚軍攻圍安慶胡巡撫知賊必以全力來爭謀撓楚以解皖圍親駐太湖遣諸將分守要隘而以霍山之樂兒嶺尤爲賊所竄入之徑其地有險可扼命公增募壯勇共三千人築碉屯守諄諄戒以賊至堅守勿戰以待援師而陳玉成果間道走霍山嗾捻首龔得犯松子關自率賊十萬於十一年正月乘虛從黑石渡直逼樂兒嶺公初守營不動相持四日玉成使賊挑戰激之公亦狃於累勝頗有輕敵之意竟違胡

公節制開壁出戰大敗營破賊遂假官軍旗幟襲黃州陷德安武昌省城戒嚴總督官文恭公檄舒保彭玉麟諸大將入援賊始退去先是曾文正公常戒胡巡撫勿用湖北勇李勇毅公亦以余某恃勇不可重任爲言而胡公志欲開湖北風氣又以公爲有將才遂託以邊寄致大誤軍事胡公深以自咎而公亦奪職見廢矣然公固血性男子其材又實雄猛過人守嶺之失由於不能持重自敗後大愧悔胡公又旋薨公益哀慟恨無以報知己適中州多警豫撫嚴公樹森乞師楚省官文恭公以公雖蹉跌於前究係宿將奏起於家命新募昌勝五營赴河南剿賊公得檄忼慨謂所部曰際昌曾負大罪今掌大帥湔雪得圖後效此

行必滅賊以立功否亦誓不生還再見鄉里父老也聞者莫不壯之同治元年正月捻寇蠭起肆擾甯陵睢州科爾沁僧忠親王方駐軍單縣剿辦直東會匪聞捻賊犯河南自統蒙古馬隊五千馳至杞縣值公亦率楚勇三千至開封新撫鄭公元善檄令東進赴僧邸大營會剿二月忠親王以賊騎四出游駛預伏軍於濠邊擊之斬千餘級王飭令公與諸將楊長春成景巴揚阿西攻陳敏屯踞賊賊先出營官軍旋避入圩而西北趙寨焦寨東北田陵寨正北魏堂寨又皆有踞賊數萬初三日各軍會攻趙寨賊圩公首越濠躍登將士從之斃賊四千公復揮各隊至焦寨而田陵賊來救我軍力戰賊始潰奔焦寨之賊亦焚壘走公

急追之賊見兵少回戈相拒魏堂賊忽尾至公前後受敵中傷猶執矛馳驟攢刺如飛諸將富和蘇式金楊長春正追田陵賊恐公孤軍有失率兵馳援與公合擊斬九千級獲旗幟鎧仗無算騾馬千匹賊皆宵遁忠親王以捷聞有

旨嘉獎復公副將原官賞還花翎加偉勇巴圖魯名號會上寇陳大喜踞汝陽之平輿布政使張公曜討之而賊巢終負固不下鄭巡撫乃召公協剿時公方征確山寇國明善遂移師來汝州值陳大喜結正陽捻首張鳳林為援醜徒大至八月公同張布政督馬步縱擊之賊潰我軍乘勢搶殺屍相枕藉陳逆見外援敗大懼刺知官軍糧餉全恃汝郡接濟參將尹嘉賓駐高平寺通運道乃糾正息新

頑捻匪數萬麕聚郭樓其地逼近於高平寺聯營二十四橫亘十餘里謀截饟道覆我全軍尹參將一營爲所困九月張布政與公伏兵南北兩路而別以輕騎誘之戰賊出伏起擊斃五百毀其二壘是夕張鳳林又驅大隊至增壘阻後路袤延南北西三面包我營環以長濠爲死拒計我軍絕饟者已數日張布政患之使公率各軍向郭樓疾馳而潛約尹參將由高平寺進兵南北會合援賊傾營出拒我軍嚴陣不爲動伺其懈突前奮壓賊敗尹參將亦自後衝入賊棄壘併向東南賊寨竄匿運道乃通而老巢圍益嚴張布政與公謀謂賊援雖已斷而逆巢深固未易克其從賊各民寨懾我兵威思反正者固多懷疑者正不少宜

設購捕以離其黨於是有老黃莊賊目王秀中詣營乞降許之旋擒獻逆渠馬行廉斬之已而復密遣王秀中選勇壯數十人入各寨爲內應公尋督兵進攻遂連破楊楹高潭馬灣盧岡諸賊寨且剿且撫不數月傅灣黃灣熊灣馮灣閻灣劉灣余樓關莊潘營胡老萬和諸寨居民或殺賊來獻或縛送逆目匍匐泣訴願爲良民公同張布政周歷撫諭令薙髮酌留器械以資防守咸與維新寨民感德畏威歡聲雷動惟李樓傅家兩寨堅抗不服兵至屠之是役攻拔逆寨七收撫民寨十二斬馘三千餘反正居民萬二千餘戶大喜以勢孤率劇賊先遁十一月公率兵直逼平輿克之擒大喜弟陳汶並獲僞軍師陳天爵等及大喜妻

賈氏妾尹氏皆斬之餘賊搜殺無遺奏上公以總兵記名
尋補授河南河北鎮總兵官而大喜之遁也隨陷踞蕭土
寨豫撫張公之萬檄公由正陽剿之連克其附近之壘復
計擒大喜母朱氏於郭溜寨大喜度不可爲由是豕奔兎
逸旣竄往楚之隨州境復回入桐柏縣之固鎭又入新蔡
之袁寨又走匿吳老莊又由河口集遁入光山縣境以公
偕諸將追剿甚急所至不能久踞也二年二月大喜合皖
捻自白雀園東竄商城循六安冀勾結粤逆公追之虎頭
關連戰勝之又襲之於界嶺賊敗走悉竄楚之麻城縣公
督軍出境裹糧而追將之蘄州巡撫張公以賊蹤過遠檄
公還甫旋軍而賊復回竄至潘家塘中關驛逼近光山四

月初七日公與在籍知府何蘭馨由息縣李家大竹園探剿逕抵正陽南界之李寨遇賊多所斬獲初九日公率參將崔廷桂遊擊李廷彪都司連美等進令副將李殿元爲後繼自辰至午追戰十五里至方寨南賊衆返拒李遊擊揮軍敵之賊稍却俄而寨西突出賊騎五百餘步賊數千橫截我軍公怒馬大呼挺矛疾刺賊皆辟易而寨後又出伏賊圍十餘重我軍左右隔絕公被數十創歿於陣從死者李遊擊以下三十九人案都司魯華青趙嵩三守備申得三徐英杰王炳坤趙鴻春汪大樹千總連興胡登庸張得勝朱得勝王文慶蔡公興把總何成功趙其蘭胡德元李廣田王玉珍張得福陳鳳山黃學立魯世林殿登高張殿元曹占春蘇文章陳廣王外委楊守忠賴得之賴興成張福興蕭萬貴江之學傅盛豐用學達彭心福五品軍功李古元余潤先俱見豫軍紀略越二日始獲公遺骸傷痕鱗

次無完膚公勇猛無敵諸將中最有威望與張布政齊名及戰死遠近惜之事聞　詔以提督例䘏謚威毅追贈三代建專祠諸將祔祀焉當賊之回竄也巡撫張公慮公所部轉戰屢月奔馳數千里又衆寡懸殊恐有失命參將孫之友敖天印率部兵往援至則已無及距公之死纔半日云豫軍紀畧參胡文忠集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胡文忠公之使余威毅公守樂兒嶺時人比之諸葛武侯用馬謖然謖卒以敗誅死而公復蒙起用馳驅豫省始從賢王剿賊繼而同張方伯收撫民寨克復平輿戰功卓著後以孤軍窮追灑血行間報國之忠凛凛然可不謂之烈丈夫哉

副都統伊興額公

伊興額公初名英升額　宣廟命改今名字松坪姓和特督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世居吉林松花江狀貌修偉少日倜儻好射獵以能殺虎稱於時道光中從征回疆屢拔偏校以武勇選三音哈哈遂改隸滿洲分旗侯補爲　乾清門侍衛已而海上變起從揚威將軍出征師中輟而還鬱鬱不自得數年辭秩歸里仍短衣匹馬射生山磧間將以韜晦終焉迨咸豐初粵寇入楚擾江南公奮然有討賊之志走　闕下請自備資糧率所部隨勦　朝命壯其請許往以一旅駐江浦時賊連陷巢縣和州含山蹊我營壘欲由烏江北犯公率二百騎迎擊於石磯橋大破之又獲勝

於柳樹埧擺二等侍衛已而與賊戰於九洑洲功最遷頭等侍衛尋奉將軍托明阿檄調赴河南軍復留勦宿州捻冦與賊黃鳳夏白任乾戰於雙溝集蘆溝集孫町等處勝之斃二千餘擒一百三十七人復勦賊回春集搗其巢獲賊目孟繼元凡奔馳江皖豫三省數載以濉溪口拒賊劉家祥救民數萬渡河功加副都統銜七年捻渠李月兒約范宗陵謀北竄公疾擊之於張家七樓斬宗陵月兒遁往永城王家濄子築圩屯聚十萬公逼攻三晝夜壁之卒擒月兒其屬陳保元王有功皆懾服先後來降解散甚衆案龔牘餘談伊都統調赴河南道經宿州値皖捻披倡郎率吉林馬隊擊之敗賊於任橋再敗之於方縣遂與徐州官軍合擊於濉溪口時賊衆兵單難與角力者因乘夜並進出其不意遂殺賊三千餘人復追賊於永城之鐵佛寺會斬

忠義紀 21冊

捻首王錢法常文燦等其逆巢賊乃繞道攻徐郡都統又率精騎馳赴力戰却之別賊王廣愛聚衆於張家樓有駸駸橫竄之勢都統捲旗束甲掩擊破之陣斬土逆餘黨聞風潰走永城宿州間有地名五家溜者爲捻首李月所踞悍黨萬餘環築土牆伊都統由蕭縣瓦子口往搗其背深入六戰賊衆羣奔官兵毀其壘李月南走追至岳家集及之其黨盡溺於河李月勢窮轉向北竄都統乃邀之半途遂獲李月以上所載與豫軍記畧及宗滌樓侍御所撰事畧互有同異　賞額圖渾巴圖魯名號授蒙古副都統八年正月駐軍臨渙近賊圩賊不敢來侵乃出奇兵攻薛家湖賊巢公股受鉛子傷血流滿韡忍痛力戰破其圩奏入　賜頭品頂戴未幾因豐縣失守奪職九年二月捻渠孫葵心入豫疆公自宿州赴援行次許州值賊敗總兵邱聯恩於北舞渡乘勢竄回甫抵商水公往擊之斬馘五千由沈項直追至太和殲除步賊殆盡五月復同參將承惠破賊劉

苛於兩河口捷聞　上嘉其勳復原官督辦河南全省軍務而大帥勝保素忌公劾其商水之捷詞多欺飾遂復解兵柄公知與貴臣不合蜚語中傷卽謝病回徐城宿州以公去賊熾叩　闔請還鎭濉溪　密詔令公强起固以篤疾辭　上不悅尋有黜職回旗之　命卽日就道抵京間住適僧忠親王奉　詔討捻寇薦公可用遂以六品銜從軍甫出都徐人請公鎭徐者弇懇不已　上聞之加三品銜　命督治徐宿民團事至則徐之父老婦孺喜相告曰我公眞來矣公亦與徐人習教以練勇束伍之法甚至十一年二月皖捻分道犯山東大帥責諸將戰徐州總兵滕家勝乃銳意進兵與公擊之於汶上東平賊大敗益猛進

初八日至卧虎山風霾忽作急勒兵退至楊柳集伏起被
困公力戰以死年五十有五滕總兵亦歿於陣忠親王悔
趣戰急喪公良將大慟事聞　上悼卹復其官徐宿永城
汶上等處皆爲建祠公用兵神速運以精心動合古法紀
律嚴明不營私利賞罰必信得士卒心取民間一乘稈一
束藉即斬以徇雖烈風驟雨無敢入民居民愛戴之如父
母故所至民悅所去民思其戰伐如在渦河一旬平七圩
在桃園一日破十二營在新修河一夕破幅匪萬計功蹟
不勝書案璧臚餘談都統勇畧冠世用兵如神尤能以少
破衆以奇制勝平日忠介之氣溢於言色約束士
旅極爲嚴肅雖所親愛法不少屈以是能得衆心兵民相
安數年如一日往往禦賊於前兵食不繼而民以麥飯往
餉之今徐宿人上道及都統戰事猶能指畫　性儉樸無他
其進退節制結營臨陣嘆爲奇才異勇云

嗜暇輒親書史好爲劈窠大字惟過剛負氣致屢起屢蹶然卒以討賊死行間嗚呼報國亦忠矣哉宗稷辰撰事畧參尹耕雲豫軍紀畧

論曰都統伊公爲將仁廉而勇河南倚爲長城而徐州民感之尤至惜中扼於勝帥也迫後捻寇大熾僧邸鋭意滅賊公亦率師進遂及於難然公歿後徐人有夢公已爲城隍神者豈非以殺賊拯民精忠至誠上感於穹蒼哉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終

男贊賢
貢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一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忠壯公瑞昌

瑞昌公字雲閣滿洲鑲黃旗人咸豐四年粤賊北犯公以副都統從僧忠親王率所部戰高唐連鎭閒所嚮多捷及逆渠李開方就俘論功　上授公杭州將軍七年冬抵任適賊屢出沒徽州甯國浙境戒嚴公益操練士伍不閒寒暑十年二月逆酋李秀成由廣德竄犯杭州巡撫羅壯節歛兵入城賊遂攻圍北門人心洶懼公知賊無後繼斷難持久分旗守駐防子城二十七日賊從清波門地道入文武將吏或死或走惟駐防城如故賊悉力攻之公率副都

統來存協領傑純舉礮轟擊斃賊無算又聞提督張玉良自江南大營來救已在湖州公乃募人哭圍出請援兵有杭州人王元者牧馬旗營應募賫書從水竇出直造張提督營提督閱書云爾滿營數里地恐旦夕不保我將蜀軍無多往亦不濟元曰賊皆烏合雖多不能戰俟其未定擊之可大克省城復軍門勳名冠世矣提督頷之飲以酒元曰瑞將軍望救如渴我食奚以下咽哉且奉命來乞師而不得萬一滿營不保元何顏生於人世遂大哭聲徹於外提督感其誠復偵知駐防城堅守狀於是麾其軍行三月二日前鋒抵艮山門踰城而入時公因援旅不至與賊約決戰於錢塘門之校場賊悉精銳列陣以待公命來都統

傑協領督騎銜之滿人婦女皆韡執旗助戰鼓聲震天自辰至午馬隊馳突數次賊陣動又望見外城上插張字旗疑爲總統張國樑救至大驚滿軍乘之賊遂敗而棄省城以走公告捷於朝　上嘉歎賞頭品頂戴總統浙江軍務是月巡撫王壯愍自蘇州至公與之繕城郭籌善後復以錢塘湧金清波三門皆瀕西湖募練水軍以壯聲勢已而金陵大營潰賊陷蘇常踞嘉興分黨進逼下游逆氛日棘浙省皆係客將潰兵驕而怯戰所過騷擾閭里公知事不可爲憤懣發病時時𥁞中臥不復能治軍事矣明年金華嚴州相繼失守九月賊由富陽餘杭直犯杭州衆數十萬合以重圍外援皆不得入十一月二十八日省城再陷公

又欲守滿營而壯士多傷亡不足以拒賊乃集八旗將校誓死報　國量人多寡家授以火藥相持至初一日滿城亦破公在署中先舉火闔營次第火煙磤四起同日死者自公與杭州副都統關福在籍江蘇糧儲道赫特赫訥以下（案赫特赫訥公滿洲鑲黃旗人道光壬午進士由翰林出爲江南淮海道咸豐九年奉檄赴浙江催餉明年二月杭州陷以協守駐防城功賞二品銜復佐巡撫王壯愍治軍事十一年杭城再陷公陣亡妾鄭氏子前河南開歸道蘇呼納皆自焚死）男婦三四千人候補縣丞襄辦滿營文案涇縣沈榮恩亦殉難而王元以乞師之忠爲張提督所重甚見信用洊升都司已於是年六月戰歿於長安鎮事聞上哀公之烈　卹典甚優　予諡忠壯　命建專祠以諸死事者祔祀焉（浙江忠義錄參平浙紀畧）

論曰咸豐庚申春杭城之失而旋復也雖由張璧田軍門援旅之功然非瑞忠壯公戰於內以挫其鋒外軍即至未必收省垣於指顧也迨至辛酉冬杭州再破則駐防之精銳已略盡又困於饑公申令誓衆力不能戰義不肯辱遂縱火自焚也闔營官兵眷屬無一人陷賊者報　國豈不烈哉

果毅公傑純

傑純公蒙古鑲白旗人官杭州駐防協領洞曉戎律深得士心歷任將軍皆倚重之咸豐十年春省城陷巡撫羅公繇死將軍瑞忠壯公亦欲自刭公與副都統來存言賊以偏師入犯必無後繼可力守駐防城以待外援忠壯乃止命公同來都統督軍登陴公身先甲士露宿壁壘間巡警最嚴賊挑悍者來攻公率旗兵力戰滿城婦女亦撚矛刺賊賊僨甚屢攻死傷枕藉終不能克乃欲掘地道王家蕩埋火藥以轟城適六品軍功錢塘人李德昌偵知之遣軍功傅聚松潛至延齡門投書告將軍將軍使公豫防地道之賊斬其先入者數人擲首級營門外賊益喪膽會提督

張玉良救至公遂怒馬哭出闔營從之與外兵夾擊賊拔

靡遁去事平敘功擢甯夏副都統旋改乍浦仍留佐瑞公

軍明年九月賊大至城中主客兵勇尚數萬人巡撫王壯

愍議主堅壁以守賊遂合圍絕我餉道時公率部下及所

募土勇列礮船結水營湧金錢塘兩門外用勇目王應棠

計分防西湖節節設卡賊衆雖盛不能驟逼城下沿南山

來者公出師禦之頻有斬獲已而兵士皆困於饑公殺一

馬一牛則臠分之必徧得豆一斗匊分之必徧故士感激

無叛志相持月餘賊已掠得小舟日與水軍戰於六橋上

下一夕賊據湖心亭礮船往爭之不得水營遂潰應棠爲

賊所殺案王應棠子永福孫諸生炘善山先後殉難十一月杭州再破進陷滿

城公巷戰死之子婦鈕祜祿氏赫舍哩氏孫崇綸崇勳再勝女孫庚姑辰姑僕洪邗興僕婦王氏吳氏楊氏婢增祿桂香等十三人皆舉火自焚同日殉焉而德昌聚松督理鄉團至是亦與勇目俞廷鳳死於難公頎面美髯儀觀甚偉平時能弈棋詠詩自許儒將及臨陣挽鬚持大刀策騎馳突奮不返顧杭人無不壯之長子訥蘇鏗先戰死公收其尸具棺殮之笑曰汝先得所歸矣次子城破逸出回京呈闔門死事狀得　旨優卹　予謚果毅（浙江忠義錄參平浙紀畧）

論曰平浙紀畧言辛酉賊再犯杭州將軍瑞公已病甚傑果毅公屢欲出戰副都統關福堅持不發兵蓋都統亦與王巡撫主守之意同也若使當事能從公言合滿漢之軍

士令公督之背城一戰人知必死城圍或可立解惜乎以
公忠勇徒領水軍一隊防守西湖雖能出師輒捷究亦小
挫賊鋒卒至糧絕兵散公旣殉以全家而巡撫與都統亦
罹於難豈不哀哉

王壯愍公有齡

王公有齡字雪軒福建侯官人道光間入貲爲浙江鹽大使升知縣歷宰慈谿鎮海鄞縣皆有政聲洊升杭州知府益自磨勵捕治奸猾境內肅然時値軍興巡撫何桂清知公吏幹專以捐輸委之公愈氣豪得展其能以　朝廷武功爵鼓動部民每一牒下咸願踴躍出貲即有强宗悍族敢抗令甲公親至以大義責之罔不貼然心折顧天性峭岸尤不喜甲科士或有旁掣之者輒嫚罵曰豎儒豈識時務何必以貼括餘技溷乃公大事以故同列目懾之然軍需實賴以濟巡撫疏奏公才遷雲南糧道未去而桂清總督江南調公赴上海清理洋稅不一載擢至江蘇布政使

吳下爲財賦地實係金陵大營糧臺羽書旁午任最繁劇督撫事無大小一以咨公尤以籌餉爲急賴公長於理財富紳豪民其家貲高下無不燭照於胸復心計絕人船隻出入要口以次設局徵稅商賈互市馬頭遣員加捐抽利以桑孔權貨之術爲夷吾救時之政居劉晏兩淮之任供李郭大軍之餽其功甚鉅而事則不得已也咸豐十年二月逆酋李秀成率賊由甯國入浙境突陷杭州旋卽竄去

天子以公著有勞績授爲浙江巡撫公感　上恩誓以身報三月抵任諸路兵亦悉至於是濬長濠築堅壘增設礮臺城上環列營房創置轉運車以上下縋軍士戰守之具大備會城聲勢乃壯四月賊因蘇常失守陷踞嘉興六

月　上命廣西提督張玉良統諸將剿嘉興賊僚屬咸以軍費浩大爲慮公乃倍捐浙中民商乞借鄰省協銀行營所需自糧餉外凡槍刀弩鎧火藥礮子鍋帳之屬製造悉備無何師屯南湖一戰而崩賊氛大熾石門嘉善平湖桐鄉次第失陷公接敗書乃知武夫之暮氣難振戎伍之積蔽已極一腔熱血灑於何地爲歎恨者屢日俄而賊且進逼省垣公與杭嘉湖道繼趾統兵三千啟武林門迎剿麟趾驅馬而出躬爲士先敗賊於賣魚橋軍聲大振一晝夜賊乃遁去十月賊復竄至公督軍士擊以大礮始走明年三月處州金華相繼淪陷浙東告急公檄諸將往禦無應者處州總兵文瑞江西援將也所部三千八食江西餉公

待之素厚乃自請行五月朔日軍次諸暨破土寇何文慶之衆遂與游擊會得勝貴順軍千人進駐金華之孝順街會張提督在蘭溪縱其下與民團鬭賊遂乘之以破蘭溪而孝順街軍聞之潰文瑞退守浦江賊從五麓嶺以入圍其城七月公令浙江提督饒廷選統軍六千援浦江以周璧潤潮勇五百爲前鋒半途而潰逾數日道員張啟煊率雲霄勇二千來會廷選整隊同進八月二日至鄭義門又潰文瑞知無援於初四日衝圍走桐廬山中浦江遂陷公得報憤甚致書於廷選略云省中庫無銀倉無粟出陣之兵不見一賊而奔新置軍裝又被拋棄度日如年度夜比年更長可查首先潰退之人廷選乃殺其不悅者二人以

解未幾嚴州亦失賊竄富陽總兵劉季三副將劉芳貴禦之皆死賊遂扼杭州之要道案平定粵匪紀畧劉季三湖南人從征金陵隨提督張國樑克鎮江取溧水奪秣陵關破七橋甕賊壘累官總兵劉芳貴湖南寶慶人從道員李續宜破賊於蘄黃又同官軍克復撫州敗金溪竄匪官至浙江候補副將至是兩人俱陣亡浙撫王有齡設奠於仙林寺哭之極哀芳貴謚忠壯諸將節節退縮惟知要索軍食公在省垣左支右絀日以痛哭流涕之言檄催浙東守令速繳捐欵而富民樂輸已倦有司持之頗急嘖嘖多煩言於是浙東團練大臣副都御史王履謙首劾公虐捐浙民事多與之齟齬公謂歸安令廖宗元攝守紹興副憲請緩之又欲使甯紹台道張景渠修越郡守備以鹽運使莊煥文所部閩勇入城而副憲信羣言謂兵適擾民不如團練自爲守力阻其議遂止上

疏互訐識者無不危之九月賊由諸暨蕭山進犯紹興團練民皆驚散布政使林福祥及饒廷選來援越者亦率軍走二十九日賊陷紹城行省之餉源遂絕而列郡又多淪沒祗西存困守之湖州東留一彈丸之海甯諸將無地可居以次退歸省垣十月逆酋李秀成李世賢陳炳文等盡驅其衆而至副將楊金榜營於饅頭山爲賊所敗而死既而張玉良攻羅木營賊壘破之旋亦戰歿城中奪氣自海潮寺至鳳凰山環以木柵實土其中爲堅壁醜徒百萬聯營至數十里四面聚攻公日坐鳳山門督諸軍分守冬城門夜則枕戈少憩聞刁斗聲輒起而慰勉之杭民感公之忠亦多奮激用命老幼荷梃雜立雉堞間以助軍勢久之

外圍益嚴杭紳胡光墉湖紳趙炳麟由上海運米至皆阻而不得入而城中糧且盡斗米值十千錢公與士卒均甘苦至以糠粃攙米煮粥對之流涕居民餓斃者甚衆時皖南道李元度率安越軍八千駐衢州城公以帛書告急元度欲道壽昌來援然沿途皆賊壘終弗能前公見人猶瞠目問曰次青來未次青者李觀察之字也迨十一月二十八日守城軍已數日不食乃各潰散賊於已刻梯城而入公聞報即服毒不死回署縊於閤後李秀成見之歎爲忠臣命其下具棺殮焉公長身頳面爲人好聲色倜儻不拘小節自縣令至開府以膽量智略稱及膺浙撫之任適當金陵大營破後賊勢正熾浙中旣無重兵勁旅專任客將

士卒又係蘇常奔潰之餘驕囂不可復制諸將亦偃蹇不用命浙紳更多不合勢如水火公雖一腔忠義而左右無襄理之人所轄之境日朘月削會城遂以孤立而終至於陷矣當公之死草有遺表言絕痛憤蘇撫薛煥以聞 天子覽之震悼優加 贈賜 予謚壯愍浙江忠義錄參平浙紀畧琴石齋筆記

論曰昔漢書良吏推尹韓趙張不聞以忠貞顯而史冊所記已聲施爛如錚錚王公起自簿書更能疾風勁草標大節於歲寒洵樹立過前賢矣夫公本長於吏才若使浙師中有馬燧渾瑊其人專委公以司農之任浙事何至決裂如是然而公始爲吏有强項名迨且力持巖疆殉之以軀

觀其梗概要可爲近代之豪也

附王壯愍公昭忠彙祀碑記

西湖詁經精舍有三彙祠焉自六一泉金沙港輾轉遷建於此曰正氣合祀唐宋以來鄉賢名宦中忠節之臣曰兩先覺曰遺愛則鄉賢名宦之分祀也朱文正阮文達兩公及前撫黃公鳴傑記之詳矣蓋祠宇之建恆以興守無人易致頹廢故移其祀於講舍而有司之以課士來者既得瞻仰前型學官儒生復又以時酒埽而保護之俾前賢聲香勿替固非止爲湖山增色已也近年粵醜跳梁蔓延江漢浙故宴然無烽燧之警而浙人之出仕者及曾官於浙者自封疆大吏以至一命之士偏裨之將奮不顧身致命遂志指不勝屈

天子獎恤藎臣既敕於其殉難地方及原籍建立專祠又得分別入祀京師與直省各郡之昭忠祠

恩至渥也典至隆也顧稽諸令甲京師惟祀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大員直省郡城各祀其本籍之人末有合祀於省會者有齡忝守杭州思仿三祠中正氣閣之意彙建一祠以志景仰度地經營亦惟附於講舍爲宜適紫陽監院陳君其泰因書院屋宇亦傾圮將謀修復而以讎庫告匱爲慮余既蠲廉任之並告以前議陳君兼司詁經精舍典守三祠歷有年所聞言欣躍立贊成焉乃涓吉興工敝者

葺圮者建闕者增躬親督率不憚勤勞孔碩孔固有過於前既落成迺設諸忠臣之位於觀瀾樓下亦以正氣顏其堂別建一門於書院之左榜曰昭忠彙祠起自粵寇茲事之年凡會官於浙而死事者位堂之正中左則爲浙人之在官而殉難者右則爲浙人之隨宦而捐軀者而兵丁鄉勇則書板懸堂壁以存其名於是十一郡昭忠之祀始得萃於一堂有齡之惓惓於此者一以推廣　朝廷褒揚忠烈之盛意一以使都人士升堂慨慕有以激發其志氣也而故吏之謳思亦於是寄焉其壬子以前死事者耳目所未周蓋有待也書院剏自康熙中鹽運使高公熊徵正中爲樂育堂奉祀朱子故院以紫陽名嘉慶初鹽政延豐公建觀瀾樓遷祀樓下今復其舊以正祀位至建修之歲月暨土木丹雘之所費具載院長錢司業振倫重修書院記中茲不具鳴呼諸公成仁取義之大節與西湖正氣閣諸賢後先輝映郎其樹績於官式範於鄉亦豈無當於先覺遺愛之稱者有齡識見譾陋且生而同時不敢謬加論列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乎其姓名爵里俟詳攷而備書之亦仿三祠之式刻於碑陰是爲記咸豐五年十一月兼護督糧道

杭州府知府王有齡撰書并篆額

趙忠節公景賢

趙公景賢字竹生浙江歸安人刑部侍郎炳言子幼負奇氣貌偉異日大容拳嗜酒不拘小節性機警喜慷慨任事道光二十四年舉於鄉選宣平教諭改捐內閣中書咸豐三年賊陷江甯浙境震動巡撫黃宗漢疏奏公才　詔命辦理湖州團練捐輸案陸心源撰傳言王壯愍方權湖州勸富紳助餉公捐銀三千兩佐壯愍派捐甚力巡撫何桂清奏以公爲甘肅候補知府與浙江忠義錄云黃宗漢奏公才微異公遂毀家爲倡籌布井井以故甯國廣德迭有警而湖郡七邑宴如十年二月賊陷廣德總兵李定泰參將周天孚先後自安吉敗回公收合潰散與知府瑞春副將鄂爾霍布歸安知縣廖宗元烏程知縣李澍都司趙鼎元等爲守禦計下令

權宜發市肆錢以充軍實悉焚城外民舍部署初定賊至公內短刀韡中督士登陴誓必死賊知有備走而南而省城竟於是月二十七日失守適提督張玉良來援過湖州公躬爲嚮導克復杭州與有力焉巡撫王有齡狀公功得
旨由甘肅候補知府以道員用　賞孔雀翎　給額爾德木巴圖魯勇號公乃繕城隍修器械增召募造礮船築牛馬牆樹梅花春防守愈固閏三月分兵復長興德清安吉武康孝豐諸縣俄而賊陷長興再犯湖州衆號十萬公閉城堅守意氣自如會湖北援師至候補道蕭翰慶馬躓而死其部將李桂材力戰殺賊竟解湖城之圍公以楚軍新失統領撫其衆而有之兵勢頗盛未幾蘇州嘉興皆陷

公遣軍守南潯鎮以扼其衝賊從太湖夾浦間道入公開
奉勝門出戰連日夜斬獲無算賊乃竄去五月公以平望
鎮爲江浙要道自南潯進攻毀其壘數十賊仍由夾浦竄
湖州比公回救賊乘勢復踞平望𢓤擾南潯公擊破之六
月分兵合四安民團克復廣德州七月賊擾新市鎮公統
水陸師會勦閱三月始定十月杭州又被圍公往救之値
湖郡告警公歸賊已至南門之峴山城內適獲賊諜供與
副將劉仁福通公卽攻仁福營殲其衆賊無內應亦退敘
前後功加按察使銜明年正月會合民團再克長興無何
洞庭東西兩山盡失太湖爲賊有長興遂不能守而北路
七十二漊港均被賊佔乃於大錢口結水師大營聯絡民

圍大小數十戰皆捷五月賊大至由溦山溪踞菱湖鎮公親督礟船出雙福港一軍由長生橋夾擊賊礟傷公坐後一卒公不爲動士氣益奮沈奪賊船甚多七日復擊敗賊之竄南潯溦山者九月賊逼驥邨晟舍距城更近公力戰五晝夜賊始卻去會杭州圍急連營六十里公帥水陸大隊赴援終阻而不得進洞庭東山之賊且竄犯大錢口水軍同禦獲勝旋聞杭州陷公歎曰四面皆賊一城孤立勢必難完爲人臣者惟當死守以報　國耳逆酋李秀成遣諜招降公立斬之以其書送上海蘇撫薛煥以聞　朝廷嘉之授福建督糧道加布政使銜并有速赴新任之　旨

案吳中平寇記同治元年春　上稔知湖州深懸賊中援難至猝不得全而閩事方需人景賢封疆才可惜屢　詔

兩江總督曾及浙蘇撫臣密諭景賢擇代輕裝赴任皆道阻不得達三月始得蘇撫檄卒弗忍去公愈感激上恩終效死不忍去十二月賊麕集湖郡其圍益密祇太湖大錢口一道通糈餉適大雪河凍至底水師船皆膠不能動同治元年正月二日洞庭賊因履冰來犯我兵棄械而奔大錢口爲賊得糧道遂絕賊素畏公堅壁勿戰築長圍以困時兵勇八千有奇居民十一萬兵每名食米二合五勺官民均食粥縻久之糠粃皆盡繼以犬馬草根樹皮餓莩滿道公志不少挫躬親捍禦登陴巡警帶勇縣丞李士元通賊置之法至五月三日兵大潰千總熊得勝開門降知府瑞春闔室自焚其餘文武將吏亦多殉難公衣冠危坐堂上賊入揮刃而前公呵曰我郎趙某也欲見

汝師明白死者賊乃擁至逆首譚紹光處公謂之曰守城者我百姓無辜汝愼毋相屠害乃鋸鼎鑊我一身甘受之可速殺我快汝志紹光愕然顧其黨曰忠臣忠臣卽呼公坐公見賊不害已拔刀自砍額破血涔涔下紹光大驚奪止之且曰我忠王久欽大名王在蘇州今送公去忠王者李秀成僞號也紹光遂遣徐姓者伴公行語以趙公死於逆汝不得活旣至蘇州李秀成欲降公而知公性烈不敢見使他賊與官紳陷者設宴勸公酒公固善飲連舉十數觥賊謂公驩所以誘說之百端公初漫應之繼而勃然大怒曰逆奴　國家二百餘年深仁厚澤何負於汝曹而自外生成忍爲盜賊儻有天良何不急勸汝主翻正否則速

自解散尙可各全腰領我趙某求死者奚容呶呶以甘言爲當是時公髮豎面赤目光如炬氣凜凜不可遏賊爲所懾皆相覷不敢答亦有聽之涕泗交流者竟不終席而罷賊以告李秀成秀成益心折公作書婉勸之降且言公不肯屈亦必釋而歸之公覆以函略曰某世受國恩萬無他說張睢陽慷慨成仁文信國從容就義雖不能效法古人私心竊嚮往之若隳節一時貽笑萬世某雖不才斷不爲此　本朝定制失守者斬死於法孰若死於忠泰山鴻毛審之久矣如果見愛則歸我者爲知已不如殺我者尤爲知已也李秀成見公書爲太息復曰吾終不害趙某乃館公別室任其出入而陰屬左右防護之愈嚴公旣不得

自戕適有浙人溫汝超者與褚蘗二秀才亦被賊擄羈於蘇城皆相過訪公以諸人文士與之往來賦詩倡和諸人言江蘇巡撫李公駐上海兵威甚振公可密通消息待大兵至從中應之公大喜與飲酒且曰吾早晚一死耳君等速宜設脫身計乃作絕命詩四章案吉光片羽集公絕命詩曰豈獨孤城破方陲力莫支從來量守義敢以死生辭亂刃交揮處危冠獨坐時相持不相殺鼠輩爾何知裂眥呼狂寇奚煩講說多斷頭身自分抗手意云何厚貌徒爲爾孤忠矢靡它空勞樽酒獻罵坐更高歌猝爲羣盜困追敢學文山且盡從容義聊驚醜類頑單辭明順逆正氣懾神奸反覆誰家子相看祇厚顏是豈天良見環觀涕泗揮但期能悔禍豈必與生歸伏劍余何憾投戈汝莫遺漫收吾骨葬暴露益光輝屬汝超藏之自是公每痛飲高歌憤則戟指大罵又或書空咄咄泣下沾襟賊見之不能測間有惡其倔強脅以刃者輒就頸無難色賊嘗出

常熟地圖以詢遽付火曰天戈所指汝輩齏粉無餘矣居賊中仍薙髮如常如是者久賊雖苦相誘逼公終百折不回未嘗一日爲賊屈也明年三月官兵克復太倉賊敗回者言公勾結大軍爲內應有襲蘇之意時李秀成已往金陵命譚紹光踞守蘇州乃於十八日召公入詰曰汝通官兵欲獻城耶公言我本　大清官何得云通蘇州本　大清地何得爲獻賊曰汝今死期至矣公仰天大笑曰求之一年而不得者今何幸也遂肆謾罵賊擊以洋槍公歿年四十有二或云被殺於萬年橋賊旋悔具棺殮焉始公長子深彥年甫十二以茗中多難依其族人於湖湘間聞湖州陷知父必死卽日仰藥以殉至是公果爲賊所害蘇撫

李公疏聞於 朝 上深爲軫悼 詔曰趙景賢係湖州在籍紳士無守土之責集團禦侮每戰必捷迨至孤城困守糧餉軍火俱盡仍復堅持數月力竭被擒經賊誘脅百端矢志不移卒以身殉勁節孤忠實可嘉憫 贈巡撫銜予謚忠節立祠湖郡并以深彥祔祀且 賜公諸子濱彥潤彥滋彥溙彥浾彥等官 國朝先正事畧參浙江忠義錄李巡撫奏疏吉光片羽集

論曰當粵賊之犯浙也公方家居需次中書非有城社軍國之責乃能奮袂而起以捍守鄉郡爲已任大義所激兵民咸願同死撐持危城至於三載此其忠勇智略實近時所罕有迨至力竭被執自無偷生之理死固不足以爲公難所尤重者自剌而爲所止罵賊而不見殺深情厚貌慇

慫相加他人處此未免意稍婉轉思爲潔身之舉而公誘之不動釋之不去堅執失城當死之律久而愈貞緩而愈烈含笑就戮終遂其志嗚呼如趙公者殆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歟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一終

贊賢
男資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二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黃忠壯公醕熙

黃公醕熙字子春江西鄱陽人沈潛好學博涉書史道光二十七年成進士以知縣需次湖南歷署綏甯會同俱有政聲而天性剛直不肯阿曲以徇時由是爲上官所不悅公遂引疾解組以任內事有未完留寓省城益閉門讀書凡郡國利病政治所宜時務之要及水道方輿靡不悉心研求考證精覈出則青袍布履徒步往來見者莫知其爲舊令尹也會駱文忠巡撫湘中訪求人材廉得公之賢數使人致意勸其仕進而公實無心用世遜詞謝焉駱公愈

賢公不置親至其邸殭起之七年秋公始幡然再出攝湘鄉篆甫三月政教大數凋結訟案數百每聽訟不施鞭撲雖宿奸巨猾亦使自輸其情反覆研詰必待詞窮心服而後定讞暇輒匹馬獨行遍歷鄉村務求民隱其所規畫皆爲地方久遠之計案曾文正湘鄉賓興堂記黃侯醕熙官斯土有循良之聲與邪八士講求吏治將畧訏合無間駱公知其才識過人堪勝大任方欲專疏薦達而公遽丁父憂去適值江右大亂鄱陽已陷於賊公乃間道奔喪旋奉母來湖南駱公令公募勇千六百人保衛省城九年奉檄會討石達開於寶慶尋剿賊目何文彪於江華又追擊於江藍廳皆大破之九月復追剿逆首賴裕新於楚粵交界之牛尾嶺杉木根黃馬寨等處殲其渠十年春

師防堵永州道州綏甯靖州旋又追剿逆首彭大順於宜
章桂陽復其城公威望日著所部增至三千八號果毅營
前後積功由直隸州知州晉知府洊升湖南記名道當是
時賊之犯湖湘者屢爲公與諸大將擊破而四川土寇蠭
起迭陷州縣遙與石逵開相勾結疆臣飛章入告　天子
命駱公爲大帥入蜀討賊十四年春駱公統師由荊州上
駛令公率果毅一軍爲前鋒行抵萬縣而賊何國樑何興
順已逼圍順慶矣五月朔日公督所部赴援賊聞大軍至
卽撤圍竄往定遠攻圍縣城公復兼程往救之則賊衆三
萬餘人屯聚定遠西南門外并於南門填作浮橋欲圖分
股渡江牽制官軍公令諸軍進擊氣皆百倍俄而三面合

攻賊不能支棄營奔逃公窮追至江干沿途二十餘壘望
風皆潰擒斬首逆何國樑及其黨數千人溺水斃者無數
遣散脅從萬餘人立解定遠之圍駱公疏奏公功　詔加
按察使銜公軍既捷復恐餘賊竄入川東急謀追剿而賊
目彭紹祖在東岸聞信自下游冒雨潛渡而西收集敗衆
二三千人由清平鎮竄往燕子窩二郎場適其黨朱某又
率衆數千人由青岡墳至兩賊合而勢復張遂爲反噬之
謀四面設伏而虛二郎場以待二郎場者絕地也四山壁
立谿谷阻深一綫羊腸盤紆曲折公軍至萬古墳離場所
二十里連使探者偵之至則不見一賊詢之老民謂賊盡
遠颺矣探者還報公遂於月之望日夜五鼓統軍前進至

燕子窩遇賊前營曾志友擊之皆敗走我軍既昧於地利又覩賊萎如復追之二郎塲賊反分兩路遶山麓上竄公知有伏急令各營分左右路搜剿而賊伏已紛起巖阿間我軍皆退處於爪徑曰中泥淖又深公慮全軍俱覆令諸將結隊退自督中軍六旗兵勇旅候選知縣鄧立心湖南候補知縣蔡鴻章等各率親兵十數人躍馬前馳未半里賊擁至親兵見事急爭控馬請退公叱之曰我何可走走則六營將士同盡矣解所佩統領關防授親兵使歸報主帥而親自搏戰立心鴻章亦突陣而入皆爲賊害案惻忠草鄧君立心字赤子溆浦人學博大猷之孫少孤事叔如父內行修飭鄉里推美左公宗棠訪問溆中人材衆舉君以對言之駱中丞命佐主簿吳國佐軍黃觀察醖熙見而重之送人其慕相得益彰每遇捷請獎輒讓之踰二年始進一階

尋從觀察率師入蜀赴援順慶破賊定遠以功遷同知觀察乘勝追賊中伏被圍君同其儕蔡鴻章躍馬救之俱歿於陣中營參將鄒上元游擊彭克昌都司左春坊望見馳救均中矛死公遽鞭馬衝陣馬陷於淖遂棄之揮大刀直前賊圍四合公手斫十數賊而右臂左脇皆中刃血溢出暈絕撲地賊尋擁之去公少甦賊迫令跪公大罵不屈賊怒抉其首而支解幷積烈薪燔之既而賊遁場中民拾公遺骸及公之首來獻於軍殮時闔營哀慟駱公在大竹縣以其事聞 天子詔曰道員黃醕熈追賊遇伏力戰陣亡所部勇丁悉獲保全披覽死事情形殊深悼惜着追 贈布政使銜 加恩予諡並於四川順慶府城及殉難地方建立專祠公爲人恂恂儒者而駢脇多力習苦耐勞其治軍

嚴整有法恩信孚洽遇征討必躬爲衆先嘗日踔百餘里士卒或疲困道路輒令就地休息而率其健者以從及抵賊所則所部往往不及其半臨敵英鷙無前定遠之戰以三千餘人當三萬之衆不過三時之久殲渠盪壘城圍立解祇以不忍殺降致使餘燼復熾及二郎場之役自知已陷伏中奮然以身當之直突横衝斬其驍悍三四百人我兵死者纔逾百數全部勇丁合長夫五千餘人俱退出免於難器械貲糧亦無損失而賊以大創恐官軍復至郎挈衆遁則是戰雖敗而功亦著已本駱文忠奏議

論曰黃忠壯公在楚最爲駱公所知胡文忠嘗欲招入幕府而忠壯不之應也駱公言忠壯才任艱鉅卓出輩流之

上使得晉任封圻則本　朝于清端趙恭毅之流亞也其稱許至此惜乎干將方試遽遭摧折爲忠臣而不得爲名臣也悲夫

林司馬源恩

林公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由拔貢生中道光二十三年順天舉人咸豐元年授湖南平江知縣二年粵賊洪秀全圍長沙其冬瀏陽通城土寇蠭起爲亂皆與平江接壤公詰姦守隘境以安堵湖北按察使江公忠源甚才之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曾文正創造水師檄公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武昌南犯公禦之平江九嶺師大捷同官有忌者功不得敘五月崇通賊竄至上塔市公復迎擊敗之尋隨曾公於九江軍營明年檄公治湘軍糧臺未幾治提督塔忠武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廬山姑塘陸軍營務日與武人爲伍折節

納交而武人益不遜嫚罵侵侮[illegible]焉知
戰事公既痛其獷又口吃卒無以折之嘗獨夜歎曰丈夫
壹死强寇耳終不返顧矣適江西巡撫文俊聞公賢飛檄
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平江軍公乃稍稍自喜是時僞翼
王石達開擾江西郡邑多陷六年三月曾公分軍剿賊使
同知李元度率師自湖口南來公與知府鄧輔綸自南昌
而東克進賢縣兩軍會於東鄉進攻撫州破其對河五壘
賊亦糾合建昌諸郡醜徒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
大創之克豐城縣然賊勢尚盛終不得制其死命或說以
宜黃崇仁者乃撫建二處賊往來之道欲斷建昌莫若取
宜黃欲斷撫州莫若取崇仁公稱善曰此搤吭拊背計也

從之九月二日乃與李同知督營官彭厚坤鍾廷陞等出攻二縣皆克之值援賊大至公軍屢戰力已疲至是衆寡復不敵遂於十七日敗死公待下有恩甘苦同之嘗誠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鋒者也及公戰殁部下從死者三百餘人曾文正集參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曾文正撰林司馬殉難碑記言司馬攻崇仁宜黃值援賊至敗死不言克二城也官文恭平定粵匪紀略言司馬與李同知攻克崇仁宜黃不言其戰殁所載互異夫紀略雖據邸抄而克城不能捏報當係初二日克城越旬日餘司馬與援賊戰死也紀略不言司馬之死以死在克城後也碑記不書克城或文筆之偶漏也至司馬見忌

於同官又受侮於武夫碑記曲折摹寫令人感喟欲絕司馬嘗自言我不知戰但知無走惟其不走所以死也彼同官與武人未知見危能授命否噫

王太守恩綬

王公恩綬字樂山一字佩綸江蘇無錫人質慧而性樸誠未弱冠以高才生游庠食餼肄業蘇州紫陽書院見賞於巡撫林文忠公招入署讀書文忠重其人嘗以古君子目之公固能文兼工詩畫名著吳中而試每不利擯省闈者至十一次道光二十九年始由　恩貢生舉順天鄉試年已四十六矣捷之日竟夕泣曰痛先人不及見也尋考取教習補左翼宗學襆被學中三年訓諸生如家塾時惠親王奉　命稽查歎曰此職人皆視爲具文實做教習二字者王某一人而已宗學遇歲時例拜衣米之　賜公輒感激涕零慚無以報稱人或哂之而公出於至誠云咸豐四

年秋奉　旨以知縣用揀發湖北至則武昌方被圍不得入適胡文忠公以藩司督兵城外欲留公營中不可牽子爕及僕丁貴吳福壽縋城入巡撫陶文節公驚曰今世乃有此人復令公就胡公營公又不可遂與武昌知府多山等誓死守明日而城陷鉄鬪文節縊於黃鶴樓公率爕與兩家人往賊大至皆死之時五年春二月十七日也公喜讀宋儒書以躬行實踐爲本一言笑不苟不取非義財好施濟家中落猶節嗇以拯人急有舟人兄弟三人壯不娶公曰有三子皆令絕祀大變也出囊金助之其樂善多此類公之死也胡文忠聞之頓足曰吾不能留此好官吾過也與督部官文恭請卹會疏有屢險蹈危毫無趨避父忠

子孝足振頹風之語　詔予祭葬雲騎尉世職祀昭忠祠

贈知府銜燮圭澥衔燮字理齋寄籍宛平入學由實錄館謄錄議敘候選從九品性孝友家事一身任之不以累父兄隨侍之楚公誡以勿同入城燮泣涕不從遂及於難顯志堂稾

論曰軍興以來選人視被兵之省爲畏途而王公竟慷慨赴楚何其壯也及至鄂省明知城之必陷而大帥又留之在他人必觀望而不入此危垣矣乃公獨以爲身既楚吏當死於楚毫無計較赴如樂土忠已當公官宗學時值粵賊犯天津京師戒嚴鄉人招居外城公堅不從每聞寇警一城輒叱咤曰大丈夫遇此時勢與其老終牖下不如埋

骨沙場然則公之志在必死也久矣

趙太守啟玉

趙公啟玉字樊山浙江上虞人改籍會稽年少負幹略循例捐縣丞需次湖南咸豐二年賊陷新甯公在軍中佐辦糈糧以勞補巴陵丞三年署新甯縣有政聲四年巡撫駱文忠知公之才令募楚勇千人從征湖北克復崇陽通城敘功保升知縣署平江篆賊陷桂陽公赴援克之遷同知直隸州 賞花翎五年奉檄防守五章壇與廣東毘連值賊王義潮鄧象陳受等率衆竄入樂昌六月公督所部越境往剿行至青草嶺謀先奪九峯之險扼之而賊已先夕竄過公結營未定適彬州千總蕭紹鈴覘賊被圍公即遣勇七百救之其地羣山攢繞路徑分歧伏賊遍巖穴間我

軍不能縱擊守備黃富扇急與蕭紹鈴力戰而出各軍尚未歸營賊已掩至衆萬餘直逼公營而陣而我守卒僅數百人公令憑牆轟擊斃賊甚多越兩晝夜力不能支親兵欲挾公上馬潰圍走公厲色斥之無何兩營俱陷公仍督軍裹創血戰手刃數賊壯氣彌厲賊乃舉火燒營乘勢而入公遂被害年二十九駱公痛之曰以儒吏越巖疆以小隊扞大敵趙令眞人豪哉惜乎捐軀於沙場也事聞照知府例　賜卹駱公復奏祀湖南昭忠祠浙江忠義錄參駱文忠奏議

論曰浙江忠義錄趙璞山太守傳最爲疏略青草嶺之役既不書其年月又不書賊姓名且情事亦不確模糊影響遽筆於書恐無以信今而傳後余故采駱文忠奏議所載

者以補之云

觀察萬成公

萬成公滿洲鑲白旗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由揀發試令湖北署漢川篆不數月卓著政聲咸豐三年調署安陸除莠安良殫盡心力民愛之如父母以濟餉省垣功晉直隸州知州四年賊圍武昌分股上竄三月雲夢失守距安陸六十里時總督台湧率軍駐德安府城安陸爲附郭之縣公謁總督陳戰守策總督言兵力單弱當退扼三關公泣諫曰棄名郡而不守如百姓何城存與存城亡於亡守土者之責也初九日寇氛逾逼家人勸公隨總督走公叱曰吾家世受　國恩涓埃未報若臨難偷生即無以對　朝廷毋復言是夜致書於團練局紳士曰賊已至雲夢勢必

來德安我惟嬰城固守事如不濟當以一死繼之諸君不
我退棄尋獲尸骸葬我於碧雲臺下以便北望則九泉之
下感激不盡明日賊竄至南門外二十里總督徑出北門
而去公與知府議督團勇防守甫出府署而城已陷遇紅
巾賊數十人官役驚散公下輿大罵拔佩刀與鬬被賊所
殺剖其腹焚之皮骨皆燔灼棄諸野四月賊退邑紳士率
其家人覓公殘骸葬於城北碧雲臺下以遂其志并祀公
於跨鼇堂哭拜者數百人始公官楚謁漢黃香墓嘗欷歔
流涕曰黃公孝子我他日當爲忠臣至是果死難能踐夙
言云 案粵匪紀畧言安陸民感萬公德尋得殘骸泣而瘞
之旋示夢於邑諸生徐鍾湞通身作金光謂所撿頭
骨非是幸棄之次日遂復開視諸骨皆金黃色惟髑髏一
具髀骨一片焦黑不類因剔出改葬於黃香墓側與劉御

史疏言葬碧雲臺下其地異或者黃孝子墓卽在碧雲臺下耶其年六月　上以公遇害最慘加　贈道銜給雲騎尉世職並命有司於德安府建立專祠御史劉國光奏疏參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萬公當孤城垂危之日不肯隨大帥俱去洵可謂臨難慷慨者矣城復郡民旣哀其死爲之禮葬及咸豐八年公弟來德安迎柩衆皆不忍令其遷去至今其墓在府城外麥飯紙錢祭者不絕蓋忠義之氣固感人甚深而公之德政亦可知已

王明經治模

王君治模字麗生浙江龍泉人優貢生生有夙慧讀書目數行下縱覽羣籍下逮醫卜日者言悉研究罔勿通少孤事母至孝以貧故習法家言資修脯養親遊於楚楚之大吏甚慕君爭欲延爲上客而君顧與寶慶守魁聯公厚公亦腹心任之時寶慶值李沅發亂甫定宵小多潛伏君語魁公治尚嚴凡郡中奸民蠹役盜賊主藏之爲民害者悉鋤去而利必興良淑必保值賢人君子必敬禮而擇任之最後以鄧廣文顯鶴言宜急儲倉穀備凶荒君即日告於太守行之改通守舊署爲義倉於是郡乃有備洪秀全之竄湖南郡戒嚴君佐魁公籌戰守策軍書旁午口授指畫

夜恆至四鼓未休積勞成疾遂以不起魁公哭之慟殮而厝之東郊外越四年寇氛益熾有丁果臣者與君同居郡幕交最篤不忍死友爲異鄉鬼斂君之殯以一舟載之由資水越長沙岳州武昌乃輾轉迂道躬歷諸險幸免於賊以達君之故里而葬焉且以賻贈所餘資君之老母妻孥事畢獨攜一僕還楚案何紹基東洲草堂詩註丁果臣工算法咸豐庚申在鄂撫胡文忠署輯讀史兵畧明年湘撫毛公延修湖南忠義錄當是還楚後事時人謂丁固義士亦由君生平行誼足以感動之也滇南文徵

論曰鄧瑤云寶慶義倉貯穀二萬餘石咸豐巳未夏粵逆石達開率衆十餘萬來犯太守邵公與在籍王刺史承灝竭力守禦被圍至九十餘日賊乃退然非義倉積穀城中

人先自潰亂必不能固守如是之久郡人追思保城之力
謂魁太守功不可忘請入名宦祠而以王君祔食之然則
王君當日雖以勞瘁而死而民感其德卒與賢太守同俎
豆千秋亦榮矣哉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二終

男贇賢
資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三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王壯武公鑫

王公鑫字璞山湖南湘鄉人年七歲從塾師受經鄰有舉於鄉者其父宗麓撫之曰孺子亦知慕乎對曰澤不被生民非夫也父大異之旣長喜任俠里中有大繇役會計事公主之皆辦嘗爲人詣吏事絕小吏苦持文法不得直公憤懟吏於大府不報公必欲直之乃走京師欲以事上聞値歲盡大雪沒踝行千里疾作不得已罷歸然益憎吏至叫號踊呼若重有疾病者歲餘乃解諸倜氣皆此類也後從同里羅忠節公澤南遊折節爲學學日進年二十補

諸生不喜貼括家言求司馬孫吳書讀之皆得其解道光三十年廣西逆洪秀全倡亂金田其地距湘鄉三千里公私以為憂請於父老團練鄉兵為之備眾笑以為迂咸豐二年賊犯長沙公上書湘鄉令朱孫貽欲得三千人豫要城中軍伺動靜賊可殲也湘鄉令壯其言會賊遁去令告巡撫張公亮基且稱公能巡撫乃命公募鄉里壯丁三百人號曰湘勇以資防守湘人之習兵事實始於此三年春檄擊衡山賊三月追敗賊於安仁殲之五月桂東賊起檄公往賊望風走公倍道逐之及於江西之龍泉大破之軍旋密偵得桂東縣積盜百餘人誘斬無遺於是名稍稍著七月廣東賊從樂昌陷興寧公簡死士百人短刃椎髻道

桂陽疾馳三晝夜未旦薄城賊不意公至則譁而馳公即入城戰街術間賊大擾潰走至暮不得出盡殪之遂復其城初賊解長沙圍棄武昌走旋犯南昌八月湘軍援南昌者爲賊敗喪亡畧盡公悲且憤而曾文正公方以在籍侍郎奉 詔簡軍衡州求才智士爲將領公因爲書奉侍郎言湘軍敗陳已憤恨欲增軍一當賊以報雪之適侍郎書來意畧同公乃往衡州見侍郎旋之長沙見巡撫駱文忠公而是時賊再犯湖北大敗官兵於田家鎮湖湘震恐巡撫檄公增所部駐長沙益日拊訓其士卒人足各轉鉛鐵習超距復以已意爲陣法與曾文正楚軍規約頗異蓋自剏營制成一軍不拘守成法而能用已之所長也案何慶祺撰傳

公[illegible]法[illegible]左右各百人鼓之人負[illegible]兩行左馳右右馳
左三馳而圖者持滿外向再鼓之則左右馳復其伍對向
爲將鬬左起則右伏右起左亦如之三起三復士復馳乃
變圖爲方於是後軍分出左右蛇行繞攻前軍三合而退
其前左右軍亦互爲進退主將鼓角鳴臺上旗周麾士周
馳聚爲城郭城有三門先聚者爲左右行先自門出餘亦
次第復爲隊士惟視聽旗鼓
疾走如風雨無聲息可聞　四年春二月賊復陷武昌連
破岳州湘陰諸縣分道陷甯鄉其前鋒已據靖港距長沙
六十里人情大震曾侍郎率水陸軍萬人自衡州來檄公
分其半城守即率餘衆會剿靖港賊天大風雨火器無所
用士卒以短兵苦鬬或至以手搏賊戰凡兩晝夜連不利
値侍郎所部訓導儲玫躬大破賊於甯鄉賊聞之乃遁於
是湘楚各軍遂復湘陰岳州公先分軍守長沙者亦至共
集於岳州城下三月曾侍郎合軍擊賊於羊樓司公以輕

進致挫乃退入岳州城賊踵至勢盛出戰又失利侍郎借
公材武知事不濟夜以水師密脫公是役喪士卒千餘人
城遂陷公先以軍功由縣丞洊升同知直隸州至是奪其
職而賊已長驅至湘潭據上游窺長沙四月曾侍郎遣副
將塔忠武大破賊於湘潭公率敗軍軍魯家垻稍有截斬
侍郎尋統師抵九江公不得從遂留湖南受駱巡撫檄以
五百人駐郴州未至而嘉禾藍山賊起往郎平之會湖南
邊境郴州桂陽永州等州郡皆接壤兩粵羣盜如蝟時時
闖入楚南之界勢甚熾閏七月賊犯江藍聽公自桂東擊
走之九月廣西恭城賊入永明之桃川軍將往灌陽賊復
圍攻道州遊擊駱元泰蘇元林援之皆敗公部卒又多疾

疲不可用道州圍亟乃簡三百人自江華疾趨至州城下直擣賊營身受鎗子傷三處猶血戰士咸奮厲斬千餘級賊大敗解圍去公策賊必謀襲江華乃繞道出其前一晝夜行百四十里伏江華城中待賊賊果至公令士皆舉旗鳴鼓吹角突出城擊之賊大驚敗走公乘勝擊桃川賊至永明出龍虎關十月大破恭城賊於栗木街而別賊圍甯遠公又回擊之大捷積尸平河赤流十餘里又偵知廣東東陂觀豐陽堡等賊圍藍山馳擊走之圍甫解而江華永明賊復大至又率所部回駐道州自援道州至是四十餘日凡數十戰往還馳驟千餘里以三百人破賊數萬衆不請益一兵既伯兄勳率五百人來會合前軍通千人復破

賊於龍虎關分軍屯錦田嶺東備粵賊又與兄勳馳擊賊於甯遠藍山道州嘉禾間至十二月大小又數十戰沿邊州縣乃靖巡撫奏公功　詔復其職賞戴花翎五年春廣西賊僞鎮南王朱洪英陷富川往擊之屢敗賊賊嬰城固守適廣東賊僞定南王胡有祿亦擁衆數萬犯楚疆公迎擊之有祿聞公名間道避公與洪英合犯永明公偵得賊謀設伏待大敗之斬首二千級賊走龍虎關旋陷灌陽三月復之賊走陷東安公又力戰復之賊遁全州洪英有祿謀拔公各將其衆分道來犯八月公以輕兵邀賊於桐子山大敗之賊將竄祁陽追及之輕騎殲其衆生俘胡有祿明日殲餘賊於四明山朱洪英以先期遁入全州得免而是

時粵東賊渠何祿又陷宜章郴州桂陽永興茶陵欲由耒陽據衡州以撼長沙巡撫檄公至衡州又檄公兄勳增募新軍自湘鄉來會公於是始有軍千五百人以五百駐耒陽剿平土寇李華芝王大才等仍率千人攻賊桂陽再戰克之十月進攻郴州戰於曹家村馬田墟賊大敗棄城走何祿逃至毛栗墟爲官軍禽斬其逸賊猶有萬餘公躡擊之一日行百數十里賊方食則公軍已至敗賊而奪之食食已復追擊賊乃大破之於黃沙堡餘賊約二千人皆欲走匿於兩廣墟而朱洪英又合廣西賊孔亞禧鄧興爵竄興安犯灌陽攻陷永州別賊蕭元發陷江華相犄角十二月公回軍攻永明復之洪英走江華六年正月克之窮追

逸賊至連州斬獲無遺禽朱洪英妻妾三人洪英跳而遠遁二月又擊別賊於連州西岸三月進軍陽山連戰於西江靑蓮皆捷追至英德之大灣殲者無數兩粵之賊幾盡公乃旋方公戰連州時軍吏請曰我楚軍此粵疆何爲是汲汲者卽有失亡匪惟捐全勝且無以告大府公曰莫非王土也及粵賊平楚益安人又服公之謀遠也公自復職後累擢知府至是上功　天子嘉之記名以湖北道員用先是公之至甯遠也甯遠張老人者年百一十八歲縣令不知有老人老人飢寒公入其縣卽遣人存問爲置田宅貧其子使娶婦且召飲之及是破賊還軍復途過視老人老人則已抱孫乃與登九嶷山合賓客部曲張宴山上是

日也爲其父封公生日客以次奉觴進爲壽且慶公功酒酣公起望山東雲波浮湘悲樂故里悵然語賓從曰鑫常有三恨恨任事太早學業太淺用心太苦而多忤人今遭此多變以士卒敢入人號爲勁軍吾常恐事終不得息將無以畢三恨奉養二親爲將奈何老人執爵前曰騏驥盛壯一日千里此用世所貴及時也夫清明則詠歌世危則馳騖君特患功業不建以爲親恥至於服勞饌酒食曾是爲孝且如脂如韋聖人不爲今君所恨固吾所當喜也於是合席舉酒皆大笑樂公班師回楚即乞假幕府省親蓋去其家已四載矣會逆賊石達開犯江西陷袁吉臨瑞撫建九江諸郡邑他賊亦陷武昌而通城崇陽蒲圻通山二

寇又竊發爲腹地患鄂撫胡文忠知公善戰有將才函商撫軍駱公欲起公於家公自馳驅嶺嶠深入林箐每苦地多瘴癘又以父母年高常欲依依庭闈至是駱公手書招之語以時事多艱而其父亦素敎子以忠勉公以受國恩重正當力圖報稱毋以親老分討賊之心促其銷假公乃涕泣拜別仍率部軍出駐岳州是冬進剿崇通山蒲之寇四邑壤相錯賊入楚北皆衝道民俗又悍乘機伏莽者漫村遍野多與賊勾通公由臨湘先至通城遣同知張運蘭遊擊朱南桂千總洪定陞分守要害以計禽亂首鍾華玉等復搜捕土寇焚其巢斃數百人公歎曰彼賊如風此民如水水爲風撓終無靜止誅之可勝誅乎夫內奸不清

外究不可得而詰故團練者非獨禁盜兼可收捕盜之功也乃召邑父老子弟赦已往懲將來須示成規有桀驁不受約束者軍法從事數日團練成按戶編籍民漸知湔洗圖自新遂抵通山一律遵奉罔敢抗違乃與賊戰於洪橋堡龍船港白霓橋北門畈先後禽斬賊目韋再玷熊正良傳良魁張雄忠等四縣肅清武昌亦為布政使李忠武公續賓克復　詔加公按察使銜七年公奉　天子命討賊臨江以賊衆不合圍別於要道為長壕絕其糧賊悉銳爭壕出奇兵敗之壕成賊大困五月偽檢點靈三友合土寇偽東平王何勝權自吉安來援屯水東凡數十壁公移師趨之距賊壁五里止何勝權鼓噪乘軍公令曰動者斬為

左右伏出輕兵伺賊後餘士卒修壘築堤如常時賊大駭徑前逼公軍軍堅不動賊視亦疑竟不敢逼而輕兵已掩至奮呼擊賊左右伏起應之聲震天地賊陣亂皆奔多驅入於河溺死者紛如鳧乘勢進擊破賊一壁餘殊死守都司易普照挾旗超登斬靈三友於營門抉一壁以麾軍手刃數十賊軍遂入悉破賊壁普照俄中飛礮死衆戀戰愈力斬馘四千級何勝權冒死出爲湘勇楊義倫所斬是戰號稱奇捷惜喪易普照普照者公縣人從公官哨將驍勇屢立功其死公甚痛之閏五月萬安賊知臨江援賊敗由永豐之藤田竄入樂安約僞禱天侯胡壽階率甯都賊至共救吉安公遣知縣王開化王文瑞往剿至沙溪賊之前

隊猶熟眠未起官軍盡殲之又擊敗其後隊胡壽階憤甚
明日悉衆至公分軍爲三路待之自辰至未賊已飢困而
我軍氣方盛三路合戰賊大敗退走蹙之於瑤嶺瑤嶺道
隘險峻賊多墜巖谷刀矛横直立地如筍列後墜者觸鋒
刃俱洞腹透項共斃賊五千餘追至馬鞍石胡壽階已爲
千總朱惟堂部勇陣斬壽階係金田起事逆黨竄擾江西
圖解吉臨瑞三郡圍及是投網就戮撫建諸賊無不戰慄
氣奪六月僞將軍蕭復勝率賊數萬復自甯都來援吉安
據永豐之韶源其氣殊驕公設伏山谷以誘之賊至而戰
多中伏死逸賊竄入釣峯衆猶蟻聚公軍追之夜抵羅坑
賊皆不覺大爲官軍所破賊折奔江洲驅之盡赴水乃積

戶為粲濟軍畢濟朝蕭復勝以下二千級又破賊於廣昌之古夏禽偽總制楊光裕俄而新城賊四萬踞東山埧復擊敗之斬偽檢點張宗相其時偽國宗楊宜清楊甫清憤其衆屢敗合偽國宗石某等十二萬人屯頭陂距公軍三十里謀分隊迭戰前列敗則後至者以火器擊殺其前次第繼進期必死公偵知之乃大喜曰賊衆分禦之則需時日聚而殲之一舉可定於是縱兵大戰都司黃萬友奮呼陷陣斬賊目數人我軍五路齊進賊大潰窮追六十餘里斬馘萬餘級僵尸相屬於道陂池田宅水盡赤同日部將朱惟堂張騰霄亦復樂安斬千餘級蓋自公渡贛江九十日大捷十二俘馘之多是役為最江西湖南北巡撫皆

疏聞於 朝 上大悅賞給愛什蘭巴圖魯名號褒獎有加會副將周鳳山軍敗於吉安馳書請援公密令國勇張公旗幟如將趨建昌者以疑賊而還軍蔡巳吉安望見公且至氣復振七月偽國宗洪姓率賊復窺樂安欲出永豐解吉臨圍撫州賊亦以數萬人來會公進至崇仁駐營鳳岡墟遣將誘賊於樂安城下敗之明日又大破賊於崇仁之太平市明日又逐北於林頭適騎賊四千突陣公令麾軍蛇伏斷馬足而以精銳轉戰入陣中賊又大敗斬二萬餘級獲馬千二百匹會公疾作復以樂安令靳丹書戰歿民失所主移師入樂安城而病日劇竟於八月四日卒年三十有三事聞 天子軫悼 贈布政使銜 予諡壯武

江西湖南建專祠襃其勳後　贈內閣學士公用兵善以少擊多所部號老湘營藍旗黃邊軍士皆喜突戰既屢勝軍中號公王虎賊亦虎之望其旗輒走易旗乃得戰嘗捲旗列隊前探賊合戰展其旗隨風颺賊見之駭曰王虎軍至矣後者即走於是大敗故終公身將兵不過三千人而江楚以爲大將當一面自水東轉戰所部別軍從者惟朱惟堂李吉字營五百人先後摧數十萬驍悍之寇斬僞王侯將軍總制二百人殺賊不下十餘萬克城二十餘大要入險出奇以制勝案憫忠草王壯武行軍進止若一人所至不必助戰探明賊蹤虛實以告遙張聲勢爲疑陣伏隘截殺遂以偏師破賊十數萬之衆嘗於退軍後鳴鼓展旗賊自奔潰因而鼓銳乘之大著奇捷收復鄱湖以西州縣號爲岳家節制軍公狀貌清癯性仁愛

不以苛法苦其下下亦樂從其教治軍之餘輒擇秀異者授以孝經四書譬析淺近人易得解轉相傳誦入夜營門扃閉書聲琅琅然與刁斗相間故士卒亦知自檢（案宋采衡蟲鳴漫錄王璞山觀察督兵剿賊慮下有不遵紀律者每三五日集衆講聖諭廣訓及性理諸書俾曉然於尊君親上以消其桀驁貪鄙之氣其軍中常書聲盈耳或令習射作字及聞令出衆皆奮勇爭先觀察親執桴鼓一鼓而軍士排列如牆再鼓左右翼兜圍如張翅追賊營燬子落於前然後三鼓而馳勢如潮湧無不全勝）然威重爲下所畏發令申約或論事目視人與語光射人至不敢仰視又嚴約束嘗追賊乏食軍飢取食田中瓜或投錢於穴民以爲不擾所至皆爭致牛酒相慰勞公亦接進父老士衆詢疾苦煦煦如家人及其卒將吏士卒以逮農牧婦孺莫不失聲歎息也公生平又篤於僚友之誼自討賊郴桂

間多與副將周愍節公雲耀偕友最深後愍節戰歿於永明公方勦他賊聞之慟哭其輓聯云死猶有我在誓提寶劍覓公仇又以愛女妻其孤振南所以恤其孥者甚至而永明賊卒爲公滅論者謂公眞能不負死友所著有陣法新編練勇芻言團練臆說尺一偶存駱文忠以爲皆本其心得而言實可見諸行事云何應祺撰傳參駱文忠奏儀平定粵匪紀畧鄧瑤撰周愍節行狀

論曰湖南地連兩粵羣盜如毛最爲屢心之患賴王壯武公提一旅之師廓清衡永郴桂各屬巨寇而內難得以平然後出境往勦崇通土匪順流而下殲除江右之逆厥功偉矣惜乎天意紆回賢者每多不祿其時胡文忠公嘗云

湘將羅王劉李設令不死合而謀東南之急必可成功王卽指壯武公文忠蓋深痛公之早卒也公嗜學篤行不樂以論說相推獎故字璞山名其室曰返璞是豈以糾糾虎臣自雄哉宜乎駱文忠言公爲人求之古名將中亦少概見殆非過譽云

案曰何君應祺撰王壯武傳摹寫最有生氣然敘戰事頗與駱文忠奏議不合如胡有祿僞號定南作鎭南鎭南乃朱洪英僞號水東之役賊目靈三友合土寇何勝權由吉安來援臨江非胡壽階壽階自靈三友敗後已甯都來救吉安者而云胡壽階同何勝權戰水東事失實矣其中各戰情事亦多與奏議不符當時駱公奏疏

皆本王壯武告捷原文較有可據何君豈未見湘中稾耶抑得之楚人傳聞耶故余此文多據奏議改正之至壯武部將亦太畧而不書又崇通四縣團練最有成效奏議及杜小舫觀察平定粵匪紀畧皆詳書之而何傳絕不一言何也他若壯武䘏周愍節之孤大有古人風誼見於愍節行狀亦不可畧今皆補入之云

周愍節公雲耀

周公雲耀字光庭湖南邵陽人少有膽畧膂力過人入寶慶營戎籍負氣喜勝遇鄉里有不平事輒攘臂與爭人以是多憚之道光十二年江華猺趙金龍亂公以騎兵從征圍賊羊泉多所斬獲以入排蛇兒嶺大古坳諸處與賊戰皆勝賞六品軍功公之以勇敢著稱實自此始尋補嶺東營竹山汎額外外委適總督林文忠公巡閱考驗察公在營勤奮補永州中營外委旋補把總循資遷錦田汎千總已而雷再浩亂新甯勦賊著功賞戴藍翎授嶺東營守備公以武備久弛鋭意振刷兵士羸弱者悉汰去選精健勤訓練壁壘一新二十九年李沅發又亂新甯勾引粵賊公

率兵一百五十餘人至界防禦並集團勇協守賊兩犯界立擊之退咸豐二年洪秀全竄楚自道州陷江華公與戰於牛塘霧江賊敗走江華克復次年夏粵賊鍾爾康以數千人來犯江華公馳大路鋪木宅村迎勦大勝賊遁公慮賊合別股潛伺嶺東雨夜馳歸次日果合土寇彭如海自濠界至公禦之策馬先士卒大呼殺賊斬獲無算俘十三人并擒彭如海牘上曾文正公方爲湖南團練大臣閱之大喜謂公用兵如神鷹盤空呼疾力健可倚爲西南鎖鑰云四年署江華遊擊時寇氛四起巡撫駱文忠公檄公招募壯勇以備攻勦公益蒐卒乘造器械嚴行團練日夕不怠會嶺東營報粵賊羅亞會犯境公遽馳勦俄而粵賊劉

洪貴又糾衆寇濤墟公以兵單難分大書示濤墟各團令齊集拒賊官軍卽至旋遣善角者四人夜至山巔鳴角濤墟民聞聲膽壯堵禦益力賊疑官兵大至遁去公往勦羅亞會其用礮法先以瓦覆引門令藥虛燃賊撲近乃去瓦發火故斃賊至多追及粵境焚其巢餘賊散逃尋自恭城竄永明桃川公率兵防勦而粵西又有賊自灌陽圍道州會王壯武公鑫督湘勇至公以道州圍急率所部與王公由江華馳至出其不意直擣橋背街之賊巢逆首朱洪英率衆抗拒公身先衝陣受槍子傷猶裹創血戰士皆壯氣彌厲禽賊目數人斬獲數百賊見官軍驍勇善戰卽賁夜解圍遁將乘虛襲江華公偵知之間道往追戰於江華城

外之三里亭敗之禽賊目謝邦甲蔣文異餘皆竄往永明公復追之賊遁於栗木街公使團長周文豹佯敗誘之而設伏以待賊果追逐團勇中伏大敗紛紛走匿公令兵勇人持稻桿一束遇僻處舉火燒斃甚多乃又竄往甯遠公聞警星夜馳援賊方攻城不虞公之突至驚惶失措公縱兵痛擊禽賊目楊得金斬馘無數是役也公自江華赴援一月中馳驅數百里疊破賊四次威名大震　詔擢參將賜孔雀翎仍留湖南補用五年正月粵西賊陷富川粵東賊又犯錦田同時告警公先擊錦田賊走之追剿富川軍亦大捷三月逆賊胡有祿合朱洪英陷踞東安公與王公往剿連戰於草鞋街孔明台勝之賊閉匿不敢出六月

逼攻其城克之餘賊多竄入全州之黃土井四星洞公乃越境以追賊復翻山奔逸尋由間道遁東安公即聞報馳剿賊又他逸公屯軍西淵橋探知賊分兩路一由浦里橋一由下花橋將竄祁邵交界之四明山是山長數十里巖谷幽邃素爲盜賊淵藪公復急起躡之追至艮村遇賊盡銳攻擊斃者數百禽胡有祿及僞監軍潘大奧等胡有祿廣西武宣人夙與洪秀全相呼應號召兩粤土寇窺伺湖南邊境至是被獲伏誅公復令祁陽邵陽零陵東安四縣鄉團引路搜剿盡殲山中匿賊禽僞軍師跛者王某胡逆一股遂就盪平惟朱洪英先期竄逸公以功升副將九月廣西賊孔亞福鄧興爵及女賊李氏與朱洪英勾結陷踞

興安永州總兵朱瀚令公進勦其時王公方討賊郴桂巡撫駱公以嶺嶠羣盜如毛公不宜孤軍深入檄令相機斟酌全師速歸而公銳於報國謂盜穴在粵西我不往捕賊必復來遂督所部直薄興安縣城伏賊突起官軍失利公乃駐營道州之蔣家嶺十月賊由灌陽竄犯永明知縣曾德麟告急公倍道赴援入視城中居民遷避已盡守具不完軍士枵腹遠來至米鹽闕如俱大恚然感公忠義氣仍百倍十一月初二日賊擁衆至曾德麟遁公率兵出擊斃悍賊數百把總朱耀陣亡公收軍登陴誓死守賊更番迭攻公合兵勇團練七百餘人百計禦之礮石雨下城外屍如山積賊終不退歷五晝夜糧絕井枯士皆飢渴交困賊

用火藥轟城遂陷公頭顱及兩脅中槍礮傷甚猶裹創督戰手刃先登之賊三人既知事不可爲遂麾兵勇下城謂當殺賊以報徒死無益我義不爲賊刃所汚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竭今日死矣自刎而亡把總周佑德亦巷戰死之事聞　詔以副將優賜邺　予謚愍節并於殉難地方建立專祠公爲人忠勇樸誠持身廉正自束髮從軍至勦賊嶺右年已垂老而壯志不少衰并能不分畛域聞警卽赴大小數十戰必躬自衝鋒口不言功與王壯武公交最深軍中相倚如左右手人謂王公以謀勝公以勇勝兩人心同志合故所向多捷至其入守永明明知寇盛軍單無餉無援已陷於絶地而一片血誠甘以身殉大節凜凜視古

名將殆無愧色也鄧瑤撰行狀參駱文忠奏議

論曰咸豐間湖南軍事最棘北則患金陵江西逆竄犯上流南則兩粵之賊時時闌入邊鄙勦湖北者若羅李諸大將其功固偉而鏖戰嶺嶠埽蕩萑苻周懸節公之力亦不少況乎越境出征隕首巖疆其孤忠尤爲可欽也

儲司馬玫躬

儲君玫躬字石友一字䁥如湖南靖州人父碧山翁優廪生讀書務實學篤於內行州俗多溺女翁獨捐貲育嬰捌立堂宇收養甚衆鄉人頌之君自少時誦諸經畢落落有大志負奇氣工制舉文字尤喜讀洴澼百金方及戚元敬練兵實紀等書講求營陣攻擊之法尋以高材生餼於庠道光十六年學使順德蔡公愛其文充副拔貢生州有無賴子某傳習左道揭竿倡亂聲頗張君與其弟延昌出家財募勇壯捕之獲其渠十餘人械赴省𣴎戮於市事遂平既而新甯李沅發之變作君慮賊衆蔓延郡邑先事防禦復督率鄉民間道出踰山谷以兩晝夜行數百里馳至通

道縣城堵截關隘不費軍餉及官兵殲沉發敘功以訓導用旋丁父艱廬墓守制暇日與州人士議建社倉以備凶歉首捐穀五百石爲倡刊布條約期於久遠咸豐二年選授武陵訓導未赴任値洪秀全犯長衡　詔命在籍侍郎曾文正公督治鄉兵稔知君之偉畧調入營中兼辦火藥軍械功未竣檄令勦捕桂東土寇率兵勇追七八百里歷江西界回至洋泉白水洞殺賊數十人復解藍山圍斬首百餘級旋敗賊於道州回駐衡州敘功奉　旨加同知銜往江南京口軍營効用甫趣裝諜知甯鄉失守曾公命君率所部五百人往援君卽身先士卒冒雨直抵甯鄉北城外殺賊四百餘人擊沉賊船四百餘隻時尚未朝食復轉

至南城外玉潭橋遇伏又以溪岸險逼四路夾攻戰遂敗身被數十創猶手刃數賊罵不絕口與其姪甥諸生楊華英俱殉難從卒陣亡者十九人時四年二月十三日也諜報至省曾公遣材官四人殮其尸舁櫬進城尋奏於朝邺典如例劉基定撰行狀

論曰石友司馬夙喜談兵其志本不甘以佔畢終老也適遇承平日久亂芽四起首散家財以紓桑梓之難可謂義已迨夫大寇憑陵憤切同仇領一隊之偏師轉戰而前以身殉賊甘之如飴無少怨悔又何烈也宜乎甯鄉人士哀感不忘爲立祠而報以馨香也

劉大令蕃

劉君蕃字季霞湖南湘鄉人陝西撫軍蓉之弟也咸豐二年侍郎曾文正公治團練於長沙撫軍時爲諸生與曾公善及曾公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復屯營南康撫軍皆展轉相從君常以父命走省撫軍從容諷勉歸以古語慰安其父五年八月撫軍領湘右軍偕羅忠節公至義甯州將掃蕩岳鄂之賊規復湖北適君又自其家來省兄遂與撫軍會於羊樓峝時賊據蒲圻縣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舖以蒲圻南門地險而逼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畈抵城西駐軍鐵山二十一日分路進攻賊阨險立柵穿塹數重鎗礮環擊不可近間出悍賊揚旗跳

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少卻君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公發鎗斃二賊又鞭卒之少退者一賊伏下田發鎗中傷君仆地撫軍命舁之歸而自麾衆禦之短兵接鬬賊大創我軍急舉火燔其木柵連克五壘是夕遂破蒲圻城撫軍還營視其弟創在膺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君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年二十五事聞　諭旨追贈知縣例賜卹君事兄嚴以順而風韻各異撫軍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君不置臧否撫軍稍立厓岸別白是非鮮所假借而君脫去畦封瞋無一語自兵事起有司下令團練君部勒鄉人獨嚴整襄歸自蒲圻族之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鄉者團結之丁

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曾文正集

論曰劉君季霞湘中佳士也文史之餘事親從兄孝友温温一旦提戈行間見戰事方殷棄騎直前奮身殺賊何其勇也雖受傷致命而嵯峨蒲城因是而摧崩曾文正公銘其墓曰位豈在大齡豈在多洵不易之言哉

魏州判畛先

魏君畛先字亞農承梲之從子也父承楫拔貢生後患目盲君侍疾孝謹鄉里稱之君先世本名家皆宦而貧至君父益甚君遂以貧廢讀不得由科目通仕籍及承梲官晉定爲入貲得縣丞分江西年二十有八矣南昌守鄧仁堃見其樸幹甚重之奉檄解餉貴州中途覆舟貴陽楊培時督江西糧儲以私銀託君致之家失其銀二百稱貸以償還謁培培恐其訴貧辭不見坐是困乏乃請分府吉安明年而粤西洪秀全亂起出全州連破郴桂時承平久文武泄泄君力請知府王本梧以吉安當衝寇鋒請設防又言宜遠斥候乃檄君還家領偵探事信道行五日至衡州而

程矞采以湖廣總督駐防衡州不喜言軍政君叩頭具陳江西空虛狀宜急移文使得設備於是寇蹤稍聞又馳書武昌陳寇勢議設水師且請以商船載礮不用漁艇湖北巡撫常文節公君大父之弟子又同縣人也得書聚僚屬傳觀皆歎詫而罷未幾寇圍長沙不克吉安官吏乃騰言湖南大捷遂解嚴君聞之亟上書言逆氛始張防不可不急因復援君以兵事定還府軍吏妒惡之劾滅其費用書所假貸充賞格募急足者十不得領一坐是益困明年湖北提督向忠武公攻寇江甯有 詔江西供軍糧巡道餘莪當行會鄧仁堃言君材可用從至大孤山[illegible]途皆驚疑莫肯行君獨乘小舟歷安慶至當塗謁帥書言於

糧運始行栽乃奇賞之以提督蜀人蜀兵驕故令君斡四川糧臺兼佐諸軍支應糧臺吏妄言失餉銀七千君鈎稽得之總其事者為王曾樾倚之如左右手軍中樗博自將帥至吏卒晝夜酣戲昇官滑兵多以此結歡大僚每召君君獨不往勤恪在事憂勞發疾卒年三十旅邸蕭然同僚經理其喪熊栽憫之為請奏郵如軍中病故例蒙恩贈州判廕其子恩騎尉君之在糧臺也公費充斥總理大員月費動萬金行所有公館帷帳伎樂皆具而君痛自節儉布衣粗糲甘之若飴惟依例月請積歲餘銀二百欲以遺父慮道路多盜留在糧臺君死而巡檢王某代之刻扣怒軍士夜鼓譟刼掠公銀君存銀並掠以去王曾樾者亦貧

廉良吏知君深哀其死生窮乏獨力償之且曰國家有事縻費億計不覈撙之則漏卮覈撙之則如魏君者終身常無資用以濟公私既貧而死復死而益貧其可悲也已君喪舟過南昌鄧仁堃巳爲按察使登舟弔之亦哀其有材不展其志云君妻譚氏性烈嘗生子殤至是君柩還辭舅姑將自殺以殉其舅以君臨死時留玉佩示之曰汝夫以事親立後事屬汝矣殉夫者一曲之行非通義也譚泣受命侍奉彌謹撫從子太和爲嗣後數年譚以世亂恐不得全其節閉戶自經死衡陽志

論曰魏州判衡陽世家也祖瀚官山西浮山叔祖瀛官山東定陶皆有循良譽至州判以卑秩宦江右當寇禍擾攘

之時能豫請設備又躬嘗危險深覘軍情亦可爲勤於王事已洎乎襄理糧臺刻已自厲處脂膏而不染卒爲廉吏以死豈非無慚其先型者哉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三終

男賚賢校字
贇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四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劉武烈公騰鴻

劉公騰鴻字峙衡湖南湘鄉人父象觀諸生師法濂洛夙以儒行稱鄉里公幼從父讀書究心兵畧咸豐二年粵賊初犯長沙公卽隨父與羅忠節公李忠武公講明鄉守之法明年佐曾侍郎剿平土寇五年武昌再陷賊氛大張公從羅公出征湖北克復通城剿賊崇陽尋領湘後營隨大軍攻武昌城壁洪山南岡戰賊勝之賊掘賽湖隄公出擊之及長虹橋遇伏力戰賊乃敗去遂與李忠武率軍扼窯灣賊出爭大戰於小龜山斬馘數千屢戰皆捷由縣丞升

知縣會石達開大擾江西會侍郎軍困於南昌與湖南音問不通者八閱月六年夏鄂撫胡文忠公使公同參將普承堯同知吳坤修及侍郎弟國華率五千人馳援江西苦戰兩月悉復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等縣七月朔抵瑞州耀師以臨之賊大懼斂衆入守由是南昌以至長沙始無道梗憂江右全局乃擬擢江西補用直隸州知州並賞衝勇巴圖魯名號瑞州故有南北兩城公偕諸將攻之南昌亦遣兵勇合剿拔其南城逆酋韋昌輝由臨江來援北城賊負以爲雄驟挑戰我軍堅持不動昌輝儀衞奢僭勁悍前驅公望之謂諸將曰是羊質虎皮不久見韡宜俟其儆乘之相持旬日賊跳浪氣衰公曰可以戰矣潛從

北岸渡兵抄其後南城勝兵角其前賊受創大敗我軍聚攻北城有出犯者公督知縣羅萱等擊走之遂得築壘進逼已而侍郎亦來督師命掘塹三十里困以長圍賊勢漸蹙適知府蕭啟江勦賊臨江至鶯哥嶺爲賊所阻軍不得進湘撫駱文忠公檄公往援大戰勝之蕭軍乃直抵臨江城公仍馳回瑞州七年二月曾侍郎丁父憂　詔許給假治喪侍郎既歸公軍失所依倚而奸民又潛與賊通濟其糧食自春至夏賊守甚堅官兵環而攻之餉且竭矣公日盼侍郎之至爲之主持而侍郎屢疏請終制回營無期於是師頓瑞州終不能下時公營城之南普承堯營於西吳坤修營於北而賊亦以城糧將盡思突圍走六月逆酋賴

裕新周春嚴守和率賊三千由西北越濠竄去公與承堯遣軍出擊普營斬獲最多公營離賊遠僅能尾追而吳營距賊最近竟縱之去公憤甚馳函於駱文忠語甚激烈益與同事者齟齬而勢位出其下公由是益抑鬱無聊欲立大功以紓其志終日逼城苦攻七月克復瑞州公於是日中礮而亡闔營哀慟瑞州士民走而哭者亦數萬人事聞詔贈道員予謚武烈公性剛毅在軍與下共甘苦而紀律森嚴凜不可犯所過秋毫無擾及臨陣則一隊當前屹如山立賊遇之皆披靡駱文忠公屢稱公具名將之才惟過於恃勇每冒險不顧其攻武昌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能中大驚疑爲神人公方坐地談笑

良久乃還及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殉難然亦由報國之心甚銳云公撫子弟騰鶴代領其衆騰鶴字傑人亦雄猛善戰克復吉安協剿撫州由知縣升知府九年以攻建德賊壘陣亡曾文正集參胡文忠集駱文忠奏議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劉武烈公援江西兵力最勁戰功尤偉曾文正公深倚任之及文正奉諱回里尚疏言劉某之湘勇駐札瑞州嚴明勤謹足當大敵但使餉項少敷必能樹立功績後果以部軍乏食攻城益迫致亡於陣文正聞之哭曰喪我烈士八百莫贖且引爲平生之疚駱文忠公亦哀公死奏劾瑞州之役營將縱賊之罪云

曾慤烈公國華

曾公國華字溫甫大學士文正公之叔弟也幼負才氣專精史學論議奇特不爲庸俗之詞試於有司不利見齷齪者反得科名以去每抑鬱不伸遇儕輩或大叫雜以嘲詼由是人咸稱其狂畏之不敢近咸豐三年文正公奉　詔討賊異軍蒼頭特起公論楚湘團練事宜洋洋數千言深中肯棨江忠烈公見而甚重之六年粵賊石達開蹂躪江西瑞袁臨江撫州建昌諸郡多陷時文正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赴援而南康又淪沒於賊楚軍入者遂爲所困道閉不得通鄉書公在湘中聞之間關走武昌乞救於巡撫胡文忠公乃與諸將劉騰鴻吳坤修普承堯率五千人以

行而文忠公奏請以公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賊皆聞而膽落江楚始得通問公遂馳抵南昌與文正公相見兄弟喜極而悲涕泣如雨九月公復還瑞州營攻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公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文正公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來會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城垂克而文正公丁父艱與公匍匐奔喪歸八年二月公以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忠武公軍中公與忠武公爲婚姻兩人益相與講求戎政是時九江新破又克麻城黃安馳檄東征連下太潛桐舒四縣所至勢

如破竹諸將咸謂皖城唾手可取公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忠武公深語悚切以警其下無何而軍敗於盧江之三河鎮矣先是忠武公統兵數萬以所得諸城係要地皆留兵駐防軍力以分而薄復追賊輕進至三河逆酋陳玉成驅衆至我師被圍戰輒不利忠武公怒馬陷陣顧諸將曰我義當死戰報　國諸君可自圖生也公曰明公既不負　國吾儕豈可負公遂與忠武同時戰歿實是年十月十日之夕也年三十七公自武昌轉戰江西復從李公東征所在著名而文正公不欲勳績出諸一門功多讓之他將故公官止同知至是殉難　詔贈道銜諡愍烈曾文正集參胡文忠集惻忠草粵匪紀畧

論曰當曾文正公之困於南昌也其勢岌岌已甚愍烈公念急難之誼投袂而起乞救武昌遂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悍賊前無橫陣何其勇哉迨後佐李帥之戎幄同規協力克潯陽摧桐舒威名日著而大功竟覆於垂成殆所謂天耶命耶然而誓與李公俱死不肯少待以圖脫免斯其凜凜忠義之概洵無愧文正公之弟矣

曾靖毅公貞幹

曾公貞幹字事恆初名國葆字季洪文正公之季弟也少輒負才自異每發一論足袪羣疑以應試不利棄去舉子業咸豐三年　上命文正公爲團練大臣募勇勦賊公挈六百人以從時楊公岳斌彭公玉麟皆客公幕爲僚佐公亟薦於文正公謂此二人皆英毅非常器巳願下之明年三月岳州兵敗公又亟白諸將無罪巳願獨坐之未幾楊彭二公果以水師雄視東南位至大帥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獨公一敗見廢黯䵚歸去築室紫田山中柴門絕人事徜徉身世與耕夫樵豎爲伍蓋絕不以功名爲念矣會公兄國華戰歿於三河鎭公聞之大慟誓出殺賊

以復仇而雪前恥走謁鄂帥胡文忠公文忠方廣求將才

命公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協克太湖潛

山三月始與叔兄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

公初以功敘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至是以收復皖城有

勞晉秩同知賞戴花翎同治元年正月公師次三山峽三

山峽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僞堵王黃文金屯荻港爲之

魁而僞匡王賴文鴻又竄踞繁昌與南陵蕪湖逆黨相呼

應公軍深入其中寇衆十倍於我乃以計招降繁昌三縣

義民之陷賊者嗅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軍勢

乃壯三月先摧黃文金之衆於荻港復與賴文鴻戰敗之

乘勢襲取繁昌餘賊屯於魯港公約水師總兵李成謀合

擊之沈其江面礮船盡毀南北兩岸石壘殲馘無算案曾文正撰墓志言破魯港克繁昌今攷粵匪紀畧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克繁昌二十九日克魯港據是克繁昌當在破魯港之前也遂督諸軍直下南陵蕪湖而是時布政使國荃亦已克東西梁山狗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沴疫繁興將士死者相屬公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偽忠王李秀成率援賊三十萬至圍我營者數里公佐布政強起戰守凡被圍四十六日至冬初賊始退而公以病後過勞竟卒矣年三十五公自連克繁昌三城　上雖以公兄文正公前有辭賞之奏猶　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及大破援賊晉階知府既歿事聞　天子詔曰朝廷本欲擢用貞幹特以其兄國

藩懇辭留以有待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

予謚靖毅　曾文正集參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曾文正公諸弟皆偉人也愍烈公轉戰江西既拯文正公於危地而靖毅公會師金陵亦佐沅圃帥以勘定大難惜乎叔既隕於三河季復歿於鍾山否則勳烈更盛於一門豈祗一侯一伯紀績太常爲中興之功臣哉

張忠毅公運蘭

張公運蘭字凱章湖南湘鄉人咸豐三年粵賊擾楚侍郎曾文正公奉　詔督治團練湘中壯士咸切同仇公亦投袂從軍後應募者日以盛即所謂老湘營也公初隸王壯武公鑫部下曾公一見深器重之知爲異日名將尋從壯武討平桂東土寇赴援南昌協克湘潭敘功以知縣用五年復從壯武剿賊郴桂既而移軍楚北遣公率偏師進攻崇陽蒲圻之賊斬其渠率張雄忠等遂平二邑而還加直隸州同知銜七年壯武病卒巡撫駱文忠公奏公統領湘軍協剿臨江屯營獅子嶺賊傾巢至設伏敗之克其城由知府晉候補道八年賊由瀘溪入踞安仁公自河口鎮進

勦破之於靑山埠八月克取安仁九月奉檄入閩討平將樂浦城順昌等處賊加按察使銜會江右逆黨聚景德鎭連陷南安信豐勢甚披猖曾文正公駐師建昌檄公回勦旣至曾公謂曰閩事不足慮南安信豐賊亦無害所以調君至者圖商景德鎭耳若東犯廣信西踞湖口則九江危矣公言景德地據形險毗連之壤防不勝防欲蕩殄寇氛保固潯江非力勦不爲功曾公然之公遂於是冬十二月率軍三千七百人倍道馳抵景德鎭適營官吳國佐之師失利公怒出戰賊大敗乃同候補道劉於潯等圍之九年六月由雞腳嶺步步進逼盡毀賊壘幷敗偽國宗楊某之援賊棄鎭竄浮梁公偕知府曾國荃王文瑞副將唐義訓

等追之斃賊無數立克浮梁擢河南開歸道加布政使銜
時石達開入寇桂陽曾公檄公協防湖南駐守郴州已而
石逆敗走防務稍紓公以軍士久勞在外請於駱文忠公
給假三月歸家休息蓋湘人去父母而馳驅於戎行已數
載矣明年曾公督兩江佩大臣印統軍圍安慶檄公來皖
途經江西巡撫毓科公留防袁州以禦南贛之賊未幾甯
國廣德徽州相繼失守皖南危甚公急馳至祁門曾公命
公由太平進兵力卻偽主將劉官方之衆十月克取黟縣
擢福建按察使十一年春又克休甯是夏五月收復徽州
駐軍防堵賊屢來犯輒擊走之旋因抱病乞歸曾公奏以
總兵劉松山易開俊分領湘軍皆公之部將也同治元年

賊圍徽州曾公檄公回營且命招募湘勇三千以助軍威公遂力疾就道至則克復旌德進攻甯國賊勢漸挫適值李世賢汪海洋由浙竄粵湖南巡撫毛公鴻賓請調公師討之二年公率新募之勇赴援嶺嶠賊復出沒江粵邊界盜踞瑞金公與總兵關鎮國擊退之而賊之入粵者復由大埔竄犯汀屬武平縣境三年秋公乃從江西取道信豐定遠以入汀州分軍守武平城自率隊馳援扼防下赤要口屢戰皆捷九月賊抄徑路襲破永平寨公還救以兵少陷伏中矛落馬賊擁入城公大罵不絕口被戕總兵賀國琛王明高副將雷照雄以下二十八人皆死事聞 贈巡撫銜 予謚忠毅公起自田間鋭志滅賊治軍堅忍艱險不

渝從征十餘載歷湖南北江皖粵閩諸行省威名甚著嘗曾公被困祁門時其勢岌岌不振全恃公與提督鮑超兩軍力與賊角得轉危而爲安厥功尤大及後勦賊汀州竟爲所害聞者莫不痛惜之云曾文正集參粵匪紀畧平浙紀畧

論曰湘勇之初起也實曾文正公倡之其始羅忠節公與王壯武公分領其衆既而忠節卒李忠武公代之壯武卒張忠毅公代之厥後招募愈多劉武烈蕭壯果諸公皆提湘勇出戰而壯武忠毅所部則以老湘營別之老湘營之名聞天下然亦由統將得人也惜乎忠武既戰殁於三河而忠毅亦殉難汀州不得殄滅巨寇槊膺上賞功名之際殆有命耶

劉忠壯公松山

劉公松山字壽卿湖南湘鄉人少而沈雄豁達通曉家人生事親長稱譽以謂足昌吾門咸豐二年粤逆洪秀全犯長沙在籍侍郎曾文正公督治鄉兵公以義勇應募剿賊其軍號曰湘營後以從征久呼之爲老湘營入其籍者皆年少剽悍湘中之壯士公實預焉初隨候補道王公鑫剿平楚北土寇繼隨按察使張公運蘭戰於江西饒信諸郡稍稍遷爲營官功皆歸於統領故名不甚顯九年六月官軍既攻破景德鎮各營猛追三十里隊伍散漫將至浮梁縣城有浮橋三道賊因途狹回擊官兵城中亦出悍賊數千相應守備高成春陣亡公時在橋東苦戰力遏賊衝少

頭後隊齊至軍賴以全并克縣城十年曾文正公督師祁門檄湘軍及提督鮑超之師助勦公仍從張公隨征皖南明年三月官兵攻徽州分駐民村賊於夜半刼營呼聲震地諸軍驚潰公獨列隊不動月下遮諸將告之曰請無走我第四旗劉松山也拼列在此衆軍見之畢歸乃從容殿後而還賊亦終不敢追有語公之事者由是爲曾公所識尋同諸將克復徽州甯國洊升總兵才望日彰同治元年十月張公以疾回里曾公奏派公與易總戎開俊分領湘軍二三年間皖南羣盜如毛甯國旌德涇縣等處疫癘盛行公堅守郡城率軍四出截勦屢卻巨敵復追餘寇於閩邊別擊逆黨於廣東廣西官至記名提督四年夏曾公奏

命剿辦捻寇湖南將士不慣北方麪食多憚於從征公毅然請行由甯國至江甯龍潭將渡江士卒或挾之索餉公誅戮數人而撫慰其衆師次臨淮易總戎告病解職於是老湘營一軍全歸公統領矣旣而馳驅江蘇江西山東河南諸省追擊捻寇公日訓練步卒首貴行走迅速隊伍整齊一面聯絡民圩廣籌米糧使士卒不至乏食而思歸未幾魯豫官民盛稱湘軍紀律之嚴所至逢迎恐後部下亦安習之不以北征爲苦曾公奏公忠勇樸實堪倚以平寇而公之名乃大著會捻首張總愚竄入秦中鮑提督超奉霆軍赴援其下遷延不進　朝廷命公代之遂於五年冬督所部慷慨入關適值西安告警公急趨援賊鋒鋭編

修張錫鎌歿於陣公力戰獲勝賊退公追之連克銀渠金渠臨平等鎭賊寨並大小堡寨百餘處賊由武功東竄公赴興平截剿賊走蒲城尋敗之於穀祿莊追及省城南山門口擊斃三千餘人擒僞將甚多奪獲騾馬一千五百餘匹又敗之鄠縣賊旣東西狂奔足不停趾復遇公軍輒披靡其勢之不能久踞關內者以此　天子嘉公功　詔授廣東陸路提督六年十二月張總愚率衆乘河水凍合呼嘯而過越晉疆突豫境直趨河朔浸浸乎有內犯畿甸之勢七年正月公奉秦督左公檄由陝西追賊至直隸聽督師大學士官文恭公節制公與諸大將郭松林楊鼎勳郭寶昌張曜宋慶程文炳等各選精銳四路兜截賊大懼望

風而遁竄踞深州之饒陽界公約諸軍齊進乘夜襲之賊不設備皆驚逃斬僞懷王邱得才僞幼沃王張五孩餘賊噍者無算尋會剿於清苑捻逆全股蕩平官公以捷聞上大喜賞公黃馬褂并給輕車都尉世職公自咸豐初起田間入戎伍年未弱冠轉戰數省壹意平賊未暇歸而授室嘗語人曰海宇未靖何以家爲生平之志豈讓驃姚至是秩晉一品齒逾三十同僚咸謂宜婚娶以爲嗣續計曾文正公亦有書力勸之遂於捻寇告靖之時暫駐洛陽請假成婚未及匝月關中回部大亂疆臣羽檄告急　中朝以公宿將　詔旨敦促又即率師赴秦追行抵綏德州適有哥老會匪之變皆公之舊部也脫巾而呼勢甚洶洶及

見公復歸來相與羅拜公因開示禍福曉以大義衆情翕然遂定旣而攻剿土回竭六晝夜之力收降董福祥等十七萬餘人設法安插旋從北路進兵規取金積堡以陝甘之糧輓自山西遠至千數百里役者病之公乃披覽圖籍由清澗歷安定定邊至花馬池按程設站用營中馱驢勇夫及降衆中挑選壯丁分班搬運別其夷險均其勞逸糧饋粗足長驅而前掃除賊巢九十餘處八年七月克復靈州肅清陝北未幾同記名提督易德麟力攻石家莊受傷回營醫者療之不愈竟卒秦民素感公德聞之莫不泣下公天性至誠在軍必以訓迪營伍爲務雖戰罷宵深猶絮語懇懃勸誡不休眞摯旣已感人而其平日公忠自矢但

知軍國是圖又實足以激發士氣是以守甯國時十八五病餉餫又鈌而有警則一呼齊振弁勇不以爲困渡江剿逆捻誅不用命者弁勇不以爲酷崎嶇北方盛暑運糧負重而行弁勇不以爲虐綏德之役化叛卒爲馴良弭變之速尤爲近日罕有其與同列交際如淮帥劉銘傳潘鼎新豫帥宋慶張曜皖帥郭寶昌及秦隴諸帥皆推心置腹無片言齟齬曾文正公歷論當世名將極重公之爲人案曾文正大事記公陛見太后懿旨詢近時諸大將公以劉松山對惜其已故云旣卒部下大將劉錦棠章合才等感公恩誼臚陳事蹟求曾公奏請卹典於朝上亦深爲軫惜贈蔭賜祭予謚忠壯並命原籍及建功地方建立專祠曾文正公奏疏參淮軍平捻記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軍門劉公從征十餘載不以家室爲念固可爲奇男子至其御軍能嚴紀律尤難何則老湘營者皆熊虎之士也勞苦功高非他軍比苟非公之至誠足服其心豈易臨其上而彈壓之乎吾嘗謂近世固多名將若劉公者直不愧仁義之師矣雖然士屈於不知已設以公之賢不遇曾相國亦老死於偏裨耳烏能揚威關隴爲　國虎臣聲施爛如哉

程忠烈公學啟

程公學啟字方忠安徽桐城人世業農膽勇絕人遭亂陷於賊僞英王陳玉成重之欲使爲將公自念我壯士當除汝鼠輩耳託辭以拒終不爲用嘗乘間逸去爲賊追回玉成復多方羈縻之以故不得脫身咸豐十一年四月大兵圍安慶公喜甚謀通欵於外以其夫人及一子在賊中猶豫未決夫人促之行曰君去吾母子死爲榮多矣孰與終身作賊耶公遂出詣同知曾貞幹營投誠同知者大師曾文正公之季弟也奇公狀給以軍功銜而同知仲兄國荃方以道員統領大軍亦深任之賊聞之乃戮公妻子懸首城上公益憤激思滅賊報家　國之仇時城外各賊壘劃

平已盡惟北門三石壘最固諸將攻之不克是年七月公率兵勇從礮火中躍入殺賊無算越日復入乘機猛攻石壘皆破獲僞將軍僞侯僞丞相指揮檢點等數十人北門之路遂爲我軍扼絕八月收復安慶公功居多由游擊升參將　賞戴花翎同治元年三月合肥李公鴻章自皖營督師援上海李公故曾文正所疏薦者命公率所部從之將發曾公親送之登舟拊公背曰江南人譽提督張國樑不去口今君往亦一國樑也行見君克取蘇州矣勉之至滬立開字營屯浦東之南橋會知府李慶琛大敗於太倉僞忠王李秀成驅衆而至竄陷青浦嘉定進犯松江李公檄公率軍急歸扼守新橋五月十三日賊以大隊分屯廣

富林塘橋而厚集於泗涇以扼我軍二十一日賊酋陳炳文部雲官來犯由新橋四面縱火遂及法華鎮勢且逼上海圍公營公手然劈山礮開壁門大出賊稍卻復列陣前持竟日適李公自統大軍來援公瞭見旂幟讙譟出營揮軍夾擊賊棄械自蹂躪斬級三千餘解脅從數千人復乘勝攻泗涇破之盡毀其寨數十廣富林塘橋之賊皆遁

上嘉公功擢副將　賞勃勇巴圖魯名號七月公同諸將收復青浦尋擊敗賊酋譚紹光進克嘉定滬防肅清由記名總兵加提督銜十一月常熟賊目錢桂仁駱國忠以城降李秀成復悉衆至圍之公以八營進望仙橋旋敗之蟠龍鎮別將劉銘傳亦敗賊於福山常熟解圍二年三月公

同知府李鶴章往攻太倉克之進復崑山漸逼蘇州李公
益偉公才所至聽自進止并爲增募萬人以壯其軍五月
公從峴子山移屯外跨塘是爲崑山進蘇州之路其由常
熟進無錫江陰者則李鶴章劉銘傳等陸軍當之而由泖
澱湖進吳江平望太湖者提督李朝斌以水師當之洋將
戈登復率常勝軍駐崑山專備各路游擊援應皆李公商
之於公也六月公以水陸十六營與戈登乘船至九里湖
留三營扼湖口備同里而自督各軍取花涇港次日至夾
浦夾浦者吳淞泖澱諸水入太湖口也賊礮船數十守石
壘公令水師列陣陸師登岸護炸礮擊賊壘蘇州賊自寶
帶橋來援敗之遂克其壘又敗吳江同里諸援賊留部將

劉士奇王永勝與常勝軍駐守之復擊賊於湖口斬獲甚多會李鶴章劉銘傳亦敗江陰賊於楊舍官軍氣益振公遂連克吳江震澤縣城吳江南達嘉興北接蘇州西連太湖皆賊窟公令阮炳福水師兩營扼城南萬頃橋堵嘉興之賊陳有昇兩營扼城西北夾浦口張光泰水師護之堵蘇州之賊何安泰張志邦兩營駐城多儲備爲固守計而自歸唯亭舊營兼顧蘇崑七月李朝斌全軍抵滬公由唯亭至吳江與太湖水師會夾浦口連破東西洞庭山之賊南岸北岸賊亦敗潰即督所部十營進屯外跨塘鳳凰頭唐家濱令水師進金雞湖獨池湖太平橋洋澄後湖以逼婁葑兩門時江陰城亦已克取李公知賊勢蹙姑蘇可圖

巡師至婁門畱公營數日共謀軍事復往常熟江陰周視城守八月公以外跨塘離婁門七里營逐不能及城乃移營而前賊驅衆由婁葑齊三門出犯公督軍三路力戰敗之遂屯營永安橋適李秀成自金陵返蘇州謀攻無錫以撓我師旋爲總兵郭松林王東發周盛波黃中立所敗九月公復攻奪五龍橋賊壘因浙之嘉湖賊屢竄至同里犯平望乃自以水陸軍分三道往所過賊營俱下共會師於八坼與賊戰大勝之擒僞貴王陳得勝斬獲無算追至平望僞會王蔡元隆僞榮王廖發受僅以身免遂令陳有昇梁安邦張遇春鄭國魁分守五龍橋寶帶橋長生橋諸處未幾復奪滸關之壘要隘盡爲我得蘇城乃坐困矣然諸

晉善於守憑河築長城多立礮臺自盤門迤北東至婁門列營數十悉係悍黨死踞其間附墻穴地覆板累土以避礮子而婁門外石壘猶巍然而堅固公軍河東攻之累月未克値李公來督戰益下令破賊十月十六日夜漏四下軍士銜枚設浮橋猛攻之賊伏斷橋下以洋槍狙擊戰已達其壘矣而常勝軍傷亡多不得進越三日我軍盡出炸礮二十餘轟其壘公緣南岸戈登緣北岸日過午牆傾十餘處賊當者輒碎咸伏窟中李秀成譚紹光率萬人突出拒戰公令驍將王永勝陳忠德陳有昇周良才龔生陽朱寶元等分應稍卻常勝軍肉薄以登長城石壘皆破秀成紹光急遁入城値提督陳東友黃翼升水師復由黃天蕩

登岸盡毀婁葑門外賊營我軍三面薄城賊洶懼譚紹光猶欲死守而郜雲官等有貳心密欵於副將鄭國魁乞降李公察賊已釁無他虞使公單舸見雲官於城北洋澄湖備得其要領命斬秀成紹光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諾圖紹光二十一日秀成微覺之顧事已無可爲涕泣握紹光手爲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乘夜攜其黨及輜重出胥門由水道以去官軍攻益急紹光適以事召雲官同僞天將汪有爲往卽坐刺殺紹光并殺其衆千餘人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旋獻僞慕王譚紹光首請驗公親馳入撫視時降酋之列名者八人精壯猶逾十萬酋方歃血誓生死乞公請於李公要總兵副將官署其衆爲

二十營分屯閶胥盤齊四門內雲官且未薙髮公密白李
公恐不可制必誅之二十六日僞納王郜雲官僞比王伍
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嘉僞天將范啟發張大
洲汪懷武汪有爲並出城請李公受謁察其狀誠叵測乃
駢戮焉各軍搜斬拒命者復二千餘入餘皆帖息李公以
收復蘇州省城疏上捷狀敘公功第一　賞黃馬褂給雲
騎尉世職補授江西南贛鎮總兵遇缺提奏提督十一月
公同提督李朝斌攻克平望嘉善賊陳占榜聞風請降進
圖嘉興三年正月公築壘逼嘉郡諸大將劉秉璋潘鼎新
李昭慶吳毓芬各率所部來會連日攻戰敗其湖州援賊
并毀各門外賊壘公益繕修器具水陸分門以攻之二月

督部將劉玉龍教練洋人備雷發大炸礮毀城上礮臺二十餘壞城垣百餘丈賊爭負土堵城公揮旗詭欲登城俟賊益聚乃然礮中輒死數百夜令親兵密成橋明日偽堵王黃文金復率衆自湖州由新塍犯我後公遣副將張家瑜張自全擊走之城賊漸不支公促將士梯而上死者相枕藉公憤躍直踰浮橋以登被賊槍子中左腦昏絶舁歸營衆見公傷益裹創冒死爭進炸礮中賊火藥倉聲縣沸賊始亂水陸諸軍咸登城殺賊五六千礮斃偽挺王劉得功獲偽榮王廖發受於井斬之嘉興旣克公以創重歸蘇州事聞 詔詢傷狀並 賞鐲管玉搬指玉柄小刀各一事荷包一對公猶能叩首於床感謝 天恩時李公旦夕

往視醫調公以李公將出督軍常州尙爲代籌軍事李公對之流涕醫者言創可合惟火毒入心絡旣而創果漸合醴敗骨爲梗醫言不可去公自拔之傷腦及喉舌遂不能飲食三月十日命侍者進黃馬褂起服之繞室行顧取茗椀不下喉而絕年三十五公天性忠義將畧最偉每赴敵迅疾賊畏之目爲飛將其兵不過萬人能動必爭要隘斷援道制賊賊雖悍且多終不克振以絕御軍尤嚴紀律所過無秋毫擾歿之日自李公以下文武將吏江浙士民靡不痛惜如失所倚洋將戈登久與公同行陣相推服及誅蘇州降酋戈登意不合不復與公相見及是聞之乃泣下乞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旗攜歸其國以爲念歐羅巴法

以鏡攝人影入紙貌如生戈登藏公像二一遺公而恆自懸其一西人素輕中國將其重公如此李公具疏以公死事聞 天子降詔軫悼賜祭一壇 贈太子太保 予諡忠烈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安慶蘇州嘉興俱建專祠（李公鴻章奏疏參吳中平寇記平定粵匪紀畧顯志堂稿）

論曰合肥李公之督師三吳也麾下文武俱極一時之選而提督程忠烈公名尤著克姑蘇取禾州困李秀成斬五逆酋麾蓋所至迅厲無前其勇猛似多禮堂將軍鮑春霆軍門其智畧似李忠武公勇毅公兄弟在中興諸將中當在一等之列惜乎圖賊太銳受創而卒否則粵寇旣平北征回捻以公將才自所嚮奏捷何至老師曠日成功如是

之遲遲哉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四終

男賁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五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宋軍門國永

宋公國永四川人生而趫健膂力絕人家貧落拓困於風塵無有知其爲干城之材也咸豐三年湖南在籍侍郎曾文正公奉　詔督治鄉兵乃駐衡州因其貲力大造戰艦創設水師而以鮑公超管領之鮑公夔州人與公爲同鄉方編立靈營招徠豪之士爲已助公乃應募隸其部下遂從鮑公克湘潭取岳州收復武昌皆預其役四年九月大軍攻田家鎭賊據半壁山以巨礮轟擊公船當其衝不能支籤邊落水賊圍攻之公猶於洪濤激浪中躍立船背死

戰會李忠武公兵至賊大敗遂平田鎮鮑公上其戰狀巡撫胡文忠公歎爲壯士由把總擢都司是爲公立功之始而威名亦漸著矣六年水軍改爲陸師公充營官七年進攻小池口破黃梅等處悍賊八年收復麻城黃安迭平雷公埠石牌賊壘循集賢關直至安慶是時寇氛正熾僞英王陳玉成方踞張桐舒間李忠武以楚湘百戰百勝之勁旅至敗沒於三河而一遇霆營尤來大槍之衆無不當之披靡鮑公一軍名聞天下得公之力爲多云十年克復潛山太湖破賊營百餘里湖廣總督官文恭公遂與胡文忠公銳志圖皖而曾文正公亦挈鮑公渡江駐師祁門然四面皆逆壘爲賊所困勢岌岌危甚鮑公固受知於曾公最

深者至是誓解其圍乃由漁亭進攻休甯大戰於羊棧嶺縱橫盪決我軍勇氣百倍賊尸叠積如山卒保祁門轉危爲安惟公實左右之叙功擢至記名總兵明年援剿江西景德鎭破洋塘等處之賊進復建德攻克赤岡嶺四大壘再援江西破賊於豐城樟樹鎭解瑞撫二州之圍仍馳回安慶協克省城會布政使曾公國荃奉　命統領楚軍往取江甯直抵雨花臺首逆洪秀全大懼分黨竄擾謀撓我軍於是南岸如甯國青陽銅陵涇縣等城北岸如無爲州巢縣含山和州等處各僞王擁悍卒蠭屯蟻聚刀矛如雪彌漫千里內官兵望之往往失色謂其勢盛不可圖。賴𨑳軍奮勇馳擊使賊首尾不能相顧大小百餘戰公爲前

鋒無不身先士卒陷陣冲突賊見霆營旗幟畏之若虎百萬紅巾至是不啻摧朽拉枯同治三年六月大軍遂克江甯省城論者謂曾布政雖能堅忍耐苦然兵頓於堅城之下久則必至糧匱士惰若非彭侍郎楊提督水師由上流而下壓與霆軍掃除四出外應之賊恐金陵老巢未易克也曾文正公疏奏霆營諸將功鮑公之下以公爲第一擢記名提督授雲南鶴麗鎮總兵旨以兵事尚棘仍在軍中未赴任當江甯之將復也賊知不可守冀竄伏江西延其殘喘先以逆酋汪海洋李世賢趨入撫建鮑公知之即移師往討之連克金谿南豐新城瑞金四縣追賊至福建境江西全省肅清四年二月霆營因關隴亂由閩赴甘暫住

江省俄而軍士以索餉鼓噪幾至激變公素爲衆所推服再三開導言於江撫沈文肅公發餉銀十九萬餘兵心乃定尋馳援廣東克復嘉應州城五年捻寇飇起大擾河南湖北　詔命鮑公督軍往剿公遂由鄂入豫追逐襄宛之間以過其衝六年三月鮑公患病奏請解職回里湖廣總督李公鴻章留之慰令在營調治而命公與提督唐仁廉統其軍凡三十餘營適賊竄犯雲夢應城天門諸縣李公急檄霆軍至鄂分屯要隘五月公自隨州回旆西向大破捻渠任柱賴文洸之衆於安陸等處餘賊走往新野南陽楚疆告靖已而曾文正公奏裁霆營唐提督奉檄率騎兵北征捻寇而東南已底定公亦息汗馬之勞矣後因兩江

總督李公宗羲之奏駐防鎮江整飭戎伍操練不倦萑苻歛戢民皆安之光緒初閩浙總督何公璟以福建巖疆亦需宿將鎮守調公至閩四年五月創發疾卒督臣具疏以

聞

詔命照軍營立功後病故例從優議卹并准入祀四川湖北昭忠祠公起田間入戎籍自咸豐三年至同治六年始征粵寇後討捻逆歷十五年之久躬擐甲冑衝冒矢石戰必先登金創遍體幾無完膚而勇氣不少挫時霆營驍將著名者不可勝數公實為之冠每當軍事顛危主將受創士心惶惑公獨不懾不悚全師而歸秣馬厲兵以圖再戰衆志藉以鎮定至其持身廉正為人和易可親不以戰功自詡尤為武臣中所罕有云沈文肅奏疏參曾文正奏議胡文忠集淮軍平

捻記

論曰宋軍門賢將也其時統帥固勇畧葢世而成其名者實賴宋公之助乃能有功不伐謙以自下於是軍心益加輯睦卒佐鮑公協取金陵戡定大難殆與唐阿跌光顏一輩比烈矣嗚呼亦赫濯景鑠也哉

馮軍門標

馮公標字雲卿湖南衡陽人生而膂力絕倫兒時嬉戲有物赤而毛與搏物不勝逃去攬得臂上毛長數寸以視其父父頗異之及長不治生產任俠自喜爲衡州協鎭標兵尋補外委咸豐四年隸彭公玉麟爲水師哨官以勇健稱遷至千總明年冬水師中營改陸軍命鮑公超領五百人爲一營號爲霆字營以鮑公字春霆也公實總其營務營務之職不在陷陣攻戰而霆營最號敢深入公每戰必先登戰黃梅中礮丸自左顴入出於右頰骨碎血溢公益大呼期必破賊乃還兵衆壯之莫肯返顧遂破賊四十八壘鮑公驚嘆即上狀幕府擢都司八年戰漢口黃安麻城十

一年戰黟縣羊棧嶺盧村援江西追賊豐城赤岡嶺皆有功累遷至記名總兵給赫勇巴圖魯名號仍領鮑公營務如故同治元年大軍既克安慶進圖金陵公從鮑公由仙人橋往攻新河莊之賊營二年十月破之尙有東夏四壘爲建平東壩之關鍵鮑公令公屯軍東夏賊恃牆濠深堅伏不出公逼其壘手刃悍酋諸將周有勝王衍慶遂率衆進一鼓而登四壘悉平於是東壩守賊黎之新建平守賊張勝祿通書大營請以城降侍郎彭公玉麟與鮑公定議自任東壩而以建平撫事使公往公入其境宣諭利害張勝祿等十三人感極涕零矢志不貳卽於是日斬僞王藍仁得舉城以降而東壩亦克復公仍從鮑公駐守東壩

爲金陵游擊之師旋授涼州挂印總兵官三年六月江南平定　天子嘉公功　賞黃馬褂　賜獎武金牌記名以提督簡放加一級明年解營務將赴任涼州而關中回部亂鮑公亦奉命赴陝甘軍鮑公先還夔州別將領其衆從江西泝江入漢公與同行至金口湖廣總督用藩司議約其軍無得至漢口留金口待餉士已怨望藩庫餉以贍坐食之軍而故不發霆營軍於是衆大譟散走者五營多兩廣降寇結陣而行欲還其鄉所在輒以叛卒待之又不敢逆戰衆益狂恣頗殺官吏然南走如故取間道行不犯大城州縣望風失守一年乃破散云初亂統將逸出將上變公亦先至漢口自請署巳名並上或曰此當有罪君無爲

豫其事公嘆曰是何言歟標自領營務十餘年今雖爲客
然同行不能約束而使代者一人獨當畀非義也卒署名
俱奪官聞者寃之公自若也鮑公益愧負之請與俱行未
幾鮑公移軍福建廣東平嘉應州奏公功復原官六年從
征捻寇感疫疾舊創亦發卒於軍中年四十大帥曾文正
公奏叙公忠勇得以提督立功病故例優卹入祀京師昭
忠祠公爲將雄猛無敵冠於一時而行軍紀律極嚴自霆
營以殺賊稱最由是楚蜀驍桀之徒歸者日衆所過擾民
公獨約束如軍法暇輒引悍卒與之談天道禍福冥報不
爽語甚剴切軍中頗有所悛感故所至民思之曾文正公
尤以是惜公馮氏在霆營者曰定國曰星均以勇烈著定

國以千總攻太湖死在咸豐九年星以遊擊從征捻寇陷陣死即公殁之歲也衡陽志參曾文正公奏議

論曰自寇難起霆營最多驍將馮軍門與宋元戎國永尤著名其左右主帥掃除逆寇二公功亦相同也若馮軍門當金口兵變時以客將而甘與統領均罪尤有國士之風豈僅糾糾武夫以折衝禦侮見長哉

羅剛烈公朝雲

羅公朝雲字漢卿湖南衡陽人狀貌魁梧生有膂力微時貧不能自食常負鄰人米責索之急乃走投戎伍從官軍討粵逆洪秀全由湘鄂抵九江協克安慶以敢戰稱累升至總兵官同治三年金陵告定公以奪取通濟門擢記名提督適捻寇擾河南公復從征克上蔡功最五年冬捻渠任柱賴文洸率衆窺伺鄂境威毅伯曾公國荃爲湖北巡撫令公統五百人從布政使彭忠壯公毓橘防寇境上捻寇者烏合羣盜其紀律又不及粵寇粵寇據江南十餘年湘軍卒討滅之故視捻寇蔑如令甲巡撫有分地無滅寇專責而曾公銳欲討平奏言寇入湖北當誘其深入聚而

殲之庶不至蔓延爲後禍忠壯乃曾公姻親久歷行陣攻克名都大城禽斬僞王侯數十百人威勢意氣岸然營於巴河一作六神溝踴躍待戰六年二月十六日寇由蘄水大至忠壯公未知賊衆寡輕騎出覘從者公與葛承霖等二十餘人皆提鎭監司大員方登蘭溪小山猝遇寇擁衆可數百或欲返走彭公曰兵法以寡當衆者利進退則爲其所乘無類矣策馬馳之公故贛勇然心知當退目視他將將與同諫阻主帥他將曰賊易與耳又馳之於是公亦馳而從捻寇習盜刼恥退走見十數騎馳而來知爲精兵列陣待之選鋒而戰公等久戰無繼後軍猶未知其遇寇無援者力盡皆戰死是役凡喪大將及勇將五六人湘軍爲之

氣奪云公以提督陣亡例　賜䘏　予謚剛烈蔭其子騎都尉世職并附祀彭公專祠衡陽志

論曰捻徒起自萑苻剽忽出沒善騎能戰蓋縱橫皖豫間已多載矣至同治六年春任賴二逆竄入楚疆其衆雖盛然究非湘軍之敵彭忠壯公欲一鼓滅之不可律以趙括大言惜乎恃勇輕進與諸大將俱隕軀於鋒鏑語云蠭蠆有毒信夫

胡都司正大

胡君正大湖南衡陽人修幹多力初以貧賈販市井間嗜飲酒數斗不醉恆困於酒貲鬱鬱不歡也粤冦擾楚大帥下令募勇士君聞鄉人應募往者旬日即得富貴則大喜遂入戎伍隸鮑公超爲親兵鮑公勇敢每戰則率衆蜂湧而進賊無能當其鋒君在部下尤以驍稱咸豐八年從救麻城日行百里暮至未立營君請曰無釋甲賊以吾初至必夜攻我願五百人伏賊營傍俟其出而襲據之鮑公故奇君之材者心以爲然令君往捲旗暗行軍士反手相引至賊壘間聞賊諠囂趣出之聲皆暗去既盡而礮發如雷震動山谷君敲火列炬呼譟焚賊壘守賊駭遁火大發前

賊惶怖還救鮑公引兵出擊之與君五百人合勢斬數百級即夜鮑公列君戰狀上幕府由外委升都司明日賊知鮑公喜深入羸兵誘之鮑公逐北數十里賊轉旆復戰伏出圍之數重君潰圍出顧不見鮑呼於軍得死士數騎合曰今入圍但揮刀直斫不得仰視四圍皆賊兵官賊相藉火器不可用也既入引鮑公出賊并力追逼之皆驍桀之酋也三五步輒失鮑公爲其所截環聚而鬬意欲生致之君從騎反悉陷圍中瞑目冒刃再出再入謂鮑公曰公前我後乃可以免遂翼之出身數創君名益顯用自負同列亦自視以爲不及云未幾戰洋塘率數百人遇賊數萬士卒皆反走斬數十人不能止賊圍呼趣早降君怒直前斬

賊大將而力已竭賊盛勢不可爲乃自刭年三十七卹賞雲騎尉世職同時鮑公部將又有黃代維者以勇悍至都司九年戰太湖二龍河礮中脅死代維亦衡陽人衡陽志

論曰鮑春霆軍門之勇冠於楚蜀每戰輒陷陣深入辟易千人由是名聞於天下而不知其麾下亦多壯士也如麻城之役微胡都司軍門且殆矣都司驍武直似魏褚虎侯一流惜乎衆寡不敵殁於行間然而捐軀殺賊丈夫之志迄今想其喑嗚叱咤之概猶凜凜如生也

王騎尉鳳岐

王君鳳岐湖南衡陽人本儒家子少慕節義疏略財利居鄉里見無禮悖逆者勢不能責諫則慼慍頓足至終日不言笑咸豐三年粤寇竄楚攻圍長沙是冬在籍侍郎曾文正公駐衡州府城督治水陸軍以討賊君應募而出隸縣人彭公玉麟水軍從攻湘潭由岳州至九江戰輒有功以樸勇爲主者所知軍興之初曾公方愼於保舉君尙列戎伍不能得一官也五年始以把總領一哨當是時賊守最嚴湖江要害多設巨礮我軍戰艦前進張牛皮製竹牌星漁網漬溼絮百計以避其鉛丸俱不能禦於是水師倡勇敢皆立鴿首挺身直駛以冒礮衝風濤相誇喜君性謙謹

如不能言每戰則奮發叱吒氣陵旁人奪船拔幟還譁叫若狂軍帥並驕異之既而九江陸師不利寇衆大上武昌漢陽再陷水師還援湖北湖北督撫自將水陸相保號令不出三十里寇壘林立彭公議從沌口拖船入侏儒湖出漢水以攻漢口襲賊背而寇屯蔡店作堅壘扼其道七月辛巳二十日水師攻蔡店盡燬其壘明日鳴鼓角浮漢水直下奪賊大舟君皆先登力戰功最遂克漢口賞軍功六品銜水軍既捷列舟江岸待陸師攻漢陽三日陸師失期不至水軍孤縣大風連晝夜壬申自沙口突圍會大軍寇大喜夾岸列礮以待又橫巨艦數十扼黃鶴磯阻我歸師水師之還也循來途則安穩無寇患而其時將帥氣銳甚乘

風震鼓摩賊壘直上鉛丸鳴如羣蜂君督一船擊賊艦兩岸賊憑高鼓譟列礮齊發戰船直前而進江波湧起數尺賊萬斛巨艦簸蕩不能成列君捩柁發礮應聲破其四艦賊傷墮及赴水者數十百人遂奪三艦張帆徑還士卒見之讙叫相賀君立船頭忽中飛礮腦裂死軍中無不悲壯之彭公後論諸將獨以君沈勇名位未顯太息謂不盡其用云君以陣亡䘏賞雲騎尉世職同縣李連陞宋耀炳左肇生始皆爲水師哨官連陞隸定湘營訓練有法軍過所領兵無故不登岸秋毫不以累民戰輒先登頻受重創積功至總兵耀炳肇生隸鄉導營克湖口九江皆有奇功累官至副將同治初先後死於軍各蔭一子爲六品官衡陽志

論曰自西域佛郎機入中國而火器之猛遂無敵軍興以來長江水師最勇然當鏖戰奪險敵礮林立衡湘壯士血濺肉飛不知凡幾如王騎尉者其死尤可惜曾文正公嘗哀劉觀察騰鴻以攻堅糜軀於巨礮余於騎尉亦深有國士之痛云

曾騎尉昭順

曾君昭順湖南衡陽人其家中人產也幼從童子師受經不喜讀稍責之輒逸去父兄乃令牧牛則縱牛食田禾已坐高岡與羣兒爲壘或作戰鬬狀鄰農患苦之長而性好博以是罄其產落拓里巷甚爲債家所困然其人固材武絕倫也咸豐九年應募從征遂隨大軍擊賊太湖潛山皆有功授千總尋從桂陽陳士杰防郴桂領一營攻賊深入搏戰大軍乘之遂大捷當錄功而君以所鹵獲葡博達旦法當貫耳用新立大功貸其罪數日賊大至號數十萬屯兵千人方閉壁議堅守君獨揮刀躍出所斫殺數人皆賊健將賊小卻士杰援兵至夾擊之賊敗退君功第一其夜

復縱博如初士杰奪其所領惟留數人侍之乃逃去隸別將爲百夫長同治四年攻賊嘉應自請先登賊中有識君者爭呼曰此曾昭順也聚衆圍攻之君直前奮擊賊斫之冠墮地削頂髮見骨君不顧戰益力救至乃免身被數十創衣凝血不能解乃重賞之使養傷營中創潰醫者云不可治君歎曰吾三立功皆以博失之今死矣富貴何所望且酬吾志以所得銀悉召博徒爲樂一日夜視其貲盡矣乃揮手謝其曹厲聲而起連呼殺殺遂死事聞以千總病故軍營例　賜卹廕其子國子監生衡陽志

論曰曾騎尉跅弛不羈之材也其氣如食牛之虎吞象之獅而一擲百萬乃英雄本色惜乎主者不善御之泥孫武

之將令苛敖曹以軍法何異二卵棄干城哉若使騎尉得建大纛集貔貅而自張一軍安在不取封侯賞乎奈何數奇不偶卒以頭顱博呼盧之一快亦可痛已

劉騎尉康道

劉君康道湖南衡陽人父戴隆以千總爲衡山城守君善騎射補縣學武生尋入戎伍咸豐三年署清泉汛外委常甯汛把總戢其下不得擾市肆明年十月土寇圍常甯君已回任清泉矣衡州協鎮以其在常甯軍民便安之令率兵往援解城圍乘勝追寇至馬家坳再戰再捷寇散走林中士疲少休於途寇復聚衝其軍君顧後隊不繼奮臂呼曰丈夫遇寇義不避敵今日有死耳直前搏戰力盡而亡所將二十餘人皆死之寇亦破散明日常甯民收其尸皆識之曰吾把總也設奠盈路莫不泣下而其妻扶氏既迎喪歸家乃躬自營葬翦髮埋壙中日飲鹽滷求死病甚強

起請族衆至告以已無子夫忠義宜有後語畢衰絰而拜不能興衆始知其毀相顧太息遣婦女護視之越數日卒長老乃爲立嗣後大吏以其夫陣亡疏聞於　朝蔭其嗣子雲騎尉世職同時有淩與生者亦衡陽人以水師隸楊提督岳斌部下從征武漢戰歿妻胡氏年十九聞喪觸壁破額血涔涔下鄰婦救之曰事姑婦職也死無益於淩氏乃麻髻養姑終身姑死未幾卒衡陽志

論曰把戎軍中卑秩耳乃胡君爲之能愛其民賢已而況報國之慷慨乎若夫胡君之妻哭拜長老爲夫立後已卽從容以死視古烈女殆無愧色者哉至彼胡氏始也矢志殉夫旣而存身以養其姑則又居然孝婦也嗟乎衡湘之

間傑士偉人多應運而起而豈知閨中人亦凜凜知大義

如是乎

蕭壯節公翰慶

蕭公翰慶湖南清泉人咸豐三年曾文正公治兵衡州公以應募入籍隸水師彭公玉麟部下從征湘潭岳州協克武昌旋赴江西水營回援湖南每戰躬爲衆先以驍果稱積階至候補道十年正月浙省被寇告急於楚曾文正公與鄂撫胡文忠謀救之而湘軍方圍安慶諸將帥日與逆酋陳玉成相角斷難舍皖而圖浙又不能大發兵乃敗水師爲陸軍以公爲統領選銳卒三千益以降將韋志俊之衆五千人使倍道往援途過徽州副都御史張芾留之命攻石埭太平廣德諸州縣皆下之復解甯國之圍叙功加鹽運使銜已而杭州失守賊犯湖州張副憲有防剿之責

急檄公援湖郡而止韋營之軍不盡遣公遂自率所部以行其時皖浙糜爛賊勢已連數千里公以孤軍深入聞者皆爲寒心師次長興道梗且聞湖城圍急衆有難色公曰浙人望救甚切此軍有進無退乃率都司曹德明冒風雨轉戰而入賊遇之皆披靡次日至湖城二十里之同心橋公方進而伏賊數萬出別道橫截我軍衆潰公歿於陣德明前追爲賊乘於後亦戰死德明者衡陽人與公同郡始爲水師哨官精練火器礮不虛發超距過數丈猱捷自喜在戰船每躍登岸斬馘而還後隸公爲部將援湖之役實爲前鋒由皖而浙其戰最爲盡力云公既歿參將陳永春收餘衆入城趙景賢方與城守事得永春大喜留領湖州

水軍水陸相倚屢敗賊得以孤城屹立者兩載永春力爲
多同治元年五月湖郡糧盡水師遂破與城同日陷永春
及把總陳明德等並死之永春明德亦衡陽人事聞俱
賜卹如例蕭公　予謚壯節　憫忠草參 衡陽志

論曰咸豐庚申浙中寇禍已震驚矣全恃楚師之至其時
胡文忠致書曾文正謂公以萬餘人并益以霆營六千人
援浙且舍安慶不謀此上策也或以李希庵援之或請多
禮堂援之均能力制悍賊賊退仍可回皖此中策也以蕭
韋與霆營先後援之有勇無畧大局難振勝負之數尚不
可知此下策也其後蕭韋來援竟如文忠所料議者每咎
主者不從胡公之言其實安慶勢難舍去多李二公又正

與悍酋角援浙之出下策亦屬事之不得已也惜乎霆軍未曾偕行韋營又爲張副憲所截留以致蕭公孤軍獨進爲賊所乘而浙禍自此益烈矣雖然蕭公固楚之良將也觀其身入危地義不擇利慷慨赴援以數千飢疲之卒當數萬凶悍之寇直抵湖城受傷而死其捐軀報國之忠正不得以胡公之言病之也

案曰齊子治見聞隨筆言同治元年湖州被圍皖帥遣蕭觀察翰慶救援駐兵離湖城百里夜間有湖守某遣役投文告急蕭卽拔營抵城下遇賊一戰而殁所乘之馬爲賊所得騎之蹄齧傷人與之食卽悲不食三日馬亦死殘卒得間入城說昨夕府官告急主將因星夜馳

來不料陣亡城中人聞之大驚疑謊知府瑞春非某姓也昨夜並無告急文書出城奇哉余謂據衡陽志憫忠草皆云蕭觀察馳抵離湖郡二十里之同心橋中伏而死其敗由於率軍輕進若湖城之圍觀察久知之不待告急之文見聞錄語近於怪不足爲憑第觀察之馬因主亡而餓斃乃義馬也故附注之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五終

男賚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六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王太僕淑元

王公淑元字是型別字秋槎浙江鄞縣人天資穎敏能文工詩嘗與陳僅張恕孫淶孫家穀阮訓等十一人結枕湖吟社相酬唱爲樂皆郡之名士也道光元年中順天鄉試舉人累應會試不第以大挑知縣需次廣西歷署柳城雒谷馬平融縣尋補博白咸有政聲二十六年調授臨桂當是時天下承平久武備廢弛而粵西多悍民往往伏於深林叢箐間磨牙張吻乘隙以伺鎭封疆者顧恬不知憂託慈悲好生之說閉鈴閤誦佛經於是州縣益以苟且相尙

諱盜惟恐其發覺未幾而洪秀全遂謀亂於潯州之金田矣公在粵深知其弊治臨桂嚴行保甲法城中毋得私藏奸宄街設堅柵戶出壯丁持械鳴金日夜譏察不絕會秀全使其黨李嘉耀潛入桂林糾羣不逞之徒謀襲省垣公偵知之遣健吏捕得嘉耀等數人訊之則言洪逆圖不軌有年已皆其將率也公悉驅而誅之以其事狀大府升太平同知駐龍州尋加知府銜三十年夏六月秀全反其秋犯龍州公率練勇禦之寇勢盛不能支又無外援城遂陷賊入官廨公朝服坐堂皇子光頡侍賊以刃擬公曰公譬視某等今已如是尚何言然吾儕固粵人稔知公官聲盍自蚤圖徼特公命可全猶不失爲富貴公怒大罵曰狗彘

輩敢以甘言汚我耶賊乃先殺光頡公亦身被數創未絶賊挾之行約里許至勤村河躍入水死僕秦寶曹清殉焉事聞　贈太僕寺卿公爲人好義少時同庠生林象賢以兄負人貲被控官追之象賢爲兄具限限滿因并褫象賢衣巾公代爲變產償官人皆稱之性尤倜儻負氣試京師其友館於某相國邸公訪之閽人拒焉公厲聲撼其門友出反遜辭謝閽者公責其友甚至葢以士節之不可屈辱也素善書法結搆圓勁直入魯公之室其爲令清廉每貧甚則書數紙付質庫易錢米及殉難粵西時人重其大節而覓公遺墨者愈多零縑殘幅珍之如拱璧云復莊文權參烟嶼樓集青藜閣筆記

論曰王公令粵能消反側平內難由行保甲之效可爲良吏矣矧又殉難龍州大節錚錚足光於桑梓哉第浙江忠義錄言公知臨桂率民入賊巢擒洪秀全等五百人事頗可疑臨桂係桂林府首縣秀全初起在潯州金田去省城千里其時黨羽已衆王公越境往捕僅挈持挺之民何以一入其穴而五百悍賊卽俯首就縛乎於情不確殆以桂平賈令事傅會之耳案平定粵寇紀畧洪秀全匿金田聚徒謀亂桂平知縣賈某遣幹役杜雲掩之獲秀全而潯州守顧元凱釋之去吾邑姚孝廉燮撰公死難事狀亦言公擒嘉耀而不云獲秀全蓋事須覈實始可信後也

曹刺史燮培

曹公燮培字理郡浙江仁和人由國子監生循例捐縣丞分發廣西洊升東蘭州知州尋調全州咸豐二年四月逆賊洪秀全自桂林突圍北竄隨陷興安公聞警以全州勢踞上流係衡永門戶賊所必爭若不力守以遏其燄則長驅而下衡州破可直達長沙永州破可通楚粵往來之路逆燄益難收拾乃與參將楊映河前州牧瑞麟等案搢紳錄瑞麟滿洲廂白旗人由議敍官全州理苗州同陞知全州團練民壯爲捍禦計適寶慶營都司武昌顯案憫忠草武昌顯字菘舫湖南溆浦人以武舉入營嘗從征廣東番禺及新甯土匪雷再浩性落拓不羈能與士卒同甘苦咸樂爲用每戰身先陷陣所嚮有功統兵四百赴桂林過境武都司者楚之良將也屢經行陣膽畧絕人公素欽其

名馳書邀之言會城已解嚴不如同守全州扼天南之隘口都司慷慨許諾遂率所部入城公大喜出金犒宴與將吏分守各門部署以待五月朔日賊大至四面環攻武都司令煎松膠瀝鐼爲餅火之投下賊薄城者多死相持十一晝夜賊乃穴地燒溼薪煙障睞目咫尺不能辨諸軍之援全者皆壁十里外望之莫敢進俄而地雷發城遂陷公與楊參將瑞州牧武都司及幕僚黃彬等（案潤忠草黃彬字子文湖南善化人）俱殉難民亦被害無免者當賊攻城時候補知府江忠源督湘勇隨大帥來援知賊必由全州進犯衡永潛於湘江下游之蓑衣渡伐木釘樁截其要途及全城破賊果掠舟東下阻不得前天又連日大雨永郡河水驟漲賊始循

山盡趨道州而衡永竟獲保全長沙亦可設備雖由江太守之謀然非公嬰城拒守賊早渡江直走太守安能乘閒設計則全州旬日之牽制功實匪淺嗚呼如公者眞不愧嚴疆之任矣憫忠草參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仁和曹公知全州見道光季年搢紳錄其後死守危城嚴仙舫通政憫忠草詳記其事且有詩表章之而浙江忠義錄載闔省殉難諸人竟無公姓氏未免失之疏漏也余故即嚴通政所書者畧輯之爲公傳見寇難以來吾浙人盡節者公尤先聲之最烈也案湯成烈懷忠錄天津王玉暐輓湯貞愍詩注亦言故人曹刺史燮培死難全州

沈刺史如潮

沈公如潮本姓孔浙江桐鄉人嘉慶十五年舉人以大挑官直隸平鄉知縣道光二十九年擢滄州知州治尙清靜門無干謁御下明察胥吏不敢舞文一時賢譽翕然咸豐三年九月初七日賊陷深州知州陳希敬州判顏錫敏死之越數日由獻縣交河進逼滄州時賊擾畿甸勢正熾所過守土官皆望風走無有拒禦者公聞警卽與城守尉德成慷慨誓決一戰二十五日賊至公督民團登陴德公率軍迎剿躬爲士先所部亦奮勇相從賊皆披靡繼而醜徒大集四面被圍血戰四時許德公力竭陣亡賊遂攻城舉礮轟擊雉堞摧落如雨賊湧而入公被執大罵不屈賊殺

之叔母吳氏兄如江三子康吉長子康保妻管氏妾殷氏次子某妻屠氏從姪康升繼妻陳氏從姪孫承熾及女夫同邑舉人姚學蘇幕友嘉善監生徐廷楨案嘉興府志徐廷楨字星伯監生浙江忠義錄作諸生徐星伯誤皆殉難而駐防滿營死者男女老幼共二千三百十七人受害爲最慘云事聞公與德公皆 詔予優卹併建專祠祀之德公滿洲人餘杭姚憲之粵寇紀畧參采風集嘉興府志

論曰浙江忠義錄沈刺史傳言偕女夫姚學蘇幕友徐星伯同死難而不及其叔母與兄等殆采訪者之疏也姚瀚山粵寇紀畧明載沈公闔門十三人皆殉采風集且歷書其眷屬姓名并及孩童幼女家丁二人以符十三人之數

許雪門太守屢言忠義錄失之太畧信然

謝忠愍公子澄

謝公子澄字雲舫四川新都人道光十一年舉人爲天津知縣政尙慈惠尤以淸操自勵其作詩有冰玉肯將臣節玷之句甚得民心咸豐三年夏粤逆李開方北犯漸逼直隸公卽團壯丁三千八日夕訓練九月賊由滄州直趨津門公得報謂衆曰賊自破臨洺關蠭擁而來所過城邑皆下連陷趙深晉滄四州其氣驕甚是可擊而敗也乃益添募勇丁復與邑紳張錦文謀以西城十二里之捎直口最爲要隘雇夫萬餘掘濠築壘以阻賊之來路又於各鄉招集雁戸槍船掩以蘆席設伏以待是月二十八日賊至公率團勇禦之於捎直口卽命攻其前隊賊不意官軍之來

擊也當之皆披靡棄械爭逃又中雁戶伏兵案謝質卿轉蕙詩存募打鴨船伏葦中賊至潛發烏銃殲其魁遂驚遁據是雁戶即打鴨船也即大潰李開方知津城不可破率餘賊走楊柳青公又督衆敗之津門遂得無恙上嘉其功　詔曰京畿安謐皆天津令守禦之力可特加獎敘晉直隸升用知府俄而賊陷靜海公言於大帥勝保請乘勝急擊以挫賊勢不從賊乃踞城嚴守十一月杪僧忠親王統兵進勦檄公從征屢戰皆勝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拆浮橋直薄其城賊突出西門圍之數重公急率團勇救之而副都統達洪阿遽以後軍退佟公陣亡公孤軍力戰身被七創墜馬勇丁某負之潰圍出賊追急公語以汝曹前殺賊可置我弗顧負者走不釋公奮身投河死

津民聞之莫不啜泣奔視既殮柩將入城賊復至民兵憤甚擊殺千餘人已而殯公訖衆痛哭將散鹽運使文謙急出而撫循之勗以復仇大義咸感奮素巾奉公子赴靜海勇目劉顯德者壯士也公素遇之厚及戰自言此命當爲縣主捐之大呼入陣衆皆從之鏖戰竟日殺賊萬餘遂復靜海賊竄獨流鎮成公志也　事聞　贈布政使銜　予謚忠愍從祀京師昭忠祠并於津郡及公故里建立專祠賞其子五品官粵匪紀畧參養自然齋詩話霜橋筆記轉蕙詩存

論曰咸豐癸丑賊北犯連陷郡邑勢銳甚而天津又密邇京師若非謝公奮勇出戰摧其兇鋒賊且長驅而進震驚都城是公之功非外省守吏捍一城一堡者可比也爲循

吏爲名將卒爲忠臣宜　聖主之褒卹有加哉

溫壯勇公紹原

溫公紹原字北平湖北江夏人夙抱偉才家貧遊幕旋援例捐知縣需次江蘇咸豐三年署六合篆適洪秀全踞江甯公急團練民壯編什伍明號令製器械備糗糧旦夕爲防禦計四月賊由浦口突至公拒之於龍池千總徐琳外委達成榮戰歿公督鄉勇再進約副都統德崇額馬隊合攻夜焚賊壘燔斃者數千由是衆志愈奮城內外數十萬戶豎旗聯絡聲勢大振賊來犯屹然不能克以功洊升知府然公不但力守一隅并能越境殺賊五年十一月遣都司秦懷揚千總王家幹攻克九洑洲賊壘（案粵匪紀畧官兵累攻九洑洲未克署六合溫紹原遣都司秦懷揚千總王家幹乘霧疾進緣壘而入賊覺拒之并分黨抄我後懷揚見事急欲自

殺家幹止之取礮置藤上實藥轟之醜徒駭潰克其壘家幹以功擢都司六年三月賊陷浦口同總兵張國樑剿平之八年六月賊竄全椒奉大帥德興阿檄與總兵海全富明阿擊敗之賊又出犯揚州公輒募水勇堵其去路頻有斬獲擢浙江候補道加鹽運使銜充江南大營翼長仍留防六合當是時公之威望赫甚婦孺皆知其名賊中有鐵鑄六合之謠然以地居要害終眈眈以覘會德帥大敗於浦口揚州失守賊悉驅大隊至公與新授六合知縣李守誠案粵匪紀畧李守誠江西宜黃縣舉人淸儉勤敏良吏也援剿總兵羅玉斌等誓以死守短衣草履晝夜親自巡行衆未食不敢先士有戰而死者枕其股而泣殮葬之民益感激赴義男子荷戈婦女供炊咸踴躍無貳志案國朝詩鐸馬壽齡溫太守歌

紙糊南京城鐵打六合縣乍聞此語色爲變繼遇士著人娓娓談弗倦一邑親團數萬人兩載身經數十戰晝夜巡行腰腳健賞罰無心避嫌怨僕攜簞豆愁主飢蹲踞茅檐手捫飯每戰當先民互爭草鞋緊峭長衣褪戰罷向民三拱揖檢點死生振旅入生則鼓掌臨風笑死則枕股紛雨泣骸骨奉入土精魂奉入廟焚香酹酒四叩頭累爾累爾子不肖百姓感之淚泉湧道路聞之神亦悚縣無小事急人成衆官無卑權可重偉矣温太守是爲仁者勇

公割衫噙指草血書告督師大臣勝保乞救不至而提督張國樑自收復揚州急引兵來援至陳板橋爲賊重壘所阻不得驟進於是外救悉絕賊益百端進攻潛穴地道以巨礮轟壞堞垣十餘丈蟻附而上公聞變與妻王淑人次子候選知縣輔材冢婦陳氏俱投水死而李縣令自縊於堂上羅總兵案琴石齋筆記羅玉斌提督壯勇公思舉之從子累官宣化鎮總兵咸豐六年冬嘗擊瓜州賊勝之八年自來安奉檄守六合城陷大呼曰我羅總兵也手刃數賊而死贈提督亦謚壯勇及都司

王家幹夏定邦守備余承恩千總海從龍案上江縣志海從龍上元人父定國兄成龍皆官督標千總咸豐三年殉難金陵從龍素以勇著由武舉署六合營千總賊犯境屢卻之及六合陷從龍巷戰血灑襟袖皆溼力竭死之云投効知縣馮明本訓導王寶鼎八品銜周之燮案上江志王寶鼎周之燮亦上元人典史葉楙奎等皆巷戰亡賊遂屠六合民無遺耆時八年九月之十八日也公天性忠藎當江甯初陷郡邑望風瓦解六合以蕞爾當其衝形勢尤爲危險公獨効死弗去大小百餘戰堅持至六載城守之功爲近時所罕有至其居官惟知軫恤民瘼絶不逢迎權貴揚州帥嘗惡公伉直不爲己下摭事劾之部議落職民皆㶑泣堅留公不忍行適何桂清總督江南知其誣奏復之卒以城陷而死　朝廷深爲憫惻　贈布政使銜　予

諡壯勇憫忠草參平定粵匪一

壯勇紀畧　國朝詩鐸

論曰六合居金陵之北以浦口為咽喉其地賊所必爭賴壯勇公竭力持之始得遏其豕突之燄迨後浦口揚州相繼失守賊驅全隊來犯而外無援軍內則士卒飢疲事遂不支公且以闔家殉之矣時議以公在六合比唐張巡守睢陽豈非後人無愧於前賢哉

忠義紀 12冊

端節公瑞元

瑞元公字容堂一字少梅姓東鄂氏滿洲正黃旗人尙書鐵保子尙書績著封疆性尤愛才以詩名海內公早承家學亦能文工吟詠由舉人爲部郎道光間授嘉興知府風雅好士提倡文教郡有鴛湖書院延嘉善黃太守安濤主講教士以古學公餘輒召諸生入署親試以文署中有梅花廳公補植數百本諸生搆文既畢與之飲宴各評材藝兼詢風俗勉以修已自愛復捐修郡學建騰蛟起鳳兩橋俾行人得繞宮牆後以免塵囂士林翕然頌之後洊升湖北按察使咸豐二年粵寇竄楚連陷岳州漢陽遂於十一月進攻武昌巡撫常文節公悉以軍事委提督某其人剛

愎自用公獨以理折之不爲下偕同官激厲兵民登陴堅守而外援終不至先是湖南提督向忠武公自解長沙之圍闖賊將犯鄂城兼程來救及抵洪山爲賊所拒力戰不得進粵督徐廣縉復逗遛在後由是武昌之勢日孤十二月初四日賊因大雨守者稍怠夜半潛遣數人扳堞而上縱火斬關大隊繼之官軍驚散公奔入署謂家人曰賊已蠭擁進城吾家世受　國恩今日不可有偷活苟免者其庶母秦太孺人慨然曰是吾志也於是眷屬以次投繯纍纍梁間公視母氣絕乃手刃幼子自剄以死賊退公長子某自漢上至求尸未獲招魂歸葬後贈太常寺卿　予諡端節　憫忠草參嘉興府志

論曰武昌之被寇也內少良將外則援軍不進執戈者皆
文吏欲其堅守不破得乎然而城雖淪陷諸臣死者自巡
撫常文節公及布政使梁公星源以下甚衆而瑞端節公
殉難爲尤烈瑞公由浙中郡守陳臬楚北所至有賢聲一
旦遭變復能闔門殉之是固不愧　國家之世臣矣

王忠介公壽同

王公壽同字子蘭江蘇高郵人工部尙書文簡公引之子自曾祖冢宰文肅公祖石臞觀察三世皆以經術稱大儒名聞海內公幼承家傳熟精訓詁學有淵源士林咸推重之道光間由進士官部郎勤於其職尋出爲湖北漢黃德道爲政廉靜不擾賢譽翕然咸豐二年粵賊犯武昌公從大府登陴防守然鄂城久無備軍士單薄公又事權不屬知大勢必危咄咄歎息自誓以死報國而已旣而援兵隔絕衆無固志賊遂伺閒扳堞而上公急命子恩晉改裝外避恩晉涕泣不肯行願與父同死賊已大隊入城公率左右巷戰力不能敵恩晉以身冒刃衞父遂俱遇害明年正

月賊退幕友吳鎬等購求其父子遺尸具棺殮之槀葬於江夏之東鄉疆臣旋以公死事聞於　朝優加贈卹　予謚忠介當公死時前鹽法道王公東槐亦殉難公字蔭之山東滕縣人道光十八年進士由部郎改御史遷給事中掌工科印巡視北城以言事戇直稱　上甚重之咸豐二年授湖北鹽法道會賊竄長沙諸郡戒嚴鄂撫常文節公以岳州爲武昌屏蔽檄公同提督博勒恭武統兵防堵公力請提督駐城申備繼之以泣不從公旋以丁憂回省是冬岳州失守武昌被圍公墨衰從戎同將吏捍禦城陷死之卹贈如例憫忠草

論曰王氏自文肅公以清正立朝石臞伯申兩先生復繼

之咸為當代名臣而其經術又遠紹漢學世比之於長洲惠氏今忠介公父子又錚錚以大節顯是則儒臣之澤久而彌長洵足為經生家之光矣

附王孝女

王孝女江蘇高郵人漢黃德道忠介公壽同之季女也幼讀書通大義能詩文喜誦劉子政列女傳及木蘭詩年十一母康夫人病篤女虔禱於神乞減己算以代病竟愈旣而父母議婚女微聞之入室引錐刺臂血作書道撤環事親之意父母皆大驚遂緩其議及逾笄父母又欲議婚女又刺血為書辭旨愈烈乃不復强之焉道光季年忠介公由部郎出為湖北監司女仍侍母家居

咸豐初粵賊竄楚忠介公與次子恩晉殉難武昌櫬歸里女哭曰母在兒不得從父死請取兒血滲棺乃持刀割臂血淋漓注入滲中見者錯愕父服既闋女年二十六矣母兄仍欲擇配女泣言父在已從吾志今乃無父願爲嬰兒子守母終身母兄相顧太息遂竟不奪其志也其後兄恩錫以郵蔭官兵部郎中弟恩炳官內閣中書皆居京師女隨母就養僑寓涿州康夫人飲食衣履女必出於已手不假它人逾年恩炳卒女以母憂傷之餘重遭此變百計解譬以塞其哀同治元年母遘危疾醫者束手女割左股以進未幾母疾又作又割右股以進皆愈由是博考方書自難經素問下逮諸名家醫方

罔不纂錄試之多驗喜曰此可以壽吾母矣是後母或小疾女治之輒痊不痊則焚香數寸著肢體燃之取灰煎服百投百效女以此幾無完膚十一年康夫人病已革知不起語女曰吾素多病賴汝得終天年勿再割股傷我心且令家人守女女侍疾百餘日目不交睫母卒絕粒三日家人強勸乃肯進粥居喪如禮明年恩錫以葬親乏資遊河南客死女聞訃慟哭親往扶柩送高郵旋復至涿奉母喪南歸家貧道遠衰絰匍匐往返數千里營葬兩喪拮据荼苦有健男子所不能及者遠近無不嘖嘖稱道之光緒三年女年且近五十涿州知州吳履福深嘉其孝具女事實告於大學士直隸總督李公

公疏奏於　朝曰孝女王氏自高曾以來世爲儒臣海內宗其學術其父王壽同父子殉節忠孝萃於一門女毓自名家少成若性用能堅苦卓絕立志皎然洵爲無忝前光足以維持風化相應請　旨敕部旌表以彰貞

孝　詔曰可李公鴻章奏疏

陳司獄惟和

陳君惟和浙江山陰人國子生父志伸遊幕湖北遂寄籍江夏縣挈眷居文昌門內者有年道光二十七年惟和循例捐授江蘇按察司司獄長兄惟本亦以通判需次直隸咸豐二年惟和因事回楚適粵賊圍武昌惟和督鄉勇從大吏登陴守禦十二月初四日城陷惟和率衆巷戰身受重傷急歸家啟母朱太孺人曰賊已入城矣兒雖官卑義當死太孺人慨然曰汝言是吾亦曾受封典爲命婦今日豈可苟活而其眷屬多人亦環聚而哭誓不爲賊辱太孺人乃命其下積薪於室爲自焚計矣日賊入惟和家砍傷僕人吳福周法而脅惟和以家屬告不得有匿惟和大駡

不屈太孺人亦操杖而出對賊大罵餓而室內火起煙燄
騰騰直上賊見之驚倉皇遽走蓋諸眷屬已爇薪於內也
惟和乃閉其門先赴烈燄而死於是太孺人與子婦常氏
楊氏葉氏范氏江氏楊氏馬氏孫詩周詩義孫女四姑巧
姑滿姑遺姑歡姑並戚眷苗尒氏徐常氏徐王氏婢翠雲
吉慶桂花桃花及吳福周法炎第入火自焚同時死者共
二十有五人惟惟本長子詩輿以投井水淺得不死乘間
逃避繼而武昌克復詩輿入城收集殘骸殮之以聞於官
旋因鄂省復陷大吏竟未嘗奏請卹典也五年惟本署邯
鄖縣痛母弟之死未邀議卹遣家人陳升赴都察院呈訴
上命湖北巡撫查明具奏七年鄂撫胡文忠公據武昌

知府嚴公樹森言陳惟和闔家死事皆屬實乃疏請　賜
卹贈惟和官建立專祠　詔曰可胡文忠集

論曰陳司獄一弁官耳且因公回里無守土責乃能督勇
禦賊及城陷殉之以軀何忠義之過人哉至朱太孺人率
男婦親戚僕婢二十五人忼慨自焚尤大節凜凜已然司
獄固浙人也江夏乃其寄籍而浙江忠義錄不載其事秉
筆者毋乃疏漏乎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六終

贊賢
男貪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七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陳觀察宗元

陳公宗元字柳平江蘇吳縣人父興雨質直有風義治法家言兼工文翰著有水竹居詩稾公自幼善文年十七游庠旋食餼弱冠舉於鄉道光十三年進士授吏部驗封司主事升考功司員外郎文選司郎中爲人胸懷坦白和而不流人託以公私事無不盡力居銓曹十餘年有聲長官多器重之咸豐三年擢爲江西吉安知府郡嘗陷於賊至是又新破泰和土寇之難公撫循瘡痍殫心竭慮歲餘無事五年秋九月賊連陷永新安福漸逼郡城公隨方堵剿

會按察周公玉衡率師來公從復永安二縣賊退日短至公方集文武僚佐行朝賀禮忽報賊至一由袁臨來一由泰和來號數萬周公兵留駐者僅千人城中驚懼公據要守禦二十日賊犯城公擊以大礮斃無算賊乃築長圍日夜進攻公語周公曰事急矣非戰無以為守乘風雨夜出襲賊營毀其壘十餘殲數千人賊遂不敢逼久之糧盡殺犬為食前後赴省告急十有八援兵至泰和不進忽一日賊送逆渠石達開書至有某日從東門而進城上勿開礮官民可西門逃去語公斬之有頃又一賊求覆書公曰吾有以用之矣屏左右諾而遣之至日賊果薄東城公令士卒施空槍賊見計行蟻附而登城上鼓角一聲槍礮交下

賊不及退死者四五千人越五日攻益急公守東門周公守西門西門地雷發垣裂賊擁入周公死之公在東門猶與長子世濟族父鈺揮刀巷戰力盡不支皆遇害時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也計守城凡六十五日公卒年五十有一世濟當城陷數日前公遣赴省曰駢死無益若爲我奉母挈弟妹歸以慰大母望世濟具舟載其母與弟妹去已復返繞城號哭求入乃納之遂跬步不離側其至性如此賊入城公兄以衡在署亦冠服罵賊死公嘗以勸捐勞加道銜至是大吏以公死狀聞　卹贈某官雲騎尉世職顯志堂稿參松陵詩徵續編

論曰陳公守吉安正値石達開蹂躪江右幾無完郡而能

以一旅之師守殘破之城歷兩餘月亦壯矣哉公既陣亡

畏元吉民陷賊者醵錢賂賊渠得其首合於體槀葬城中

足見公居官之有恩也至世濟[illegible]來入城甘與同死父忠

子孝殆書之靑史而有光歟

沈觀察衍慶

沈公衍慶字槐卿安徽石埭人生有異徵案張子檢大令弔沈司馬詩注司馬生時其祖夢大風雷覺猶空中聞甲馬聲幼而穎異七歲解吟詩十三補諸生道光十五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以縣令需次江西年纔弱冠也十七年攝金谿篆未兩月即有政聲十八年署興國邑有蕭某早喪父爭爲人後控於行省省下符於郡郡移縣公召蕭族父老語之曰此案已奉郡檄縣未便訊但由郡而省費多徒飽胥吏腹吾爲民牧痛癢相關欲就近一訊服則詳銷否則送郡可乎衆曰然公判曰蕭某孤子禮不爲後以無生父之命此外又別無應繼之人應援無子祔食之例以田租所入半爲祭產半給周親則不繼

而祀自不絕衆皆翕然服數月間結案牘三百餘捕土豪
陳清璜鍾延奎等置之法懲訟師訛詐人命之弊一邑大
治旋丁外艱歸二十三年服闋署安義明年補泰和創建
龍洲書院置田立學規日與諸生講習勵以讀書敦品復
以俗多抗糧反覆論之民咸踴躍輸將三載報政加同知
銜二十六年調鄱陽鄱陽爲豫章繁要地撫軍吳文節公
欲得賢令爲之南昌守王藩曰有素未識面之泰和令循
吏也而兼能吏可稱職既涖任興拓芝陽書院以育闔郡
人才他如廣育嬰堂修養濟院施衣藥置義塚惠政甚多
其添設巡船治鄱湖之盜行人尤稱頌之二十八年邑大
水明年又大水民盡巢居饑寒欲死呼號求救聲震林谷

公痛哭告大吏就山阜設棚作餅餌乘小艇分散之城中
施粥按戶造冊皆以實心行之二載中衝波冒險勘災必
親至請賑至再至三全活以數十萬計三十年　文宗皇
帝登極下　詔旁求良牧撫軍費公開綬學使張公芾皆
稱公治行爲江右第一咸豐元年入　覲仍回鄱陽任會
洪秀全亂粵西凶燄日熾公慨然曰上不能爲　國分憂
下不能爲民保命　朝廷何賴此臣子乎於是出貲爲倡
勸富民捐團練費刋鄉守備要一書宣示遠近編十家牌
製器械造戰艒選丁壯而訓之日一大閱賞罰必信鄱勇
遂稱最章江二年粵賊竄楚北遣諜入境屢詰獲斬之三
年正月大雪沿河羣不逞之徒訛言賊至剽掠市肆民大

駭公率練勇出親射二人殪之生禽四人乃知亂者皆糧艘水手也疾呼曰良民歸船不用命者殺無赦衆聞之各鳥獸散公仍捕其魁罪如律民心以安是春金陵失守大帥向忠武公孤軍圍攻公解糧二萬石濟之五月賊犯南昌撫軍張公芾檄調救援六月公率練勇六百赴省梯城入見與撫軍及諸將計出軍破賊身先士卒追至賊營殺傷無算又料賊必乘虛襲鄱鄱陽遂回縣公之救省也樂平令李公仁元兼理鄱邑至是公復視事與李公同登城布置守具甫一晝夜而寇果至時久雨秋潮大作鄱城惟西門高無水餘皆深三四尺坍處通舟出入賊艤擁乘大風揚帆直駛公督勇丁爇巨礮擊沈賊船數十天復大雨火

器無所用賊亦避水由上遊逼入東門公涉水迎剿殺賊十餘梟其首標之竿賊退轉由北門涭水入李公禦之被害公馳助未及聞之大怒率練勇奮擊賊益衆勇丁不能支公身受重傷回顧從者僅四五人仰天大慟曰事不可爲矣何以全吾民哉爾曹各逃命毋顧我力戰死之年四十二僕梅高熊升同殉時七月十四日也旬日賊退家人尋獲公尸失落左腕經酷日久曝面如生裹衣遍鈐鄱陽縣印撫軍疏聞於　朝　詔贈道銜給雲騎尉世職公天性孝友事父母先意承旨能得懽心父歿歲時祭祀必泣與叔父兄弟同居無間言自仕江右所至興利除弊民咸德之去任遮道相送平生盡力公家無愧賢牧當其往救

省垣自撰聯語云前廿年讀書後廿年服官取義成仁要
搘他綱常兩字進難爲救援退難爲固守竭忠效死愁對
茲章貢雙流其守死善道素志堅定如此所著有槐卿遺
稿十八卷本陳蘭沈觀察傳
論曰沈觀察宰江右有循吏風後及死守危城大節錚錚
洵足與古賢媲烈也司馬鄉人陳廣文蘭嘗爲司馬撰傳
敘其事蹟頗詳明而文傷於繁蕪余因累加刪除入之是
編云

李大令仁元

李公仁元字資齋河南濟源人淹雅有雋才工詩著有靜觀齋集道光二十六年舉鄉試第一年甫十九連捷成進士官內閣中書名籍甚咸豐二年改授樂平知縣道出鄱陽邑宰沈公衍慶艮吏也一見如舊識談及寇禍公歎曰賊已竄楚勢必豕突江右吾儕秩雖祗有一死報　國相泣而別未幾賊陷武昌公力請大府預備不聽乃於樂平團練鄉勇爲防堵計三年賊果由鄂東下沈公奉檄援南昌主者命公權鄱陽因留眷屬於署自挈團勇三百人以往會省垣解圍賊乘虛襲鄱陽沈公仍回縣欲接篆而促公行公曰寇將至我死生守此城無去理沈公堅不可公

乃授以印而終不忍舍之去遂與沈公同繕守具值湖水漲城圮賊大至公守北門賊由東門來犯公率師迎戰敗其前驅策騎直追而天雨潦積從卒皆步行稍後公遂陷賊圍中鎗墜馬死年二十六而沈公聞之裂眦憤怒率衆擊賊旋亦戰歿於陣是年樂平亦陷公父子孀母陳與弟贊元及妹三人妻金妾楊皆殉難老僕某抱其幼子遁去賊退士民思君與沈公之忠請大吏奏聞於 朝得卹典并建雙忠祠於鄱陽城（憫忠草參養自然齋詩話陳蘭沈觀察傳）

論曰李大令詩集余未嘗讀之仁和鍾亦谿殿撰養自然齋詩話言其五古尤沈鬱有從來一代名憔悴坐多感之句是則大令固古之傷心人也而竟生逢寇難爭守危城

既以一身殉之復至闔門同盡可謂酷已

周大令祖誥

周君祖誥字云吉浙江仁和人好學能文道光二十年舉於鄉六赴禮部試不第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江西署豐城一月有政聲去之日民遮道留君夜半以一騎去調署安義益務親民不屑屑科條文法民尤感之咸豐五年冬粵賊攻南康之建昌安義亦隸南康壤相接也其勢洶洶民以君才能舉措大事尙帖然相安明年正月賊復至君親白大吏請援不應請發廩募民兵乃以千人登陴守賊諜至輒捕斬之已而賊衆大集誓必克城中食盡君飛書請餉未至烽火燭天城上鼓鼙聲不衰顧衆皆饑困徒感君激勸盡死力賊攻益急十九日遂陷君獨身搏戰被數

鎗手刃賊數人力竭歿於陣年四十有四踰月大吏以聞

奉　旨以知府例賜卹予雲騎尉世職（譎麟堂集）

周觀察佩濂

周公佩濂字子靜貴州鎮遠人幼穎異九歲能屬文年十二補諸生尋充拔貢生咸豐二年舉於鄉考取宗學教習四年以知縣分發安徽權南陵篆會粵逆踞張鄰邑銅陵繁昌皆已陷公單騎歷四鄉倡治團練一粥一飯不以擾民南陵人喜曰此青天也不一月而團練成遂克繁昌擒僞軍帥一人誅之賊大憤預遣間入城謀內應而率衆壁城下猛攻垂破矣以甯國救兵至賊乃遁去公旋丁外艱歸服闋赴皖八年大吏檄權定遠縣事時粵捻勢合充斥南北定遠以孤城當賊衝而羣不逞之徒復乘間四起剽掠以為患公親率壯丁誘擒土盜楊奇境內以安敘勞保

升同知直隸州知州賞戴花翎明年五月捻酋龔得竄至城北三里橋先是皖帥某公迎戰不利由城東關退守池河賊遂悉衆圍城公守禦甚力賊計不得施圍暫解而復潛結廬州粵逆南北並進衆數萬總兵惠成禦之大敗賊四面乘城勢洶洶大兵自池河來援者皆望風走賊更以火箭射城頃刻屋瓦皆飛居民倉皇欲四竄公囓指瀝血作書以指示衆曰所不與爾等守此城者有如此指民自是皆感泣願效死相持者久卒以糧盡無援城陷公猶率親兵巷戰爲亂矛攢刺身無完膚而死年四十有四時六月十八日也前淮揚道郭公沛霖亦死於難郭公嘗守揚州不死褫職自恨至是因巡撫翁同書奏調赴皖廳守危

城自効遂竟殉節以遂其志事聞公　贈道銜　予專祠
郭公　贈光祿寺卿外此同殉之守備蔣有龍外委周汝
諮軍功周炳濂廩生沈雲登沈仁普生員金福鴻從九品
舒習謙章懋文童賴文光宋錫祥及僕從等十餘人皆得
優䘏附祀公子謨官安徽候補府經歷同治二年苗逆
叛踞懷遠城率衆夜襲蚌埠謨佐守將吳大廷力戰賊始
退去卒保臨淮人謂忠勇有父風小酉腴山館文鈔參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定遠居南北之衝粵捻眈眈以覗其地最危以周司
馬之瀝血誓死守設使官軍自池河來援者果能力戰與
之內外夾擊未必不可卻賊而乃望風披靡致報　國之
孤忠爲鼠輩所吞噬此讀張睢陽傳者所以歎息痛恨於

賀蘭進明也

孟太守烜

孟公烜字保三浙江山陰人父封歷官至順天府東路同知治行爲畿輔最公幼隨宦晳心民社之學嘉慶二十四年舉京兆試尋以大挑縣令需次安徽署旌德補全椒喜宏獎士類催科以誠感不事鞭笞嘗遇大水親櫂小舟築圩田壞堤賑荒無虛濫歲饑而不害在任八載翕然有循良譽然性彊項不善事上官故久宦不進量移鳳臺其地多捻徒蹤跡民悍難治公督捕勞苦得怔忡疾兼值母夫人年高乃乞養去官寄住金陵旋因避難移居全椒咸豐四年粵寇犯江北滁州以下戒嚴全椒集民兵防禦大府以公素得衆心檄令協守全椒督治團練始公在官時勸

民積穀一縣信從行之不廢至是儲蓄頗豐平糶固守兵民相安八年三月官兵潰於河村賊氛大熾進犯全椒勢危甚或謂公非守土官可以去公力叱之誓與城存亡督團勇迎賊戰於北關衆寡不敵公中矛墜馬賊爭前刺之公大罵不絕遂被戕全椒陷而縣令竟微服遁去明年御史陳烜言公死狀　贈知府銜蔭一子州判同治七年全椒民追念公之藎勞捐建專祠籲兩江總督曾文正公請於　朝　詔允行。浙江忠義續錄參群時雨籐香館詩鈔

論曰孟公今之循吏也其勸民積穀最爲可法無事備饑荒有事資戰守彼俗吏烏足知之哉公既德於全椒又以禦寇死於其土宜乎民不能忘馨香奉之而廟食百世也

金刺史寶樹

金公寶樹字仲珊江蘇元和人年十六補諸生有才名道光十八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湖北署興國州以仁愛爲治待士如生徒旋補利川二十二年調通山邑在萬山中民蓺麻植茶爲業以充貢老幼負筐筥簇擁南榮下相忘如市集歲時張鐙滿城鼓吹達旦公以舊俗聽之戒隸人無擾民氣奮男婦熙熙有上古氣象日判牘一炊頃銜散門庭如水吟哦外無事人咸以佳吏稱之二十四年調署蘄水明年檄攝蘄州丁內艱歸尋循例捐知州咸豐三年揀發安徽署和州團練民勇賊至屢卻之在任三載首免賦稅以是頌聲翕然比去鑪香繞道不絕六年移六安州

役蘇明等潛納捻首王守沅入城爲反期事覺擒斬之論功以同知直隸州留安徽補用明年捻首李昭壽破桐城六安告警適提督秦定三收殘卒至公趣治廬帳五百具他軍裝稱是迎謁境上曰賊旦夕來某書生方懼無以辦賊將軍至天生我六安民也願駐軍十五里鋪遏賊衝資糧屝屨惟某之責俄聞舒城賊將至提督一宿拔營去二月庚寅賊入境公與參將喜瀛懷甯巡檢駱秉彥等率五百人出城迎剿甫交兵別賊已由間道襲城陷之乃還攻三十里鋪招合各鄉練勇萬餘人聲容甚壯丙申平旦進師二十里鋪遇賊擊敗之擒斬數百人轉戰而前至十五里鋪日昃止炊忽有萬餘賊自河西斷我後路城中又出

千騎來衝勢遂不支公親兵百八死者半賊望冠服所聚鎗矛叢集公落馬遂與喜參將駱巡檢同遇害隨丁張林逸而走距麥田數稜猶聞公厲聲呼殺賊云州人崔際唐潛瘞公尸明年官軍收六安知州茅念劬易棺殮之面色如生事聞 贈某官給雲騎尉世職公天性孝友弱冠失恃事母得歡心早歲以詩文名志趣高簡不樂外職既居之不爲習務政暇踐宕圖史翛然風塵之表凡分校鄉闈者四中額必倍他房澁皖後毅然以身許 國在軍磨盾賦詩義形於詞卒殉寇難年五十有八著有曼陀羅室文集二十二卷花溪草堂詩集二十四卷顯志堂稿

論曰金公翩翩故三吳名士也試吏楚北時尙承平與民

相安飾以風雅其治足稱循良及後改官皖中地爲撿覈李昭壽者尤反覆桀黠爲之魁六安卒爲所陷而公以文吏死於陣彼擁貔貅去如駛者能無有慚色乎

黃觀察家聲

黃公家聲字筱原上元人明忠端公道周弟道行裔道光十五年進士爲四川試用知縣適值蒼溪民以抗糧起釁聚衆傷官吏懼討糾數萬人將踞城以叛勢洶洶大府稔知公才詢方略對曰此襲遂所謂弄兵潢池者也愚民苦吏胥暴無所訴故鋌而走險急則變緩則事解請以一身往遂單騎入城陳禍福反覆曉諭之衆大感動縛獻首惡數人亂乃平歷宰他邑有聲咸豐八年署會理州回匪圍城晝夜守禦越數日城陷朝服投池死子慶先從之入水不沈有役拯之不肯起役泣曰或天留公子以斂父請毋死遂出舁父尸曝所服衣斂之乘間入賊中大罵求死賊

殺之而遣人護公父子柩至府城事聞　贈道銜祀昭忠祠上江縣志

吳太守熊

吳公熊原名鳳毛字戴仁一字樸安浙江歸安人從武林趙秋舲大令遊善詩文復交顧鳳起竹賢兼精韻學道光二十年舉於鄉會試下第遊江西主講安福之復古書院尋入都考取宗室教習期滿以知縣需次湖南咸豐初署黔陽縣民有爭水中洲址者數年不決而訟費已不貲公乃剴切諭之兩造皆省悟願讓焉至今名其地曰兩讓洲劇盜龔喬僖橫行境中公以計購獲寘之法一邑稱快五年擢通道知縣縣處苗疆中生苗故化外漢人激之往往爲變變則波及熟苗邑之播揚所嘗繫貴州熟苗二誣爲盜事生苗請戮之公察其枉數以傷藥陰遣之而佯爲已

殲者苗民聞之感甚相戒不敢負好官終其任邑無苗患廣西盜楊八劫霞屯堡康萬和家其鄰洗四爲之主公偵得其實擒洗四誅之閭里以安尋以卓異候陞同知調綏甯十年九月粤逆石達開擁衆欲由黔入川未果遣賊分竄湖南由青林界馳入綏甯營將哈某倉卒出戰敗績公於是月晦日聞警遣姪鈞齎印走靖州告急親率民兵守城賊攻之急中飛石卒年五十七越八日賊去殮之面如生案平定粤匪紀畧孝廉吳熊少年時嘗祈夢於于忠肅祠見小室堊壁作書云散絲絡女爪黃金冠獼猴莫恃合著口終防白了頭初不解嘗爲戚友述之及殉難綏甯後始悟首句指綏字次句指庚申三句謂營弁哈某戰敗末句則賊皆裹白巾也事之前定如此　子鑣姪錙幕友陸洪董友莊及僕孫林任儔李昇皆同死事聞　贈知府銜公爲學務實踐於

本　朝諸儒服膺李二曲先生最喜讀返身錄之書每日記所行事以自攷居父喪哀毀盡禮性寬恕家居里人有竊其田中芋子者或執以告公曰我家芋子昨已盡掘取入晚膳矣人皆稱其厚德中年後喪偶輒不娶官廨蕭然暇與其子談經論古仍如老儒擁皐比著有文集及金臺瑣記寇禍皆散佚公死時綏甯典史馬星恆亦殉難徐有珂撰行狀參平定粵匪紀畧

論曰吳太守恂恂儒者仕則爲良吏况又能死事乎湖州府志有太守傳然無殉難年月且祇言地與廣西接壤民惴惴恐賊至而不言賊係石達開所遣之黨紀事頗爲疏漏余故采徐孝廉所撰行狀及粵匪紀略所載者以補之

云

同知承順公

承順公漢軍正藍旗人諸生咸豐五年投効湖北軍營旋隨大帥克復漢陽　賞藍翎以通判用尋回籍循例捐分發甘肅加鹽提舉銜歷署西甯鹽捕通判平番知縣能勤其職賢譽翕然同治元年署貴德廳同知適值回匪倡亂西甯所屬循化巴燕戎格大通諸廳縣皆淪沒貴德孤立賊中賴公固結民心効死弗去迭經五載終得屹然獨存六年正月搜獲奸人田有林知逆回暗行勾結謀陷廳城仍鎮定設防益爲之備二月十六日逆渠馬朶三法正淸馬雙哥王喜朶率黨千餘乘夜來襲公登陴堅守飛石雨下斃賊頗多俄而叛回開門內應城遂陷公率民勇巷戰

手刃悍賊十七人一賊匿屋上擲以石中公頂暈絕仆地
比羣醜大至公猶厲聲罵賊賊怒斷其左臂復斷其右足
而支解之公母夫人薩克達氏老矣聞變欲收公屍急挈
公弟候補州同崇順吉順往赴戰處且哭且罵皆被賊矛
攢刺立斃家丁李文忠等七人隨殉廳學訓導楊永年亦
同時遇害大吏以公死狀聞部議照千總陣亡例給䘏銀
二百兩十二年冬監察御史吳公可讀憫公殉難甚烈奏
請　予謚建祠　上命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公議之左公
乃上疏曰臣維署貴德廳同知候補通判承順於逆氛披
猖之時久守孤城洊歷五稔城破力竭殺賊捐軀屍遭分
裂全家同赴虐燄僕從無一苟免事之慘烈節之奇偉實

一時所僅見竊思綱常所繫名教所關不因品秩等差稍示區別若論表揚之義則秩卑人微較之名位尊顯者尤宜亟也御史吳可讀籍隸甘省見聞甚確具疏奏請於古人闡微之意尚無不合伏懇　皇上天恩俯允飭部臣將承順從優議䘏並許死事地方設立專祠所有被害親屬僕從一併附祀至　予諡之典誠非臣下所敢率請然自軍興以來守令以固守城池殺賊死難偏裨以奮勇當先臨陣捐軀在臣工籲請易名每蒙　朝廷鑒允　加恩予諡非僅爲飾終而設亦所以教忠也承順官卑節峻仍宜籲懇　恩施逾格　賜予諡典庶足彰　聖化而勵人心

詔曰可　左宗棠奏疏

論曰同治中回部之變也秦隴關外一時俱發所至名郡大邑立陷以數十計貴德一斗大之城耳獨能守至五年若非同知承公素得民心安有堅持如是之久乎及其破也闔家殉之部臣乃以武弁千總例議卹誠不足以激勵名節彼吳侍御嘗劾貴臣錚錚有聲宜其發憤而有言也至恪靖伯左公之疏謂名教所關不因品秩區別洵爲千古不刊之論卒蒙　聖恩允許而承公之孤忠勁節自茲益彰矣

王助教汝揆

王君汝揆甘肅人以舉人爲平涼縣教諭同治二年春陜中回民亂將竄隴以君聞之上書平慶涇道請扼險堵截五月寇警日急君又告知府田某言宜毀附郭民房俾無伏莽之所俱爲異議所阻既而賊入果由所料之路復就城外掘挖地道主者始悔不從君言君自府城被圍即率諸生晝夜登陴衣不解帶者一百餘日至八月糧食將盡君作書與親友訣別以闔門全節自誓及城陷之晨先置毒於酒呼其繼室汪氏女佛兒飲皆立死復用帛勒縊孫女森森乃朝服上大成殿結繯於鐘架自盡焉總督楊公岳斌以其事聞　諭旨照教諭殉難　例贈國子監助教

六年總督穆公復疏奏於 朝曰己故平凉教諭王汝揆當賊未至之時預知逆情上書陳言悉中竅要乃因官卑秩微致忠謀至計之不行賊既臨城復能力守守不足恃乃殺妻殺女捐其身以殉之跡其寄函求訣臨難從容不願苟免偷生是固大義蓄諸平日與勢窮事迫無術自斃者不同再請 恩旨以慰忠魂 上命照陣亡例從優議卹 穆圖善公奏疏

論曰寇亂以來儒官之死節者亦多然如教諭王君先事而言既已算無遺策復能力守危城至於三月之久卒以闔門殉之斯實近時所罕有也宜乎督臣憫其忠烈再三陳詞而上邀 九重破格之典也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七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八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繆武烈公梓

繆公梓字南卿江蘇人天資穎異工詩文道光八年舉於鄉以大挑知縣需次浙江歷宰仙居石門奉化署杭州府同知會歲旱漕艘尼不行豐工又決撫軍黃公宗漢召公議海運事公曰浙久欲海運矣憚創始與旗丁滋釁耳然江南有成案海運取道上海甚便在上事公任之在下事梓任之撫軍以爲然飛章入告得旨允行既而海運藏事敘勞以知府用案公著有海運全編公乃奉檄攝守紹興旋授甯波知府咸豐三年上海劉麗川亂遣黨進逼松江公奉檄

赴東浚防堵以擒斬賊諜功奏　賞花翎調守杭州六年賊自江西撫建窺浙境公往衢州督防剿賊仍退去擢授金衢嚴道八年二月僞翼王石達開驅賊十萬由廣信之鉛山廣豐繞竄江山以犯衢州總兵饒廷選禦之敗於大南橋常玉二縣防兵皆退保郡城公聞警卽速籌守具賊至率精銳數百人出擊大破之遂與衢州知府馬椿齡西安知縣李甫田及廷選登陴固守而公麾下楊國正瞿先仲兩將尤勇健敢戰軍氣益振賊知衢城不可縣攻掘塹爲長圍以困我復分股西陷常山開化南陷遂昌松陽入處州窺溫州會金陵大營先後遣總兵李定泰周天培至同知李元度亦由河口入浙援兵大集賊所陷郡邑旋皆

克復而公在衢城凡嚴守九十一日數破賊賊掘地道五俱不成食盡力疲解圍宵遁　上嘉公功　賞加三品銜尋命署鹽運使十年正月僞忠王李秀成率賊數萬竄入廣德連陷泗安安吉長興諸縣分犯湖郡以牽我勢大股仍由武康山路逼杭州二月十九日猝抵省城圍武林錢塘湧金清波等門城中除滿營外僅有撫標兵二千及鄉勇千餘人巡撫羅公悉以軍事委公按察使某主戰公力主堅守以待援既而督辦徽防副都御史張公檄總兵米興朝來救次富陽不敢進兩江總督何公檄提督張玉良援杭過蘇州布政使王壯愍公留之飲屬其先救湖州由是杭城日望援旅不至而某按察率親兵四百及新募江

西勇二千八三路出擊皆敗賊於清波門外西竺庵掘地道日夜擊金鼓亂其聲照磨陳奉彝請開城內地道以防之公以爲然連日雨甚工不得就二十七日卯刻雨止地雷忽發城塌數丈賊湧入公方守雲居山所部潮州福勝勇已內叛刃公死之越數日張提督救至寇退王壯愍爲新撫夙與公有嫌謂公主持浙中軍事最久部下多不得人疏請撤其卹典後以公門人趙之謙伏 闕訟冤乃復其卹同治十一年巡撫楊公又爲列奏 賜謚武烈浙江忠義錄參平浙紀畧雪門詩草

論曰繆武烈公之守杭也時人謂其狃於衢州之勝恃才自用既以主守與廉訪某意異又不聽方伯王貞介公之

說駐營城外不知浙兵孱弱駐亦無不即潰之理似堅壁不爲無見也若使張軍門援旅早數日至與滿洲兵內外合擊則杭城圍可立解而公堅守之功何亞於衢州乎成敗論人豎子之談況公固大節之錚錚者哉彼廉訪敗即遠颺其主戰也尙可恃乎

胡觀察元博

胡公元博字筱初廣西臨桂人道光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升員外郎改陝西道監察御史轉戶科給事中工科掌印給事中出爲浙江糧儲道時南漕初改海運由滬瀆達津門旬日而至歲省帑金數十萬公始承其事不憚勞瘁歷署布政按察兩司罣吏議奪職尋復之仍留浙補用咸豐六年皖事亟調赴徽州總理糧餉署皖南道督防兵於徽甯凡二載以所轄無警　賞花翎十年三月杭城初復巡撫王壯愍公奏調回浙既至募丁壯修戰具多所贊畫壯愍甚信任之署杭嘉湖道及鹽運使各數月十一年九月賊大舉薄杭城沿江築壘若林公督團勇駐鳳山門登

陴守禦晝夜不少息至十一月初旬城中糧盡升米值銀一兩公主議借捐民踴躍從命集錢十餘萬串而已無米可購饑民僵斃者相望二十八日黎明城陷官軍皆潰公率千總鄢勝斗統所部健卒二十餘人巷戰賊以大隊壓之勝斗與卒殲焉公裹重創其僕王春挈之行至望仙橋公麾春走自沈於河子直隷從九品我寶隨父死公性寬厚生平無疾言遽色及察覈利弊精審過人爲文通達治體能舉其要尤好吟詠著有問影軒詩集公幕友蔣寅者字琴生仁和人有經濟才夙與公善嘗從公甯國襄戎務備歷艱阻迨公在省垣倚寅如左右手事必商榷瀕危公語寅曰我守土官有城亡與亡之義君無職守盍行乎寅

慨然曰吾家曾受　國恩涓埃未報今日願與明公同死竟弗去殉於難浙江忠義錄參平浙紀畧

論曰胡公久官浙河素有賢聲督防宣州尤著勞績及奉檄回省垣其時王壯愍公頗厭科目而獨以軍事委公殆公之器量有以致之也卒殉寇難何其忠與若彼蔣君既相隨於戎馬復同死於圍城亦義士哉

張壯愍公應祿

張公應祿四川巴縣人官巫山營外委值粵西亂奉檄從軍公時新喪妻聘同邑温氏女爲繼室尚未婚也以大帥羽書催促竟匆匆荷戈去已而剿賊嶺右轉戰楚粤所嚮奏捷擢至副將離家已久而東南巨寇終未殄例難請假以歸公亦置之俟功成後再圖婚娶咸豐十年二月隨總統張玉良援浙力戰而入克復杭州加總兵銜 賞彥勇巴圖魯名號署杭州協副將七月復隨總統圍攻嘉興二十三日援賊大至公遂戰歿事聞照提督例 賜卹世襲騎都尉兼一雲騎尉祀昭忠祠 予諡壯愍而温氏女當公出征年甫十九閨中待字幾更十稔惟聞良人從戎已

爲大官日盼錦旋借老聊以自慰至是忽接凶訃毀容泣血絕粒誓死有親族勸之曰張郎捐軀報　國下有幼子弱女上有衰病之翁終鮮兄弟乏人侍奉夫爲忠臣汝爲節媛可也女乃進食矢志不嫁於是兩姓定議迎女過門廟見成服躬奉堂上甘旨克盡孝養持家撫孤倍極辛勤宗黨皆嘖嘖稱道之光緒紀元女年四十二子女俱已長成計守貞十有四載縣令李玉宣敎諭左福榮訓導韓起材在籍進士龔瑛等據實牒呈學政張公之洞總督吳公棠請表揚以維風化總督疏奏於　朝　錫旌如例吳棠奏疏

論曰張壯愍公克復杭州戰殁嘉興吾浙忠義錄不爲立傳僅列姓氏於續表中秉筆者毋乃太簡乎茲讀吳仲仙

制軍疏始知公之梗概及温夫人守貞事精忠苦節萃於
一門非尤爲當世所難得哉

副戎鄂爾霍布公

鄂爾霍布公字斐堂滿洲正白旗人咸豐九年由侍衛授湖州協副將涖任數日即戒軍士勿狃積習入酒家博局橫索錢犯者痛懲之闔營斂伏是冬賊陷長興進攻湖州總兵李定泰之師來援公請率所部會期一鼓殲羣醜督治團練在籍知府趙景賢及定泰皆憫其老勸毋出戰公憤然曰丈夫當死刀槊間何能困守坐成擒也於是擐甲登陴積火藥於旁言一朝有變當自焚士咸感激氣奮旣而圍解景賢上其居守功公力辭之且上書自劾所屬失守罪狀聞者賢之時浙省郡邑多淪沒湖城餉匱客兵練勇景賢主之尙可捐貲商民營兵則公主之糧無從措久

之公且饑甚或諷之假貸於景賢公堅不肯日取衣裳佩刀入市易米而已景賢有所餽亦不受及賊臨城則騎巖馬從卒數人旦夕巡視城上風雪天寒未嘗間也同治元年五月城陷公方守西門回至署呼妻妾幼子圍坐而身自舉火火發闔家死之部下守備吳鳳祥湯洪彪千總姚培清外委俞堃錢琨王龍彪等俱殉難鳳祥字春梧仁和人長身赬面眼爛如電遇士卒有恩喜與文士語無武夫豪暴習當杭州初陷其女弟及一子一女皆不屈死至是湖郡失守鳳祥驅妻投水身與賊鬪力盡被殺洪彪培清堃琨龍彪等皆烏程人龍彪之妻錢氏亦死於難浙江忠義錄參湖州志

論曰協戎鄂公洵賢將也年老而報　國之志不衰身困而守貧之操彌厲功不敢居職有必勤卒以闔門自焚不尤忠而烈乎麾下列校亦多慷慨殉難殆與公同志矣

王參戎浮龍

王公浮龍字雨田直隸宣化人面紫色善騎射咸豐間由武進士爲浙江都司協防甯國嘗一箭殪賊酋又解衢州之圍擢至甯海參將擒治海盜有功十年夏賊犯杭州公入援守省城慶春門督兵樓上夜不解衣日不下城者半年巡撫王壯愍公異之令募勇千人號曰奮武軍自成一隊在杭城列營中最爲嚴整明年四月金華有警巡撫命公率所部赴蘭溪防堵歸提督張玉良節制玉良分其軍爲三以三百守蘭溪城三百守界址嶺而公自領四百守小方嶺與蘭溪相犄角既而提督之兵縱殺民團害及無辜甚慘賊遂乘之以陷縣城公軍腹背受敵仍激厲其下

鏖戰殺賊至五月五日竟以衆寡不敵而死其時小方嶺居民未遷賴公悍禦十數日得以從容奔避公又馭軍有法所過未嘗騷擾閭里故蘭溪民團與兵爲仇惟見舊武軍幟衣無不互相救護其感人之深如此同治初浙江巡撫左公爲公奏請䘏典且云其先未能專任而盡其長卒以分兵而孤其勢孤忠偉績掩抑堪傷蓋痛惜之云（平浙紀畧）

參雪門

詩草

論曰張提督其初克復杭州不爲無功及後不守金華而守蘭溪已爲失策況又縱部兵以害民團乎至分王參戎之軍欲以四百勇丁當方張之強寇又明明置於死地矣然而參戎誓以此身報 國惟知衞民殺賊成敗利鈍爲

偏裨者其敢置喙哉

戴參戎兆熊

戴君兆熊字夢璜湖南湘潭人咸豐三年粵寇大擾長沙君以鄉里亂投効曾文正公軍營隸水師戰湘潭有功從征岳州至湖北收復武昌漢陽皆預其役旋赴安徽連克望江東流銅陵及童司牌之捷功居最又從克九江及彭澤洊升至都司加游擊銜十年奉檄援浙領盪寇營水師守富陽江天性質實與下同甘苦軍餉不敢稍有所私衆咸樂爲之用屢督礮船與賊戰未嘗敗北明年十月杭州被圍君攻閘家堰賊壘毁之巡撫王壯愍嘉其功奏升參將十一月杭城陷君仍督軍守江以寒冬水涸賊又沿途栽梅花樁水師船不能行乃燒船率士卒登岸突圍死戰

至綠川港遇賊圍逼裏創格鬬歿於陣同時石君紹漢字仙槎亦湖南人爲水師哨官由湘鄂轉戰江皖積功官都司復從楚軍援湖州戰比有功其後歸湖防節制爲人樸直言事不能宛轉主者不甚喜也然君行軍紀律嚴能治其下他軍或狃其數勝橫無狀白日攫市上物甚者掠婦女訟其長又不得直惟君所部人人自持無敢干令即餉糈絕亦安謐如故不效他營有怨言士民爭頌之同治元年五月城破將弁之貳心者遍樹賊幟君獨率十餘卒與賊巷戰賊殺之其卒皆死無降者浙江忠義錄參庸閒齋筆記

論曰戴石二將皆楚產也一能得衆心一能治其下其來吾浙譽望翕然當時擁大纛專閫權號稱總戎者其賢否

及也惜乎秩卑軍少又以客將動輒受制不能盡其所施

而相率殁於危城也悲夫

李太守福謙

李公福謙字地山湖北監利人居鄉以孝行著道光間援例捐府經歷需次浙江尋以保舉升知縣加同知銜咸豐七年署金華縣明年二月賊自處州攻陷永康武義犯金華境官吏皆紛紛走公獨佩印攜鳩躬督團勇登陴誓以死守衣不解帶者數十日賊見備嚴屯一舍外竟不敢進敘功以知府升用八月補授仁和益勤於政善折疑獄民不能欺十年二月賊圍杭州潮州勇乘間掠閭里居民縶其三人送布政使署勇丁大噪入刼將爲變公急解喻之始罷仍從運使繆武烈公守雲居山以賊開地道命公督工開內濠以絕之適天大雨濠不成城竟陷是時天甫黎

明賊焚廬殺人火光四起城中哭聲如沸公於行館聞變出玉玦與子鴻壽訣曰城亡與亡父子之緣盡矣逕去謂同行某僚曰子當何如曰有母在公曰然各行其志可也遂登吳山之麓入城隍廟坐神座傍吞藥而死道士知爲公也取民家所寄棺殮之比城復啟殮已半月餘矣面色如生見者咸爲歎異明年冬杭州再破公從子元熙在巡防局賊至以硯投之大罵被戕元熙依公游浙亦投効得官由知縣晉同知者也事聞公與元熙先後得　旨賜卹浙江忠義錄參庸閒齋筆記雪門詩草見聞隨筆

論曰杭城被圍李公卜籤於城隍神得明月清風共夜寒之句乃曰共字象廿六此夜宜防及廿七日寅刻城果陷

是則事固有前定耶然而公之以死自誓久矣刼運付之氣數忠臣義士惟自盡其分耳杭人至今頌公政績而歎其大節者猶嘖嘖不置也

王廣文玉文

王先生玉文字七襄一字緯堂浙江金華人天性强毅好談經濟道光二年舉於鄉困公車者三十餘年咸豐四年始授於潛教諭會粵寇踞金陵先生數上書當道論兵事指陳兩浙形勢以官卑莫之奇也既而浙境告警先生奉檄領兵守天目山値賊退乃罷上官又命塹於潛臨安山谷斷賊入浙之路先生笑曰烏用是既至親自履視得某關廢址其地諸道輻輳實爲要隘因建言修之初先生同昌化教諭高文祿勸諸生倡行團練兩邑士民欣然樂從而於潛令素與先生忤百計撓之及是議築關令益譁然以爲多事而先生銳於自任不之顧十年二月賊破杭州

先生將百人扼關欲乘賊之歸擊其惰文祿亦力贊之於是於灊昌化及臨安新城四縣山氓咸持梃踴躍願聽號令官紳終以爲不可交沮之事遂不果先生恚甚決計移疾六月已束裝矣忽聞賊至歎曰臨難而去非夫也乃輟行適觀察某率師來救於灊先生戒以守關毋出不聽戰五晝夜衆寡不敵棄關去十一日賊譟而入城令與典史皆潛逃有門下士偕二輿夫一擔者迎先生先生堅不欲走迎者旋亦散獨一齋夫侍遺之不去先生朝服挾刃坐一賊當先入格殺之卽舉火自焚遺書付其子曰天熱吾清白之體不可俾鬱蒸樓有鹽硝舉以自化爾曹不必痛悲蓋立志素定也齋夫伏屋後得免爲邑人述先生死時

事如此賊旣去門人得其尸池水中朝服爇去半跣一足衆哭殮之其子愈聞難奔至載柩以歸而令早以先生告病牒詳大府竟不以殉難聞於　朝於潛士民咸以爲寃先生著有庚申日記又有皇輿兵鑒以卷帙繁未就也而高文祿已於是年三月初三日昌化陷同子乃芳子婦周氏女孫錦蓀戚揚六襄僕李昇等俱死之案湖州府志咸豐十年二月高文祿守昱嶺督戰陣亡與浙江忠義錄表微異文祿字康舟烏程人道光十七年拔貢生朱允成撰殉難記參趙祖基筆談

論曰咸豐庚申金陵賊陷杭州實由廣德間道走於潛等邑其地皆山險徑仄若浙帥以一旅付王先生當闗扼之豺虎何敢直入耶惜乎肉食憒憒目奇士爲迂儒昔人所

謂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至王先生一校官耳旣乞疾解組不妨寇至而去乃竟手刃逆賊舉火自燔其忠烈不尤爲近今所罕有哉

宋助教紹周

宋先生紹周字仲穆鄞縣人父雙南名諸生雅負鄉望先生亦少能文有聲庠序爲人慷慨負氣節遇事敢言好矜卹孤寡人皆推重之尋中道光八年副貢入京師肄業國子監期滿選壽昌教諭咸豐三年之任先生因其地瘠而讀書者寡廸教甚勤郡守命兼邑之屏山書院講席行束脩謝不受曰課士吾職也且自捐俸奬其才者會浙東戒嚴先生親歷各鄉勸富室出貲治團練八年春賊犯壽昌縣無城兵籍又少事急官吏皆散走先生獨以大義勉家人曰賊來死之儒官雖卑然職司學宮舍此奚適哉先生固有八子長子宗棨等五人先生以學官祿俸薄皆遣之

回里其在署者妾龔氏與少者三子二女至是皆願效死勿去四月賊入縣境已而去之知府恩福行縣見城中闃無人過學署見先生在大驚慰藉出語人曰宦海皆狂瀾不意此老崛强欲以一官為砥柱也先生乃為家書寄五子言汝曹憂吾死乎吾固願死而賊不來殆福命不足副此耳五月賊復至縣衆又奔竄丁亥日將中先生出行市上問賊遠近且撫安其留民返入署謂其妾曰姑為我煮酒適兒啼先生自入竈下忽聞叩門聲甚厲出視之而賊已破門入洶洶索錢先生怒曰吾儒官也待死久矣安有錢與賊賊將刼之出先生大罵不絕口賊怒遂殺之焚其尸於名宦祠龔氏聞變抱周歲兒投泮池不死子宗槩被

賊掠之去宗臯急詣母處牽母衣及兩妹一弟踰萬松山走數十里匿巖穴以免後十餘日賊退按察使段光清收先生遺骨殮之既而宗棐率諸弟自鄞奔喪啟棺驗指血滴頭顱及足上皆滅而龔氏亦與宗臯等至遂共奉先生柩歸事聞　詔贈國子監助教蔭襲雲騎尉世職（徐時棟撰墓志）

論曰仲穆先生夙以文行重於鄉里其殉難時年已六十有一晚節之錚錚尤令人肅然起敬浙江忠義錄有先生傳而敘事太略故即徐柳泉舍人師文以補之先生子宗棐字穆生與余同受知於學使吳崧甫侍郎後由恩貢舉於鄉其人恂恂佳士未幾竟死亦可哀也

林主簿汝霖

林君汝霖字雨人一字小巖福建上杭人父坤字松巖任安徽茹麻嶺巡檢有政聲遷縣丞以老致仕君幼讀書能詩兼工畫山水尤善飲初似恂恂數爵後輒議論風生高談天下事嘗習幕宣城後援例得九品官分發浙江咸豐七年署南潯鎮巡檢九年署仁和縣典史父母就養任所姊二人妻周氏及子四女二隨侍時寇警日嚴浙中勢如累卵人恩遠遁有友勸君辭官回里怒曰予以微員末秩遂薄我耶其素志蓋如此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賊陷杭城君以一死自誓跪請其父速挈孫出避以延宗祀父不許固請乃挈諸孫匿獄壁中君送之出歸內署則母妻兩姊

與長女均自縊矣搶地長號旋危坐堂上列印於案手酒痛飲大書於壁云未能矢志勤王事惟有捐軀答　聖朝俄頃賊至公怒罵擊以印不中賊前加刃一賊言此忠臣不可殺竟舍去復有數賊至爭趨入署見積尸縱橫搜金不得駭且憾突出斷君首置案上尸儼坐不仆及賊退父挈諸孫自獄中出哭而殮之命役藁葬典史署傍父亦旋卒於杭長子懋生（案俞樾右台仙館筆記作慶生）年十六謁巡撫王壯愍公泣言君之死難事巡撫爲請於　朝是年五月　詔贈主簿給世襲家屬旌表如例懋生奉檄効力浙東軍營次年諸暨兵潰同治元年包邨亦破懋生死焉（案浙錄言懋生與弟溼生俱殉包村今據俞樾右台仙館筆記林典史有二子曰慶生溼生杭城失守僉謂同死於賊至光緒五年楚人羅君

遊於杭至林公祠讀壁間所刻碑記肅然起敬仍還楚雇一小舟舟人甚謹愿問其姓名自言我本福建林氏子祖官涇縣我生於涇故名涇生年八歲隨父宦浙城陷爲賊掠至金陵有湘鄉李翁者憐而撫我爲子後隨之亡歸以操舟爲業羅歎曰然則爾爲林公子矣羅有季父宦浙中郎馳書告之其季父言於譚文卿中丞郎移咨湖南由湘鄉令資送來杭既至成服而哭於墓中丞以其事入告俾襲雲騎尉世職焉

迨杭州收復後重葺典史署堂西偏掘土得尸六迨視之朝衣冠者首在頸旁生氣凜然衆愕不敢發有老隸朱華過而詫曰此典史林公也藁葬時某與其役今七年矣因述死狀甚悉同官暨紳士醵金卜葬於孤山林處士墓側立祠祀之案薛慰農太守有林典史祠楹聯云大節媲閻公青史從今尊縣尉忠魂依處士孤山終古屬林家閻公明季江陰典史殉難者君妻周氏仁和人父名肇仁從九品殉難雲南曾任安徽土橋巡檢與君父同官故以女妻君云仁和董慎言撰傳參旌德江順詒撰

詩序

論曰同治庚午秋余以應試踏省門偶遊孤山見典史林君冢巍然與和靖先生墓並峙甚矣一死之足重也夫以和靖之清風亮節千禩以來無敢匹之者而典史能奮乎末秩之中竟以忠烈後先媲美吾知萬樹梅花益以歲寒之操重矣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八終

男賚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九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陳太守源兖

陳公源兖字瞻孔一字岱雲湖南茶陵州人少孤家貧母劉太恭人鞠育之及就傅於外天盛寒家惟二衾一單衾一賓以棉母慮子之凍寄以棉衾而自擁單衾卧公性孝不忍母寒而已温則虛衾終不御益日夕淬厲於學道光十八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居京師清鯁絶俗與曾文正公爲道義交互以志節相砥礪文正爲詞臣素以拯時之才自負他人或聞之竊竊議惟公獨深信之二十五年出爲吉安知府重農事均徭役歲旱禱之輒雨以文信

國祠久而傾夷與屬吏重修之

案湖南文徵重修文信國公祠記皇帝御天下二十有四年江西疆吏以宋臣信國公文天祥請從祀　制曰可海內之士咸奮自矜厲越一載源究被　命守吉安始至展公墓城東北五里螺山下舊有祠明宏治時建以祀公及同時殉難者歲久坦且夷其堂廡丐者止焉府訓導劉拱辰請繕葺六月某日始興事源究適移守廣信踰歲祠成鄆書請為文刊之石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其卦五陰盛長一陽垂盡宋當帝昺播還之時其剝極矣公以一陽迴薄於眾陰陵險蹈義舍命不渝其所以摩厲而致此者豈朝夕之故歟士大夫氣節之盛無過東漢魏晉以降洎乎五季背主迎降者若逆旅主人之逐過客名教之陵夷與人心之陷溺蓋五百餘年宋之初與旌韓通以脣臣節於是天下嗷然知有廉恥之存遠其未造蹈鼎赴鑊者踵接肩摩而信國尤炳然為諸臣稱首則豈非教化之所陶治而天理民彝之終不歿於人心者歟世之苟賤之徒揉其筋骨背主迎合以據厥寵彼豈獨無羞惡也教猱升木將天下皆安於苟道焉源究因斯祠之成敬繹　今
皇帝崇祀信國之義蓋褒賢之盛典即教忠之微
旨所由寓也夫道光二十七年四月既望源究記　明年移

守廣信旋丁內艱服闋改發安徽補安慶知府改池州咸

豐三年粵賊內竄江皖巡撫江忠烈公以十一月十日涖廬州公先已奉檄在城忠烈固公之同鄉而友善者也遂參軍事越日寇至佐忠烈登陴守禦久之糧匱援絕至十二月十七日城陷忠烈戰歿水西門闔城兵戈雜沓男婦哭聲如沸公乃從容具衣冠向途人問忠臣廟何在忠臣廟者江淮間祀唐睢陽守張公也時倉卒間各不相顧或因其問漫指之公徬徨不能得適過文廟因歎曰見危授命先聖教我久矣遂入門再拜投泮池而死事聞 賜邮如例後廬民立祠祀忠烈以公附焉公妻易恭人亦孝事其姑公官翰林嘗大病恭人割臂和藥以進遂瘳恭人旋卒以孝行旌先是公喪元配時恭人年二十二其父易翁

愛之尙未字也有王秀才精風鑑謂易翁曰茶陵陳某神仙人也卽擇婿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抉吾目也翁遂以恭人許公至是公以疆吏殉難廟食廬州人咸謂秀才能知人云 曾文正集參憫忠草湖南文徵

論曰岱雲太守起自孤兒苦志力學其異日致身青雲宜也王秀才言太守必貴不足奇而目之以神仙可謂異矣然而太守始爲孝子卒爲忠臣不聞其尸解羽化也是則所云神仙者亦豈有外於忠孝哉

鄒觀察漢勳

鄒君漢勳字叔勣湖南新化人父文蘇貢生治經長於三禮嘗以鄭賈古學教授里中學者稱爲景山先生君幼稟異質年十五通左氏義十八九撰六國春秋朝夕編討日錄六七千言苦鄉居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披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而制舉業不肯循繩尺繁或千言簡不盈幅久困童子試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考始拔補郡學生旋食廩餼亦先耳其名故也當君孜孜爲學時人無知者惟同縣鄧顯鶴深異之顯鶴故宿儒也官博士雅負物望以君晦迹里閈無由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同編蔡忠烈

紛遺集復校刊王而農先生遺書數十種尋同修寶慶府志有寶慶圖疆理記於作圖之法言之甚悉有裨於實用以文長不載一時文譽大起適郡守黃宅中量移黔中邀君往之則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興義安順諸郡志以次蔵事時羅文禧繞典胡文忠林翼皆官黔深與契合五載歸里年已四十矣作追憶賦以自感曰予曾異夢涙說天人恭承考命實徵山虎案先正事畧生時母氏夢虎驚而寤云胡降罰遂墮入於西蟲抑有何仁復秉精於中土此情荒惑孰强質於無生厥理貞明第驗萌於既𫝀遺犀在地瓠無意而緣畦散芋於泥麻有心而蔭圃嗟剛質之莫柔抑戾情之時有心平直而無他口激昂而自負不畏難於意氣行似俠而

終差常深疾夫陰謀身與衡而自醜踰不慤而自修懼含
靈之日朽穀有八而再樹八無樹而奚久屏百累以何操
賴一心以爲紐心在乎識識尚乎宣匪先覺之開程終身
渺渺賴前修之副墾一得欣欣兒訓爲章言有章而易曉
父稱乎矩行從矩而燦陳廸蒙昧於山泉匪流不導厲嚴
威於風火有趣皆澹拔昏庸而忽覺出澳泖以胡臻收之
洵晚失豈在寅惟咳眴之巳賷能語行而尚記離妣懷而
游嬉雄儕輩而自異半六歲而授方名汔五齡而尋韻字
欽始篤之反前俾學箕以先易嬉春采藝之樓旁消晝古
經之堂際偷書隸古之文竊寫皇王之系心以猛而能思
腦本虛而寡識書難盤誥之篇詩畏雅風之瘁易迷六九

之陰陽禮涸再三之般辟誦一論而過三期畢四經而踰十二爾乃放學出廓似虎奔岡分朋拔幟對敵成行依明避昧就弱僭強勝原隅爾敗固其常高堂嘗見伯氏求勝綮維家側俯仰研旁怕聽說經生僭輔廣惟求論史託始項梁遂忻忻而意得亦娓娓而倦忘窮班歷范涉晉及唐攬再興之宋括崛起之明時蓋歲稽疆圉月旅泰陽也已復前郗無時坐隅再歲頻申北海之微言屢暢洺州之潛義輪輿之狀觸目而成裼襲之文入心而識四學之分門三雝之異地咸由考訓親承罔不出交默契嘆同學之經荒偉孔懷之心醉夏侯無大小之稱孔氏無會璇之記此伯子所以獨超而我君所以遠避也憶成童之初屆受盲

左之遺書論楚討秦儀是會盟之證徵桓數穆居然血脈之圖稽近地於顧沅伯氏之新篇斯卓考遺文於荀杜焉家之舊冊實迂無難於二首六身有言必暢備究夫五情三體衆說皆儲猶以顓蒙受橫議於短識緊惟明達能特賞以非愚於是縱之藝圃窮以義圍辨六王之歷祈考百物之精微勳著有六國新表佐伯兄撰百物隨鈔佐仲氏類譜漢魏詩百物類譜案先正事畧云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謏攷賦注祇云伯氏於左氏功最深著有地圖說不云已佐成之也破小儒之拘滯決大禮之是非景山君課勳輩每於餔時集講堂或庭院貫究經史發數疑義令勳輩各出巳見決擇一日合出公輒濮議大禮議東漢東晉廟制發一大疑問勳所條說頗中景山君意彼馬齒之徒增早聞言而咋舌歎駟追之不及空有悔於噬臍又復淬以莊騷貫董以懿其文之本勵之

遷固范陳以嘉其史之基切以鄒枚陵武以茂其詩之柢磷之雀蔡班張以榮其賦之枝心以勞而疾搆抱以獨而毀來十八遘咯血病欲色之言傳家有君而意怫顧昏之說進母信子而心疑素對亟求空感懷於毛裏舊門欲續終回惑於妁媒曾幾何而自愈又奚關於自愚遂爾著述自名蒐探日侈編歲月以成篇繼春秋之後事肇緒周貞託終秦始取材乎左氏遷劉折衷於羣經子史者鼎賞而招傭兒頻欣而劈紙發光忽隕於重幃奎彩還消於删屜至方冠而書成思不阿而心毀喪未闋於倚廬伯又殤於遠水是時也吟廬失色書閣生涼義有根而誰味道生葉而彌荒提撕之情惜逝情而共覩光楣之意承考意以俱長縮性

原於帖括見短拙於篇章冋傷心於再脫通抱智而誰明
況復人事漸縈高年待養爾年執筆侍側而成述祖之篇
粵歲論昏脫纓旋慰抱孫之望家無孝秀門黯黯其無輝
兒靡庸愚親綿綿而共悵有志弗宣抒懷空壯怕崇古而
慢今休去身而就上而生成結習早縈前哲規橅養就疏
慵慣誚時流筆仗劍氣勿燿珠光爾隱悲駢隸於窮簷萃
羣鶩於荒嶂何庚辛之多沴纏齊斬之重凶剜肝春首催
魄夏窮督前賈而鴟棲藐孤孫以服重嫠云遙而蘭弱藉
耶嫂以持中叔[illegible]望悲擗成叢季父周親憫幼及伶仃
之妹比鄰小猶[illegible]張興陰騭之我誘其藝學誘以昏惱嘉
弱齡之不染[illegible]塵瀰而自崇雖則云微戚戚成素業抑何多

辛不墜儒風迄廿九而釋褐歛五一（讀平聲）之咸妙（昆弟五人又伯兄好子一人也）重陳篋以分金競鏦金而理奏無非作史之才亦有吟詩之必擱談天之緒遠治終始而義長悼鷁氏之書無學春秋而文耀仲勝靈樞之解陋甲乙於鈔胥明陳倚杵之言譬庚申於漁釣手錄八千之紙勝自號以鈍生曰讐百卷之經勳無辭於庸調稍晢竇序之微名就乎平空之虛照自此識學益昭文章彌縱各著述於名山咸斂求於世用軼羣之論舉宙合而分標絕俗之談合堪輿而一縱盧扁之伯技以迴而莫知衛賜之倫言以多而或窮瀛湘月旦儕品目於魏何（魏獸深源何子貞紹基）昊會耆年咸知名於沈宋（沈粟仲道寬宋於庭翔鳳）姻親則有紳伯之頻推（鄧湘皋先生顯鶴）鄉國

則有彦先之見重貝耦耕先生長齡既傳禮於孝乃賀柘農師熙齡亦受經於明仲胡雲閣師達源若夫同方之友合志之朋倚相以參聞播譽左仲基宗植季高宗棠兄弟君章以絶迹垂稱羅研生汝槐伯武以清廉效績胡詠芝林翼之子雲以澹遠標能楊紫卿季鸞閭里舊遊則諸唐二李唐叔蕆敕謙叔兒敦謙李舜卿洽子木健客行儕輩則三鄧一曾鄧伯櫺璐仲源瑔仲權琮曾香海毓芳晏子之星馳杳杳晏叔立啟林璞吾貽章譚生之日上蒸蒸譚季庠建宅伯粲光粲入黔則鄭企道貢邁一黎而別駕鄭子尹珍黎伯庸兆勛昶希巴郡參二莫而駢興莫邵亭友芝之子升庭芝之傳昶龔州張籍清才紛委張子佩琚湄水傳元老氣崚嶒傅爾圃先生又或谷中隱躋拖枯蕙而聲亭澗底沈淪聳孤松而名逸悵低枝之蜓蛛風入耳以無聲怨高樹之鶗鴂芳警心而自畢乃

有燕鄉律暖鄒生自學柳條楚水碑沈湛輩與懷蒲質華一衿於山鵲厥羽鶯鶯飽一啄於皋雞其鳴節節爵崇名砇既分略而形親施溢願諧亦情深而意密攬四十之生涯感再三之握惠帛以愛而仁分友以同而德畀與接悉清馨所遭恆上智慧豈不周誼無非至期頃今欲生歎飛皋之如駝耄老原其常執停曦之可毀葆此遇而養其光明願及今而除其粗戾亂日已矣哉勿自穢勿自廢音急與之迎惡急與之避庶從稟秀之倫尙遠橫生之類未幾竟有邵陽之獄初族中有枉死者令不爲申理諸生某爭於縣庭君隨衆往觀令并執而幽之將中以法顯鶴力救之事得解臬司貴筑周公亦諗知君爲楚髙材生延入幕

府且出羣書資其講肄是歲爲咸豐元年君舉鄉試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同郡魏源於高郵互出所著相參訂三年賊陷江甯源昇以遼史及尙書未定稾促其間道歸長沙直南昌告警君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西案憫忠草漢章字叔明諸生爲人樸質治經有聲後自江西禦賊湖湘議敍訓導咸豐六年協克武昌復從唐觀察訓方肅清襄樊之賊由縣令晉同知奉檄解寶慶圍九年督礮船赴援粵西收復潯郡擢授潯州知府以勞卒於軍中君亦慨然起曰羣盜縱橫此正祖士雅渡江擊楫之時尙猶以章句佔畢爲遂謁見侍郎曾文正公文正方蔪募楚軍千人乃命君偕江公忠淑率以往至則解南昌之圍敘勞以知縣用四年忠烈擢撫安徽約君相從同駐廬州賊由桐舒來犯君守水西門賊三爲隧道攻之城坍數丈

登陴矣君力擊卻之忠烈疏上其功有　詔褒獎晉同知直隸州　賞戴花翎會廬州知府胡某所部勇目徐淮與賊通十二月十六日夜半賊緣北城入詰旦忠烈投水自盡君方在城樓飲酒左手執杯右手持劍大呼殺賊跳而格鬬斃十餘人賊怒至者益衆刃中項血淋浪滿襟大罵死之年四十九事聞　贈道銜　予卹廕祀廬州及湖南昭忠祠君昆季六人皆以才稱案湖南文徵姓氏傳鄒景山明經六子漢紀伯申漢濆仲辰漢勳叔績漢嘉叔申漢章叔明漢灺季深皆勤學好古各有著述兵燹後靡有存者矣而君尤溺苦於學閉閣晝夜衣履垢敝不稍修飾兄弟互相師友志在厲名節敦氣誼前後館穀所入不下數千金悉爲購書周急之用家無甔石儲弗計也所纂貴陽府志百二十卷

大定府志六十卷興義府志二十四卷安順府志五十卷皆刊行又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顓頊帝考二卷帝繫詁一卷詩序去害釋滯發微四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夏小正義疏一卷六國春秋二十四卷廣韻表十卷說文諧聲簿十六卷讀書偶得三十六卷學藝齋文集三十六卷詩詞十六卷俱藏於家先正事畧參湖南文徵

論曰湖湘士人近日多以武功顯海內豔稱之而不知衡麓靈秀之所鍾早發祥於文字矣蓋自湘臯淵東兩先生以宿儒提倡英俊之彥接踵而起以經學詞章擅長者不可勝數而叔勣觀察尤其錚錚有聲也觀察爲學實事求是義据通深足與同時魏默深舍人媲美云

魏司馬承柷

魏君承柷初名槐字將侯湖南衡陽人父瀚字南厓生具夙慧有神童稱案衡陽志魏瀚傳少而穎悟初學語聞父與客論秦鄭道里遠近應聲曰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客大異之五歲父挑唐宜中與戲論唐魏氏族高下瀚曰魏祖畢萬出自公高文之昭也唐叔虞爲成王弟武之穆也宜中又曰吾祖唐堯瀚曰文祖后稷帝嚳之元妃子也堯母慶都嚳之次妃也以魏先唐不亦宜乎宜中執其手曰此子必以文學名當世由是鄉里稱爲神童十歲即補諸生後爲山西知縣歷任浮山襄邑武鄉民皆德之君亦幼而穎悟十歲能文旋補諸生益研習經史爲有用之學道光十七年擢貢成均先是父瀚與季父瀛兄承楫皆以高材生充選貢及君復繼之一門父子叔姪兄弟先後舉拔萃科者四人鄉里以爲榮是年君舉於鄉累試禮部不售以大挑知縣需

次貴州知普定其時黔中羣盜結連洞苗蠭屯螘聚普定尤甚盜魁黃虎陳狗分據樓枕山（一作樓梆山）各有衆數百人官兵莫敢捕君躬往襲之禽陳狗及其妻黃虎與驍曾吳大漢跳而免郎訊狗妻怵以好語許貰狗死果獲二盜釋狗令偵羣盜而籍贓產數千金以充公庫立學舍教化大行（丁案褧牖餘談普定民窮俗悍山僻皆爲盜藪魏君勤於弭盜設柵卡聯保甲俾良莠有所稽於是盜得少止惟樓梆山有二寇僞稱王號君知之部署壯丁密往馳剿二獲而置之法餘黨股栗盡行解散君能兵之名著一時）十九年充貴州鄉試同考官適天柱以催科激民變欲殺縣官院司知君廉幹檄往署事君以數人往未入城民迎訴者數百人盡勞撫之先召耆老議減浮收牓通衢令民自獻倡鬨者衆乃悔罪皆納糧無異言并縛殺縣隸及倡

首不法之徒送縣一方遂安（案甕牖餘談天柱民以徵糧起釁當道調兵立命魏君往剿君曰此民耳非盜也豈可以軍旅重騷吾民且言激則變生不如以單騎往至則民環道遮馬前羅拜而泣曰魏明府吾父母也能生我君再三慰之衆盡歸家惟懲其首三人事遂寢）明年李沅發亂新甯湖廣總督莊毅公裕泰督軍捕討恐其逸竄檄傍縣設防甯定與新甯接壤君募鄉兵三千屯黃峭山沅發果犯境至剪刀坡見有備遂走廣西界被官軍所獲伏誅裕公聞君知兵檄調至靖州攻盜地湖禽二百人釋無辜者大半還署開泰縣事縣鄰柳州多盜君詰奸究戢兵役撫清江苗四境晏然俄補荔波而洪秀全亂廣西思恩南丹諸地土寇日熾時相盜侵思恩知縣翟景禧踰境求援於君君不辭率壯丁往遇賊戰走之還縣（案甕牖餘談地湖周圍數十里向爲賊巢君襲

捕之嚴加懲治復爲之修築城垣整飭學校百廢具舉會鄉邑思恩失守紳民求援君諾之率衆往攻復其城所得輜重悉以充餉無所私焉紳民奉金帛爲謝力卻之及敘功讓之思恩令時人深美之　居頃之會同年生江忠烈公討賊安徽奏請君從征院司欲留之而皖中事重不敢請君遂行至湖南聞江公敗死巡撫駱文忠公奏留君領鄉兵屯衡州於是君去家六年矣楚黔之交盜賊充斥名城大縣所在瓦解而荔波亦淪沒君憤鬱不得意領偏師往來衡永間駐防祁陽值衡陽土寇起掠查江棲縣丞公署屯洪洛市抗拒官軍君因同師與知縣馮汝芬討之賊皆駭散進逼其巢君令各族縛送魁首汝芬欲焚殺以立威君力止之誅其渠率王甲郭八等數十人寇難立平敘功加同知銜咸豐五年十一月從衡永兵備

道李維酯率師剿賊郴州逆首何祿擁衆負嵎官兵不能驟進初五日主者分軍爲三薄其城君爲中軍王珍爲左軍李輔朝爲右軍軍於南門未陣輔朝退走賊攻珍戰敗亦返走君領百人前鬬賊易之一酋提刀突前斫君君左格刀右奮矛刺之踣賊大進擲火燒君衣君仆地被斫死剖其心親兵王福羅繩祖殉之勇丁潘玉梅等奪君屍而還案駱文忠奏議十一月初五日李維酯王鑫李輔朝戚天保密約四路環攻王鑫北路李輔朝東路俱斬賊三百餘將誘其出巢殲之賊終不出官軍僞退賊亦不追相持甚久管帶衡勇同知魏承柷憤甚棄馬而步持刀突前連殪紅袍騎馬賊二名衝殺至北湖邊忽水星橋側伏賊二百餘齊出承柷挺身格鬬爲賊叢刀刺死與衡陽志所載微異

郴城旋即克復何祿伏誅生禽悍賊甚多有曹子儀者即戕害君之酋也駱文忠公令解至衡陽凌遲處死以

祭君之靈焉駱公復奏君首先衝鋒死事最烈請從優賜邮　詔蔭其子元雲騎都尉世職並命立專祠以祀當君爲黔令時鄉人胡文忠公林翼守黎平嘗奇君之爲人歎曰是令胸有千秋愛國愛民其推許如此及後以攻賊殉難衡湘士大夫無不哀之著有也居山房詩文集其所作

江孝子傳　案湖南文徵江孝子盛照清泉橫江橋人生六十日而喪父母氏李鞠育之幼有至性家貧不能讀書麤識字業織布兼爲人拾字紙養母營生兩兒留粵東先後客死與寡嫂猶子同爨無間言孝子年三十餘未有室晝出傭力夜歸臥母榻下疾痛痾癢必敬抑搔之涕唾穢溺必親滌拭之母六旬遘危疾昏不知人醫者束手孝子伏榻側哀慟幾絕夢延醫中堂皙面修髯衣冠甚古孝子負母出診視甫切右手曰止疾不可爲也哀懇再四曰爾以左臂與母囓之倘可瘳孝子即申手奉母囓囓未殊而寤母仍瞑目榻上氣冉冉不絕如縷孝子曰嘻神人教我也取機上刀磨之光瑩如半月銛可薙髮裂白衣裹而藏之中堂神座下家人見之以爲孝子將自刎從母

也搜其刀不獲夜半孝子齋戒沐浴更衣跪庭中焚香祝天願減十年算延母壽乃出懷中刀袒左手承頤牙齒札臂肉起半寸許右手割之作碎布聲唾肉於盞再拜而起臂間惟覺麻木亦無血惟刀痕圓圍縫黃汁數滴而已白布束臂背捧盞炊宿火熟之跪榻前以匙進湯於母喉中格格作響漸乃浸沈而下有頃母張目曰兒何處得人蔘飲我耶病頓起孝子堅屬家人勿以割臂事驚母母見孝子常捧其臂屢詰之託辭以疾對終不忍以情白母也後十年母乃歿孝子四十餘始娶生三女五十九舉一子尤敬拾字不衰云魏子曰余觀古孝子割股養親亟疑不足爲孝徒以傷親之心耳今觀盛熙割臂始末其用心抑何至也既療其母又沒齒不以告非至誠而能如是乎大孝之人不可見如此愚孝者亦何可少也摹寫情事最爲曲至卒以此延母之年孰謂天道無知哉衡陽志參駱文忠奏議

讀之尤足激發人至性云胡文忠集湖南文徵

論曰魏司馬才嫺文武志切救時本衡湘之烈士也余嘗讀其祭杜貞女文曰惟天地之正氣是生偉人男則爲忠爲孝女則爲節爲貞可以餟頑懦厲于臣蓋其所守者重

卒故視富貴而皆輕嗚呼此文司馬殆借以自言其志耳卒也灑血戰場捐軀報　國其壯氣猶至今凜然豈非與日月爭光者哉

羅太常萱

羅君萱字伯宜湖南湘潭人父汝懷候選內閣中書碩學能文爲時鴻儒君生而夙慧二歲能識風翦二字長聞庭訓多所開解自詩古文辭眞草法書以至科舉之業俱有義法案湖南文徵著有蓼花齋詩文槀其論吏治軍政亦貫徹古義而不戾於時旋補諸生以學行稱鄉里咸豐四年侍郎曾文正公率師自岳州逐賊東下挈君與俱是歲克武昌破田家鎭攻九江舟師不利於湖口明年侍郎至南昌重立水軍進屯南康君皆相從侍郎或口占書疏君輒操筆寫錄或危急之際誓甘心同命而外則美言相溫諸將或輕重不得輒爲之通懷使各當其意以去六年羣寇環集江西陷

沒五十餘城諸軍多壞散侍郎乃授卒三千人令君領之剿賊初戰建昌繼攻撫州已又會擣瑞州皆躬臨行陣所至有功其後湖南援師四至江西稍稍解嚴君以久役請還湘中案湖南文徵咸豐七年冬羅萱從瑞州軍營假歸適湘中三忠祠落成巡撫駱公爲文祭之萱所撰也文曰嗚呼我撫此土適罹寇殃名將迭出撻伐大張大星隕空長城失倚東南半壁孰與柱砥皖皖江公負幹濟才綠勇殄寇鄉團肇開轉戰西東誓師溯上兵單援絕致命慨慷塔公善戰忠勇罕匹瀕危不敗天相其吉圍城弗克若負咎殃憤極而隕遺憾侍陽羅公崛起正學是宗號召從黨英髦景從楚師遂雄由贛而鄂九仞尙虧一个又弱嗚呼三忠遽受艮止江山湯湯流恨何已荆南冀北何綠赤薔成仁取義異苔同岑 敕建專祠禮隆合祀軍民感慟聚觀如市竹帛有盡鐘鼎無窮英光浩氣上貫蒼穹儼覩威嚴參布森列赫濯聲靈歆此芬潔侍郎亦以丁憂去職君既家居假館以課學僮暇則賦詩邀勝侶相倡酬兼作蠅頭細字與古法帖較離合於毫芒遇省試

仍席帽負篋走場屋作制舉文漠然若不知有世變者未幾巡撫駱文忠公檄辦湘潭團練已而總兵劉培元招至鼎澧又招至衢州與謀軍事君稍規大計不肯久留自浙西旋省侍郎於安慶又省其從兄逢元於當塗軍次君亦不欲久居會所親黎福疇歿於涇縣遂護其喪及其孤發以歸同治二年廣東巡撫郭公嵩燾招君至粵屬以創立水師軍又遜謝而歸每歸從事文藝與諸生比肩就秋試如初久之佐某帥治威信軍又自領一隊曰威震軍防禦粵賊事定散去君自是亦倦遊不復有意於兵事矣七年冬記名按察使黃忠壯公潤昌征苗貴州要君偕行君慨然曰是足與有爲吾所敬也吾不可以已八年正月至黔

師比捷遂克鎭遠府衛兩城適値道員鄧子垣提督榮惟善兩軍來會迭克踰塞欲遂由施秉以達於黃平氣銳甚三月二十二日師至小甕谷巃以道隘箐深爲賊所困君與文武將領十八人皆死年四十三君先後從軍多載叙功至同知直隸州加知府銜至是殉難事聞　諭旨照按察使陣亡例　賜䘏太常寺卿銜世襲雲騎尉（曾文正集）

論曰軍興以來湘中卒伍以軍功官開府者踵相接而搢紳者流終以其出自兵子有准陰羞與噲伍之風於是湘士愈以一第爲榮此羅君所以應五馬之銜而仍欲與諸生角藝於場屋也然負其殊才終不得一售於有司所謂科名殆有命也余獨怪羅君其初旣隨曾侍郎出山馳驅

行間旣而侍郞服闋再起羅君何不始終相隨奚爲舍之
而就他帥幕乎此則思之而有不解者也然而躍馬橫戈
孰非王事竭半生之忠藎終效命於蠻陬　九重軫郵
賞延後嗣視彼捷南宮入詞林而碌碌高位類曹子李蜍
之沒世無聞者豈不遠勝之哉

陳廣文起書

陳君起書字通甫一字松心郴州人諸生與兄起詩皆負才譽善詩古文辭喜結交諸名士尤懷經世之志當道光中年海宇承平久武備吏治日益怠廢於是尚猺趙金龍亂衡永郴屬大震　天子遣將帥討之得平君感致亂之由乃設爲老兵之語作南言以諷焉文多錄其三篇其一曰步兵登搢嶺之顛而歌曰秋日欲落木葉其脫先知者誰號寒鳥雀樵者聞之謂步兵曰子以搢嶺爲汎搢嶺之盜子所司也何子之無能也曰文司獄而武司捕武捕而文縱之則武有妄捕之罪不捕而上告又有廢弛之懲五人守汎地廣則巡之難周而檄文之往來晝夜不絕上以

安靜爲名故下畏大事而樂小事化大爲小持小爲大不赦者多縱逸勃谿者困囹圄衙署成市非賂不行竊賊則以爲貧者之常業强刼則以爲恐生事端是以千人持刀行私而過摺嶺余不得問焉五人之力不足以禦千人而又有滋事之罪非特余也有司固然汝不聞吾鄉之善搏虎者乎其長在鎗得虎而獻有司曰民間何得用鎗是勇於山中之虎而不能勝於堂上之虎也後復有虎善搏者閉戶不出鄉之人笑之非搏之技不精搏之器不得用也失其器則虎不可搏乃易搏虎之技而搏鼠終日不獲一鼠晝伏而夜行藏於壁而行於箱匣之底無室無之一人不能盡搏非搏鼠之難於搏虎也故鼠與虎皆不得搏焉

曰然則聽鼠之藏於室虎之伏於山乎步兵曰搏虎以力搏鼠以勤治盜先治窩去賊嚴去黨在有權者其二曰樵者謂步兵曰余樵五嶺之顛山徑余所知也踰嶺爲嶺南宜章其衝也禦嶺南先守宜救宜之路若何步兵曰郴所以救宜險要在摺嶺余所司也然我之所守卽爲賊之所攻明由摺嶺救宜彼必盡力以禦陰由摺嶺之西黃毛摺嶺之東大隈以出其背焉蓋橫絕南北者嶺自臨武入郴爲高堂山西有小徑黃毛是也東爲摺嶺起五蓋山其東之小徑則大隈焉過此則桂陽矣夫中原險要在水或在路所會歸之處邊鄙險要在山實在兩山斷而復連之處山龍也斷處峽也山防之法在斷龍征猺尤善猺善行山

其伍散而不聚我聚而攻其一道則徑小難容衆散而攻其數道則彼盡力以圍我一道我仰攻則彼乘高以禦我登峯則彼圍其下擊東西奔擊西東奔擊首尾則上下四旁奔而我不能追斷其龍則彼無奔路龍之起也萬仞其伏也一綫所伏之處其水分流是之謂峽山路會歸之處也大龍之下小龍出焉其脈亦一綫龍斷則彼奔馳於此山而不能越山而遁入山先看水大水大峽之所出小水小峽之所出溯水則峽見斷而圍攻之節節攻如破竹然節破則竹自解夫猺可由貴州至常德洞庭可由貴州廣西至衡山寶慶至湘陰洞庭皆數百里不經州縣若五嶺則可由廣西永州郴桂大庾至閩浙數千里不經州縣橫

絕南北者嶺嶺上泉分南北流故中無大水以界之州縣在平地斷龍如斷蛇斬其中則分爲兩險要大路大峽也間道小路小峽也摺嶺大峽也黃毛大隈小峽也不獨此也陰平峽也散關峽也武關峽也凡出奇之路無不出於峽者看水知峽則嚮導出奇可以意會焉曰予嘗從軍於猺當其由江華而至常甯何不言其法而斷之何至出擾數百里八排廣千里何至聚萬人於中而不能戰步兵曰池塘墟亦峽也舟軍門不知而中伏焉斷東西之水而南北皆山故不得出當今之事言者不行行者不言養犬所以守夜也而制之曰爾其嚙以禦賊無吠而驚余夢也賊在垣而嗾犬於門不得則罪犬子欲我爲驚夢之犬而孰

知我將爲當門之犬乎其三曰有漁者過而歌曰蟹有爪兮不能馳魚有翅兮不能飛囊爲網兮而誰爲之雖步兵問曰何子聲之凄以悲也漁者曰吾聞子與樵言則善矣是以感而歌也步兵曰物莫不好生而惡死深潭之藪魚所歸焉吾烏知藪之樂於魚耶魚之樂於藪耶水之忘於魚耶魚之忘於水耶魚忘於江中之水烏知其不忘瓮中之水耶子知魚之樂於藪烏知魚之不樂於瓮耶子不忘藪中之魚奚忘於瓮中之魚也漁者曰物莫患於好貪而惡廉人莫患於好譽而惡毀蝦求食而無所依知水母之無目也藏之以游蝦謂水母曰子眞足以覆庇羣生也水母亦自以爲足覆庇羣生也且得蝦則縱橫自如而孰知

漁立於磯而網之蝦逃而水母不得脫故茂林之下必有陷穽而獸聚焉深淵之上必有釣磯而魚遊焉其藏身之所即其失身之所則貪者終不得藏也步兵曰子知獸之聚於林魚之游於淵奚不知獸之遠於穽魚之避於磯乎子立於磯奚不知入於磯乎子知浮家之可以遠世奚不知盜者將以子舟爲渡乞人之將以子舟爲薪而吾曹之將以子舟爲差使也子以磯爲機心焉知人將以子舟爲機事乎漁者曰草生牆上有蚓穴於牆下而食其土壤草無知蚓何也秋雨時至基空墻壞而草受其殃蚓無所傷也復繼徙焉哀哉草無損於牆而受之累也乃復歌曰北風漸寒兮瀟湘波帆破舵失兮舟將奈何蒼梧雲沒兮

淚滂沱步兵曰局中多樂局外多憂信然君後以累試不得售由附貢生援例捐訓導值歲旱米價騰郴人饑君佐知州姚某悉心籌畫招商買米其價乃平鄉里誦之咸豐四年八月粵寇至君團練勇丁戰敗死之事聞 賜卹如例祀忠孝祠君著有攄山草堂稾湖南文徵

論曰陳廣文本楚之世家子父振玉以名孝廉家居崗猺之亂募勇捍難有功於桑梓兄起詩由進士官吏部郎錚錚有聲惜乎未竟其用而卒也廣文少負盛名覯其所著南言憂深思遠非僅以才華見乃既困於場屋而又身膏原野而死悲夫

胡太守堯戴

胡君堯戴字蔭廷湖南武陵人父某官浙江諸暨知縣君幼頗好弄塾師亦縱之不加訶其姊顧時督教之至十歲學詩姊復授以聲律正變之要領稍長遂工詩案胡堯戴韻梅閣詩序吾姊幼慧堂上愛之甚以體孱不令讀書稍長從女兄弟識字者劉得之遂旁通形聲文字之奧然未能詩也道光歲戊戌家君官浙江姊定省暇偶爲詩語天機清妙長老見而奇之夫自來以閨秀稱者多富於才然或嗇於德未有若姊之才德兼者姊事親善委曲承順母孺人好操作姊輒身先之母憐其勞爲少休母病肝易恚他人侍疾或不酬母意姊纖細不假婢嫗手若母稍不快姊笑啼如小兒博母懽母輒莞然懷在諸豎時母病危姊習聞割肱療親事忽偕小婢至別室顧倉卒無利器乃授劑刀小婢自以右手引袂袒左肱刀鋒頓急不得入肉姊怒婢怯弱乃奪刀自剜之肉片落血涔涔然小婢手顫口噤無人色而姊自若乃撥肉雜藥進祇不使母聞母病良已後小婢洩之乃得其詳夫刲肱事先儒以其毀肌膚傷中道不甚與之然爲人子者救親之誠迫於中而苦莫得其方幸有

衡焉可徼倖於萬一自甘爲之不暇何暇權義理之當否而精誠之至天亦感焉猶謂非義理之正邪必斷斷然持中庸之說議其後亦慎甚矣予因序姊詩而發其內行益見姊之才之所自來非苟然也性慷慨好縱論天下事以應有司試不售援例爲通判改知縣需次浙江咸豐初粵賊由長沙破武昌盜踞金陵東南大震君憤諸將帥剿賊之無效致書於其友徐公可曰僕近好爲古文竊以爲尋乎文者在明理以致用不爾上者高談心性其次矜考據攻詞章雖詣各有所極要皆謂之空言已故慨然有經世之志側聞寇氛日張幾莫能支夫承平且二百餘年賊數不滿萬而橫行而前所當輒靡無有折其鋭者抑何勢之暴歟天下之亂未有不始於州縣若今日州縣責重而權又輕而所簡吏率循文法時務漫不之訾者

以無用之學而居甚重且輕之任養癰決疽毒極而發其發必自州縣始縣亂且及府府亂且及省省亂則流毒蔓延勢所必至侯朝宗有言必察知致盜之源然後可收弭盜之效治盜在兵而不專繫兵果所在得賢守令行堅壁清野之法區區賊不足平也今當事不知責成地方官又兵不窮實效徒施施然尾賊後賊常爲主我爲客勞逸異形我不能用兵而反爲賊用矣言之令人氣塞頃尊公駐海昌高車枉過皇恐報謁長者前格格不敢吐而喉輒如鯁胸中宿物須盡之乃快走筆書所見以質足下有心人幸不以爲狂且謬書生喜談兵固是通病然就使言而中徒言何益嗚呼大地茫茫可與言此者幾人也願與足下

勉之後署餘杭知縣補上虞捐升知府十一年寇至殉難照知府例賜䘏湖南文徵

論曰胡太守言寇亂必自州縣始最爲一語破的如吾浙之陷當粵賊將至各縣輒有土匪應之則平時守令不得人概可見矣胡文忠公力整吏治而後鄂省始安員知弭盜之源太守之言殆與之合至其遇寇殉難浙江忠義錄不登於列傳余采湖南文徵所載姓氏錄及太守文以補之云

忠義紀聞錄卷第十九終

男資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孫文節公銘恩

孫公銘恩字蘭檢江蘇通州人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時　宣廟最重甲科詞林尤愼其選而公鴻文碩學夙負才望　廷試每高等在侍從有聲　廟堂制誥多出其手累官至兵部侍郎咸豐三年出爲安徽學政值安慶已失守軍需方亟皖中官吏視學校爲迂談公念太夫人年高上疏請終養忤　旨降四品京卿署任候代而代者不至公時駐節太平四顧皆爲賊壘日以忠義激勵士民結團登陴守卒始有固志每聞寇警公即朝服危坐

堂皇自誓必死明年二月金陵洪逆遣僞將孫賓三竄陷祁門南哭而至守者皆潰城陷公自經以殉事聞　贈內閣學士　予諡文節公有文集編修呂錦文序曰同年孫濟亭銓部刊其尊人文節公遺集行世丐文一言爲之序夫亦謂文有兩世交誼又同抱敷天之痛其用情必有深焉者矣念公與先文節公同舉乙未進士官翰林十餘年間先後荐升同至卿貳繼後文與濟亭又鄉會同榜交誼日深故文得時謁見公間出所撰作見示高文典册輒幸窺燕許一班焉癸丑粵逆虐燄駛及金陵先公憂憤屢疏陳策於是有安徽防剿之　命公亦於是秋奉　命視學安徽駐節姑孰其地瀕江民憂亂患貧無以自固公見皖

南北賊氛蔓延不能校士慨然興衞捍南壁之懷解囊橐以創捐輸募丁壯以教團練所爲條教誠令悉本忠義之悃以出之故情詞悱惻民罔不觀感奮興然而身嬰危城兵微將寡每與先公牋答往來籌商軍政雖各抱范滂澄清之志柰實處長沙痛哭之時爲無可爲則惟以氣節相砥礪而已未幾先公殉難舒城公亦遇害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豈不痛哉夫無必死之責而矢必死之忱僉謂其至誠侔於聖賢大節光於日月亦知有嘤嘤抱痛厓究靡窮者乎今則　渥恩同恤美謚同褒昭回于天公與先公固無憾已然濟亭與文之憾豈有窮期哉若夫公膺金馬玉堂之選掞芝房寶鼎之辭鼓吹休明黼黻河漢讀公

文者如向海若莫測其涯如入波斯莫名其寶奚俟贅小
子之一言哉文言之文爲濟亭不勝其情之悲已文方裒
輯先公奏疏付梓告成之日將寄濟亭以乞一言吾知濟
亭又將爲文悲矣然則我兩人交誼豈凡爲交者所可同
耶文又烏能已於言也錦文旌德人工部侍郎呂文節公
賢基之子謝蘭生思忠錄參憫忠草

張文貞公錫庚

張公錫庚字星白江蘇丹徒人大學士玉書曾孫父某福建龍巖州知州以經術著公夙承家學博覽羣書最工駢體文道光十五年成進士以二甲第一人入翰林授編修改京畿道監察御史擢至左副都御史咸豐元年上疏請開博學鴻詞科以求多聞積學之士報聞八年視學浙江晉刑部左侍郎取士不拘拘於成格學官弟子有淹通經史能詩古文者雖或拙於貼括楷書必首錄之以故所拔多兩浙高材生尤顧大體多所保全時當事因軍需亟催捐如星火守令局員不善奉行富民苦之諸生或稍有言即罪以撓捐當一月中請除貢監生員名者數十人公皆

力持之事得已歸安知縣廖宗元 旻吏也守湖州城有功有忌之者蜚語上聞解任聽勘公白其枉巡撫王有齡亦微察之宗元遂調署紹興府在籍副都御史王履謙與巡撫上疏互訐 詔命公勘之公語其門人曰寇禍方熾大臣競修私怨倘足倚以辦疆事乎吾等恐死亡無日也相與太息泣下其骯髒如此十年二月二十七日杭州猝陷公方校士他郡妾王氏長子直隸候補知縣恩然子婦戴氏女大姑在官廨皆殉難明年夏金華不守杭州復戒嚴時公任已滿代者爲國子監祭酒吳保泰未至或勸公歸印於巡撫而移疾去公不可其冬賊圍城大吏分門守禦公亦日夜巡視衣不解帶城中糧價無所得米煑豆以食

繼之以士一日腹大泄不能出戶候補道某知其困也饋米一石米未罄而城陷或勸曰公盍微服出行間道達滬江入都自陳即獲咎非守土官無重譴公曰吾大臣也不可以辱國且吾年逾六十官階二品倘何求乎遂自縊於聽事賊入署歎曰忠臣也棺殮而出之城外尋有載公柩至上海者江蘇巡撫薛煥爲易棺禮葬視其面如生事聞

特旨優䘏　予謚文貞浙江忠義錄參霜橋筆記

論曰張文貞公爲吾浙學政士多譌之而大節尤錚錚始也捐其眷屬繼復殉之以軀歲寒之操老而彌堅嗚呼忠矣公曾大父京江相國故謚文貞而公諡與之同易名之榮肖其先人亦詞林佳話也

馮文介公培元

馮公培元字因伯一字小亭浙江仁和人少孤家貧母何太夫人苦節撫之稍長讀書義塾朝夕劬學補諸生試必高等文譽日益著性喜畫梅嘗自題小詩有晩節自能留歲暮清名久已畏人知之句識者謂可覘公他日之風骨焉案公畫梅詩東風吹暖到南枝殘臘初回日漸遲晩節自能留歲暮清名久已畏人知崦西山遠花成海湖上春寒鶴守祠茗椀爐香新位置手掬苔蘚插軍持道光二十四年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授翰林編修連典試湖南北直　南書房旋直　上書房授惇郡王讀咸豐二年擢侍講出爲湖北學政未至官升侍講學士時粵寇已犯長沙路多梗阻公慷慨就道比抵鄂援師四集人心頗安公方欲迎養母氏會岳州失

守公急遣人來浙止母就養猶云鄂城終當無恙以慰母

而太夫人書則曰如果有變見危授命臨大節不可奪也

其遵吾教公奉書涕泣自矢已而賊由漢陽進攻武昌城

外發礮如雨鉛丸墜聽事前階石轟裂公下堂視之太息

曰何不遂碎吾軀十二月己卯辰刻城陷公與幕客管桂

臣訣曰歸報吾母忠孝不兩全不敢負慈訓也乃投繯懸

絕拔刀自剌家人持之因與桂臣步後園指井曰此水清

洌可葬我君愛我以德我下急擠之遂躍入井死之桂臣

泣而掩焉未幾提督向忠武公軍至賊棄城遁有以公之

死告者向公出而殮之尸如生當武昌被圍時　朝命擢

光祿寺卿至是疆吏以公死事聞　贈侍郎　予謚文介

給騎都尉世職越三年浙人以大僚殉難楚北者復有陶公恩培公字問雲會稽人明尚書文簡公望齡後道光十五年進士由編修改京畿道御史出爲衡州知府咸豐二年四月寇犯永州衡州戒嚴總督程某方駐城中懼而出走公止之不可總督旋以罪罷公與紳士設團局修守備尋洊升湖南按察使五年遷江蘇布政使值武昌再陷擢湖北巡撫賊勢正熾我軍不能剿除公具疏陳時艱卽日束裝行吳人餞於滄浪亭公舉酒曰寇禍披猖甚勞諸君祖道將送我入昭忠祠也二月至鄂三月賊由興國通山突犯省城城中兵勇萬二千人聞報皆散文武將吏在者惟公與武昌知縣多山歸昌營游擊陶德壽候補知縣王

恩綏五六人耳公頓足搥胸大哭曰諸臣誤國俄而賊入

公死之多知府等亦遇害　詔予優卹　諡公文節（浙江忠義錄參粵匪紀畧胡文忠集養自然齋詩話）

論曰馮太夫人最賢文介公卒死於職亦不負母氏之訓矣咸豐十年寇擾浙中文介子舉人學瀚婦周氏及女之適邵者避地餘杭賊至俱殉難閨閣女子咸知大義更足見太夫人之家教也至陶文節公居官循謹其撫鄂也軍旅之才雖非儒生所長然能誓死守危城其孤忠不可深憫乎

沈文節公炳垣

沈公炳垣字紫卿一字曉滄浙江海鹽人善詩文尤精校讎之學案錢泰吉答沈曉滄詩註上海郁徐兩君所刻書皆曉滄精心爲之校定道光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　上命詞臣之工書者繕朱子全書公與焉咸豐二年大考翰詹列高等擢中允案浙江忠義錄作左庶子充四川副典試尋充日講起居注官例得言事疊陳時務皆中肯綮四年案海鹽縣志乙卯督學廣西乙卯乃咸豐四年與浙錄作七年異詔命視學廣西同官祖餞彰義門外臨別公慷慨言曰際此寇氛充斥使者搜巖探幹務獲干城之選非徒取華國才也案海鹽志時寇氛方熾臨行祖餞有告以見機引避者炳垣出佩刀示衆曰身受　國恩誓必殺賊聞者壯之與嘉興府志語異輕騎減從至衡山縣聞永明失守全州戒嚴

從者請緩公不許遂抵桂林與巡撫勞文毅公籌戰守策山川險要瞭如指掌文毅自歎以爲弗如旣而按試各屬弊絕風淸士林翕服六年代巡撫監臨鄉試七年校士南甯時値寇警捐俸濟餉登陴助守歷三晝夜賊聞之遁是年秋梧州請試（案浙錄作柳州）公毅然就道曰軍書旁午猶知投戈講藝此正人心振起之機也省會士人遮道留之公不允旣之梧郡按試甫二日粵逆合土寇數萬猝至圍攻公率知府陳瑞芝等嬰城固守（案海鹽志南甯試竣回省道過梧州會匪圍攻府城在城文武官皆以炳垣無守土責勸其速由間道赴省炳垣曰學政爲士林表率當茲有警之時倉皇就道人心必搖誓以死守卽入與知府陳瑞芝籌商防剿與浙錄府志所載事異）拊循士卒勉以忠義有殺賊者公卽傾囊犒賞復以餉絀親勸各紳輸助迨後米價

日昂道殣相望又悉取行篋衣服買米施粥振饑士民莫不感泣凡艱難撐拄者九十有五日糧盡援絕城遂危有諸生某縋入城見紿公曰請禱城南神祠爲民請命意將擁匿爲脫禍計公堅弗許城陷公仰藥自盡有識公者劫至僧舍案浙錄作公求死不得與賊約拔薙入僧寺與府志異救治使蘇且戒其黨愼勿傷沈學使公嗔目唾駡數求死不得久之賊防漸疏公乃乘間爲書致巡撫劉公長佑案府志無巡撫名從浙錄補之請出兵襲城密約城內民夾擊事洩賊酋大怒命臠割之公屹立不爲動酋益怒爇炭置大爐烤其背焦爛遍體公至死不少屈年三十有八案海鹽志城陷炳垣仰藥被賊救治得生擁赴賊船隆以禮貌不敢加害炳垣大罵不屈賊磔而火之與浙錄府志事微異時有老卒混跡城中備見公慘死

狀竊藏燼骸埋之復走省城告巡撫聞於　朝　天子軫悼　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賜諡文節世襲騎都尉（案海鹽志子三人守廉以主事用守誠以光祿寺署正用守謙以七品小京官用）廣西省城建立專祠當公之殉難也凶耗至家遺孤髫齡謀收骸骨咸憚遠行有諸生吾元圻者慨然自任偕公舊僕袁咸跋涉數千里至粵西得遇老卒知遺骨藏梧州荒寺竟負以歸人皆稱為義士元圻字硯尹亦海鹽人公著有斲硯山房詩鈔八卷祥止室詩鈔十四卷讀漁洋詩隨筆一卷（浙江忠義錄參嘉興府志海鹽縣志）

論曰浙江忠義錄嘉興府志海鹽縣志皆有沈文節公傳各有異同然浙錄設采訪局文節事蹟必由其家人所請

府志本錢萍矼樞部所撰行狀縣志亦其鄉人修輯何以事多不同豈傳聞異詞耶余故合三書爲公傳而附以吾文學其異同處皆注明之俟閱者考訂云

附黃韻甫大令燮清鴛湖奠沈文節歸骨詩

悲風蕩靈旗白晝忽蕭瑟神鬼森護持萬里送殘骨偉哉沈閣部讀書秉大節孤城捍驍寇戰守至百日勢迫志愈定力盡誓不屈邉計先彰元但奮常山舌書生報國忱止此一腔血賓師非疆臣不死亦有說顧念天下事半爲庸巧裂捐茲七尺軀要使將吏激人臣盡如此盜賊豈足滅昔同燕市遊交誼與我密長途託妻子送我南還轍臨歧各沾巾相對意騷屑謂當續墜懽詎料

成形訣今日南湖濱湖水正嗚咽邂逅在道途生死兩
隔絕故人一掬淚慘過生前別回頭詢童僕艱難爲我
述往來白刃中幸負餘骸出白體存一支烽火鍜成鐵
襲以紅錦囊光燄夜燭月主忠僕亦義魂厲賊猶慄神
靈已太虛遺蛻永芳烈朱鳥歸來乎如意痛欲折

孫鴻臚日萱

孫公日萱字春叔安徽休甯人善詩文夙有才名道光間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晉編修尋改御史操守清廉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以庫空賠欵降官時論寃之旋蒙恩旨起用補鴻臚寺少卿未幾移疾歸里咸豐二年粵賊竄陷安慶蔓延於池州太平東流建德諸郡縣休邑西北均與接壤而甯國一府有東西入徽孔道時有賊蹤闖境惶駭公與太平府教授楊大容倡辦團練按戶編查朝夕嚴防人心始定既而賊擾江西休甯西界無日無警公以邑處萬山中守城不如守險言於當事督率團丁扼黃竹廻車嶺其餘各隘在黟祁者復與地方官議定堵禦之費

三縣合辦竭力勸捐籌備餉需因得招募壯勇分布要隘且戰且守相持二載有餘休邑粗安四年賊入祁門亦賴公出境堵截乃逸去五年正月賊數萬陷黟祁洶洶下窺休甯要險俱失公率勇丁退保孤城與邑人潘昌椿夏鼎項凌雲分門死守賊驅全隊來犯二月六日城陷公亡於陣楊大容及潘昌椿等亦殉難皖撫翁公同書以公死狀聞於　朝　贈䘏如例光緒三年皖撫裕祿公追念公之藎勞復疏請建立專祠於休甯以楊教授等祔祀云翁公同書奏疏參琴石齋筆記

論曰孫公官京師時雅負文望喜與名流吟咏然人猶以爲言行謹飭一恂恂書生耳及里居遇寇難身無事權之

屬又非守土之官乃能捍禦桑梓力竭捐軀其凜然之大節視古人亦何愧哉

吳編修嘉賓

吳先生嘉賓字子序江西南豐人少博覽能詞章道光二年中副貢入京師其時黃鴻臚爵滋金大理應麟湯郎中鵬皆朝臣負物望居常慷慨談天下事先生與魏源江開潘德輿張際亮諸名士羽翼其間日事討論今古由是聲名大起公卿爭相引重旋舉於鄉十八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會海上變起樞相主撫議先生每多感慨之語貴人聞而惡之未幾坐事牽連落職戍軍臺既而有昭雪之者得歸里益肆力於古咸豐五年賊擾江西郡邑多陷先生憤甚率群從子弟起兵閭里轉戰兩載屢捷大歸狀於　朝　賞內閣中書加五品銜久之寇氛愈熾先

生所部餉無所出竟稍稍散從兄嘉言從子昌籌均戰死功弗竟同治三年金陵竄賊突犯建昌先生又以鄉兵禦之衆寡不敵或勸之去先生不可遂死之全家及於難事聞奉　旨優卹先生爲學宗仰漢儒邃於經術其古文師魯絜非而私淑姚姬傳尤得明歸震川法著有五經說四書說喪服會通等書昌籌字伯愈未冠補諸生有雋才亦工古文詞又有族人承恩官從九品佐募團丁兩復縣城咸豐二年七月賊至城陷與署縣令孫效曾同殉難妻林氏亦自縊（先正事畧參編修吳嘉善奏疏）

論曰李次青方伯先正事略列子序太史於文苑以太史古文得桐城方姚氏之傳也而南豐張孝達先生近撰書

目答問亦以太史所著喪服會通能遵古注列之經目是太史經術文章迥非流輩可比況乎起州兵以捍衞戮力數年卒至闔門殉難其忠義之氣非尤亙古有光哉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終

男貧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一

朱侍御琦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朱公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父某字韞山官河南濬縣知縣李文成亂誓死守城有功卒祀名宦公幼負雋才喜治古文詞偕其友龍翰臣王定甫皆以永福呂月滄大令爲師法而私淑惜抱姚郎中名譽日起道光十一年舉鄉試第一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都下爲才人淵藪公故工於詞章至是從梅伯言戶部邵位西刑部諸人遊上下其議論文愈淵懿樸茂有桐城典型而駸駸乎入其室時湯郎中鵬最負氣傲岸獨心折公許可甚至曾文正

公方官翰林題公詩亦有古人已矣吾猶及見此才之歎其爲名賢所賞識如此旋充史館纂修作新鐃歌樂府序云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進不忘規近臣之義伏惟我朝肇造之初八校分屯兵力最強　太祖受命一成一旅奄有五部　太宗繼之招徠屬國東自朝鮮迄西北海世祖申命遂定中原統壹天下　聖祖重光削平三藩世宗底定青海　高宗蕩夷藩戎及大小金川拓疆二萬里　仁宗之世逆匪震驚旋以乂安　列聖偉烈神謨具在實錄謹述其畧被之聲詞凡四十章命曰新鐃歌臣琦謹撰蓋其時泰西款約已成朝野樂於晏安戎備益弛公故追仰武烈作爲詩歌獻之　天子欲以警動內外俾

百爾臣工知承平不可久恃也尋改監察御史章數上皆
天下大計臺中號爲敢言已而以疾告歸慕其鄉先達陳
文恭公之爲人思以德業勵當世益銳志嚮學會嶺右羣
盜起當事延公督治團練適張家祥投誠於左江鎭官吏
多疑之者公獨識其人忠果可任言於署廵撫周文忠公
力保其無他後更名國樑卒爲名將死事久之公以勞績
議叙道員入京候選時何子貞編修宗滌樓侍御王少鶴
戶部孔繡山葉潤臣兩舍人皆在都下相與觴飲顧祠顧
祠在京城西慈仁寺卽公昔年官翰林與何編修創建以
祀亭林先生者也復同諸人拜歐陽文忠黃文節王伯厚
諸賢生日分韻賦詩極琴樽吟讌之歡踰年不得選補乃

出都門過濟南遍探珍珠龍灣之勝尋南遊隨大學士桂文端至江蘇終落落無所遇未幾鍾山大營潰蘇常瓦解豺虎縱橫道途多梗公漂泊三吳悲憤不得意值王壯愍爲浙撫雅重公名招入幕府尋以團練屬之壯愍方因乏餉政多權宜而公發論每持大體務卹民隱不肯與言利者苟且競進或有嫌其迂濶夷然自若也賊既圍城公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無間晝夜食將盡壯愍以米餉猶分數斗貽其友伊樂堯樂堯杭之宿儒與公爲道義交城陷公死之時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也事聞 賜卹如例公著有怡志堂稿 浙江忠義錄參怡志堂稿曾文正詩集東洲草堂詩鈔

論曰伯韓先生湛深經術以文章名天下然實有經世之

志於武備吏治嘗侃切言之惜乎不得大用見之於建樹也迨後鄉國變起遂至栖栖道路卒就募府未免困失所宗然而艤遷之處圍城初無求於平原況夫見危授命大節錚錚是爲儒臣光哉

徐觀察榮

徐公榮字鐵生漢軍正黃旗人先世駐防廣州公生有異質幼而能文年十五補諸生旋以舉人大挑爲藁城訓導中道光十六年進士試令浙江歷宰遂昌嘉興臨安諸縣俱以清廉著聲嘗奉檄撫邺奉化難民所過拒絕饋送一日途中絕糧僕從皆慍公獨晏然自如賦餓鄉詩以見志撫軍劉公韻珂甚器重之適値海疆軍務已竣會城設報銷局撫軍委公任其事嚴浮冒杜侵漁綜核精嵩不染錙銖遷玉環同知升紹興知府辦理水災散粟賑饑民咸德之調守杭州奸徒希圖搶掠每宵縱火城外又多盜斫蔭木皆捕而懲治之其患乃除復嚴行保甲法巷限以栅守

以邏卒夜必躬巡不辭勞瘁咸豐三年署杭嘉湖道於潛趙四喜兄弟聚黨屯天目山謀據縣城作亂公督兵勇掩之搗其巢於昭明寺擒斬兇悍百餘人餘黨悉平會粵賊自江西竄擾浙境大府命公籌辦防堵事宜公乃增設常山開化之戍以及貴溪弋陽等處亦相要害而布置之賊見守嚴引去四年祁門失守公以皖南新轄浙江 天子亦有保徽即以保浙之旨方抱疾臥聞警請行率兵馳至嚴州復往徽郡親歷各嶺扼險防守勸諭紳耆勤加團練連次殺賊同諸大將收復東流建德二縣五年二月賊又驅衆大至土寇望風迎導攻陷黟縣公急檄催他將進兵自率新軍屯營漁亭遇賊禦之中矛被害年六十四同死

者都司許上達知事張穎賓等數人公子慮善奪公尸以歸時　朝廷適有福建汀漳龍道之　命而公已先歿矣妻伍氏在省城聞訃亦投繯死公狀貌清癯生平最嚴義利之辨恒以行無悔事讀有用書二語自勖晚尤服膺先儒呂新吾劉念臺之書律己嚴而待人必恕士有片長奬許惟恐不至著有大戴禮補注日新要錄懷古田舍詩集撰述甚富其志節尤錚錚自矢爲杭守時淛河多警嘗命鑿井於署語家人曰此卽古人止水亭也一旦有變吾當以此爲葬骨處卒踐其言罵賊而死　天子深爲軫惜以正三品賜䘏世襲騎都尉崇祀浙江名宦祠伍氏亦以貞烈蒙旌謝蘭生撰傳參懷古田舍集復莊文榷

論曰公自爲諸生肄業粵秀書院舉爲學海堂齋長已盛有才譽工詩精隸書善畫梅案思忠錄公有梅統十卷時人以三絕推之作令放衙輒喜吟詠太傅阮文達公嘗呼爲詩縣令其宦浙二十載清而惠持躬無過失終以馳驅王事慷慨殉難葢文章經濟道德氣節公實兼而有之也

鄧太僕爾晉

鄧君爾晉字子楚江甯人嶰筠尚書之第四子也生有工性四歲遭生母喪哀毀如成人旣長高材好學能文工書法尤以淹博知名著有黎垣紀畧諸書道光二十九年充拔貢生江督陸公立夫重其才延入幕中爲記室咸豐三年官兵潰於九江君說江督急守安慶不聽君遂辭去旣而皖城淪沒金陵亦陷君以仲兄爾頤宦晉乃往依之四年賊竄山西君兄適知絳州助之守禦嘗出視險隘歸未至城數里見一人戴笠指而呼曰賊薄城矣不可入從騎皆驚君曰此詐也手揭其笠髮長數寸窮詰之得爲賊間諜狀盡捕之賊不敢至城以完旋以通判投劾江南大營

歷參向忠武張忠武軍敘功擢知府九年江甯將合圍諸將咸謂滅賊在旦夕君知督師某公與張忠武意見互異獨憂之曰今大帥不和此師其殆哉十年春大營潰君方在鎭江浦口諸路購軍米聞警兼程赴或尼之君慨然曰事誠不可爲顧張總統尙守丹陽兵以食爲本萬一有濟吾盡吾分耳未數日丹陽軍又大敗總統戰歿時君次子嘉緒隨侍在營中以馬奉君勸之出走君以馬策撾其首曰吾素志殉　國汝歸侍汝母撫諸弟成立汝之孝也嘉緒曰避父之難而逃其死去將安之君策馬冒陣死嘉緒從焉事聞　贈太僕寺卿建專祠賞雲騎尉世職上江縣志

論曰子楚太僕以文士而具經濟才殆得於庭訓乎其參

張忠武軍而料此師之殆尤爲有識卒赴忠武之難冒刃而前父子併命不願逃生爲忠臣爲孝子亦青史之美談足爲邦家光也

陳舍人克家

陳君克家字𡖖叔江蘇元和人祖鶴字稽亭學宗宋儒躬行實踐官工部郎不受印結費京師翕然譽之君生而穎敏及長倜儻有英氣博覽羣籍尤精史學以其祖著述甚富而一生精力所注則在明紀一書惜以老病至五十有二卷而卒尚未畢業君乃續成八卷謹嚴一秉其祖之式遂爲完書兼工詩著有蓬萊閣集吐棄凡庸能於諸名家中別樹一幟與吳江陳希恕震澤陳壽熊爲文字交時人稱之曰三陳君道光二十四年舉於鄉屢試春官不第會粵寇踞金陵提督張忠武公駐營鍾山重君名延爲記室時戎馬倥偬忠武方總統諸軍四方文檄絡繹不絕幕府

悉以委君君倚盾磨墨頃刻立就警詞麗句見者咸驚嘆爲孔璋復生也尋以襄理戎務有功保舉內閣中書咸豐十年大軍既潰忠武戰歿丹陽君亦死之子惟驥奉其母避難上海流離之中謹藏祖父明紀遺稿弗失後撫軍丁公刻於蘇州書局謂其書可嘉惠後學云江南軍營死事畧參松陵詩徵

續編題志堂稿

論曰陳艮叔吳之才士也篤志好學續成乃祖之書賢已既而橐筆從征隕軀鋒鏑偕上將而同亾又何壯槪之凛凛乎艮叔雅有用世志而躓於名場其江甯寓舍題壁詩云先民憂樂今誰是烈士風聲幼不忘亦欲吾生見肝膽豈知小技困文章草中白石尋虛殿愁裏青山送夕陽自

對一樽時獨唱何必更向少年場讀之令人感喟欲絶矣

案松陵續編有陳艮叔哀嚴烈婦詩玉樹無端竟地中夜臺贏得寂寥同黑頭早奪詞壇席紅粉偏高國士風鄰女繡絲猶墜淚故人焚硯欲觀空椒花閣上書千卷留與孤兒拾蠹蟲烈婦名繡坪震澤人能文其夫諸生俞樹湘儁才早逝烈婦仰藥以殉云

馬舍人釗

馬君釗字遠林一字燕郊江蘇長洲人幼慧四歲入塾讀書倍常童九歲識星象年二十二始入泮問經於同縣陳徵君奐爲高足弟子壽陽祁文端公來視學奇君文面試之詢所用書出處講論經義移時遂食餼道光二十四年應鄉試以孟藝用訓詁爲主司所賞得售二十七年取宗學教習出侍郎曾文正公門以君能守樸學甚器重之明年江北災饑民行乞入吳吳又大水君方里居皆與賑卹之役尤究心水利撫部沔陽陸公屬君視江陰壽興沙築圩資蓄洩逾年工成至今無水患又監修東壩越二年粵寇東下陸公已督兩江率軍往禦檄君募勇桐城濟師行

至樅陽安慶陷無何金陵亦失守大帥向忠武公代爲督師蘇撫許公乃釗副之駐軍鍾山招君入營君以難民多死倡議撫卹許公然之全活無算君又上書向公言宜造戰船橫絶江流上下斷賊首尾綜列條目凡數千言向公不能用君遂歸會蘇郡空虛無重兵在籍程副憲庭桂馮宮允桂芬皆竊憂之君乃謂之曰大營川楚兵所帶餘丁率健兒盍捐貲募爲一軍進可助剿退可回援程馮二公韙其議爲請於許公募千餘人以刑部主事劉存厚領之號曰撫勇甫集而土寇劉麗川亂滬江嘉定奸民周立春應之不數日連陷上海青浦等六縣勢張甚向公令君與劉主事卷甲趨之至青浦夜漏三下銜枚薄城遲明克之

叙功以內閣中書用逾年復上海君駐滬支應與之終始而功不再叙時曾文正公方統楚軍東征以君知兵招之往君因老父在堂以道遠難之竟辭焉八年夏許公復招赴金陵營十年春浙江告急君偕總兵熊勤勇公天喜赴援復四安鎮廣德州奉調馳回遇賊丹陽戰於寶塔灣中彈死時三月二十九日也年四十有八事聞　賜䘏如功令君性孝友尤有遠識其少時江左方歡娛無事君獨喜閱兵書儳然懷積薪厝火之憂人或哂之無何軍興而君之名遂稍稍聞於諸將帥然於武事頗土苴儕輩高自標置遇達官貴人必以氣凌之故人或以爲狂膽氣絕人單舸浮江海孤行盜賊藪皆憪然無所畏生平博覽羣籍先

嘗爲疇人之術三年演弧三角三邊求角一術心動得怔忡疾顧性所喜不能廢也治經尤深手輯經義叢鈔三十卷於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並有校本細入毫芒多所心得皆於軍幕失之惟集韻校勘記若干卷以友人錄副得存子文藻國子監典籍銜後君一月殉難顯志堂稿

論曰吳中多文學士而馬舍人獨以經生號稱知兵諸帥皆雅重之然實出曾文正公門文正大賢其所薦達文武士致大官者以數十計舍人設早入其軍功名赫奕豈在楊彭諸公下耶胡爲歷游江南戎幕而反辭曾公之招乎是則所謂命也

周司馬憲曾

周君憲曾字應芝江蘇震澤人父光緯貢生候選員外郎居鄉以厚德稱著有紅蕉館詩鈔母王宜人名淑字畹蘭性仁孝工詩詞有竹韻樓詩鈔琴趣詞君幼聰慧與弟兆勳俱嫺吟詠嘗同輯先世詩爲誦芬集兆勳補諸生即卒君中道光二十年順天舉人官戸部主事出爲廣平府河務同知咸豐三年粵賊北竄奔大吏檄分防邢臺之臨洺關八月二十七日羣賊大至兵散關陷君遂被害妻蒯氏妾郭氏聞之哭曰夫子死矣吾儕何以生爲皆自縊焉幕客家丁亦多殉難事聞　恩卹如例君有遺詩若干首亂後散佚其友陳昌鎬爲搜羅而葺之兆勳繼室陶氏名馥

字蘭娟浙江秀水人能詩畫守貞以終著有霜閨懷恨集

松陵詩徵續編

參粵冦紀略

論曰應芝之司馬爲㷀堂宮傅曾孫奕世簪纓一門風雅其家有紅蕉館先人所築司馬兄弟讀書處也司馬詠落花詩有香埋芳草春無迹錦織迴文淚有痕句又云紅雨飄殘胡蝶夢綠楊啼化杜鵑魂悽艷過人亦他日灑血沙場之一徵也

陳觀察希敬

陳君希敬字笠漁浙江海鹽人少應縣試令奇其才拔以冠軍學使復首拔之文譽日起及長研究經史與兄敬祉弟作敬討論不倦俱以好學名君登道光三年進士授金壇知縣調江陰所至嚴於剔弊胥吏憚之丁父艱服闋補直隸高陽知縣調宛平擢深州知州有能聲咸豐三年洪秀全踞金陵遣賊北犯畿甸連陷州縣勢甚熾九月初七日諜報賊將逼城君急偕同官謀守禦計時承平久倉猝聞警人無固志皆相顧失色無一策君歎曰事無可爲惟有一死以報國耳俄而賊至城陷君衣冠危坐堂皇罵賊被戕事聞 贈道銜卹如例君著有菰蘆老屋吟稾退耕

草堂詩集 案黃燮清有挽陳刺史詩曰陳刺史罵賊死拍案狂呼髮上指賊不我死罵不止楚南艭艫飛過江江淮烽火通金梁渡河僅齎三日糧朔方健兒走且僵曾無一騎守太行井陘失險眞堪傷鬼燐夜照滹沱月刺史孤城外援絕武夫殺賊三尺鐵書生殺賊一腔血氣沮喪正氣激握爪穿齦皆怒裂刺史短視長於文千秋之業已等身處爲佳士爲才人出爲循吏爲忠臣刺史昆弟吾弟昆兩家文字相討論十四年前一別君萬事變幻成浮雲人生大節忠孝始不惜捐軀報天子天顏慘澹朝士涕晉秩監司更崇祀以死衛國固應爾豈獨靈光照鄉里中土守土盡如此安得金湯潰螻蟻噫吁戲草間苟活何足齒請看男兒陳刺史 海鹽縣志

李觀察嗣元

李君嗣元字春甫四川江津人性聰儁喜吟咏其春日遣興詩風致極似放翁案詩云掩卷日已午出門聞鳥聲人將新水放天爲好山晴鴿去鈴猶語蜂喧蜜漸成機心原未盡時向釣磯行二月好天氣悠然時舉杯清明剛昨日杜宇倏飛來新葉換巖桂幽香生砌苔叩門本無客蓬戶爲君開滿徑野花落殘紅無賴香春深寒未滅神倦晝偏長欲覓安心法難求恬睡方呢喃雙燕子何事費商量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典試者爲湘鄉曾文正公見君年逾弱冠貌玉立翛然塵壒之表心賞之勗以讀書希古君作詩呈謝文正公答之曰李生年少風骨峻驍騰汗血龍所胎平地一朝能九仞欲與老劉爭崔巍老劉者孟容中丞也文正契友負管樂才以之比君蓋深愛之云已而試於禮部被黜君賦黃金臺一絕以志慨有不須

枉下涓人拜相馬而今只取肥之句三十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旋改刑部主事意悒悒不自得尋以同知需次雲南適值逆回變起襄理戎務不二載升知府咸豐四年滇城被圍君奉大吏檄出使徵餉至曲靖府之瓦口寨適潰賊自省城敗回沿途肆掠遂爲所害文正聞之大慟淚如雨下疏奏於　朝加　贈道銜世襲雲騎尉君著有日愼齋詩鈔二卷其門人韓寶琛搜輯而刻之也曾文正集參見聞隨筆養自然齋詩話

論曰曾文正公序李君遺詩曰天賦生以穎異之姿復予生以清華之選其待生不可爲不厚乃乍予而乍奪之使之鬱伊無憀激而爲一官萬里之行夫以生之才中外皆

可自效使天諡其年以富其學其建樹當可想見卽其詩之所詣當不僅若此然死者人所不免犯敵捐軀與老死牖下其輕重固自有別而絕不意生之死之慘毒如是且並其詩亦零落無存而僅僅掇拾於風霜兵燹之餘也文正公之痛李君可謂深至已

王明經翼鳳

王君翼鳳字句生江蘇儀徵人貢生少慧能文受知阮文達公名益起時黃大令承吉稱詩揚州君與兄僧保及梅植之吳熙載從之遊號黃門四君子君兼治經學通公羊春秋其古文亦瀞雅有近人姚惜抱風然躓於省試屢薦不得售乃遊浙省客學政幕者十餘年更五使者皆重其品學而萬公青藜尤敬之嘗欲疏薦於　朝翼鳳辭之咸豐五年揚州破僧保死難甚烈君痛兄之變居恒憤悒而廣陵兵燹後又家室蕩然遂留杭州與諸名流躑躅湖山飲酒悲歌以自排遣而不欲歸故鄉矣十年二月粵寇猝犯杭州將吏固守不敢出戰君方在候補道程葆邸知事

必危先期勸葆死毋爲賊辱越數日城陷君從容賦絶命詩葆亦慨然而起解帶對縊於堂賊退君之僕某以避匿得免斂生人尸渴葬於瑞雲山麓白蠟橋旁君著有詩文集十卷程葆字敬伯安徽歙縣人道光十三年進士由工部郎中授肇慶知府乞假回籍以團練功保升道員咸豐九年攜家赴任粵東道出杭州大府奏留防守遂及於難妻夏氏及一女從子仕鑑戚汪蓉鏡同殉浙江忠義錄參華亭縣志

論曰武林地既都會山水又甲於東南才人名士類多流寓其間廣陵王君亦其一也惜遭寇亂凶折而亡然人生一恒河沙耳貴乎死得其所王君矯矯雅持名節既以大義勸人復舍生以從之可謂賢已

沈司馬福謙

沈君福謙字子牧餘杭人工詩才名藉藉嘗試綠陰賦有芳草無語夕陽自來八字極爲梁中丞寶常所賞識賦用六朝體其抹過橫煙方見寺合成空翠雅宜琴二語時以爲名句[illegible]由拔貢授樂清縣訓導丁憂去官值赭寇踞金陵提督鄧公紹良延參戎幕從征徽甯以功保升同知咸豐八年灣沚大營被圍君適歸家聞警自念與大帥共事久不忍有難不赴卽由間道馳至甯國入見鄧公公驚曰此何等時君書生來何益然心嘉君之義天未曙遣親軍引之出不數里遇賊死大營旋破鄧公亦自焚死浙江忠義錄參養自然齋詩話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一終

贊賢

男資賢校字

貞賢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湯貞愍公貽汾

湯公貽汾字若儀一字雨生江蘇武進人祖大奎官鳳山知縣林爽文亂殉難父荀業從死公賴母太夫人鞠養成立弱冠襲雲騎尉世職爲三江營守備調廣東撫標守備遷山西大同鎭都司再遷浙江衢州游擊旋陞撫標參將擢樂淸協副將居官儒雅廉峻所至練兵束伍皆有法度尤嫉惡如仇在粵東海盜張保受撫得官公怒謂終不與降賊爲伍將手刃之爲粵父老報仇同官多方阻之乃已任浙中最久以大府某失言遂毅然引疾乞罷年甫五十

客遊金陵愛其山水家焉公秉質穎異凡天文地輿百家之學咸能深造書畫詩文並臻絕品嗜飲酒工彈琴下至圍棋雙陸擊劍吹簫諸藝靡不精詣天性眞摯事太夫人最孝太夫人有斷釵吟二首詞甚悱惻公爲繪圖徵詩詳敘毋之貞節海內之士題詠殆遍妻董夫人名琬貞海鹽名族女夙嫺詩畫案墨林今話董夫人號蓉湖繪事不亞於公寫有梅窗琴趣圖并工長短句在廣州畫梅寄公系以卜算子云折得嶺頭梅憶著江南雪君到江南雪一鞭可是梅時節畫了一枝成沒箇誰評說抵得家書寄與看瘦似人今日公次韻答之時人傳爲佳話及官大同又有畫梅樓合筆一冊夫人與公暨諸子女所作凡十三頁木石花鳥人物魚蟲靡不工妙高人胡赤簫見之與其姬劉雙親爲裝池子壽民祐民樂民女紫春潤娘及祐民婦金氏芷香皆工於染翰克傳家學當是時海宇承平金陵尤爲名勝之區公既宦倦歸

居築琴隱園於雞鳴山下後又營獅子窟別業依二椿樹爲門額曰萬六千春之洞種桃李五百株儼如仙苑兼之才技過人一門風雅四方士大夫官其土者望風企想爭思把袂訂交而吳越耆舊如端木鶴田舍人張默遲孝廉蔡爾眉明經奚虛白處士朱青立布衣輩尤時相過從擅琴栽酒極探幽搜奇之致如是者二十餘年事不可知嶺嶠變起欃槍四出流及武昌公覘氛祲之惡憂心宗國急以滅賊戰守事略暨金湯十二籌上之總督陸公言賊必有猝至金陵之勢公宜固根本重地總督弗省無何九江安慶相繼失守紅巾百萬進逼江甯越旬城陷公方在儀鳳門助戰而兵勇已潰散家人急扶公至淨界寺傍李氏

宅公欲自刎家人環泣止之公怒曰吾門世稱忠孝今日豈容苟生衆又乞緩須臾公曰吾志已決亦何爭此片刻不更與汝等盤桓是夜賦絕命詩案公詩曰死生輕一瞬忠義重千秋骨肉非吾累兒孫好自謀故鄉魂可到絕筆淚難收槖葬毋余悔平生積罪尤公素愛一籐杖名八百里語家人曰以此殉葬三更整衣冠向北叩首辭 闕後向東拜祖廟畢攜杖出至宅後園池從容赴水而死年七十有六公第四女嫁天津王瀛適歸甯在家亦隨父投水時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也公長軀疎髯風骨超拔宦轍所至折節下士遇有一長輒爲揄揚不置其官山右嘗識詩人胡珏於楮徒中延之爲客交遊遍於東南見聞日廣繪事益精所寫山水氣韻蒼逸直入元人之室嘗以筥江

上畫筌一編分目爲十參以己意透徹言之曰畫筌析覽其他著錄有畫梅樓集詩詞並勝又審音律製有梯仙閣三種曲侍婢咸能歌之中年棲心梵典喜方外交作懷僧詩一帙多係成都巴陵峨眉五臺金焦武林尊宿自號粥翁又號琴隱道人道場山歸雲庵有公僧裝小像畫史費曉樓所摹綜其生平爲名將爲才人爲高士而晚節錚錚以八十老人慷慨殉難與屈靈均江萬里後先爭烈此剛日星河嶽正氣所鍾不可以山人墨客目之云後大吏以公死狀聞於 朝 賜祭葬謚貞愍粹子衡撰事狀參謝蘭生懷忠錄蔣寶齡墨林今話蔣敦復嘯古堂集姚燮駢體文權

論曰公固忠臣孝子之裔也當承平時無所用其將略是

以海內祇稱公之翰墨然道光庚寅間番船駛入長江公
爲寓公嘗同周方伯開麒蔡太僕世松同謀守禦　上
褒獎●案京口陷公奉　命守禦白門有寄周石生蔡友石
詩鼙鼓江天痛誓師據鞍敢自厭衰遲一生肝膽宜
天鑒十載林泉媿　帝知何計立能援水火斯民終不免
瘡痍漫誇驅鱷悉班管畢竟臨戎要出奇岫雲揮不借吹
噓天上空濛自卷舒定武罷題風轉棹惠文重著雪盈梳
蠹材我敢居安撫上策君先奠里閭同是恩深難報稱寸
心早把死生除又有白門圍解詩誰聞抱鼓震江沱虎踞
龍盤有雀羅千載　君恩鄉井在一時兒戲死生過量珠
剖玉豪通市問水尋山笑擲戈厚往從知柔遠意漢家功
業四夷和又有家人至自溧水詩矛頭幸免析骸炊礶負
紛紜又一時此事有功殊愧怍我民無恙已流離不如人
處老而已何以家為寇若斯鏡破珠還都似夢驚禽多半
尚尋
枝　追粵寇犯金陵公年已老猶日至籌防保衛兩局商
權徵調昕夕辛勤至於死而後已此其爲　國之忠豈非
無慚於祖若父哉大節既重遺墨益珍彼以曹景宗李思

訓目公者亦淺矣

侯助教雲松

侯先生雲松字靑甫江甯人父學詩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新會知縣遷澳門同知皆有惠政後升撫州知府著有梅花草堂詩集先生少穎敏能文尤精繪事中嘉慶三年舉人任歙縣教諭爲人氣度寬和粹然有德人容晚歲家居以書畫享盛名名士渡江來者必詣其廬案齊學裘見聞隨筆咸豐初余遊金陵晤侯靑翁贈之寶祕室法帖數種翁寫生一幅長歌一首祝余壽詩曰畫家之壽身其康金石之壽尤延長況君年歲方富强吉金樂石多珍藏昨日坐我堂東廂高談娓娓風生涼贈我石刻蘇暨黃蕉窗一卷鏗琳琅君家太守雄文章昔年倡和邀抗揚君繼而起名譽彰一家著作誰頡頑示我書畫皆擅場乃復索及薑芽僵自言將介五十觴屬耆艾者爲之倡許我潤筆非姬姜精嫥願以精帖償哀遲那復謀專房且訂石交毋相忘君年百歲纔中央壽世之業在縹緗排次石墨樂徜徉摹搨不惜金壺漿便是不死千金方寓公湯貞愍尤

重之訂爲金石交譚藝鼓琴品泉搜石不以俗塵攖心也咸豐二年粵氛逼楚而江左尙承平如昔冠蓋讌會大有六朝舊習是秋海上張山人敦復來遊白門貞愍年七十矣先生年八十八相與爲主人置酒秦淮河房大治聲伎三吳詞客咸在坐花天月地畫舫珠簾白須龎眉二老飲笑甚懽既而談及寇禍知封豕長蛇必薦食上國先生與貞愍愀然不樂客皆罷宴而去明年紅巾百萬猝陷金陵先生以病杜門臥賊入見之憫其衰老亦不加害而先生憤鬱日祈死又聞貞愍及契友王金洛金鼇諸人俱慷慨死難益拊牀太息曰人以壽爲榮我以壽爲辱恨恨不絕聲逾月竟卒臨終猶命侍者薙髮曰我　朝廷儒官豈可以

參參者入地乎僕郭廣祥亦哭而殉焉事聞　詔贈國子助教先生著有薄遊草根香圖詩稿上江志參嘯古堂集見聞隨筆

論曰侯青甫先生金陵之耆舊也當咸豐元年太常唐確愼公主講江南書院築頤園於白下與先生及湯貞愍公吟詩倡酬往還甚契未幾太常奉詔入都而寇禍大作矣唐公旋歸湘中深衣疏食得著書以終老而貞愍與先生竟及於難悲夫

胡文學沛

胡先生沛字燮園江甯人諸生父鍾學宗程朱兼工詩文繪事乾隆間舉人官雲南太和知縣升貴州遵義知府所在有政聲先生性孝終養父母畢始出遊家居時春秋祭埽必繞墓泣終其身不改生平好善恆以身倡不避勞怨其義舉甚多人皆信服之最精篆刻法嶧山碑善四體書自其父以理學文章教鄉邦後進先生與兄弟子姪嗣之一門儒雅不亞前明吳中文氏咸豐三年金陵城破先生年已踰七十作絕命詞曰當死不死是謂偷生當死而死清者自清遂赴水死子訓導嘉楨諸生嘉梁嘉梁妻劉氏及孫啟熙啟烈同殉惟長子嘉霖次子嘉彬以在外免於

難先生著有江甯祠祀鄉賢彙傳二卷嘉霖字續之道光十七年舉人安徽霍山知縣調署天長以循吏稱嘉彬字筠生廩貢生書畫綽有家風官五虎司巡檢每繪山水人物閩人爭購之本上江志

論曰上江兩縣志既列胡先生於耆舊又附於忠義孫際雲傳一人兩傳殆修志者失於檢校也然士人以大節爲重先生孝友文明爲桑梓所共推而闔門殉難其事尤烈邑乘似當於忠義立專傳而詳載其行誼也

金明經鼇

金先生鼇原名登瀛字偉霍自號桐琴生江甯人父鍾官黔西典史多惠政先生自幼善詩古文辭爲人亢直能面折人過而學問博洽每有所作不假思索頃刻可得千百言嘉慶初金陵城東三金之名噪一時一爲金志伊一爲金廷佐先後膺鄉薦先生獨以歲貢終衆論咸歎息之先生既不得志於有司乃杜門家居益研究經史喜談鄉邦掌故好搜求古蹟野寺幽巖屐齒必至嘗訪得宋寶慶三年荀氏義井題字咸湻元年溥泉闌正書華巖樓下井闌及來鳳泉闌篆書又訪得金泰和元年普惠寺井闌題字元趙孟頫畫觀音像皆數百年前石刻也湯貞愍公寓白

門最契重先生訂爲金石交當春秋佳序輒邀君與諸耆舊結詩社於琴隱園觴詠無虛日時人望之如蓬島散仙迨咸豐初嶺嶠寇起肉食者不知謀致妖氛日熾由楚及皖先生謂其友張繼庚王金洛曰時事如此金陵旦夕必危公等有文武材好爲之吾老矣誓惟一死而已既而梟騎直入臺城瓦解先生與子婦張氏俱殉難先生著有五經辨異十六卷四書辨異六卷讀左披微八卷金陵待徵錄十卷上元江甯忠義祠祀輯補三卷湖孰小志重修祁澤寺志四卷桐琴生文集二十卷鷺藤花館詩鈔壘石詞四卷撰述之多爲嘉道以來金陵士人所罕有也本上江志

論曰金明經最留意金陵文獻與其鄉朱述之司馬同有

嗜古之癖司馬家多藏書明經輒借觀之司馬嘗目以盛仲交著作之富亦與司馬相埒案上江志藝文考朱緒曾著有論語義證爾雅集釋中論注續棠陰比事金陵舊聞昌國典詠十卷讀書志六卷金石文字跋尾一卷北山詩集三卷開有益齋文集續宋文鑑金陵詩匯二十六冊朱氏家集四十卷梅里詩輯四十卷盖江左宿儒也明經之撰待徵錄因江甯久未修郡志初藁甚繁旋以助刻貲有非樂受者遂一概謝絕獨力任之削之又削僅存十卷即此亦可見其立品之嚴第兵燹後待徵錄與明經所著他書其藁本尚有存者否爲之慨然

柴助教沂

柴先生沂字魯泉江甯人道光五年舉人性孝友善詩古文嘗客雲南著有滇遊小紀客中詠懷詩草殘綴編咸豐三年寇圍金陵先生家居老矣城陷時立門外伺不知也見人以絳帛識衣疾趨過其前詰曰何爲者則曰賊入城以此爲信得免死先生大怒眥盡裂叱曰鼠子敢從逆奮欲擊之其人跳而免先生憤入室手一械使其子持報其兩兄某發書乃絕命詩二章也其詞曰大節不可奪儒生致命時甘心輕一死何必後人知生未報　君恩死猶圖殺賊兒孫篤忠貞繼志須努力子奔歸則先生已縱火自焚矣妻朱氏女一仲兄妻宋氏姪婦何氏皆殉焉事聞

贈國子監助教同時江甯貢生方先甲上元諸生朱琦亦殉難先甲字愼之博學多聞知名於時賊至慷慨死之妻汪氏長女張方氏次女鳳儀及戚陳氏從焉鳳儀性淑婉臨死作絕命詩尤藉藉人口詩曰鄉國妖氛惡流離萬苦辛生當逢大劫死敢問前因勵志仁人事全貞女子身慨然今一決兩不負君親琦字偉君有雋才城陷投水死其絕命詩曰讀聖賢書粗知禮義死雖無補生益可恥七尺身軀付之流水其叔母包氏熊氏妻楊氏同殉本上江志

論曰柴魯泉孝廉固金陵宿學之士也一朝變起大節乃錚錚如是孰謂儒者鴑哉至方朱二君列身庠序亦俱全家殉難洵無忝名教矣迄今讀其絕命詞猶凜凜生色也

涂文學煊

涂君煊字宣之江甯人諸生爲人樸誠好學授業於績谿胡培元益精訓詁家言爲漢魏經師表傳於正史外搜輯頗勤咸豐三年金陵失守賊洶洶肆掠煊具衣冠端坐舉火自爇子兆芬殉焉同時諸生王濩一作護王荃俱死於難濩字少卿喜春秋左氏傳嘗著春秋發凡二卷城陷被執賊曰聞子善春秋吾將薦子主史事濩罵曰爾輩賊耳何春秋爲賊怒殺之荃逸其字夙擅文譽著有史準發凡亦遇賊不屈被害云濩江甯人荃上元人上江兩縣志

徐處士愼獨

徐君愼獨字迂伯江蘇宜興人好爲古文詞能書岣嶁碑鐘鼎文尤善大字與溧陽孝子王萃最契道光二十二年西人擾海上樓船駛逼京口君固喜談經世之學目擊時艱著平海策及治安疏共萬言徒步入都叩　閽上封章大臣咸駭狂生妄言令兵馬司羈管以俟　旨旋蒙　上諭徐愼獨所奏留中人任其去留無容再行拘束　旨下君得乘薄笨車出國門至天津防堵方嚴邏卒疑其諜也執之兵備道陸建瀛問明始釋放途聞其母病卒匍匐而歸廬墓百日哭泣之哀行人爲流涕越數年復著收清漕奏疏一帙入都上之都察院主者還其封章勸以回里讀

書自是杜門不出未幾粤寇踞金陵竄擾溧陽其友王萃避難來居君家既而宜興亦陷賊犯伏溪君與王萃及族人伯宏實安同日駡賊死君撰有徐氏人物考數卷繫津門時其稿竟失落無存見聞隨筆

論曰徐君者世稱爲畸人其實忠義士也以彼懷才不遇憤海氛而上書　天子終憐其志不加之罪且以其疏中則非狂妄之言可知及後橫流遍乎吳地卒與昆友慷慨捐軀詎非無愧名教者哉

朱山人橘亭

朱叟佚其名字橘亭江蘇陽羨人隱居讀書工算奕尤精於詞性情靜逸處貧茹苦晏如也衣布袍三十年絕無點汚每塡一闋構思至達旦不寐必歷久始成以故所作不多而意深律協可媲美白石翁吳穀人史補堂兩先生皆見而愛之徐星珊觀察爲刋其詞稿陽湖李申耆大令爲之序曰詞之源出於樂於三代爲詩於漢爲樂府有樂府而詩乃別出爲類暢於唐之樂部調曲至元而曲自爲曲詞又別出爲類詩別於樂府而詩之變乃不復合於三代之詩詞別於樂部調曲而詞之變乃不復合於漢之樂府此吾友張皋文先生詞選之所爲作也比時吾友宋於庭

翔鳳自序其所爲詞稱汪工部小竹之言曰凡情與事委折抑塞於五七字不能盡見者詞能短長以陳之抑揚以究之蓋窮居則氣鬱氣鬱則志衰志衰而慮亂慮亂而詞碎而能歸之節奏之微道以聲音之變各使就理靡不開暢又能包含蘊蓄不盡其聲俾皆平氣以和其疾是以塡詞之道補詩境之窮亦風會所必至也又自言其詞曰春無關於飛鳥秋無關於候蟲有感於氣而不自知有動於中而不自覺期斂散越之意約以宛轉之言出之靡盡而留其有餘庶幾捍臂憂患之中遊鞅塵埃之外此兩君者之所言皆能引申皋文之旨而博其趣知其可以補詩境之窮則知詩之復於樂矣知其可以斂散越之旨則知詞

之深於詩矣橘亭之詞庶幾聞皋文之風而得其意者余故樂誦其所聞以質焉咸豐十年寇陷宜荆叟年已八十餘一慟而歿子桐孫工書見聞隨筆參養一齋文集

論曰三吳多詞客其人類皆布衣潛泊不求仕進而寂處山水間以一簫一笛自娛宋叟殆其流也叟生於乾隆朝歷嘉道皆承平之世以布衣名重於公卿身雖食貧際遇可謂極盛已晚遭寇亂憤鄉國之蹂躪慟哭而死洵可哀也

朱文學志沂

朱君志沂字詠春浣花日生又字浣花子江蘇長洲人諸生父大鍾方嚴寡言笑人有過必正色以規君承庭訓事親孝有不悅則長跪請罪得解乃已性沈靜喜吟詩句甚淸雋後受業潘舉詩學益進尤善塡詞曾學琴於楊白會其志趣故所作音調不懈而以石帚爲宗取石帚詞意顏其室曰梅笛吟嘯其中蕭然自得自號去垢道人交友皆知名士往來談讌無虛日所居之地爲金史巷一曰吳江仲子湘同在酒座間問君家門庭向背君曰北向有井在戶傍者是也時陳小松居大井巷吳淸如居井儀坊巷子湘指而笑曰諸君者所謂有井水處皆能歌也一座爲之

粲然君於律韻最精嘗曰孫月坡與戈順卿意齟齬戈氏所定詞韻頗戾古人古人用韻儘多通轉可歷舉之以破其說至所選宋七家詞以巳意竄改叶韻詭云從古本校正强古人以就我鑿矣竊謂守戈氏之戒可以峻詞體遊孫氏之宇可以暢詞趣二者皆是而不可以執一也其持論如此咸豐十年蘇州失守父爲賊殺君被掠不屈死（案見聞隨筆作全家投城河而死）年三十一子培祖亦遇害同治六年大府以君闔門殉難事聞於　朝郵恩騎尉世職君爲人耿介無徵逐友而喜結文字緣聞一佳士必袖所業往質郎索其所作互相賞訂暢其意而後快著有梅笛庵集亂後散失其友李彤伯爲之蒐訪僅得叢殘詩詞若干首偕君弟

有年校訂付梓云潘鍾瑞撰傳參李煒撰別傳

論曰浣花子巺之才人也最工於詞淸空婉約悱惻芬芳不高亢不治靡而於律韻尤不使有毫髮憾蘇臺羣彥翕然稱之惜平生不逢辰身膺浩劫紅牙所拍僅留叢殘此亦後人讀其遺稾而唱焉太息者也

張主簿學廣

張君學廣字孟皋別字麓田順天一作湖北人長軀偉髯望之者知爲燕趙奇士嘗以畫給事諸王邸性高伉不能隨俗俯仰久之益困有助以貲者遂由供事得縣尉需次浙江先後任慶元新城錢塘典史所至廉靜狷介不以微官自輕尋遷嘉善主簿駐風涇鎮司糧事視前勾當獄囚爲稍閒而君亦好士愛民甚爲禾中人所稱咸豐十年冬以俸滿赴省君筮仕數十年秩卑祿不足飽妻子常以畫爲生活然求之者非其人不輕與也其畫師北宋善寫大梅松石之屬用墨深厚而骨秀絕雖野花小草一經其手皆沈著有筆力時人比之魯公書法得其絹素者咸珍如古

物云當君解官後僑寓省垣值烽火遍湖山每與武林耆宿樽酒小飲輒感慨時事往往託之吟詠以抒其憤會杭州再陷君年老矣賊入其室君戟指大駡鬚髯怒張賊斫之駡愈厲刃遂交下被戕而死案嘉興府志作時當寇亂不屈自縊死中竟無有收其屍者浙江忠義錄參嘉興府志盧派筆記

論曰江南畫家多師惲壽平學之者秀而日趨於媚孟皋先生來吾浙獨以北派矯其弊友人盧派實師事之派工書法畫則宗仰先生每爲余言先生軼事不意其晚節錚錚如是也先生豈僅以畫傳哉

華山人士陶

華君士陶字伯淵別字夢摩道人江蘇無錫人幼從母鄒孺人學寫花卉草蟲母即小山宗伯一桂之女孫號素英女史以繪事名梁谿者也君長喜畫馬偶見駿馬便注目不去歸家輒磨墨斗許解衣撲地爲旋滚狀再畫再滚以身作馬得其神情故能超俗軼羣雖曹霸復生無以出其右云尤工傳眞與友人久別卽寫眞以寄之見者皆稱畢肖惟繪婦女之容則不能似以性迂僻不近婦人行路遇之低首而過或强之爲閨秀寫照君終不肯仰視是以十不一似而非技之拙也又精數學工古篆岣嶁最愛齊梅麓太守楷書人每索畫遲遲不答有以梅麓墨蹟來易者

便悠然作畫卽時報命家本無妻亦無童僕蓄一幼婢親爲纏足梳頭天寒則同牀睡婢至二十餘歲嫁爲人妻尙依然處女也時人嘗目君爲華癡至是咸歎盛德嘖嘖不置咸豐十年粵寇突至君遂死難有司聞於 朝得邮典同時黃鞠字秋士華亭人工畫錢塘戴貞石理問之高弟也家貧爲東諸侯賓客其繪東坡笠屐圖最有名年六十餘寓居吳門賊至被殺見聞隨筆

論曰嘉道間三吳多畫師華伯淵殆其一也伯淵終身不娶爲人有倪高士風而雲林能免張吳之難伯淵竟罹紅羊之劫豈非命數使然哉其時吳人如諸生潘仲超布衣馬根仙繆酉山亦以丹青馳譽俱死於寇不獨伯淵與黃

秋士也嗟乎藝術之士亦稟靈氣以生而以身逢厄運相

率隕於鋒鏑此亦後人所爲太息者也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二終

贊賢

男賫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三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曹廉訪楙堅

曹公楙堅字艮甫江蘇吳縣人博學高才胸懷磊落蘇臺羣彥推爲領袖嘗客遊海陵適當高堰洪澤水災後人烟蕭寥萬室波蕩觸目慘悽作愍災詩寫流離之狀不啻監門圖詩共六首其開壩行云今年稻好尚未收洪湖水長日夜流治河使者計無奈五壩不開隄要壞車邏開尚可昭關壩開淹殺我昨日文書來六月三十申時開一尺二尺水頭縮千家萬家父母哭搶稻行云低田水沒項高田水沒腰半熟不熟割稻苗水中撈摸十去九鎌刀傷人血

滿手生稻不成米熟稻一把無官說今年不要租難得稻頭一兩寸留作糙兒粥幾頓屑米麥為粉煮之秦人為糙兒粥糙兒米願天活民水旱退茫茫不辨東西界搶得稻米無處曬破圩行云倉皇出門告田主前後圩田要加土主人已費十百千農夫解衣還質錢兩手撈泥泥漉漉一斗黃泥米一斛走圩東走圩西太陽初出雞又嘑手僵脚腫不覺饑大家保護半月功寒天有米到腹中但願日日東南風東風不來西風大前圩後圩一齊破賣牛行云牧童面色如死灰十牛五牛觳觫來今宵牽向城外宿城裏明朝喫牛肉牛兮食我草牛兮耕我田無田無草那養汝養汝那得到春天夜半餵牛對牛哭牽牛進城牛有犢牛乎爾勿怨聽我語

與汝賣汝得錢能幾許有男賣男女賣女拆屋行云水連牀牀連屋大兒小兒盡匍匐牀前淅米牀上炊那有乾薪一兩束黑夜沈沈兒墮水夫叫妻號救兒起不聞兒號兒已死鄰家有小船兒女安穩眠我家無船屋裏住水來更向何處去不如拆屋取屋材粗梁細桷并一堆兩頭用繩縛作筏漂東漂西波汩汩未定一家誰死活查災行云雞毛文書絡繹催明日官府來查災四邊汪洋天一色挂起風帆向西北某村某落在何處惟見墳頭三兩樹父老叩頭言聽得官府喚天災流行那敢怨官府親來百姓願當今皇帝大聖人須發 國帑救我民白金萬兩錢萬緡兩大口三小口官府莫交胥吏手其詩傳誦江淮尋中道

光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風雅愛才嘗與黃樹齋鴻臚會名士四十二人於江亭修禊置酒賦詩簪裾滿座不減晉賢蘭亭之集旋由部郎改官御史升吏科給事中屢上封章伉直敢言會道士聶某以妖術惑公卿間奏請下獄輦轂肅然咸豐初出爲湖北鹽法道晉按察使四年四月粵寇竄楚攻圍武昌公偕同僚登陴死守僕從盡散公猶遇雨自持蓋曳草鞾巡堞周視久之糧盡援絕城破死之年已六十餘矣公著有疊雲閣集國朝詩鐸參復莊詩聞憫忠草

吳都轉葆晉

吳公葆晉字紅生河南光州人家世貴顯公生而明慧幼輒從姊氏講聲音訓詁之學及長風格清整以詞章名於世道光九年成進士官內閣中書洊升侍讀久官京師絕不趨附達官而遇名流愛之若渴四明姚孝廉燮才士也嘗有恩縣秋感題壁詩公與高廣文錫蕃讀之深契其才適閽者報姚來謁公大喜輒置酒飲宴即席同錫蕃聯句五章以貽姚詩曰千里送長風晉三年魂夢中思君如鸞鶴蕃放筆作雲虹鞭指疎林罅晉詩題壞壁叢舊篇今日讀蕃奇鶩縱鴻濛拊掌忽狂笑晉短驢來樹陰合并有神劍蕃歌泣裂瑤琴鯨嘯家何在晉蛟涎衣尙傻爲言寰海

謠 番 蓬島此重尋霜鬢竟如許 晉 且彈貢禹冠何人追玉

局 番 惟爾長珠槃入律自蒼古 晉 治神無瘦寒大棋山館

上 番 灝氣挽危湍問訊珊珊佩 晉 美人來未來兵戈偏滯

信 番 風雨獨銜杯畫燈心如結 晉 明璫首重廻此時桃李

豔 番 可憶一枝梅休悵雨聲悽 晉 雨窗燭影低酒拚千日

醉 番 世孰百年棲風雅恕將歇 晉 津梁幸不迷披吟同慨

壘 番 聊以誌鴻泥公之愛才如此後守揚州擢淮揚道晉

銜都轉咸豐十年死於捻寇之難案平定粵匪紀畧庚申正月捻匪竄長淮吳觀

察葆晉率軍守清江會都司德興敗於順清河河督其[illegible]

保淮城二月朔日寇大至副將舒祥都司丁建功禦之皆

陣亡吳公死於難署宿

南通判沈鴻亦被害 事聞 賜邮如例 復莊詩問參 顯志堂稾

孔太僕繼鑅

孔公繼鑅字宥函山東曲阜人事母甚孝能文工書尤長於詩道光十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公餘輒閉戶吟哦或與騷人墨客聯袂遊江亭開樽飲宴逸興飈舉盡極飛觴醉月之趣也未幾島夷變起翁洲三總戎皆戰歿公哀其忠嘗爲詩弔之曰戰撫兩失馭外患誰實遺吁嗟大難端其來亦云微舟山孤無援督府意何私得失委虎臣遙策拱旌帷奮呼合死力士氣無所虧碧血濺海水三忠同一歸舉世競論議臨難覘從違武人耀 國乘念之中心悲奇語大將壇毋輕短後衣旋以乞假歸里已而復出改官南河同知清淮名區閒曹小隱益以文史自娛顏其室

曰心嚮往齋過客有謁之者置酒談藝娓娓不倦四方名士咸以淮上主人稱之咸豐初赭寇亂由粵及楚羽書絡繹遍於南北而大帥討賊多無效公感時事往往形之吟詠有書憤一章曰區區邊虜誰滋蔓鼓角中原萬里聲楚將誓心收夏口東師束手棄湓城連江歌哭餘殘壘半壁安危仗主兵公等崢嶸肝膽在　九重垂淚盼昇平又如漢室功名期耿鄧江天圖畫改金焦募卒苦多無賴子整軍當用有餘才高枕兜鍪看山色一時閒煞羽林兒諸句讀之增人深慨後以勞勤晉銜知府八年捻寇大至殉難江浦軍營　詔贈太僕寺卿公著有心嚮往齋集詩鐸參國朝復莊詩問見聞隨筆

論曰太僕孔公官比部時住京師宣武坊最稱盛王如潘四農魯通甫吳稼軒諸人皆招入其邸此外張亨甫蔣湘南梅蘊生温翰初輩亦時時相過從及官河上潘溫張梅四君皆下世矣太僕每念之黯然適吾邑姚復莊孝廉試春官罷歸過訪太僕談及昔時友朋聚首之樂相對嗚咽孝廉爲作淮南感逝圖以記之而孰知轉瞬十餘年江淮大擾太僕亦化爲猿鶴也哀哉

觀察銘岳公

銘岳公字東屏蘇完氏漢軍正白旗人善書工詩古文辭尤精篆刻道光十五年成進士試令江西歷宰東鄉臨川南豐廬陵鉛山所至留心民瘼有循良聲遷廣信同知調南昌補甯都知州咸豐三年粵寇踞金陵東南戒嚴江右尤逼時公丁母憂巡撫張文毅知其才奏請留營防剿佐治糧餉皆有功改江蘇知府隨官軍攻克溧水公參其謀敘勞補缺後以道員用前後督撫多倚重之委以繁劇悉辦無留牘也八年公需次吳門已久倦於官情以子鳳聲方官杭州同知乃來浙就養愛西湖山水攜杖泛棹探幽尋勝嘗與山人張敦復作寒食於吳山元磬道院諸名流

咸集焉明年二月賊窺浙江公敎鳳聲以戰守十五策上巡撫羅壯節未及施行而省垣已被圍二十七日城陷鳳聲先爲賊害幕客戴行之勸公更衣走公不許命少子隨行之出避而自縊於廊下妾曾氏沈氏子婦閻氏女二孫女二俱殉難公學問博雅旁涉琴弈無不精巧性嗜古藏金石書畫最富尤喜奬拔寒畯求之靡弗應有嘉興周閑者才士也將覓官京師而囊甚窘投刺告貸立以五百緡予之又託山人齊子治鉤摹晉唐名賢墨蹟刻之石不惜重貲其俠而好事如此著有印譜妙香閣詩集其詩直抒性情不事雕琢樂府感慨絕似香山秦中吟案公詩長於樂府其領硃籤押班房二首尤足爲州縣官戒詩曰出硃籤雷火風雷威火猛風行空領硃籤風火雷風旋火轉雷轟壓籤上名

多餓隸喜指名大索喧閭里城門失火池魚殃富家酒讌
貧銀鐺望望青天號復哭官衙如海官如木辨寃容易見
官難老饕不飽無傳單押班房班房亦可押雀鼠之爭魚
鷸不押暫用牢籠使民怯押班房班房不可押冤羅羅兒
入押不畏官法畏私法虎頭牌風火雷一一龍門點額回
堂上久忘點鬼簿屋中已築望鄉臺招魂入去聲哀哀
吳越者舊咸以詞壇尊宿推之云 浙江忠義續錄 參見聞隨筆
論曰觀察銘公本江西良吏後需次吳下其邸舍有名園
雜植嘉卉中藏圖書遊士多趨其門飲酒賦詩客常滿座
有宋漫堂王漁洋諸前輩風一時聲譽翕然卒殉於難大
節尤錚錚哉

陸太僕鍾漢

陸公鍾漢字東漁湖北沔陽人由舉人官比部郎秋曹職閒退食輒喜吟哦天性孤潛不慕熱宦鍵戶下帷悠然自適著有浴鶴書屋詩文集其悟後作云獨立觀天地蒼茫寄此身風流曾誤我時勢敢因人石冷偏宜壽花奇不豔春是中誰識取吾自樂吾眞讀此可想見公之志趣最與同官王子壽相契嘗懷子壽詩有了無名士氣獨抱古人愁之句已而出爲江蘇知府咸豐十年殉難江陰　詔贈太僕寺卿子壽名柏心監利人道光甲辰進士後亦家居遭亂坎壈以卒著有漆室吟皆感時之作有哀孫熊諸軍門歌慷慨激昂傳誦一時詩云登壇者誰先潰奔戰死獨

有張軍門軍門奮跡起羣盜能以赤心酬　主恩桂林侍御精鑒識軍門初爲盜後詣大營降侍御朱伯韓實主之川西老將能用才朝爲偏裨暮作帥年少拔起當河魁張家黑幟威名壯驍賊見之魂魄喪單騎親哭萬軍中火箭橫飛接馬上力復江淮數十城全吳不覩烽燧驚下令卹民專殺賊壺漿夾道皆歡聲去年建策修長圍壕塹三重斷走飛檻中窮獸日夜泣翅足可展犁巢威蒼鷹奮擊不受紲駿馬脫銜疾電掣閫外進退孰專決坐恨庸才制英傑奔星去年犯牛斗春雪寒飛三尺厚壞雲如山宵壓營軍門裹創劍在手格鬭未已俄喪軀雄師十萬骨亦枯豈惟精銳飽豺吻天柱長城今則無吁嗟乎　國家羅致文武士奇才翻自綠林起

天生忠孝好男兒不令功成先戰死白門悲風夜不止怒激江濤歎海水養自然齋詩話

論曰東漁太僕宦隱都門淸修翛然有晉宋間名士風惜其一麾出守旣政績無攷而臨難捐軀又始末未詳因以嘆寇亂以來名賢之事蹟湮沒者多也故祗就鍾亦谿太史詩話所載而畧書其梗概云

章侍讀永康

章君永康字子和貴州大定人天才俊逸詩筆婉麗嘗有詠春水數首云鴛湖十里碧粼粼芳草沿堤罨畫新紫燕斜衝帆外雨翠螺研活鏡中春經時遠浦頻傷別欲話離情懶問津一曲清歌豔桃李只應愁煞渡江人夕陽三月映玲瓏六六纖鱗字未通芳渚但栖鴛鳥夢瀲波空怨鯉魚風春如有恨描愁緑去尚多情戀落紅試向滄流問青鳥神仙曾是有無中他如洗恨可知濃似酒懷人終覺遠於天一灣衣帶隨腸曲千頃琉璃度夢遲春深南國箏紅豆日暮東風蹩翠娥皆寄託遙深哀而不怨藝林競傳誦焉尋中咸豐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中書升侍讀乞假歸

里値苗寇亂大定失守竟死於難贈郵如例養自然齋詩話

論曰咸同之間寰宇不靖搢紳學士多隕身於鋒刃甚或全家化爲灰土其著作大都湮沒已嗟乎鉅製宏章固非積學不成即此一吟一詠亦才人嘔心肝而出之奈何運遭百六俱付之於無何有也如韋侍讀之才不減唐之温李而竟遺詩寥寥設非亦谿殿撰采入詩話世誰知黔中有此才士乎噫

陳文學壽熊

陳君壽熊字子松江蘇震澤人父杲國子監生爲人孝友樂易七歲卽能詩有瑞芝閣詩鈔居常喜讀易有易述二卷君幼傳父學補諸生從姚春木遊遂於經術兼工詩古文辭嘗與其友陸日愛搜葺松陵前輩遺詩加以評騭多所表章名曰詩徵續編爲藝苑所重焉咸豐十年四月金陵大營兵潰蘇城告急君奉大府檄練鄉兵禦賊事敗死之生平著作宏富散佚無存僅見其題楊利叔象濟燕山匹馬圖邁陂塘一闋曰倚征鞍漫漫風雪仰看一雁飛渡男兒墮地無南北眼底家山何處吟短句有慷慨嘉州特著幽并語摩挲老眼顧鏡裏髭鬚閒中髀肉也待捉鞭去

班生筆幾費傭書朝暮憐君意氣如許吳根越角游蹤隘便擬風塵馳騖休自苦看戎馬書生若箇堪千古糟邱萬戶飲磨盾文章射雕身手痛飲對歌舞此詞慷慨激昂讀之可想其爲人也松陵詩徵續編參霜橋筆記

戴孝廉鈞衡

戴君鈞衡字存莊安徽桐城人桐城自方望溪侍郎以義理之學倡爲古文劉海峯姚惜抱兩先生起而繼之名重海內學者多歸嚮之號桐城派文家推爲正宗君幼刻苦好學精力過人喜治古文辭自謂生先賢桑梓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受業於惜抱之弟子方東樹植之得其傳與同邑蘇惇元厚子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卷補遺兩卷年譜兩卷爲功於方氏甚鉅君亦以所學授徒友言以先正文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咸豐三年桐城失守闔門殉難君避寇走臨淮痛眷屬已盡鄉國糜爛日夜悲憤歐血而死年末四十聞者無不哀之君中道光二十九

年舉人所著曰蓉洲集先正事畧參曾文正集

論曰自唐韓昌黎柳子厚掃除六朝駢儷之體倡爲古文其後歐曾蘇王繼之流派微異然詞章必本於義理學古文者不以義理爲主皆客氣也此近人所以推桐城方氏爲正宗歟桐城文派曾文正公序歐陽生文集已詳言之而於戴君存莊尤深痛惜則戴君之文可知已余未嘗讀蓉洲集而慨慕其人且哀其遭難以死也爰爲之傳以誌其梗概云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三終

男賁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四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戴文節公熙

戴公熙字醇士浙江錢塘人淹雅工詩文尤善書畫道光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遷贊善十五年丁母憂起補中允入直　內書房　上方雅意右文兼天縱多藝公以詞臣供奉　內廷甚蒙　顧盼愛其夙擅墨妙嘗於宮中親授筆訣出祕府所藏唐宋元諸名家遺跡示之隨　命繪聽秋圖　賜以紫雲端石硯已而出爲廣東學政　陛辭日　上面諭嶺南山水雄奇可輶車遍覽形勝任滿洊升侍講學士丁父憂服闋未補官復　命視學廣

東尋擢光祿寺卿歷內閣學士拜兵部右侍郎 上以公風操介特頗有獻替甚倚重之將大用會有讒之者公遂遽以疾上疏乞假乃奪一官以三品服致仕年尚未五十也公既歸里自號鹿牀居士一切有司請謁毫不干預惟以文墨自娛往來過從皆西泠耆宿相與談藝斗室煑茗焚香流連不倦春秋佳日或奚奴挈榼或棹小舟徘徊於六橋三竺間芒鞵幅巾任率天眞絕無貴官習氣杭人無不高之會 宣宗崩 文皇帝登極有 詔薦居京外官大臣以公應 特旨徵公素少宦情竟不出適粵寇竄金陵 詔公督治浙江團練公念時艱孔棘誼不可辭乃起而任其事咸豐八年逆酋石達開寇衢州進犯處州旁擾

金嚴屬縣公同巡撫晏公端書籌調兵食飛書江南大營及皖帥趣兵會援凡數月而後平叙功還二品服十年正月李秀成率賊入浙境連陷長興安吉孝豐遂陷武康巡撫羅壯節延公議公以武康至省有間道直達上陌本口徑小而捷宜撥兵阨守因繪圖列說以告未及施行賊已由是路晝夜疾走二月十九日黎明直抵武林門羅公急斂兵入城分陴守禦公謂宜調軍營城外相犄角而招民夫登陴又謂賊初來不知我虛實出城迎擊先挫其鋒可以遏其後至而當事力主堅守待援之說賊遂四面環攻公復於圍城中募人縋城齎函求救於蘇州及還知張提督玉良援兵已在途而賊竟於二十七日以地雷轟城而

入矣公聞變欲自盡或言駐防城尚未破可少緩以待公歎曰吾受　先帝厚恩今年逾六十豈可爲所辱越二日乃正衣冠作絕命詩曰病軀晚歲遇時艱八載巡防總汗顏撒手白雲堆裏去從今不願到人間遂赴園池家人救之衣纔沾溼而氣已絕子穗孫妻金氏適在母家聞公殉節亦仰藥自盡焉案浙江忠義錄列女傳金氏戴侍郎少子諸生穗孫妻城陷金在母家聞翁殉節卽侍祖母姚氏母閔氏諸弟妹七人同日仰藥死又侍郎子諸生可恒妻朱氏當侍郎赴水朱料理衣衾親含殮畢急歸母家避難賊旋退去明年杭州再陷朱投池死卽侍郎殉節處也朱幼讀書能詩賦性孝父疾刲股和藥以進其絕命詞一章有性比堅金固身如朽木輕句撰有霽日樓詩稾巳而張提督兵至與滿洲軍夾擊賊尋退去新撫王壯愍狀公事於　朝　贈尚書銜　予謚文節公狀貌淸挺善氣溢於鬚眉喜宏奬後

進有持文字謁者輒爲揄揚於衆立朝無所依附淸望聳然居鄉謙挹自下有前輩梁山舟學士吳穀人祭酒之風生平著述甚富案公著有尙書沿革表一卷書法攷四卷畫絜十卷古泉叢話四卷習苦齋詩文集十二卷筆記一卷及訪粵集尤以翰墨馳名而畫山水最工自博觀內府墨蹟復林居多暇益以煙雲供養其畫古雅蒼秀始亦模範先賢後更化去形迹卽一邱一壑亦饒有逸致殉難以後聲價愈重迄今片楮殘縑得之者視若拱璧也浙江忠義錄參琴石齋筆記

論曰鄒孝廉志初攝吾邑廣文篆屢言公之爲人幷欲爲余求公畫而竟不果至今悵然余又讀公賜硯齋題畫偶錄知公喜畫竹嘗跋曰竹節至根則密所以能干霄蔽日

無所倚依而不折者其根固也不求其本而務其末不亦頹於轉蓬者幾何觀公此語殆以自況宜說節錚錚哉

俞文節公焜

俞公焜字雲史錢塘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道光十三年改江西道監察御史明年　上命稽查崇文門城闉苛擾出入久病之同奉　命者爲滿御史薩霖素號清流與公同心革弊積害漸除適有粵餉至吏橫索如故公偕薩公疏奏監督某乃設宴招兩公飲婉言監門自有舊章公等幸毋立異願以千金爲壽公及薩公皆默然不應主者不悅未幾竟撤稽查之任仍供職諫垣十七年出爲彰德知府政不尚猛民頌其德二十二年河決充引河總理　欽使尚書敬徵稱公爲豫省清官第一越三載工成奏　旨以道員用二十七年授永定河道方至

保定大府奏改衡永郴桂道二十九年署湖南按察使會新鄉有京控案大吏惡公者列之彈章　宣宗疑之然公卒從吏議降調　命未下土寇李沅發亂新甯軍需旁午巡撫馮公德馨欲留公爲復官計而公已無意膴仕遂束裝歸公素篤於內行事兄煌最恭謹至是罷官閒居白首昆季歡叙天倫益嘆宦途馳驅不如家庭之樂復出官俸所積買田以贍族人暇則詩文自娛或邀二三故友覽勝遨遊芒鞋藤杖逍遙里社如是者多載咸豐三年洪秀全盜金陵淛河震動　詔公與在籍侍郎戴熙及前雲南迤西道周澍籌辦浙江團防已而澍卒公與戴公兩人任之久之以勞績復官十年正月寇氛益逼公請於將軍瑞忠

壯公調滿洲兵守獨松關二月逆酋李秀成自間道突至直犯省垣公率鄉兵登陴守禦二十七日城陷公奔至家危坐中庭賊入憫其衰耄將釋之而公大罵不屈遂遇害繼室陳恭人女蘊珊蘊琪蘊璐俱投水死御史洪昌燕上公死狀　詔命優卹如例　予謚文節并建專祠以陳恭人等祔祀 浙江忠義錄

論曰俞文節公夙負鄉望居官亦以清惠馳譽至其家居籌辦團防則大府實主之公等亦虛名耳且浙省全恃皖南爲籓籬重兵駐於甯國浙撫月解軍餉省垣毫無防備是以李酋乘間直入而杭城瓦解矣若公慷慨死難錚錚大節亦何愧名教哉

張文節公洵

張公洵字肖梅仁和人風骨清峻負儁才工詩下筆輒成案蔣自然齋詩話余同張公肖梅及茅舜琴孫子授集杭墅映昃時秋雨初過海棠微濕相約即景作詩寸香爲度公得詩三首其一云秋風吹白雲灑然落微雨深院不聞聲幽花淡無語其二云白露昨宵下庭院秋風寒眷彼藐姑仙瘦怯羅衣單天意爲護惜溝雨吹林端亭亭絕世姿從着燕脂汙馨淡籬菊芳意銷階蘭相對各無語瘦蝶來珊珊公後與舜琴俱殉難舜琴名書椿杭郡增生與同里鍾公世耀最相契鍾公鑑詩古文辭亦杭之宿儒也公中咸豐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直上書房九年爲會試同考官是秋廷試讀等案東洲草堂詩注咸豐己未秋闈廷試沈朗亭兩齋潘伯寅許仁山張肖梅鮑花潭與同直諸君皆高等明年二月杭州失守公念母老情切遽告歸比抵里賊退其妻與一子一女已殉難幸太夫人無恙且悲且喜自

是遂奉母鄉居不復出十一年冬寇再至母已卒大吏延公商戰守策然四面皆賊壘援軍不得入事無可爲矣十一月省城陷公聞變從容賦絕命詞三章曰篋內猶存御賜衣東南時事已全非小臣雖死心猶在化作杜鵑向北飛往事追思淚泫然妻孥三命赴清淵而今收拾全家去地下重敘骨肉圓其末章則曰白雲堆裏吾將去前輩分明有戴公蓋公因夙慕鄉侍郎戴文節公之爲人者遂投池死繼室勞氏案浙江忠義錄表作勞氏續表作施氏施當是前妻及子信典從典叔典典女喜姊殉焉事聞　賜卹如例從公門人孫侍講詒經復援故事請謚及祠均得　報可贈四品京卿予謚文節當公死時鍾公亦因賊欲授以僞官不食而卒

鍾公字嘯谿道光二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改兵部主事補職方司兼武選司加員外郎銜尋移疾回家著有愼思齋集十二卷以死節　贈道員與張公俱祀昭忠祠浙江忠義錄參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

論曰張鍾二公皆武林之望也自通仕籍官清秘仍寒素如儒生家居杜門讀書足不至公府鄉人咸重之及臨大難俱卓卓能以節義自全其素履之貞固早異乎流俗矣而張公眷屬先後死者至八人不尤風霜之凜凜哉

[illegible]

邵刑部懿辰

邵公懿辰字位西仁和人少穎異讀書目數行下博通羣籍其文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務先義理不事縟色繁聲以媚時好道光十二年舉於鄉會試不第居京師樸質自守考取內閣中書第一時有負文譽奔競者名反次之洊升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充軍機章京才思敏給屬稾立就尤嫺掌故遇大典禮制誥多出其手尋從郎中梅伯言先生遊文益奧美盤折復博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談論不倦久交而意彌虔然性戇直往往面折人過責以古道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間新故疏戚貴賤一切蹙額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

琦文勤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陰病其峭直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爲言者所中降光祿寺署丞公既罷歸布衣蔬食處之恬然思以著述傳世啟門研經日夜手不釋卷嘗謂漢宋諸儒不可偏廢撰尙書通義孝經通義四庫目錄考及詩古文若干卷一時宿學耆儒咸推重之旋以疆臣保舉復官十年春寇陷杭州幸滿洲營未破金陵援兵又至賊卽退去公念母夫人年老急挈家東徙紹興未幾母以病終既盡喪禮乃訪兩江總督曾文正公於祁門軍次文正固公二十餘年之契友也縱談兵事意有不合持論不少屈文正益敬之俄聞浙事稍定且欲歸葬守墓遂辭

文正復返杭州明年賊悉衆再至與巡撫王壯愍策戰守洞中機要會糧盡衆心瓦解或趣公行公毅然曰臨難苟免不義前此避地越中有母在耳今則以死報 國固吾分也遂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鏗然徹於巷外及城陷遣妻及子順年順國行曰若速走或可延宗祀毋聚處瀾我爲言未訖賊麕集擁公去順年等冀其母出城轉徙至滬上曾文正公聞而迎致之安慶同治三年杭州克復順年旋里奔哭周諏具得公之罵賊遇害以實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也浙江巡撫上其事 詔以陣亡例賜卹入祀昭忠祠公生平所著述皆以難作散佚不存僅得禮經通論一卷文三十首曾公刻之淮安順年旋

以痛父殁於金陵公妻余恭人既死其夫又傷其子四年七月亦卒恭人少嘗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賢聲者也順年妻伊氏遂安教諭伊樂堯女杭城破時先投井死曾文正集

參浙江忠義錄

諭曰位西邵先生吾浙近時之大儒也當 文皇帝御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大學士潘文恭公以先生與侯官林公則徐桐城姚公瑩吳縣馮公桂芬名上三公者皆當世偉人傑士而先生乃與之同列薦章豈非以其學問行誼大有足重哉既而先生以伉直不合於時鐫職南歸家居著書又遭寇亂卒以身殉可謂遇之蹇已曾文正銘其墓曰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懸東

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蟻而同捐箸述蘯其蕩盡僅弔煨燼之殘編言之沈痛詎非百世下有餘悲乎

孫大令義

孫公義字樸堂錢塘人績學能文道光間成進士案浙江忠義錄作乙丑誤道光朝無乙丑年分知福建仙遊縣爲政安靜不擾有循吏譽歸後宦橐蕭然仍以課徒自給一不足則其婦女以鍼黹佐之食貧相安家人有怡怡之樂咸豐十一年冬杭城陷公死之子諸生粱女三姑俱殉焉次子皋婦王氏適在母家是日聞賊搜其鄰居即舉火偕母自焚王性幽嫺尤善繡佛杭城歎爲鍼神者也當公死時同縣宋大令肇昌亦罹於難大令字幼海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出宰甘肅兩載輒乞病回里掌教石門書院有年勤於啟廸士多感之以寇警辭席歸案宋大令有留別石門諸友詩曰遊宦西陲興易闌歸來依舊一氊寒畫眉試把芙蓉鏡

餬口聊充苜蓿盤多士敢誇隨驥尾使君未免累豬肝春風八載𢠵𢠵過素食生慚誦伐檀無端狼豕駭紛奔老弱相扶出郭門朋輩可憐今爾斷宗支猶幸古風敦有時排悶開棋局盡日澆愁付酒樽惆悵難馴村野性桑麻閒話怕深論

及省垣陷賊掠其家不屈遇害浙江忠義錄參養自然齋詩話

汪騎尉士驤

汪君士驤字鐵樵錢塘人曾祖某從軍金川木果木陣亡予卹騎尉世職君承襲授杭州城守營千總以老休致子榮照襲君擅書名工篆隸作小楷尤精絕亦喜與方外人參禪㕘以高士目之咸豐十一年賊圍杭州君年已七十五居危城中神色自若日以忠義訓其家人間飲酒自解賦詩曰人生天地間立志不可屈我今行年耄豈肯撓於賊寇至不能禦俯仰慙厥職奮身入黃泉浩氣凌白日將軍誓斷頭頁踵所不惜我死家人生辱家即辱我甯隨九原去毋爲狂寇侮敢說忠義氣一門無齟齬細彼張睢陽激昂抱忻慕家人知我心含笑視泉路圍城六十日萬

衆誓效死壯哉吾杭人上可告　天子百年終爲鬼竭忠斯可已戴履皆　皇恩報答愧止此掀髯付洪波懷清如白水城陷君率妻王氏妾馬氏及長子燦照次子錦生女三姑四姑皆投水死浙江忠義錄

論曰汪千戎本忠藎之裔時當承平無韜鈐之可施遂寄雄心於翰墨間與衲子往還其位雖卑而翩翩儒將亦前明萬鹿園之流亞也晚逢厄運家山殘破率偕妻孥投[illegible]洪波又何風骨之崚嶒乎

贊賢

男貢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四終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五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伊經歷樂堯

伊先生樂堯字遇羹其先慈谿人後寄籍杭州遂補錢塘縣諸生勠學不倦研究漢儒許鄭之書精於訓詁有案先生解曰莧郎爾雅之蕢赤莧陸郎爾雅之蓫薚馬尾並舉二物猶因言蔦蘦耳并作一物者非若單指爲商陸則遺經中之莧單指爲人莧又遺經中之陸其以莧解山羊而以陸爲所羊之道者雖本孟喜然經文莧字無點而山羊之莧名者字從兔足較經文莧字多一點以莧爲莧未免改經漢時傳易諸家未嘗專以孟氏爲定觀荀馬鄭之皆釋爲草名則所傳費氏易作莧不作莧可知至讀莧爲莞爾之莞讀陸爲和睦之睦古字原得通解然經本莧字也而改爲莞經本陸字也而改爲睦不亦強經以就己乎原其解爲山羊與和睦者蓋據兌爲羊爲說耳獨不思兌亦爲附決訓作草名固正所謂附決乎又案先生有犧尊攷曰攷犧尊者當先知犧字從牛之非古則其制器音義自知

當一以鄭說爲宗而不爲阮湛王肅之說所惑夫後儒斷從阮湛王肅讀犧爲本音本義而以其制器爲畫牛於尊腹與夫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者蓋見實從牛故於鄭之讀作沙而解爲畫鳳凰之象於尊娑娑然者反疑其爲臆說也不知說文置犧篆於牛部之未明著之曰貫待中說此非古字然則古但有義無犧矣古既但有義字而養之本義據說文又但爲氣貌从分義聲然則其借以爲犧牲字與借以爲娑字蓋均之借而已矣均之爲借何所見阮湛王肅作犧牛解之可信而鄭氏作娑娑解之不可信哉且此非獨鄭氏之說也詩毛傳云犧尊有沙飾也周禮先鄭司農注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說皆與鄭氏不遠足以見鄭說之必有所傳矣後入徒見王肅稱太和中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爲阮湛容臆說若王肅則固嘗得之目驗且又有宜稱圖足以證明益覺可信不知齊子尾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意牛形遂見牛形之器指以爲犧尊宜和古器又因其因肅言[illegible]僞造者耳故近儒據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南子百圖之木斬而爲犧尊謂古犧尊以木爲之今太和中所得子尾器如木耶不應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如非木耶則函非古之犧尊此數言足以破其妄矣然非知犧尊之本但爲義尊則終似解作娑娑之迂曲不如解作犧牛之直捷是故考犧尊者先當知犧字從牛之非古則其制器音義

自當一以鄭氏爲宗而不爲阮湛王肅之說所惑也先達胡書農學士最器重之然爲舉業文多自道其讀書所得不尙聲調以合時趨學使者至浙因先耳其名往往列之高等而省試輒被黜先生每入闈襆被攜筐米炭酒茗之外不挾兔園冊子一帙而經藝策對皆出自腹笥典雅博洽超絕倫輩然闈中典試者已閱其首場文而嗤以爲枯淡或炳其奧衍抑置之坐是竟屢躓不得一售也先生既不利於場屋則家居敎授以修脯養其母遠近學者慕其經術咸負笈趨門下久之諸弟子多掇取高科以去而先生席帽襴衫賦士不遇者終如故至咸豐元年秋鄉試主者見先生文奇之復賞其五策皆條對詳明始獲售然先生年已五十餘矣嗟夫自

國家承前明之舊以經義取士號爲八股文其始士子尙知誦習經史試官亦多碩學鉅公入彀者悉宿儒下第者無怨色迨其後而揣摩之說起士皆束書不觀晰夕伊唔惟取數科內庸濫腐俗之墨卷盡其精力而依樣以仿之及其技成考官以其所作與已進身之文同也則大喜於是後生小子挾其藝果攫取科名如操券而彼好古窮經之輩反至皓首坐困如伊先生者可勝慨哉明年應試春官復毷氉歸撫軍黃公雅欽其才延爲館師下榻三年絶口不及私事課讀之暇壹意研經眼短視去案僅寸餘衣袖輒爲丹墨所染纍纍滿幅左右匿笑而先生夷然自若也撫軍嘗謂人曰吾識武林名士亦多矣大都以竿牘

相干惟伊孝廉操凜冰霜眞是讀書種子尋選瑞安敎諭
十年春仍計偕北上倏聞杭州失守大驚回里時嚴州逼
於寇不得赴官而省垣隨克復前此流亡者多來歸先生
遂亦棲遲故土不爲避地之謀明年冬杭州再陷先生與
其弟乘閒扶母出城旅泊越中適值大雪竟以糧絶而卒
先生狀貌質慤衣冠樸素學最淵深十三經注疏畧能背
誦旁及子史百家無不流覽并習算術博究中西之法其
璿璣玉衡賦鄉先正項梅侶見之謂非觀象功深不能分
明確指項固精於疇人之學者也生平動必以規訓徒甚
嚴峻痛惡近時士流惡習凡歌妓優伶樗蒱之好悉所屏
絶人重其品目以渾金樸玉及死聞者咸哀之後大吏狀

其事於　朝　贈都察院經歷先生著述甚富兵燹之際散佚無存惟鄉舉時主者嘗刊其五策進　呈士人多有錄而藏之者其他詩賦經說散見於浙江試牘及詁經精舍與杭城三書院課藝中亦不少倘有好事者搜而輯之付諸剞氏亦所以闡發幽光也退安居士筆記

論曰浙江忠義錄載杭州殉難士大夫甚夥而宿學粹行如伊先生僅附見於邵位西刑部傳後亦秉筆者之疏也夫伊先生不履賊土扶母潛逃豈不以失節事大餓死事小歟余既哀先生之不遇復欽其冰霜之節故畧采其梗概以書之云

附伊樂堯先生說文引經異同

說文之引經者自禔字下禔既平迄亥字下亥有二首六身其間與今經文異者嘗累累而見焉以爲說文多正字古字經文多借字俗字茲固然矣然或輒舉以易經文則固不可葢今本說文已多失其本眞而其原書亦或兼存異文且又往往有誤筆者在也夫其於去字也據小徐本既引突如其來如以證不孝突出不容於內之義而又有去即易突字也六字然則說文一書篆體自從其本字引經則從其借字即此可以類推是故惟臾字下云臾古文蕢論語有荷臾絑字下云虞書丹朱如此之類乃眞爲說文所引之經其字體與今絕異耳若其他引至於岱宗柴以證祡爲燔燎告天之義不

必原書之果作柴也引祇祭於鬃以證鬃爲先祖徬徨之義不必原書之果作鬃也且如暘字下云讀若易夕暘若厲之暘㲉字下云讀若書㲉三苗之㲉夫旣曰讀若則所引之經與其篆之體固非一字也而今所引之經亦作暘作㲉其改竄之迹不更顯然哉又其於蘼字下引百穀草木麗乎土蓋本說蘼從草麗之義寷字下引豐其屋蓋本說寷從宀豐之義與其庸下引先庚三日以說庸從庚用壻下引士貳其行以說壻從土胥皆引之以說字義耳非謂經亦作蘼作寷也而自陸德明所見本已如此則說文之多失其本眞蓋已久矣且今之據說文以改經文者蓋據其序稱易孟氏書孔氏詩

毛氏耳然嘗就其一書參校則其彼此互異者有指不勝屈焉以易言之吝下引以往吝遴下又引作以往遴旳下引爲旳顙馰下又引作爲馰顙然則果吝與馰爲是乎抑遴與旳爲是乎以書言之㲪下鳥獸㲪毛氄下又引鳥獸氄髦㰚下引若顛木之有㽕㰚㽕下又云若顛木之有㽕枿然則果㲪毛㽕㰚爲是乎抑氄髦㽕枿爲是乎以詩言之永下引作江之永矣羕下又引作江之羕矣汜下引江有汜洍下又引作江有洍蹐字下引不敢不蹐趚下引作不敢不趚袾字下引靜女其姝㛂下又引作靜女其㛂然則果永汜蹐袾爲是乎抑羕洍趚㛂爲是乎其他艴下引論語色艴如也孛下又引作

色字如也翫下引左傳翫歲而愒日忨下又引作忨歲而愒日然則無論今本古文之說眞卽其原書所引之經與今經文異者要自爲許之兼存異文亦不得輒援之以易經文也抑觀說文於昌字下引東方昌矣本引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而誤兩句爲一也秩字引威儀秩秩亦本引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而誤二句爲一也玠字下引稱奉介圭本引太保承介圭而與賓稱奉圭誤合爲一也瑑字下引瑑圭璧本引瑑圭璋璧琮而誤遺其二也又如鄭公孫耴而誤爲秦公子耴衛北宮貞子名喜不名比褚師比謚聲子非謚貞子而誤爲貞子名比由此推之則其涉筆之偶誤者又豈少哉夫知說文今

本之不無失眞則若厥草惟繇施罛濊濊之類可知所

是正知說文原書之兼存異文則若陶復陶穴伐木所

所之類可聽其各見知說文原書之不無筆誤則若有

噂其聲子路侃侃如也之類可無容過執誠如是雖極

引文之異可得其大體之同矣

羅廣文以智

羅先生以智字鏡泉新城人拔貢生寓居省垣高才碩學工詩古文詞尤愛離騷嘗取騷注自王叔師而下二十餘家披閱之謂其大半多臆說空言愈解愈鑿而騷之本義愈晦識者以爲名言道光二十五年攝鎮海教諭至卽謁文廟覩兩廡栗主無陸贄名訝曰宣公久已奉旨從祀而鎮海學宮尙鈌如前此校官毋乃憒憒乎趣吏立主照欽定位次供奉之已復祭忠義節孝祠以勵風化集諸生課其文嚴定甲乙人人喜得師也時耆老周正祥創修海塘忌者嘖有煩言先生作修海塘記以破羣議曰鎭城北濱海其南面臨大江背則僅依所謂後海塘者以界之

險矣塘自城東北隅巾子山麓延袤至蟖浦三十里石塘盡七里及沙頭而止夾層石塘則不及千丈昔者塘之外尚有沙塗相抵護今沙盡洗沒不復漲矣潮直齧乎塘之根石鏬齧久漸漸渙散更漸漸欹傾勢所必然或言舊塘頗堅固日修而日壞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亦惑人之說也夫修理隄防季春有令自古未有不壞之隄防而無事後人之修之者也既渙散矣且欹傾矣猶忍而待其潰決耶縱不爲身奈廬墓何獨不爲子子孫孫計耶或言塘工前則請發帑役鉅費繁民力恐不給夫當夷擾之後生計固蹙然合人人之力而濟之庸遂破人之產乎哉兵可避盜賊可擒塘一潰而不可禦矣人人之身家性命所關繫

區區財乎哉顧瞻推委忍不能予斷斷愚不至此蓋未有不共衞其鄉里而能獨保夫身家性命者也或言有治人然後有治法必也果足以取信於鄉里者而董治之庶幾不虛耗財力而能捍此大患歟是又不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慮一邑中竟無老成廉謹之人足任事者未之信也其他善事義舉利及人而無所爲害斯則一或不愼害且大不可言已斷難逃其咎有不盡心力而爲之者哉况上有大府賢令尹身親指畫恫瘝在抱邑之父老子弟未有不踴躍爭先而聡讓善於人者也余居是邦將一月矣風雨連作潮聲殷殷若雷晝夜不絕於耳全恃一綫險塘生靈聽命是尙可生浮言而不樂輸以急成此舉乎其後

塘工竟成而先生早已去任矣士民多追誦之先生天性淡定無仕進意晚益耽於經學喜購書靑鞋布襪時坐坊肆中收拾叢殘多得善本所藏甚富有江東羅氏小印以識之每閱一書自首至尾丹黃爛然親自校訛訂謬至老不倦與學使吳晴舫侍郎最契侍郎亦夙以淹博稱者也咸豐十年寇陷杭州先生殉難其著作如說文偁經證恰養齋詩集皆散失（案劉藝蘭明經云兵燹後鏡泉先生藏書流落甬東中有所著說文偁經證稿一本曾見過惜悤悤爲人買去）有菊花詩八首官吾邑時所作（案菊花八首用張船山梅花韻）詩云滿眼紛披五色霞冷香逐隊幾曾賒要知貌古心尤古來怕風斜雨又斜頷畧秋光供繪畫較量春色遜芳華東皇著意非偏愛團結精神在此花風流不似太狂生一盞寒泉味孰淸性淡纔能堅晚節趣眞長與散閒情變成異種應求譜開到荒園亦得名黃蝶無多還夢嬾晨昏惟聽砌蛩聲屈指重陽霜信遲傳香先報故園知

堪消佳節閒中過也繫伊人別後思抱惢何心廿老圃餐
英隨手采繁枝晚成有分須珍惜如此丰標始合宂南山
山下卧山村中漉新匆對一樽圖史縱橫參末座田園歸
去閉衡門藏嬌笑貯黃金屋簪鬢愁侵自鬖新耐得小春
春已轉陽和末滿早沾恩借爾開顏信有緣枕中祕訣靜
延年最難立品仍諧俗但覺離塵郎是仙三徑獨看容我
傲百花祗解動人憐稜稜勁骨經磨鍊眞怪孤芳萬古傳
月中閒地可留蹤何必深山重復重世盡繁華偏獨立客
多騷雅偶相逢不須招隱慙叢桂僅許同心伴澗松一樣
忘言眞得意豔如桃李轉嫌濃冬日支持向未殘依然古
調獨爲彈空空色相超羣易落落交情耐久難幾度西風
人共瘦一畦淡月影微寒不教榮悴分茵溷把臂林中仔
細看搖蕩花期發舊枝灌園豈愛主人私貧家寂寞何妨
就秋土清高末易知恰稱自衣頻送酒漫同紅葉亂題詩
祗憐齷齪東籬下
相見猶思踴躍時

玩其詞意殆借以自慨也余嘗見丁錄

之云（鎮海縣志參退安筆記）

論曰浙江忠義錄無羅廣文傳姓氏又不列於表余嘗問
諸同年生黃元同云當時王松溪大令在省垣采訪局曾

作傳想書成付手民而偶失其文也余夙聞廣文賢因修邑志入之名宦又憶廣文去任後代者爲鄒栗園孝廉志初亦杭州人嫻於詩詞與其兄仲虎明經才名埒爲人藹然可親余嘗以古文就正孝廉極賞之幷爲余題雙烈記院本滿江紅一闋案雙烈記張繼庚朱九妹圖賊不成而死也以期滿去後不知所終想亦輾轉兵間以死也

魏廣文謙深

魏君謙深字滋伯仁和人糧儲副使成憲從子貌癯而神清九歲能詞翰副使命賦詩操筆立就文采斐然歎曰吾家千里駒也弱冠即工詩古文詞尤善書以高才生貢成均授仙居訓導不就家居北郭外西馬塍面山枕湖老屋數椽花木蓊蔚日夕吟諷其中謝喧守澹惟以著述自娛有書三味齋詩文集翠浮閣詞稿都督湯貞愍公官杭州風雅好士最愛君才嘗手書古人妙處君潛得早歲雄文手自編十四字贈之咸豐三年都督殉難金陵君聞之慟哭設位於佛寺爲文祭之曰公之歿也余初聞噩耗而疑信參半譬大蘇之謫於儋瓊今則信而無可疑矣公且不

朽而余心轉爲之怦怦蓋公以忠孝子孫臨難捐軀兩無負於家國固爲庸中之佼佼鐵中之錚錚而余之不能忘者在平素之交情昔蒞官吾浙與世父尋湖上之鷗盟賤子摳衣而拜鈐閣等御李而識荆公則求賢若渴愛才如命獨賞譽乎鯫生謂夫淵雲墨妙嚴樂筆精子以一手集其成編雄文而得衆妙爲大書贈句以題楹公夙擅鄭虔之三絶乃虛懷若習坎之不盈每索拙書而酬妙畫扇紈卷冊弆篋衍以零星自引疾而歸里芙蓉湖上無一椽一瓦之可經營愛六朝之山色龍蟠虎踞遂卜居乎金陵二十年來不疏不數雖屢通乎書問江空歲晚每興懷於月落雲停逮乎夷艇俶擾江淮震驚畺吏以公之協防入奏

勞績達於　彤庭夷患既弭瀛壖鏡清樂桑榆之晚景犀錢玉果得佳兒之甯馨提戈印而試晬文在兩手作雙文之字形郵尺素以告我坿詩篇於剡籐報書甫寄而粵寇戰艦蔽江而下駭迅烈之風霆公慮官軍之不足恃亟團練夫鄉兵豈知豺牙礪毒如入無人之境摧枯拉朽忽攻陷乎石頭之城所恨賊衆我寡勢全不敵而竟成毒鋒之攖遂投淵以殉義浩氣貫乎日星嗚呼公早歸田無官守之責可不死而竟死其死也尤爲人所難能公之父祖同死難於閩海之小邑騎箕尾而屠長鯨何四世皆以身殉

國偉忠孝之家聲存趙孤於襁褓聞竊負以逃生天許中山有後可卜巨族之必再興公生爲敦詩說禮之儒將

沒而雲車風馬或陟降於西泠昨歲通一書以成永訣展遺墨而淚零余則身世之感有過於漢賈傅撫時事而悲來塡膺爇瓣香於佛寺特銜哀而致誠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如大蘇之於六一翁雖爲文以祭而悰懐猶未能盡傾也夫十年二月賊自湖州逼省城或謂君室當其衝宜急避君笑曰吾家世受　國恩先去以爲民望可乎不從十九日賊猝至火及其廬乃挈妻子走靈隱山中以免賊退僑寓城內蕭然四壁嘯歌不輟自號無無居士明年冬杭州再陷君病方起羸憊特甚賊驅至萬安橋下死焉繼妻周氏同殉周能書嫻文墨世以鷗波夫婦目之而其友楊錦雯亦以城陷不爲賊屈遇害母滕氏妻吳

氏皆自縊錦雯字絅士錢塘人諸生性狷介嗜塡詞先達戴文節公熙沈文忠公兆霖咸推重之云浙江忠義錄參謝蘭生懷忠錄

論曰魏滋伯廣文標格絕似魏晉間人治詩古文詞皆有法稱武林名宿者垂五十年晚罹寇難哀已庚辛之亂魏氏男女死者二十餘人滋伯之外有太學生謙晉字榮楣郎春崧副使之長公子孤介倭佛不樂仕進爲童子師自給賊至與妻吳氏投水其人亦畸士也

賈文學新

賈君新字復初仁和人諸生肄業紫陽書院與伊樂堯胡琮齊名旋以錢塘懷古詩受知於學使者趙文恪公案詩曰琉

璃百頃江一碧雉堞森森亙秋色霸圖王業總銷沈新愁頓觸題詩筆錢塘地昔屬三吳雄據東南拓版圖割館春深羅綺隊君王夜夜醉姑蘇西風梧葉淒宮殿屬鏤熱血孤臣濺崇臺麋鹿可憐生剩有寒濤横匹練神仙荒誕豔逢萊鳳舸龍旗海上來巨艦此中曾繫纜祗今頑石蝕莓苔干戈莽莽眞如霧江山屆指歸唐府井洌泉通市上家隄沙水界湖邊路石鏡山明障采霞那知龍種屬錢家英雄壯氣潮頭弩兒女柔情陌上花欃槍痛掃烽烟派壯士還鄉須衣錦鐵券恩榮歷五王納土如何一朝盡夢中仍綮舊山河泥馬南來說九哥官闕岧嶤山跨鳳城闉下面領還螺杜鵑啼徹諸陵月兩宮淚灑冰天雪痛恨秦頭祗議和金牌一召金甌缺塵沙滿目陣雲昏降表親攜出郭門自雁横空人換世紅羊關刧客招魂冬青枝老漁燈滅玉盌飄零香草沒剩有荒墳表岳家悲風撼樹聲嗚咽斷碣摩挲發古愁登臨有客此勾留遠山依舊迴眉淥一片蟲聲迸作秋

食餼於庠尤嗜經學

治詩能和會毛傳鄭箋兩家之說嘗作玉瓚黃流解曰詩旱麓篇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流鬯也箋曰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正義謂黃流毛鄭異釋今桉此箋鄭乃申毛非破毛也特孔不得其讀因失其義以爲易傳耳何以言之考工記玉人之事云祼圭尺有二寸瓚以祀廟鄭氏注曰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記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氏注曰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曰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據此則圭瓚之前有勺勺又有鼻有衡其

勺之鼻亦謂之流鄭於周禮注固鑿鑿言之矣毛解此經黃流曰黃金所以流鬯也葢兼從勺鼻所以名流之故而釋之鄭以其未嘗直釋爲勺故申之曰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以明黃流卽考工之黃金勺耳其曰黃流秬鬯也猶曰毛所云黃金流鬯也者葢以起下申釋之詞非以秬鬯解黃流而自爲一句也自孔疏誤以此文自爲一句遂若毛以黃流爲勺鄭以黃流爲鬯判然異說觀其申釋鄭義謂秬鬯和鬱金草草名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黃流亦似言之成理然知鄭義不爾者以鄭果易之傳則黃流秬鬯下應申言秬鬯名黃流之故不當泛言圭瓚之狀且黃金爲勺云云卽禮注所謂有

流前注凡流皆爲龍口之說多有於禮注以流爲勺鼻於
詩注以流爲鬯酒說疏鄭詩禮二注其間異釋者亦多而
於此正引考工以釋詩必不至乖刺若是故知爲孔失其
義矣且毛傳黃金所以流鬯也一句流鬯上或有飾字陸
德明以爲後人所增而孔反謂有飾字易曉則是孔以黃
金所以飾爲一句流鬯也爲一句其於毛傳已有不得其
讀者故毛但言黃金而孔兼言鬯黃毛但言流鬯而孔兼
言鬯流以致糾紛不明葢未知毛傳此文專以黃金勺釋
黃流也宜其於鄭箋不知爲申毛矣今誠知夫黃流秬鬯
也一句爲承上黃金流鬯起下申釋之詞則鄭箋固所以
述毛而非所以易毛矣鄉先生項名達見君此解歎爲傳

箋句法幽峭每致疑義滋生安能說經如賈君乎然君爲高才生多年竟困於省試聞者皆惜之咸豐十一年冬杭城失守君死於難退安筆記

論曰賈君在紫陽講舍其東坡冷泉亭判事賦傳誦一時後又以錢塘懷古詩名藉藉甚而不知君固湛深經術者也君之遺文多湮沒矣余於慈水楊履安太史處得君經解急手鈔之以歸至君殉難一事浙江忠義錄未之載也吾邑楊澹泉庶常爲余言庶常君之契友其語當不誣云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五終

男貲賢
贊賢
貞賢
校字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六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戴經歷愔禧

戴君愔禧字介颿錢塘人咸豐二年舉人有文名從遊甚衆性孝友奉親課弟門內雍然家於河干地近報國梵天勝果諸剎暇則偕弟與其門人蒐討古蹟翛然自得旣而寇踞金陵擾及浙境省垣戒嚴兼值徧災民有飢色君倡設粥廠富人亦踵行之全活甚衆十年杭州失守君方赴會試聞難遽歸奉母避諸暨之湖西旋以會城稍安返居故里約同志者采訪庚申殉難諸人事實思仿高埏自靖錄例輯崇義錄以闡幽潛并募建崇義祠於官美山工未

竣杭城又被圍久之糧漸盡君猶時分粒粟活鰥寡十一
年冬城再陷君與母錢氏妻趙氏案忠義表作趙氏弟諸生愔翰
弟婦侯氏妹九姑俱死之父廷槐逸出走蕭山語其甥章
建封曰一家骨肉盡罹浩刼何獨生爲吾家尚有定鄉薄
田數頃賊平爾其歸入祟義祠以完吾志未幾病歿同治
三年杭州克復鄉人修復祟義祠合祀庚辛兩年殉難官
紳士民婦女建封以君之父有遺言盡舉戴氏田歸祠君
卹贈都察院經歷義錄浙江忠

莫廣文棔芳

莫君棔芳字粵生錢塘人父南采戸部雲南司主事君幼篤學能文與兄杞芳相砥礪先後中副貢生杞芳卒遂絕意進取以　武英殿校錄授雲和縣教諭歷署壽昌上虞慈谿天台臨海教諭訓導所至培植士林不苟索贄禮無近時齷齪廣文習氣天性好施學俸皆散給宗族孤寡晚年貧甚布衣糲食處之晏如而其妻吳孺人亦通書史熟習古忠烈傳樂稱道以教人親課子女髫齡咸知大義民黨奉爲女師子如海案忠義錄表作如德直諒有節概授徒養親能承二老人歡入其室四壁蕭然而誦聲朗朗識者咸歎爲不愧儒風咸豐十年二月杭州陷君從容謂妻子曰我儒

官也有名敎責今日之事身殉而已投繯死之吳孺人及如海仰藥自盡同時董君醕字蘊人歲貢生亦杭之宿儒也城破爲賊所斫鄰人救護至西興絕粒死醕著有歷代甲子紀元表東皐堂詩文集 浙江忠義錄 參霜橋筆記

論曰近日廣文多由捐途進身無不以斂財爲急務致師品卑而士習益壞余嘗謂教官不可捐否則儒林變爲貨殖所書恐匪淺也如莫敎諭者得官旣異於貲郎宜其所至造士而卒能見危授命也嗚呼亦賢矣哉

湯孝廉樹森

湯君樹森字映村仁和人少孤母馬氏撫之長以孝聞積學善文家貧而性耿介四壁蕭條處之晏如也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兩赴禮闈不第遂絶意進取閉戸授徒著有鄉話詥癡等書咸豐十一年冬省城陷同繼室舒氏子金鎔子婦吳氏孫爲霖皆殉難同時汪適孫字次律錢塘人候選詹事府主簿有餘閒虛室詩稿二卷性孝母死哀毀骨立不食肉者十年咸豐初粵寇起屢次輸餉杭州再陷死之妻闞氏子曾博曾忠子婦章氏及女皆先後殉姚若字仲芳錢塘人廩貢生博通經史好聚書嘗署鄞上虞教諭亦死於賊程鉉字侶蓬仁和人諸生善詩古文詞兼工書

法賊至被害母汪氏赴水死妻鄭氏弟婦黃氏各仰藥自
經鋐母事姑素以孝聞守節二十餘年如一日云浙江忠義錄
論曰湯汪姚程諸君子品學素爲杭人所重其時國家文
化正隆武林爲都會地絃誦之聲里巷相聞士子不但人
擅文譽并能廉隅自飭是以一遭變故大節凜然吁亦可
敬哉

周明經炳元

周君炳元字伯虎錢塘人副貢生博覽羣書尤好兵家言兼習天文推步道光季年粵西盜起知天下將大亂嘗獨飲市上中酒叱咤若重有憂者見者皆以爲怪也已而逆氛日熾金陵失守夜與其友李生范生露立指躔度占吳越必有兵災會客將某防金華招入幕參軍事偶發一策輒中終鬱鬱不自得棄之歸咸豐十年省城陷痛哭欲死其父母亦慨然曰當一家殉之耳於是父母上坐與兄弟妻子侍以次仰藥竟闔門死焉李生名振鏞范生名祖康亦皆罹難明年杭州再破同縣舉人朱鳳喈亦死之鳳喈字丹厓精醫卜勾股兼習天文之學浙中連年長星見吐

光如噴火鳳喈謂此車輔一星在斗南吐芒則所見之處赤地千里未幾賊果竄入杭城鳳喈居近駐防城得免難有言其才於將軍瑞忠壯公者延治案牘保舉知縣是年地生白毛鳳喈大驚曰禍愈烈矣一月而難又作鳳喈被賊戕妻曹氏挈女湘筠墨仙俱投井子慶長自縊慶長年十七能傳父學浙江忠義錄

論曰周明經談兵自喜振奇士也卒以闔門殉難烈巳孝廉朱君精習天文與明經同而亦率其妻子以死二君豈僅以藝術見長乎林文忠公臨終時嘗呼星斗南者三人不解其意及觀朱孝廉之言始恍然於文忠所謂斗南殆即指車輔一星也是則天象固早示警矣

朱郎中壽萱

朱君壽萱字芑孫錢塘人本籍安徽休甯少善屬文喜塡詞尤好篆刻家素封不樂仕進後由貢生議敘郎中仍家居讀書也咸豐十年賊犯杭州出貲募勇三十人登陴助守城陷壽萱被傷歸而投池死母周氏前臺澎兵備道凱女素識大義同壽萱妻蔣氏及僕劉恩明阮福陳貴等閉戶自焚同時吳淦字壬甫仁和人諸生負雋才書畫能自成家吳志學字杏舫錢塘人善寫眞而於婦女童子尤神似戴文節公推爲絕技城破俱殉難又有華學本字惺子仁和人諸生篆刻有盛名十一年杭州再陷挈妾楊氏投井妾先死學本爲賊牽出不屈被殺裘元輔字子佛錢塘

人諸生工書畫子椿壽諸生亦擅書名皆遭賊害李鼎元字月生錢塘人諸生嗜古精入法賊至同其友孫煦死之煦字和叔仁和人浙江忠義錄

論曰武林湖山瑰麗爲東南冠靈氣所鍾是以生其地者咸美秀而能文且多技藝若遇承平之世詩酒徜徉六橋三竺儘足供其嘯歌奈何相率罹兵刧以死也然而名隸忠籍勝以藝術傳也多矣

鄭布衣煜

鄭君煜字畫人仁和人布衣以學行著與鄉人黃士珣周三燮齊名友善結文字之會工畫尤精音韻學著韻學音義詳釋百三十卷里居教授奉九十老母承歡如孺子娶婦早亡君年僅十九歲以兄有子卽終身不昏咸豐十年城陷君所居僻賊未入門旋退去是冬君與門弟子書曰紛紛避亂踽踽家居寇若復來吾必爲殉難良民不能苟活也明年城再破自縊死從子堃與其婦沈氏同殉而是時周三燮子頌亦率繼妻金氏女貞姑赴萬安橋河死頌字扶雅少孤力學旣補諸生課徒自給能詩有父風兼善畫性疏傲食貧二十年泊如也在圍城中絕糧者久嘗繪

穹廬齧雪圖以見意云

論曰鄭君行誼可入古獨行傳况寇至而死乎扶雅名士卒赴清流偕妻女以同潔吳山峩峩湖水漣漣闡兩先生之風當百世而興起

蔣文學坦

蔣君坦字平伯錢塘人世業鹽筴父某揮霍愛賓客置園亭臺榭蓄女伶歌兒以豪俠稱於時君生稟異質讀書數行俱下弱冠善文章工書法父命從海鹽黃韻珊大令遊學益進才名藉藉然自爲諸生不利場屋遂厭棄舉子業益肆力詩古文辭妻關孺人名秋芙同縣名族女嫻倚聲解彈琴而性好佛自歸君嘗勸納妾因築別室供禮金仙每五更起跪誦梵咒聲絕哀詢其故答曰塵世最苦況女人身願藉慈悲早離孽海由是君亦喜內典夫婦偕隱家園絕無簪紱之念時父已卒遺產尚饒而君倜儻有先人風文壇吟社高朋滿座春秋佳日輒畫舫樽榼玩遊孤山

間夏則避暑西溪別墅關孺人亦俠甚每遇讌客從錦屏後窺之或即席鬬詩有佳句命侍兒取觀之評以甲乙飲久瓶罄則手脫金釧付君爲沽酒貰以故西泠才人無不知有秋芙女士未幾孺人病死臨去了了念六如偈聞者歎爲得力淨脩君哀之甚爲製秋鐙瑣憶皆幽閨遺事文極儁雅視冒辟疆影梅庵憶語更過之君自後更落拓無聊多混迹歌場久之遺產斥賣一空蕭然四壁偕一子一妾棲園中每饔飧不給然尙日事吟哦索句於荒畦老樹邊會伊少沂朱迹之兩明府夙愛其才遇有所作委之捉刀得稍藉買文錢以度日無何金陵賊間道犯杭州君在圍城中刁斗烽火夢寐驚心俄而省垣陷賊挨戶搜牢君

眷屬幸脫鋒刃得不死寇退家山殘破勢不能居乃挈子妾及姻戚數人走慈谿依其友王廣文景曾王廣文者字伴石家慈之王山先世甚富亦以高才能詩豪宕自喜落其產者然其人故義士見君攜眷至讓宅以居日用供給絕無吝色時四明亦多風鶴警兩人飲酒輒悲自念身既潦倒又遭百六厄運不知下場作何收束擾擾人世眞是無邊苦海追憶秋芙孺人撒手先去不罹兵刼何異登仙證佛爲之相對嗚咽既而撫軍王壯愍公涖任整頓戎備招集流亡會城頗有起色君因思故鄉風景大有歸志廣文堅留之不從而貲斧無所措廣文拮据謀之得數百金乃賮以行追返杭州而寇又至西子湖頭盡泊艨船羅網

遍地無由避逃君匿身敗巷出門所見皆惻惻無人色久且厨絶炊煙全家骨肉相繼偃斃及是冬城再破而君亦以凍餓死矣年約四十君博覽羣籍才最敏爲駢體文頃刻可就貌頗寢陋而關孺人姿致妍淑閨中互相敬愛君著有三十六芙蓉館詩集孺人亦有詞稿已付剞劂今皆燬於兵燹君束髮結友聲氣甚廣臨難周之者王廣文一人然終無裨於其死廣文自君回杭未數月大醉得疾竟不起蓋先君而歿猶幸不見賊之蹂躪明州也 退安居士筆記

論曰余與王廣文最契歲已未秋廣文應試省門寓蔣君家余訪之輒留飲每以尊美餉我時蔣君在座廣文譽我能古文遂以關孺人傳相屬而手持詩集秋鐙瑣憶及孺

人詞稿相贈既而余報罷意緒甚惡竟不果爲孺人作文也迨寇難起兩君相繼猝逝思其平生歡好之誼爲之黯然而蔣君死圍城尤慘因爲之傳并以孺人及廣文章連書之云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六終

男賚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七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沈主政璜

沈君璜字竹虛錢塘人少補諸生穎慧能文尤工於詩嘗作西湖櫂歌曰跨虹橋外暖波濃劃破琉璃碧幾重采得蓴絲歸去晚一聲聲聽鳳林鐘短笛新翻水調腔漁娃多住白蘋矼一生不識風波惡人與鴛鴦總是雙日高解纜故遲遲自向船頭理鬢絲不是曉妝波作鏡要將眉樣較西施盪槳歸來日未晡晚涼門外飼羣鳧東鄰姊妹閒歡笑折得湖中金鉢盂杏子單衫稱體裁嬉春士女暫徘徊船頭一尺桃花水照徧驚鴻小影來畫槳如飛趁夕曛好

風吹亂鬟邊雲扁舟棹入花深處人共芙蓉兩不分一點
雲陰澹漸消娟娟月子畫良宵秋來頗動團欒思不許郎
船泊斷橋又汪水雲碎琴歌曰念家山破宮苔秋六宮掩
泣臙脂愁故國茫茫天水碧鍾儀甘作南冠泣當年供奉
入天府自製新聲爲君譜琴師豈少太古絃趙家已無乾
淨土江邊忽報白雁來何止金甌缺難補負囊不辭萬里
行燕山雪滿邊歌苦離騷一曲天爲愁彈不成聲淚如雨
南歸催餞梁園春陽關別調愁宮嬪忽然變徵裂金石一
聲擲地揚飛塵桐枯玉折紫鸞泣孤臣碎琴如碎身舊物
惟留賜硯在斧柯片石隨遺民君不見思陵琴士號黃震
日給黃金被親信同是宮庭待詔人惟君蕉萃凋雙鬢吁

嗟乎文山琴絃絃迸露正氣吟叠山琴聲聲訴出郤聘心文山叠山埋碧血水雲之琴從此絕其詠白荷花詩如四面秋波風定後一池明月夜涼時獨留本色驕炎日願引清風洗熱腸兩聯句亦幽雋且有寄託一時才譽藉藉學使吳晴舫趙蓉舫兩侍郎皆賞識之充優貢生旋舉於鄉咸豐九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假回里會粵寇自金陵竄陷省垣君從容謂家人曰余已受國恩義當死汝曹宜各自盡毋爲賊辱於是弟某及妻吳氏子敦肇敦詩女大姑子婦施氏姪某皆以次投環縊君視其氣絕亦自經以死時十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事聞恩卹如例記參浙退安筆

論曰昆明趙文恪公視學浙江下車觀風得竹虛主政卷

輒深賞之刋其詩賦於試牘中迨公校士四明余亦以杜

鵑花詩受知時人遂謬相稱許焉其後主政登上第官戸

曹雖以鄉郡之破死於寇難然大節錚錚足爲澌水光而

余潦倒於世迄今三十餘年白髮鬖鬖猶以家貧賣文隨

俗俯仰恩之殊自慚已

劉主政鍾祥

劉君鍾祥字乙藜錢塘人少有慧質爲諸生善詩文襟懷瀟灑嘗作夏日田園雜興詩曰絲絲梅雨灑芳畦如畫新秧插欲齊隴外荷鋤人忽至一肩蓑壓綠雲低椶鞵軟踏向郊行蛙鼓微喧夜景清小坐迎涼明月下幾人閒話豆花棚芊葉塘邊風日妍半渠碧水漾淪漣晚來會有詩人至一鷺前迎若聳肩又有孤山探梅記曰二分春色潛苞疏密之英一角烟巒似寫睡醒之態剛尋西子花憶南枝訪高士於巖中俟美人於林下此探梅之約於以訂而孤山之遊於以來也每交霜旦或遇晴初買一舸以盪波挈雙瓶而貯酒翠擁蓑輕蠟搯屐短欲馱詩料借來賈島之

驢爲導游笻覓得林逋之鶴則見紅疎虬幹黛寫螺鬟有風聲鳥聲有竹影嵐影寒雪微堆蘇半體已枯之樹酸風欲怯吹千年重返之魂由是扳蘿登峻繞逕穿巖烟霞自深林壑特異疏籬曲護麂眼微遮瘦幹爭棲鵲聲欲噤紅亭低亞層巒疊嶂之間畫檻斜圍疏影暗香之裏柏堂遊遍竹閣尋餘孟浩然踏殘雪而來同玆清興陸放翁約高僧而至有是雅懷已而夕晻在山新月挂樹櫂唱徐送鐘聲若催幽賞既多游情遂愜則當此梅林徙倚應共敲東閣之詩若言平山色空濛似不數南屏之秀前後學使校士武林皆愛其才置之高等尋中咸豐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授刑部主事乙假歸里十年春粵寇陷省城君匿居

里巷旋以援軍至賊退得免中丞王壯愍公屬其督治北鄉團練明年九月賊自餘杭竄入其境君同諸生史賡颺朱潤之沈拱元馬鈞王錫疇鼓勵鄉人禦之已而衆潰君投水死賡颺等亦殉焉 案襲牖餘談王中丞知劉主政篤誠可恃屬以北鄉團練事防堵花園村化龍壩三敦鎮等處既而賊攻杭州益急分擾北鄉勢尤鴟張衆熾主政非守土官勸以挈眷他徙主政勃然曰危難至此妻孥存亡聽之可也吾當効死以酬 國恩仍督戰力禦之團民多死主政身受重傷謂鄉人曰事已不可爲吾惟以身殉之特不願賊刃汚我頸耳遂於花園村投河死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也 事聞

優䘏如例 退安筆記參浙江忠義錄

論曰劉乙藜主政爲諸生時肄業紫陽書院與同縣李節貽沈竹虛皆以年少才儁爲山長項梅侶先生所契重及後吳崧甫趙蓉舫兩學使尤賞識之才名益著不料轉瞬

數年俱罹紅羊之刼余欲爲主政諸人作傳而苦無事實可徵乃采其殉難事蹟以試牘所載詩文捃摭書之俾稍存厓畧云

胡孝廉現

胡君現字次璪仁和人父敬翰林學士兄珵刑部主事皆以詞章鳴海內君少穎悟克繼家學下筆千言時值 宣廟中年洋烟之毒日滋鴻臚黃公奏請嚴禁 天子從之君有詩紀其事曰鴉片入中國自明季濫觴云自暹羅來厥名爲烏香又名阿芙蓉價共兼金昂亦名合浦融煎用腐骴瓦瓜哇汗以進蔽酉巴以亡邇來十餘年吸食人如狂最甚閩粵境因地通外洋閩則門五虎粵則城五羊通都及大邑到處奸徒藏精鏐潛貿易歲耗千萬鏹數大夫之富家蓄若桿槍至乞兒之賤亦匄餘瀝嘗即如浙温台花競栽米囊製成名士烟利遠勝稻粱邑宰飼打花些少

攉路傍謂眞芟刈之租賦無由償果否前數紀斯郡皆抗糧任投時俗好忍令田疇荒他省種亦然民做官聾盲我聞鴉片販捆載盈筐箱來源在番船轉市遍遠鄉賄賂之所通關隘兼津梁又聞鴉片館深邃營廊房供結貯妖姬偃息羅匡牀紈絝之所遊消息通徽茳護持有役隸聚散猶麕麖官訪欲追蹤彼聞早遠颺耶孃苦相戒偷吸同瓊漿妻孥轉相效恣吸同渴羌豈知是腊毒甚赴火蹈湯豈知懼慘禍勝刀劍鋒芒刀劍避可免嗜此身必傷湯火療可痊嗜此命必戕爲肩削而聳鳩面黧且尫雖生入鬼籙不死嬰朝章國家設庶僚均宜守官常奈何參佐輩結習成膏肓居然開烟盤靦面臨公堂爲官尚如此何況獲與

臧國家設武備本倚爲干將奈何營卒輩逐臭逾蜣螂適然值烟癮束手赴敵場爲兵尚如此何况優與倡涓滴成江河累塊成山岡因循致貽患此咎應誰當侍臣請申禁抗疏陳大綱　九重赫斯怒　敕下諸封疆　命各抒所見爲下民除殃敷奏小異同持論皆精詳　聖心仁如天法外埀慈祥寬之以日期活之以醫方自後倘不悛哀哉此愚氓止辟期用辟法準虞夏商勉旃羣有司奉　詔毋疏防旋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試春官下第歸遂厭棄舉子文謂士人當專事經史有用之學又嗜算法與同里項名達戴煦講求弧綫之術家居杜門未嘗馳騖聲氣干預外事杭人咸高其品咸豐十年二月寇陷杭州君盡載其

孥出至艮山門大呼曰此清流也吾得死所矣遂投水死妻孫氏妾方氏女和從之明年冬省垣再陷君從兄珣亦佳士也率諸子慶曾榮曾曜曾罵賊被戕一家男女死者十五人（浙江忠義錄參國朝詩牘）

論曰書農學士博學工駢體文主講紫陽書院最久武林名士咸出其門下次瑤孝廉才名不亞於哲兄頊圃比部而皆多疾是以比部登第輒退居而孝廉亦無仕進志然其品學俱爲鄉邦所重比部早歿孝廉又嬰寇禍以死悲夫

戴明經煦

戴君煦字鄂士侍郎文節公熙之弟也諸生少善制舉文已而厭棄之吟詩寫畫其畫似倪雲林以疎淡勝尤精厤算用中法凡啟蒙九章細草圖說九數通考四元玉鑑諸家言皆能貫通其理西人見所爲書甚推服之爲人冲和靜穆避俗如不及世事一不與聞終日默坐齋中持籌布算自樂其所學也後循例貢成均竟不赴有司試杭城既陷文節赴水君聞之慟哭曰吾兄得死所矣亦投井死年五十六事平大吏奏於　朝附祀文節祠君著有求表捷術已刻入粵雅堂叢書餘如莊子順文陶靖節集註兵燹後尚有存藁惟詩集已散佚僅餘次大兄過廬山原韻詩

一首見於習苦齋集中吉光片羽彌爲可珍詩曰平泉橫駛飛泉縱千尋壁立狂波衝迂流穴出鳴丁冬旁亘大石屯冢封緣坡左轉迎面逢滿皺紺苔霞綺縫菰蒲丁覆上樟松蓊鬱差勝桃李穠清奇一洗塵境胸危梁促步勉力從驟觀神懾容爲恭疾如鏃矢紛旋形燦若明珠散叠重猱升不上鳥絕蹤誰支竹覓僧厨供平生偃蹇感秋蓬自傷匏落難爲容世情轉淡遊興濃安能苦守終茅龍湖山南北曾策笻冷泉亦饒飛來峯知非瓦釜方黃鐘浙江忠義錄參養自然齋詩話

吳教習受藻

吳君受藻字擷蘅仁和人先世皆以明經官學博父康圻字漁亭詞賦尤有名與吳穀人黃書厓姚春漪諸先生倡爲唐賦以爲宋元明來久失其傳相與振興之著有琴臺合刻藝林皆傳誦之君生而穎敏童時詠筆花詩有五色豔迷江令夢一枝春映謫仙杯之句稍長承其家學兼工書稿諸生試皆高等所爲腐草爲蠲麐趾褭蹏諸賦規矩秩然宗風猶未墜也旋爲學使吳崧甫侍郎所賞識以優行貢成均考取教習咸豐初赭寇踞金陵淛水震動君里居感時賦詩曰側身四望皆干戈烽烟滿地愁如何堂堂男子身七尺困伏窮簷日匿迹翻雲覆雨閱世情眼前爾

汝何分明毛錐誤我愍欲死塡委溝壑那能起男吟女呻晨苦飢老妻對我聲酸嘶他鄉轉徙去復去如魚橫流不自主東風野桃開小紅愁人血淚斑駁同何如壯士安天下願著短衣從匹馬其志之骯髒如此十年春杭州陷君誓不走匿大書於門曰吳某全家殉難會援師至寇遁未至其家不果死明年冬省城再破君竟以駡賊被戕矣事聞　恩邺如例養自然齋詩話參浙江忠義錄

李孝廉念孫

李君念孫字節貽錢塘人少孤家貧母守節以撫之稍長事母以孝聞劬力於學博覽羣籍以高材生籲於庠嘗詠新柳詩有二月春風裁葉易六橋雲嫩漏春多之句爲先讀項梅侶所賞識其湖山春社賦試紫陽第一中數聯如問春信於二十四番有鬬酒尋花之樂醉社公於一百五日在鰲頭麥尾之間枌榆循俗此間得三面峯環蕉荔迎神其地認一弓橋對卜穀祈蠶傾倒甕中之玉歌鶯舞燕銷餘鍋裏之金聚楞嚴之十種仙乎水珮雲鬟遲吉戌之五朝樂矣黃雞白酒盡日靈旗徐捲恰當桑柘初晴有時曲徑勾留不惜烟波將夕皆意愜神融寫景如繪尤工書

法學顔魯公求者盈門天性高潔所居左圖右史案無點塵與同縣錢松毛雝諸人爲文字交暇輒煮茗談藝或訪巖棲老衲參究性命之旨世俗榮利無一攖心時人稱之爲李居士咸豐九年舉於鄉意不欲與計偕而以令甲當覆試不得已北行及至京師聞杭州猝陷急急歸寇幸退去里巷多殘破錢松已闔門殉難君抑鬱不樂息影蓬戸有過之者相對流涕而已十一年冬省城再陷與毛雝同死之松字叔蓋爲人孝友兄早歿事寡嫂甚謹平居狷介自好獨肆力於金石書畫之學最精篆刻得者珍如拱璧雝一名庚字西堂諸生年十三已能作大字長益以書名貧而好施鬻字所入悉以賙宗黨云 浙江忠義錄參獻古堂文集退

安筆記

夏明經鼎

夏君鼎字仲笙錢塘人諸生事父母以孝稱好學工書有才名嘗以錢塘懷古詩受知於學使趙文恪公詩云鳳舞龍飛地荷花桂子天金戈開國日泥馬渡江年濤白沈星弩冬青泣杜鵑山河還我否一樣委荒烟臏有孤忠在湖山繫我思奇冤雙少保終古兩叢祠夜雨雲旗冷秋風石獸危墓門容展拜酹酒薦芳卮宦跡隱居中千秋幾寓公山傳胥母古亭訪夢兒空放鶴梅花雪聽鶯暖樹風四賢垂祀典清況本來同不盡勾留處青山繞郭斜白飛龍井瀑紅放馬塍花壞塔空王剎殘碑帝子家滄桑無限感古樹有寒鴉旋食餼於庠累應省試不第循例貢成均張文

文貞公視學浙江甚重君之文行及赭寇犯杭州與文貞俱在圍城一日君往謁之憤寇氛之日熾相與慷慨悲歌誓以同死未幾城陷文貞自縊君將投井賊入其家爲所執君大罵不屈被殺浙江忠義錄參退安筆記

方孝廉德駿

方君德駿字訊梅錢塘人工詩文性耿介不詭隨徇俗道光二十一年舉於鄉其闈作神似金嘉魚名重一時旋以南宮報罷就幕禹城有贈友人孫子授詩云同住鄉關各一天知君曾在見君先驚人手筆推三絕愧我頭臚長十年意氣當如出匣劍功名休道上灘船天涯舊雨無多在分袂臨歧倍悵然後屢躓於春官試絕意進取策蹇南還適值寇踞金陵擾及瀏河遂家居不復出與二三知交遨遊湖山間咸豐十年杭州城陷死之同時諸生姚光雲魏福疊趙笙鏞亦殉難光雲字銀河仁和人讀書安貧課徒自給中年以後裹足棘闈作詩遣興有似水門庭春亦至

曉來微雨自栽花之句其幽趣可想也福增字樟亭錢塘人笙鏞字雲颿仁和人俱長於詩福增遊南湖云東風送我行出郭沿浦涘選勝窮日夕歸路餘霞起最饒遠致笙鏞弔陸鯤庭先生七律亦極感慨詩曰一死同於泰岱巍駱莊西去近漁磯故都未返行人節荒野猶生義士薇難弟漂零仙蜺杳故交淪落鬬兵稀男兒致命生平事坐對松楸悵暮暉人謂末句已爲笙鏞死難讖語而福增於庚申之變實全家殉之云明年辛酉冬月省垣再陷死於寇者又有諸生毛如春鄭士雯如春字笑山仁和人少持功過格事親以孝閫氣度和藹絕無疾言遽色年三十餘始獲一衿雅喜吟詠有絕句云長日閑門春意舒風搖花影

忽疏疏研硃點墨無餘事手撥牙籤讀舊書人多誦之士雯字蓮卿錢塘人天懷恬淡與人言清如玉屑頗似魏晉間名士年逾四十食餼於庠有詠春日海棠詩云不藉烟籠不受風曉妝微抹二分紅尋春湖上人如海那識丰姿絕代工亦借以寓感也養自然齋詩話

論曰訊栴孝廉最工制舉文字而竟敝車席帽困於長安道上所謂科第殆有命耶至彼姚魏諸君皆吐屬風雅翩翩佳士也乃既蹭蹬名場不得唱桂枝香之曲而復身罹浩劫與方孝廉後先歿於兵刃何文人之厄至斯也洵可哀已

陳文學垣

陳君垣字薇卿錢塘人諸生事親以孝閭家赤貧性孤介意所不屑斷斷如也善制舉文尤工詩少時即以詠雪羅漢馳名紀詩云沸入三摩地天飛六出花兒童爭幻戲羅漢看趺跏鑄象輸勾踐摶人勝女媧光明開淨土變化等恆沙白髮千莖秀紅塵一念差銜書來凍雀著糞有寒鴉說法疑霏屑談經欲粲葩身非金不壞心總玉無瑕炯炯精神爽空空色相誇慈悲心隱淚解脫日迴車離垢莟痕瑩圓光石鏡遮莊嚴生下界西去望途賒及長補諸生屢躓於省試與陸振藻兄弟及馮福祖魏大均鍾駿聲交最契爲湖上之遊月必一二次窮幽選勝間以小詩相倡和一日天大雪六人攜酒肴箬笠草屐往來蘇隄葛嶺間至孤山更深僧已鍵戶矣叩之不應乃於巢居閣旁小亭憩坐出懷中火酒共飲飛絮漫天湖山如夢拍

桼長嘯凍鴉聒聒驚起林中雪如墜粉灑懷似海遙見隔湖有一人持纖過聞亭中笑聲延望久之去翌日湖濱居人喧傳謂昨日巢居閣有仙至也咸豐十一年冬杭城陷垣與妻子皆殉難著作無一存者掞藻亦歿於寇振藻福祖避亂流離他鄉死振藻字雲彥會膺鄉薦留心經世之學塡詞亦饒風趣案振藻丹陽夜泊詩繫纜朱方道孤城背夕曛邐螢流水闊遠磬入江雲子夜清歌滑明河刻漏分漸欣歸路近鄉語夜來聞掞藻字霞賓諸生才氣倜儻爲文多天矯排宕之作詩有晩唐人風案掞藻題宿雁圖云迢遞關山幾宿程沙寒月白水冷冷稻花零落蘆花老何處秋聲不可聽福祖字卓庭丰神玉映詩亦清澈竟困於小試云養自然齋詩話

論曰庚辛之間省垣寇禍最劇武林名士多罹於難浙江

忠義錄不能盡登之列傳僅載其姓氏於表中如陳文舉諸人是也幸鍾亦谿殿撰養自然齋詩話因詩傳人可補浙錄之所畧焉殿撰與文學本舊交即孤山遊侶之一也二陸之父又泉翁名仁鏡亦杭之宿儒云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七終

男賚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八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周太守學濂

周先生學濂字蓮伯後更名學汝字禮傳烏程人幼而好書不甚喜制舉文爲諸生受業同里楊明經知新教之治許鄭學嘗自言讀他書輒惛然欲卧及治箋疏益煩碎心益開朗有條理座中客有爲漢宋之說者必信漢儒至面發赬齦齦不少休道光二十六年由副貢舉於鄉再赴禮部試不中第家居銳意著書謂說文九千餘字無闕奪於古今文字無所不該自六書之指荒始有以經所有說文所無爲疑者譔說文經字攷舉經某字當說文某字皆於

聲求之亦有聲絕相遠形似致誤者別據漢隸正之世所傳虞世南北堂書鈔中多徵引古籍可寶貴顧刊本多妄改先生據嚴可均所校影宋本博稽羣言鉤心攷覈二十餘年始成定本案湖州府志學濂研求訓詁以經典相承之字有不見於說文者假借以求之他說所無伸以已見名曰說文經字考以補邵瑛羣經正字所未備虞世南北堂書鈔爲明人改纂世無善本嚴可均校五十三卷而中輟先生得可均校本依例續校歷數載而成遂爲完書又案湖州志周學濂著說文經字考五冊北堂書鈔校本一百六十卷其他校訂書尚夥不悉數先生兼工詞章駢體文似胡天游古今詩典雅似彭兆蓀著有采蘭簃集四卷當道嘗聘主安定書院先生歎俗薄道喪持先儒顧亭林行已有恥之說以訓後進聞者咸嚴憚之浙中變起趙忠節公檄先生議防守事先生故與忠節善應之出忠節

酒後嘗妄殺人其屬不敢與辯輒推先生出與之諍論每有所縱釋李副將楚材率師自皖中來援李故降寇所部慓捷善戰其視浙軍蔑如也每至防所於諸鄉老無所不狎侮或騎其項背爲戲獨見先生不敢犯曰彼儒衣冠者可畏君輩不及也李後與忠節有違言突圍去賊屢攻湖城不得志漸蹂四鄉鄉民及旁縣皆來居郡至辛酉之冬編審戶口至二十萬逾常時先生與忠節議令居民願出者弗禁則耗食者寡庶得專顧兵糧或持謂爲不可忠節不能決已而賊圍日急先生弟縵雲侍御奉母如滬瀆勸先生行先生歎曰記有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子以母出吾留此義也子無慮我矣同治元年五月三日城陷先

生闔門自經死妻張孺人及子婦皆從年五十有三事聞
贈知府銜附祀昭忠祠先生生平最服膺段大令與高
郵王氏嘉定錢氏諸宿儒其好學由於天性在圍城中猶
整理舊藁兀兀手寫終日不倦及城將破先生急以所著
書置之學宮敗壁中謂其友曰幸不爲燼遺數卷書流落
人間後世尙有知我姓氏者既而賊入肆行焚掠先生所
藏之藁草竟爲所毀或曰經字考爲人傳鈔纂名刻之云
謫麟堂集參浙江忠義錄湖州府志
案曰浙江忠義錄及湖州府志皆有先生傳然文甚畧
不足徵先生生平余故以戴子高所撰墓表爲本而采
浙錄與湖志語以附益之庶幾其事稍詳明云

凌廣文堃

凌君堃字仲訥一字厚堂烏程人世居晟舍鎮父鳴喈嘉慶四年進士官兵部車駕司主事上疏言馬政以越職去君幼有異質能伏氣行水中十歲隨父宦京師遭母喪君昆弟三人失後母愛日事搒箠無人色伯以杖死君見而大痛懼終及死則伏哭殯宮前絕粒七晝夜日禱西山神祈速死嘗七餌毒兩咽銅再縊脰一溺一顛卒不死有憐之者曰盍行乎孝子事親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君憮然曰敬諾於是走之晉道乞食遇相者奇之受以術令張肆太原市中得錢以給乃隱姓名自號戴髯子徧習壬遁軌革陰陽岐黃諸家言爲人揲蓍相宅治病多奇驗臨汾張生

自言善易筋經術年百歲矣色笑如嬰兒力能曳九牛君從之學盡其技嘗遇盜數十人於野行劫君馳馬揮鞭縱擊之盜披靡遁禽其魁與語有過人者遽釋之贈以文馬百金自是恆忻朔代閒多嘖嘖稱君之俠者無何其父有故入官於晉跡之以來勸之爲時文應順天鄉試得中式時道光十一年也明年會試不第父使請業於阮文達公命治經始辯別禮宮室服食制度譔尙書逸周易翼學春秋理辯數十萬言於書不廢梅賾古文於易兼綜孟京虞鄭諸家於春秋條貫左氏該以周禮又著有德輿子外集尋以已書與父所著論語疏義尙書考疑讀書蠡言合刻爲傳經堂叢書然性怪槮好大言惡宋儒尤詆朱子闢者

咸駭其言頗好經世之畧其客代時嘗以錢百千得不耕之地數頃畫溝洫引虖沱水委折溉之成畷田畝稻十五六䈥分十之二歲作疏防又分其六以利佃人徑畛則植葵韭瓜蔬復鑿渠育魚蝦笑曰推是以富天下可也最喜言區田法謂成湯七年之旱賴伊尹以此治田故民不飢死繪圖著書逢人必勸顧無一人信之者晚年選授金華教諭値巨寇踞金陵君私居輒叱咤曰大劫將臨浙江無一片乾淨土吾所相人多橫死者奈何又言年逢庚申京城有急兵而杭城亦破數皆前定莫可挽回咸豐十年聞湖州驚遂棄官歸明年寇至掠晟舍鎭家人勸君行君歎曰天下皆若輩也行將奚之因舉酒自酹招所善潘生與

俱賊入見君危坐愕眙不敢前報其魁至脅君降君大罵手格殺數賊爲賊攢刃死潘生從焉案庸閒齋筆記凌君自歸後居晟舍鎭湖州陷之月自卜賊當於某日到鎭若過巳時則無害屆日將開門飲酒以待至巳時賊果至執之以去僞王聞其名曰以爲軍師大駡不從命之跪亦不肯有從賊爲之緩頰受一揖卽縱汝出矣君傲睨自若僞王怒揮去殺之延頸受刃顏色不變而死　又案浙江忠義錄賊犯晟舍塾謂從子鉦曰吾與若數皆當死無可避相與飲酒待賊至果殺塾執鉦至南潯不肯前亦殺於年六十有七　諭麟堂集清風橋下與諭麟堂集所說互異　參湖州府志庸閒齋筆記

論曰淩廣文其始以孽子求死不得遁而爲術士爲任俠卒奉父命受業通儒遂爲經生而其學復喜攻擊紫陽自是性情偏僻然能臨難不屈目無鼠輩不可謂非士之有奇氣者也世多以怪民目廣文亦廣文有以自取之而其

大節錚錚要不可沒云

陳明經丙綬

陳君丙綬字稚君一字秋谷後名長孺歸安人道光十七年拔貢生與朱點張士鵠戴銘金諸人遊皆茗中名士也爲人善詼諧而性耿介絕俗嘗居京師十餘載不謁貴官之門所往還者多係騷人墨客相與修禊江亭餞春尺五莊飲酒賦詩有晉宋間人風格尋屢赴北闈不遇以母老回里不復應試君夙擅雋才詩近溫李詞似草窗尤好宏獎後進見有一藝之善輒揄揚不置家甚貧以書畫自娛其愛古成癖最精賞鑒喜搜羅前人詩集自元明以迄於今必姓氏騶如者乃爲旁究志乘兼及金石掇其遺事以爲快蓋意在闡發幽微非尋常收藏家比終日危坐披閱

不倦晚好性理書同治元年五月湖城失守君歎曰吾老矣何貪餘生且此亦正命而終也與妻尹孺人妾殷氏投繯死君著有晝簃漁唱偕隱堂集關學編亂後多散佚浙江忠義錄參湖州府志

論曰陳君湖郡宿儒也品端而學邃窮年兀兀惟以著述爲事可謂賢已縱使賦命多奇不獲挂名朝籍亦當優遊終其天年奈何慘遭浩刼全家既化爲灰土而遺稿亦付於烟雲文士之厄何其甚哉

程布衣慶餘

程君慶餘字善夫一字心齋又名可大烏程人父雲嘉慶中進士爲陜西城固縣知縣民有習邪教者毁其堂誅其人得循良稱君幼岐嶷從塾師讀過目成誦及長慕其鄉嚴敎諭可均學博採四部書凡天象地形樂律書數金石罔不兼綜獨功令文違格數試被擯年踰四十不得爲諸生大爲流俗姍笑君絶不經意思託著述自見其言書則有六書徵諧聲討原言數則有開方捷法句股比例述補錢氏四史閏朔攷言金石則有校補王氏萃編訪碑錄校正金石續編佚編金石足徵記足徵者徵金石刻與經史事實同異及引經文句異今本爲書者也　皇朝碑版

錄經籍志八卿表督撫提鎮年表等書皆未就君既違於時惟與同郡汪剛木周禮傳兩先生交東至吳詣陳徵士碩甫論毛詩傳義歸而隱修經業作句讀師或賣文以給君母喪明每飲食起居咸賴君扶持然後卽安見者謂爲難能同治元年賊陷湖州君從母赴水死（案浙江忠義錄湖城失守程慶餘母趙不能早徙賊驅之去而執慶餘慶餘依母不肯行強之大罵賊怒殺之與謫麟集言投水死微異）年四十三未娶無嗣後其從父歸自晉招魂葬於峴山之側越七年弟子戴望立石表其墓（謫麟堂集）

論曰茗中戴子高望治經有名實程君之高弟也子高撰程君墓版文自言年九歲就君授讀周易尙書爲之正文字明音讀閒本漢師說析其文義異於他師望始知嚮學

訖今粗有專緒不見鄙於秀人偉才君之賜爲多其不忘師之德如此然程君不但以經師見重觀其事親之孝卒以賊至從母殉難固亦獨行中人哉

周布衣思程

周君思程字抑凡別字一庵烏程人性孝立品端慤博覽羣書好講學宗象山陽明謂其言直指心性最爲簡捷近日士人沈溺於聲色貨利皆由失其良知安得起兩先生而覺之家貧爲童子師規行矩步以身爲範咸豐辛酉間賊屢攻湖州君處圍城中猶館蕭寺晨入暮歸授經如故時湖城防軍多武夫悍卒過而見君危坐堂上與其徒講論語皆立其下敬聽之罔不怗帖然或太息而去既而寇警日逼有諷以他徙者君曰吾父年八十四老病臥牀蓐間不可轉移且賊圍嚴出城一步卽遭羅網去將安之城破吾死父側命也及同治元年五月城陷賊掠貨不得君

又不屈遂遇害君著有下學指南願學編諸書同縣陸君光照廩膳生事母最孝母持殺生戒巳亦不食生物家人化之母死數年不敢亦好談性理著書宗程朱賊入湖城自縊死後有司俱請卹如例浙江忠義錄參霜橋筆記

張文學福僖

張君福僖字南屏烏程人諸生精於歷算與戴明經煦爲契友戴亦喜講疇人之術者也尤嗜經學訓詁悉遵漢儒如師貞丈人吉謂貞字當作問字解考之周禮天府鄭司農注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大卜鄭注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後問焉兩引周易解作問字解乃說者謂彖傳何以有師衆貞正之訓不知正人爲正正於人亦謂之正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孔注云正謂問事之是非天府鄭注云問事之正曰貞貞之爲正蓋即就正之意衆正云者已並丈人二字解之矣不然彖傳何無丈人之文乎況師之爲卦初二三五位皆不正故皆不得貞

名是貞之爲問解可無疑已又解撙節二字鄭注曰撙猶趨也釋文云趨七俱反就也向也正義曰撙者趨也節法度也言恆趨於法度案趨同趣音促非趨走之趨釋文誤解趨字正義並誤解節字也考薛瓚注漢書王吉傳曰撙促也撙促古同音葢恭敬撙節退讓六字平列恭敬義相因撙節義相因退讓義相因而撙節與退讓義又相因撙猶趨也趨讀局促之促謂自抑損也撙之言損也管子五輔篇曰整齊撙詘以辟刑僇尹知章注曰撙節也言自節而畀讓五輔篇又曰節飲食撙衣服是撙節又相因也荀子仲尼篇曰恭敬而僔楊倞注曰僔與撙同謂畀退也是撙節與退讓義亦相因也又考撙節之撙不見於說文

蕝撙當爲剸說文云剸減也荀子不苟篇云恭敬繜屈又
作繜是撙繜剸傳四字古可通用又作望楚與堂景山與
京解曰首章先言營宮室蓺樹木得其時制次章乃倒本
前章言徙居楚邱卜宅觀桑之事故曰升曰望曰與曰降
曰卜皆相度居處之義仰觀俯察非爲測景陳氏以爲此
章乃升虛之事不暇爲之測景其說良是況上章已有定
中揆日明文不應於升虛時復言測景也景山之解當以
傳箋爲正而以水經注參之然不先證明楚邱所在其說
亦未足據也桉漢書地理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邱齊
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濮陽又東郡濮陽衛
成公自楚邱徙此故帝邱顓頊墟後漢書郡國志成武屬

濟陰郡以爲左傳戎伐凡伯於楚邱即是其地傳云景山大山楚邱有堂邑者箋云登漕虛以望楚邱觀其旁邑及其邱山是謂楚邱與景山地相屬也案水經注菏水分濟於定陶東北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酈注云衞詩所謂景山與京是也又北逕楚邱城西酈注云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邱亭杜氏云楚邱在成武縣東衞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城楚邱以遷之即詩所謂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是其事也據此說與班志正同互相印證則楚邱確有定地而景山所在亦無疑義矣乃說者又以今開州滑縣西有楚邱分戎之所伐與齊之所城爲兩地蓋嘗考之閔二年立戴公廬於漕齊使公子無虧戍漕

僖元年諸侯城楚邱封衛於是去漕而遷楚邱矣十二年爲狄難諸侯城衛楚邱之郛十八年二十一年狄圍衛衛遷於帝邱是必帝邱可以避狄故去楚邱而遷此若楚邱在滑縣則與帝邱接壤相去不足百里狄可圍楚邱於滑獨不可圍帝邱乎必不然矣是楚邱爲成武縣地其說莫可易也而水經之景山則從後名之者卽毛傳之大山也詩地理考引太平寰宇記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五里今寰宇記無此語則此說亦不足據卽商頌之景山與此無涉亦不足難也君之精於說經如此學使者按部至湖州每列其名高等然省試絀不得志僅食餼於庠爲里大師咸豐季年賊犯湖城君方客遊上海賫趙炳麟與其姪

景賢聞將入湖州行至織里賊執去得書巾帶間有請兵援救語賊惡之被殺事聞　賜邺如例退安筆記參浙江忠義錄

論曰浙江忠義錄有張君傳祇言習疇人之學不云熟於訓詁也余今歲佐修慈谿志楊履安太史以試牘殘本見示中有張君說經之篇亟手鈔之卽採浙錄所載君死難事爲之傳云嗟乎寇亂以來吾浙士之著述掃地盡矣其刊入試牘者所存亦屬寥寥世有有心人倘能搜輯而彙爲一帙付之剞氏殆所以慰彼泉下人也

姚孝廉湛

姚君湛字子展歸安人生而徇敏十歲從塾師學日嬉戲不中程度師怒將朴之則請背所誦書無誤奪者師奇之年十四學古文十八補縣學諸生益務流覽無所不學而壹以古文爲歸嘗謂文章原出於經治經之本在明六書小學於是致力說文辯析段嚴諸家得失請益於同郡周孝廉學汝程處士可大又從長洲陳徵君奐宋大令翔鳳問漢師家法故君於經能遠致端緒顧性喜通不尙專家嘗欲仿劉陶中文尙書例爲定羣經其所欲爲之意具答吳賛君鍔書鍔陳徵君弟子也其書曰湛聞學必本諸經通經必先正文字明訓詁第今監本經多譌奪而唐之開

成石經亦未盡善欲仿汴宋石經例以篆隸二體書爲定本初取周易寫之未能終卷蓋其篇次更諸儒迻易錯亂未可遽定又漢儒傳易家數最多其文字異同叚借視他經尤甚非偏攷之不能知其本字而俗書不見於說文者亦多無以下筆周易若是推之它經可知用是輟業而中文之議始作中文起於劉陶之定尙書意欲以其例推之各經然其事至鉅而用力至難蓋近時刊本之譌奪可以釋文石經宋本正之諸儒傳錄之誤及後人竄改與俗字非說文所有者可證以漢儒緒說而正之惟今古文之是非得失則其傳皆最古出於七十子之徒非千歲而下所可懸斷也大氐古文多叚借今文多本字文異而義則

同西漢經師各爲專門不相通曉東京諸儒始會通其說剏讀爲讀曰之例以正其譌剏讀若之例以通其叚借而後諸經同異渙然以釋然其中亦有絕不可通者音義乖殊師說互異宜並存之以俟治經者之擇善而從而非可以臆見定之如易費氏爲古文而施孟梁邱亦遠有授受書則太史公馬鄭所傳古文亦有不如夏侯歐陽經本之善者詩毛氏傳古文多叚借而三家多用本字夫古時字少故叚借以代之其後孳乳益多似可從其本字矣周官經之有故書儀禮之有古文鄭君所定即中文也然如周官之祧綴當依故書今禮作濯爵禮經之銘餕當從今文作名饋斯又當以許書正之者論語之古魯齊鄭君所攷

定者即中文矣春秋三傳其經文師承各異宜悉仍舊孝經才一篇定之猶易孟子爾雅無今古文之別獨宜攷正其俗書而已鄙意欲用漢石渠講經例條列諸儒攷辯斷以己意爲中文經議其諸經卷第篇目以至漢儒家法異同原流分合下逮梅賾衞包所妄改者別爲攷若干卷又以諸經多叚借字一字至十數義者學者苟執本義推之尟有可通葢六書叚借之例有二其一許君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若說文所記卤朋韋來州革諸字是也其一則鄭君所云蒼卒無其字而以聲近字代之者其用尤廣承襲既久不復知其本義云何湛欲悉求其本字爲羣經叚借攷俟成此二書後然後乃寫定經文耳今方攷爾雅之

俗字多有不可知者此陸氏所云飛禽安鳥水族著魚之類可盡去其偏旁然非有證據未敢遽定今以別紙錄上幸詳教之君年二十五以咸豐九年舉於鄉越歲赴禮部試至山陽值寇亂不得達歸時江甯賊亦出逾廣德攻下杭州分兵趨湖州趙忠節公景賢與歸安縣知縣廖宗元創議募勇殺賊用君議分城中爲三十六鄉每鄉之民輪流登陴人自爲守又設循環牌法自甲至癸互相譏察奸宄無所藏匿其後廖公去官君與鄉人士共主其事賊屢來犯楚軍迭出挫賊民丁助之楚軍乃胡文忠公所遣援師自皖中來者兵主爲蕭觀察翰慶蕭君戰歿忠節代領其衆十一年冬杭州再陷湖郡震恐會城中積穀少而楚

軍各營封捉民船無時得息四鄉商販裹足不前君首持淸野之議言於忠節公請以五十舟出城運米諸營主出印憑約敕其下毋得侵擾忠節不能用俄賊大至四野盡掠至明年三月圍合軍食告盡忠節計無所出謀損民食餉軍守備熊某數欲發兵入城抄括君力爭於忠節而止之至四月民食亦盡忠節不得已用其客計以三十六鄉分隸各營令自求米君乃爲書抵忠節云來書欲令營官抄米鄙意以爲不可當前次查米時民間存米不過半月今雖逐戶搜求所得必更無幾無濟於軍而徒斂怨於民明者之所不出也且營官抄米率以淫刑從事百姓何罪橫被慘酷就令得米已屬難堪況徒勒其空券乎今各營

尙不至絕食鉛丸火藥亦尙足用不及此時并力突圍以通餉道當復何待孤注一擲較勝坐困今不聞慮此日事摎括摎括既盡又當奈何求書雖云此舉出自營官之意然閤下身爲統領又習知民間虛實閤下不言誰當言者律以春秋之義恐各營不能爲閤下分謗也書入忠節惡君强聒數譎不見熊某尤恨君欲致之死以計免五月二日城陷君父先一年憂卒君祖母母聞變均赴水死君妻妹妻從焉賊至捽君出閶二日縱之逸遂轉徙松江之上海依其族以居同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聞急歸奠告先人痛哭嘔血遂中心疾還客吳以是年九月卒年三十無子遺文零落其友施份摎集三十餘首編爲二卷而君所

欲爲中文經議卒未成云（諭麟集）

論曰姚君博文強記銳志治經可爲好學之君子矣至其佐趙忠節堅守湖城持論侃侃更非媕阿之流所能及也及城破率妻妹赴水又何臨難之慷慨乎卒也嘔血以死哀已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八終

贊賢

男賚賢校字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九

鎭海陳繼聰駿孫述

田觀察祥

田公祥字吉生浙江山陰人善詩文工繪事尤以畫菊擅名濃淡疏密古趣盎然藝苑推爲能品道光十四年舉於鄉是科典試者爲編修徐廉峯先生最稱得士如陳蘅伯墉孫柳君衍慶姚復莊燮諸人皆浙中高才生公亦其一也後由部郎累官湖南常德知府晉加道銜咸豐十一年九月寇陷紹興公已致仕家居約孝廉祝銓兄弟共起鄉兵旣而浙西援賊麕集勢日張公攜家入諸曁之包村適同邑諸生朱之琳亦以避難至遂與義民包立身合謀拒

賊久之食盡包村陷公奉母洪太夫人及妻俞氏闔家縱火自焚同死者四十一人之琳以先走古唐村依陳朝雲得免同治元年八月賊犯嵊縣之琳往援與隊長余寅皆戰殁之琳為編修淥之孫有膽勇嫻騎射旁涉兵鈐術數諸書其死也聞者惜之寅諸暨人諸生浙江忠義錄

論曰吉生觀察與家從祖約軒孝廉為甲午同年生觀察既工畫菊得東籬處士之丰神從祖亦嫻繪事久歸道山而觀察至闔門殉難尤可悲也夫

方司馬維祺

方君維祺字蓮卿嘉興人世有厚德家素封不樂仕進爲人敦樸尤好施多義舉歲饑輒發粟賑貧乏大府疏請於朝議敘同知銜然家居讀書如故也咸豐十年四月嘉郡失守官民奔逸已而張提戎玉良軍至君遂出貲募勇佐官兵爲收復計七月初十日君督衆擊賊於鍾埭鎮斃其酋一人俄而醜徒麕集竟中鎗死君明敏好學文詞清麗工書法終日臨池不倦嗜古精鑒別嘗構壺雲閣較川姚孝廉燮爲之記其地水木明瑟中藏金石書畫甚富有周三家彝督侯甬師趛鼎後又得吳天璽甎一時名流競相題詠著有寶彝齋集十二卷同時嘉善孫銘字硯心性耿

介家貧力學父圻舉人著有鴻泥錄八卷銘著鴻泥續錄
四卷事母孝母病危焚香籲天割臂肉和藥進母年八十
七終銘居喪甚哀終其身不食肉及縣城陷避居村落尋
被賊執不屈遇害賊退妻錢氏瘞遺骸畢赴水死門弟子
釀錢爲祭田歲時拜墓有司奏　䘏如例浙江忠義續錄參復莊文權

嚴孝廉炳

嚴先生炳字星巖秀水人生六歲而孤經書皆母授先生亦奮志苦學中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兼肆力於古文手錄姚惜抱郎中古文辭類纂朝夕披誦兼工書畫才譽日盛爲人和而介恥言苞苴絕足不入公府有司或訪之報一刺而已咸豐十年春寇氛漸逼先生屢勸母徙避不從四月城陷賊掠其家子諸生寶森被殺先生急覓刀將自刭忽聞母嗽聲心暴痛刀遽墮地賊黨有知先生者語之曰素聞賢名儻弗從亦不敢相强幸無死遂舍其母逾月母病將卒謂先生曰我留知汝徒以有我在耳今而後得成汝志矣先生具喪事畢竟自盡妻吳氏子婦方氏皆殉焉

或曰賊脅其母去先生不得已隨之行後在常州母死乃自殺云同縣沈先生照字燭門拔貢生授平陽教諭丁憂歸授經於海甯蔣氏藏書多宋元本得盡讀之學益富及嘉興失守與子諸生應鏘俱死難

張文學以煊

張君以煊字元之一字吉盦嘉興人諸生以學行稱鄉里爲文沈博絕麗相國阮文達錢侍郎楷皆契賞之以省試屢薦不售遂絕意進取晚尤工畫性嗜酒每列絹素於杯箸閒且飲且畫灑落自喜人爭以金購之名重一時咸豐十年四月嘉郡陷君避亂梅里貧無立錐地猶提壺解憂醉輒叱咤嘆曰寇氛如此設早習兵家言誓當躍馬從戎今徒持三寸毛錐子奈何會縣丞瞿綬章駐王店鎮團練民勇討賊延君爲謀主乃出應其事七月練勇戰敗軍散賊犯梅里君坐寓室中仍握卷持盃神色自若賊拉與行君大怒擲以硯賊揮刀斫之傷痕遍體越日死年六十餘

同時江檥原名承柏諸生善書法兼擅水墨畫蕭疏淡遠似倪雲林一派尤豪於酒興酣落筆其行草靈動純是化機醒時所書反遜之也後爲賊虜不屈被害又有郭承勳者布衣工書亦殁於難嘉興府志參浙江忠義錄續編

論曰張吉盦文學以名士精繪事爲禾中人所稱許傳之文苑本無愧色況又身佐義旅勁節錚錚乎余嘗謂騷人墨客雖一藝之工亦扶輿之清氣所鍾不幸身逢厄運橫死鋒刃尤屬可哀故於是編多採其人而載之惜見聞有限疏漏者不知凡幾也

張文學晉夔

張君晉夔字理伯嘉興人祖廷濟父慶榮皆舉鄉試第一廷濟翁宿學負重望工詩古文精金石篆隸年八十一歿翁眉長寸許君右眉歧出神似其祖踐履亦篤實下筆斐然以高才生食餼於庠性尤好古所居曰新篁里有太平寺元處士陸景春明處士吳鶴嘗讀書其中年久刹宇荒凉君爲捐貲重葺并修二處士墓立碣樹以松楸人咸美其能闡幽云咸豐十年四月寇陷嘉興欲脅君爲鄉官君力拒之適不中義民起推君主其事乃與同志擊賊於新豐不克歸而軍潰賊掠君里遂挈女弟壽萱景媛（案忠義錄續表作七姑贊姑疑小名）遷於德清之鍾管村而殺賊之志如故也明年

九月二十七日君率團勇禦賊不利舟覆溺死案浙江忠義錄表作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晉燮與二女弟同死列女傳作十一年七月晉燮傳作十年七月年月互異賊入其村諸鄰女方乘涼坐樹下哭有賊五人至露刃索金二女弟瞥見之遽奮躍入河死比賊去村人舉其尸面如生二女生有至性父病風痺五年侍奉左右歷久不怠稍長俱讀書能通文墨觀父兄著作無滯義當寇難之作也二女隨兄而奔不攜一物惟謹藏父之遺稾不去身所至見有水輒欣然喜謂遇賊有死所也又常言兄以不受偽職舉義抗賊故挈家避難我曹雖九死無悔若與賊問答片言便爲大辱臨時須早引決以見祖父於地下卒踐其言聞者無不賢之同縣諸生馮柳孫字稻生庶吉士登府之孫

少承家學譽著一時亦於是年賊犯王店鎮同庶母錢氏

案忠義錄續表作葉氏　妻許氏妹四姑女大寶二姑及幼子投水死

浙江忠義錄參薛時雨藤香館詩鈔

論曰賊之陷嘉興也藉詞安民設立鄉官衿纓之士有靦顏從之者張君力拒偽職可謂大義凛如况夫同仇偕作終捐軀以殉乎至彼女弟誓不受辱牽袂而赴淸流洵無愧名儒之後已

張騎尉震

張君震烏程人家洞庭山父某官杭州都司君事親孝少業儒長而隸戎籍道光十九年補外委攝富陽汛九姓船以賄進駭曰此何物敢汚我力拒之聞者嘆其清守爲巡弁中所未有時當承平內地無萑苻驚君以卑官自隱喜讀書史尤習禪悅慕彭二林居士之爲人著靜修淺說戒殺愼徵錄文多闡發西來之旨邵陽魏源衡山陳鍾英皆與參證嘗同武林汪士驤戴愔禧李念孫宗景藩結蓮社於三一庵粥盂梵唱高風翛然咸豐九年稍遷海甯把總值甯國羽書急調省支發軍火明年二月杭州陷君被賊斫傷左臂會城旋復以疾告休大府夙重其名留之委造

軍械十一年冬城再陷君行至西湖曰此乾淨土也赴水死之浙江忠義續錄

論曰念佛三昧爲淨土捷訣宋齊間高人已啟其宗旨載在南史列傳班班可稽也至有明沈蓮池厥風更暢國朝則姑蘇彭居士尤切皈依大藏萬卷不如彌陀一言振君之意與之相合卒能捨彼幻軀甘心殉節湖水泱泱其即西方之佛國乎

周明經慶春

周君慶春字熙臺樂清人幼慧喜讀書及長湛深經術尤善春秋以舉業教授鄉里弟子常數十人所指授文皆有法而不肯俯效時趨故十五補諸生垂老始循例爲歲貢嘗主講梅谿書院用宋王忠文公法肄業者非敦行好學不得與無事不見令長見亦不及私事一日有所識吏來叩門君迎與之言曰若來省我可也有所關說則不能吏默然去後遂無敢干以私其篤謹多類此咸豐十一年粵賊已陷台州會匪起瑞安平陽襲破郡城樂清危甚知縣孫家丞延君問計君曰溫州以大荆爲門戶其地去縣治六十里北接台州多大山港浦紛錯有險阻可扼向設戍

兵。令道府謀閉城自固棄要隘不復守事豈尚可爲乎因力辭之而衆以君負鄉望强邀入團練局乃與家丞招募丁壯親駐大荆晝夜防之賊不果來同治元年正月賊驅全隊至團丁無餉有離心乞援於道府又不應衆潰賊由大荆入東鄉家丞督營兵拒賊於瑤奧嶺而刖以鄉勇二百屬君分守鹽盤山賊先併力攻嶺傷丁壯百餘人營兵見之奔賊間道薄城城陷君從子諸生遇宗死之二月八日賊集於鹽盤山聚而圍之君猶督勇力戰下多死亡君被執賊素聞其名誘之降君厲聲罵曰我讀書人豈從賊耶賊怒斫之遂死年六十四明日其子某求得君屍頸血染鬚盡赤而面色尚凜凜如生而君弟子趙燠文者當城

陷出走爲賊所得脅之跪不從或曰此趙秀才也賊舁筆硯令治文書煥文堅不承曰我不識字賊笑曰豈有秀才而不識字者脅之再三終不屈已而聞君被殺卽大慟曰我師死我必從之死矣賊知不可奪誘以金贖煥文曰我貧士安所得金賊乃使之荷擔煥文罵曰速殺我我不能爲賊役賊遂殺之餘若諸生孟世模陳樹聲以戰陣死林光濤張繼良以被執死亦皆君之弟子也浙江忠義錄

論曰咸豐季年東甌之亂亟矣監司支某郡守黃某不以重兵扼守大荊而使樂淸令自爲計何憒憒之甚也周君本一儒生明知勢之已去而猶竭其心力捍此一方卒以軀殉可謂賢矣至趙秀才明在三之義甘與師偕亡非正

氣所鍾而能如是乎

姜文學丹書

姜先生丹書字世銘浙江黃巖人諸生敦孝友勵名節不苟然諾父喪三年不去哀母年九十餘事之甚篤與弟玉書同居不析爨行誼爲鄉里所重生平喜經學訓詁篆籀靡不博涉嘗撰盤盫瑚璉敦卒考引據精博以文長不之載晚年尤邃於易根究漢儒之說著有學易筌蹏其書第一卷經文古義二卷大傳古義三卷外傳古義以大象歸經文以彖傳象傳文言繫辭說卦爲大傳以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二節歸於繫辭之末從宋周燔說也以文言潛龍勿用下也及潛龍勿用陽氣潛藏二章爲象外傳亦從周燔說以文言元者善之長也以下八節及繫辭鳴鶴在陰七節易曰自天祐之一節憧憧

往來十一節爲文言外傳從明湛若水說又取繫辭易其至矣乎兩節知變化之道者二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八節書不盡言四節是故易者象也二節乾坤其易之門二節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四節爲繫辭外傳及序卦雜卦俱爲外傳古義至經文字句亦多從古文與注疏本義不同其附錄一卷則孟氏卦氣鄭氏爻辰荀氏升降虞氏納甲京氏世應皆漢經生家專門之學也又編輯古文管見八冊上自虞書下迄　國朝誥詔凡宏文巨製多在焉馬煥章爲之序邑之學者多稱道其書云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六日黃巖陷胡鳳鳴圖復縣城先生亦糾各村義勇以應之越數日逆酋李世賢率大隊至縣城復失先生急率姊及錫

玉書避九峯而賊騎已四出乃匿姊村舍與弟奔山中聞姊遇賊遣弟速去而身下山覘其姊玉書不肯去相與扶姊入九峯寺旋出偵賊賊掩至遂被殺年五十五姊亦遇害玉書被虜死玉書字紱生國子監生事聞贈雲騎尉世職同時殉難者有朱煦袁璜王樂雝牟旭光煦字正萱善天文算法著有勾股名義璜字承份通訓詁樂雝字璧橋著有炳燭齋詩鈔旭光字則顏有文名皆黃巖諸生黃巖縣志

盧助教錫疇

盧先生錫疇字奇芬別字西坪浙江黃巖人父鏞諸生著有序東詩鈔先生性孝友口不言人過精制舉文兼善詩古文詞著有兩一居士稾道光二十六年舉於鄉應禮部試報罷會粵寇踞金陵江浙震動先生抑鬱不樂作述志篇呈其師姜文衡曰錫疇年十五有志高隱嘗捧唐人幽居詩而讀之吟哦不輟棄舉子業勿務淸晨啟後園依大樹下聽鳥聲竊自喜館中諸友早起誦制義耳聞之笑以爲迂弗善也如是廢學者累月塾師戒之不止先祖痛呵斥之乃復理故業年十七出應童試始稍稍志功名二十入邑庠祖父母相繼逝世服闋娶妻生子始有家累然志

仍不在溫飽硯錢帛爲儻來物又志欲爲詩文以傳名於後以故硯家中事若途人由是家益落累益重而入俗始深矣年二十六膺鄉薦乃復志在仕途顧自知非翰苑才州縣繁重又不能勝任思欲得一第授教職藉薄俸以具饔飧蓄妻子讀書談道樂以終身而事與願違再試春官皆被黜而歸家貧世亂此志亦不就嗟乎自區區一舉後俗累益不可言矣先是以乏財故不能不有求於人至是而鄉之孤弱求繫援者日多又不能堅拒私心自念以爲受人惠而不思所報則不義人有急求我力能救之而坐視不救則不仁竊不自量欲效魯仲連之所爲而所遇長吏多齷齪不堪之輩不敢力與之抗故心跡不自白然反

而一一數之哀人之窮未嘗乘人之危濟人之事未嘗取人之財息人之爭未嘗啟人之訟實無不可對人言者然所志要終不在此數年以來盱衡古今頗志於有用之學嘗謂人生窮達命也隱見時也名之傳不傳存乎人功之立不立隨乎世此皆不足恃所可恃者殫吾心力以求其有用者而已儒者束髮入學則當讀有用之書居里授徒則當傳有用之業處而不遇則當爲鄉里有用之事出而筮仕則當爲朝廷有用之人若尋章摘句弄月吟風持祿養交求田問舍雖雅俗不同其歸於無用一也有志於是者希矣大人先生尙以爲難況如小子之不才者乎則亦託諸空言而已諒長者之不余哂也後選授安吉教諭值

湖郡已告警亦不赴任咸豐十一年粤寇擾境先生集鄉兵遣門下士分督之守茅坪趙前菴大邵黃巖溪諸隘自扼義城嶺偕侍王李世賢率大隊攻嶺鄉兵潰衆强掖先生以免乃結茅嫩樹灣日讀文丞相正氣歌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聲琅琅出金石甚激昂之志如此同治元年賊退土寇飈起先生猶力疾强起約民團以保衛桑梓一方賴之越數日卒年四十二五年巡撫馬公新貽爲請於　朝贈國子監助教黃巖縣志

論曰盧助教經世之士也其讀書務爲有用之學嘗曰溫公通鑑具治亂之源流馬氏通考備典章之沿革儒者通是二者而上下古人評其得失庶不愧爲通人乎此言最

足爲沈溺帖括文者之藥石觀其述志一篇自是不甘爲腐儒以終惜遭鄉國之亂不克抒其所抱而抑鬱遽死也

忠義紀聞錄卷第二十九終

男賚賢校字
贊賢
貞賢

忠義紀聞錄卷第三十

鎮海陳繼聰駿孫述

夏徵士廷榮

夏先生廷榮字秋田江蘇吳縣人其父幕游江夏客死先生方孩提賴母守節鞠養之既長一日拜辭其母往楚北覓父骨孑身獨行走數千里至則歷年已久當時居停主人及賓僚朋舊星散殆盡異鄉骸骨詢之故老亦鮮有知者羈旅濩落舉目無一相識先生乃日夜仰天哭泣久之感及鬼神夢中若有告以遺骸所在遂得之於荒烟蔓草中片石題名姓氏猶可認先生大哭負父骨以歸擇地營葬人嘖嘖稱其孝先生故業儒因家貧兼習岐黃術治人

爹效藉是得甘旨養其母凡二十餘年復具牒大府爲母請旌性好施濟囊有贏餘輒出之爲鄉黨貧乏者助已則布衣素食刻苦自厲當道咸欽其品躧門求見謝弗敢當報一刺而已生平力行諸善實事求是郡有義學必延先生爲之主出入累巨萬絕無所私吳中富民多慳吝而諒先生誠愨亦知重先生言不爲忤以是得行其志先生先以孝行旌後舉孝廉方正鄉國士大夫皆以爲足應制科無愧色咸豐十年粤寇陷蘇州城先生具衣冠從容縊焉有女一亦自盡亂平里人坊其居曰孝廉方正孝子義士節婦貞女之門顯志堂槀參春草吟廬隨筆

論曰吳人謂近時舉孝廉方正多名不副實惟夏先生人

無間言噫亦難矣哉先生所居隔巷爲潘季玉觀察乞合肥李相國嘗榜其門曰狀元宰相父子兄弟叔姪翰林之家人爵固極其榮也而夏先生正氣萃於一門識者謂天爵之貴足以頡頏之洵三吳之瑞也

王文學萃

王君萃字薌堂世居溧陽五牙山幼時父患風疾臥床不起家人入房病者身輒痛楚惟君在旁始安父喜食城東某肆之餻去家四十餘里君俟父睡熟四更行至則餻方開籠買而懷之歸以奉父餻尚熱也父病十八載懷餻奉養風霜雨雪無間如一日暇卽讀書作文不入妻室偶以父病稍愈應試補諸生父歿廬墓三年妻亡越二年繼娶生子二延徐伯宏授經術余星橋教技勇皆才兼文武云君性好義有錢某引盜入村中被其害者共十八家後縛七盜送縣官吏素與盜通反坐十八家誣良罪囚之君代爲訴府縣皆不理乃控諸巡撫陳公繼昌卒置七盜於法

而繫者盡得釋然君竟以是獄耗其產矣咸豐十年粵寇陷溧陽君二子與諸生錢敬之起義山中募農民數百殺賊無算敬之尋以戰歿二子統其衆亦糧盡餓死君走宜興寓其友徐愼獨家既而荆溪亦破君偕愼獨俱罵賊死見聞隨筆

論曰王君事親之孝已無愧於古獨行傳中人至其傾產以辨鄰里之寃亦慷慨有俠士風而況遭時多難勉二子以同仇偕良朋而授命錚錚大節尤足增草野忠義之色乎

錢上舍繼文

錢君繼文字識一浙江嘉興人尙書文端公之後寓居江甯父某字翼堂善詩詞能畫爲閩中知縣三十餘年所至有實政君天姿敏慧少時已能編次其父之詩集爲從父泰吉所賞識及長文筆奇偉博覽羣書尤研究濂洛關閩之學制行肫摯不樂仕進循例爲國子監生咸豐三年正月粵賊自九江陷安慶江甯大震布政使祁文節公稔知君固讀書慷慨有古烈士風檄令團練壯勇分守西北門二月朔日賊至四面圍攻越十日城陷君謂家人曰我家世受 國恩義不可辱若逸出以冀免則遍城羅網何從逃出祇取辱耳我死必矣汝曹奈何妾吳氏跪請曰主人

不負君父妾敢負主人立取佩刀刺喉血涔涔下隕地未死君目不忍視掖之起復投於池次子獻芝牽衣從之亦死長女年十四見母弟慘死慟哭入室自縊正倉皇間而鄰里喧傳賊來搜戶矣君亟揮長子玉芝出避以延宗祀而手刃第三子成芝於室溺幼女於甕大哭拔刀出門疾呼殺賊賊麕集羣刃交下遂死（案甘泉鄉人槀繼文手刃其幼子女視其妾自縊乃投河死與浙錄微異）其僕金保伏門內見之伺賊去以席裹尸瘞焉僕後潛行出城以君死狀告大吏得聞於　朝　賜卹甚優祔祀江甯嘉興昭忠祠（浙江忠義錄參甘泉鄉人槀）

論曰錢太學本浙之望族其祖觀察公宦金陵遂家焉太學生長名門幼擅令譽及後全家殉難甚慘從父譬石廣

文嘗欲爲文表其志節悲慟不果余故即浙錄所載及廣
文跋其兄翼堂詩集語補綴而爲之傳云

葛醫士鏞

葛君鏞字芝山江蘇上元人少孤貧讀書僧寺遇異人曰君有道骨可學仙謝之歎曰不信吾言命也以君之慧不得一衿以君之厚不得一子他日當知吾言予書一卷則岐黃家言遂去不復見後屢應試竟不得志於有司始幡然學醫檢昔所授書讀而心解試之效輒如神貧者求醫不取一錢轉贈以藥餌費有所獻必酬直乃受自朝至日中門如市午後則攜百錢獨遊或採藥或看花或覓佳山水或訪友清談日以爲常見者呼爲地行仙久之名益著當道遣隸持刺來迎者沓至君謝對使者曰敬復賢主人葛某窮士藉醫苟活實無伎倆昨誤殺人今已棄家遁矣

其標格之岸異如此咸豐三年二月金陵城陷賊求良醫知君名欲授爲僞官令居民部送入僞署君不從其妻周孺人素明大義亦謂君曰夫子如從賊無以見葛氏祖宗妾若見夫子從賊亦無以見周氏祖宗然凶燄正熾吾二人非死不能免也君曰然十四日既夕舁舊制兩棺於庭出橐金招鄰里曰平生所蓄分贈諸君爲別且託身後事諸人不應則伏地不起要以必諾既而然巨燭開甕與妻痛飲沈醉整冠斂衽笑語鄰人曰吾夫妻仙去也遂各入棺呼其兄子掩之時已夜半至四更聞柩中格格然少焉無聲蓋氣絶矣鄰人共瘞於後園其友當塗馬鶴船爲之傳案上江志葛芝山江甯人精於岐黃術素嗜飲無子女獨與其妻周居及賊欲脅之去芝山是夕益沽酒召鄰

叟與別舁棺二於室芝山夫妻坐棺中坐鄰人男婦左右雖不能飲者亦强之釂曰吾夫婦老而無子行且死願諸君埋其骨坐中人泣洮瀾不能止而芝山夫婦不少戚遂臥不起趣掩棺鄰人不得已乃舁棺葬之宅中與潛庵漫筆徵異

同里醫士孫懷仁亦闔門自焚死又有醫士朱德昭爲僞酉治目疾以毒置藥中事洩焚死潛庵漫筆參上江志

論曰異人勸葛君學仙想以其骨格非凡也葛君不從既而以醫活人優游山水蓋以證地仙之位也及乎大義凜然雙棺殉節賢夫婦不且同夕飛昇哉古來神仙皆忠孝中人葛君若早從異人遊恐功行未滿不過仙家一役隸耳焉能如後日撒手塵寰一念之忠即注籍大羅天乎

黃布衣得勝

黃君得勝湖北武昌人年甫冠讀書識大義咸豐二年鄂城失守爲賊所執家屬十餘人俱被害逆酋楊秀清見得勝狀貌英挺欲以爲將得勝陰圖報仇佯諾之而終不肯受僞職明年江甯揚州皆相繼陷秀清使得勝攻儀徵時援兵未集官吏四散民聞賊至咸大懼不知所爲得勝屯其衆於江口身率二人入城掖行街市禁止焚掠有不率者誅於是賊兵及潰勇等皆不敢恣民遂安堵如故實得勝之力也得勝在儀徵主秀才尹鳳笙家人或稱以將軍則曰吾尙是大清百姓非僞官也公等可呼我爲先生酒後與鳳笙談微露已志言丈夫誓當殺賊耳鳳笙駭而

詢之乃得其詳儀徵人由是知得勝家爲賊害益親信之曾琦文勤督師攻揚州城未克或言得勝有反正意乃調尹秀才赴大營密使招之得勝大喜益矢報効先是楊逆嘗以令旗給得勝俾督率其衆至是遂以法誅悍賊數人爲翦滅凶黨計而時時以消息與大營通適値守瓜州之賊目曰吳如孝者狡黠而勇其位又尊得勝未能除之意每怏怏不樂因部署腹心刻期往瓜州欲乘間以舉事謂圖如孝則瓜揚二州皆可復而已回金陵殺楊逆然後據城來歸斯家仇雪而　國恩亦報矣其日尹鳳笙邀同志諸人置酒江亭餞別飲間多話古忠義事得勝意氣自如彈劍而歌曰大江陰霾兮豺虎多兮踞三窟兮熾狂魔痛

憤塡胸臆可奈何舉坐聞之無不慷慨色變既而歎曰此行也事濟則相見有期不濟則再來無日但當使後世知我心耳言已泣下舉坐莫能仰視俄攜劍而起瞪目大呼奮擊筵上殽核俱碎逕自下舟去不復顧未幾有人自瓜州來言得勝圖吳事洩遇害臨死罵不絕口云潛庵漫筆

論曰自楊逆陷金陵煽毒東南書生發義憤謀內應討賊者三人江甯則張繼庚杭州則朱汝霖瓜州則黃得勝耳事雖不成而其報 國之志亦何愧段司農一流哉繼庚之名最著士大夫無不稱道之而汝霖亦大書於浙江忠義錄獨得勝湮沒不彰幸見於儀徵程蘭畦筆記余故采以錄之也

朱孝廉汝霖

朱君汝霖字松溪錢塘人家貧好學性沈摯寡言笑見義敢爲咸豐元年舉於鄉恥干謁抑然自守十一年杭城陷賊酋僞聽王陳炳文據之其弟僞朝將丙孝實執汝霖汝霖抗志不少屈丙孝益重之傾心待汝霖出入無間同治二年浙江巡撫左公略定上游逼杭州江蘇巡撫李公亦遣將收復浙西郡縣官軍盛炳文大恐時汝霖日夕說丙孝利害謀翻正陰結同志傅鴻恩陳元慶金廷梁楊景洪錢燮堂趙惟與官軍相聞炳文爲救死計亦從丙孝謀是年十二月炳文乃使景洪作書因汝霖輩遣其兄大桂齎送江浙大帥乞免死景洪故慷慨好奇計爲文詳盡李撫

部擊節賞之曰此忠憤者之言也乃決其議於浙撫許炳文降有日矣汝霖等六人皆主趙惟每集艮山門外姚店橋空舍共約歲除內外舉事而大營未傳城不敢發會餘杭守賊汪海洋最凶悍誓拒大軍不肯下偵知炳文兄弟謀三年二月二十日擁衆馳入城責炳文炳文勢不敵諱之因匿丙孝與海洋言久不決海洋遂麾其下至姚店橋縛汝霖鴻恩元慶廷粱景洪五人殺之趙惟急導爕堂涉水跳免賊持五人首入城揭炳文僞府門閱日惟越城夜取汝霖等首以去迨官兵克杭州炳文畏罪竄德清竟不降（案忠義錄原文言炳文同鄧光明降今攷平浙紀畧光明降炳文實竄去故改正之）汝霖死狀久而始上　聞杭人有好賢者收汝霖諸人遺骸叢葬於死

所樹以碣稱之曰後五人墓以比虎邱顏佩韋等墓也鴻恩安徽全椒人候補知縣元慶江南上元人安徽右營都司廷梁安徽六安州人候補從九品景洪全椒諸生浙江忠義續錄參平浙紀畧

論曰平浙紀略言同治二年冬陳炳文遣其兄大桂赴江蘇大營乞降巡撫李公決其議於浙撫左公隨令同知薛時雨伴送大桂來浙乃炳文不俟大桂回報即將杭城謀內應者悉行殺害內應者卽朱汝霖諸人也而殺之者實汪海洋非陳炳文當由探報之訛其事以忠義錄所載爲確惜錢燮堂趙惟不詳其籍貫耳二人雖不死其忠義豈在五烈士之下哉

施文學政

施君政字東郊德清人弱冠有文譽補縣學增廣生倜儻好功名累試不得志遂棄制舉業習醫多效治貧人輒不受謝遠近稱爲長者其所居周濆鄉屬長興長興在湖州西境與蘇之宜溧皖之廣德皆接壤寇禍既棘主者不知扼以重兵致爲賊陷任其出入政嘗憤咤形於辭色咸豐十一年秋賊圍湖州在籍道員趙忠節公率軍死守賊不能下政思保周濆爲湖郡犄角而賊方馳僞檄於各鄉託言安民政乃市羊酒集村中諸少年飲酒酣告曰今省垣尙無恙趙公又在湖郡吾輩世爲 大清之民不可爲賊所惑自陷於不義況周濆地險可共保之郡城守墅賊必

遁吾與諸君邀而擊之不難復長邑也周濆人壽德政僉曰諾政大喜募壯勇以軍法部勒之分守要害布置甫定賊檄至焚之已而索獻納者又至梟其首懸之竿賊怒擁衆來犯政據險設伏兵以待賊失地勢數敗而去當政之初舉義也斂貲充軍食父老竊議之謂施秀才書生耳安能當方長之寇耶至是見戰比有功疑乃釋而衆氣益振政復購齎帛書者間道入府城求內外應途遇賊搜獲政書賊忌愈甚遂力圖政自七月至十月醜徒屬集周濆被圍而政日以大義激厲鄉民咸願効死無貳志圍兩月餘食將盡而湖郡方爲賊困亦不能遣旅來援十二月初八日賊入周濆戮百餘人獲政政歎曰丈夫舉事不成死乃

分耳夫何憾遂與妻趙氏子球皆死之事聞　旌卹如例

浙江忠義錄　參霜橋筆記

論曰趙忠節公之守湖州也聲威卓著世皆嘖嘖稱道之至施君保周讀則以地小名微浙人竟罕有知之者而其實義烈無分軒輊也夫當咸豐季年賊勢熾甚湖之屬邑俱爲賊踞施君區區文學諸生乃能慷慨舉事欲以彈丸一隅爲湖郡之犄角忠矣況乎且戰且守至於半載食盡而始陷此其將略又大有過人者設使任膺封疆憑有堅城付以精甲安在不爲當道之老羆耶余爲施君視忠節公殆無愧色云

周上舍天錦

周君天錦字織雲仁和人國子監生幼孤性慧嗜讀書家貧無資每把卷諷誦有不解則質於族之塾師久之遂能握管作文字年十五應童子試不售以養母故輟讀爲戚汪某司會計汪以其謹飭信任之而母性卞急善病天錦下氣怡色侍奉周至撫弱弟友愛無閒母嘗攖危疾泣禱於天誓以身代兩刲左右股以療之創甚瀕死賴神佑獲免母疾亦瘳不再發以壽終人爲孝感所致云天錦壯歲喪妻不復娶爲弟授室令其從名師受業而弟卒不能補諸生絕無幾微憾色咸豐十一年冬賊陷杭州將焚天錦屋憐其老令速行天錦怒叱曰吾七十老翁恨不手刃逆

賊肯貪生受汝曹驅使乎竟不出賊遂縱火尸燼焉弟婦
某氏時孀居目瞽以駡賊焚死浙江忠義續錄

謝助教瀛賢

謝先生瀛賢字亦橋浙江鎮海人世爲望族先生幼而恂恂內行謹飭比長工制舉業性嗜飲吐語多詼諧自爲諸生有聲庠序中道光八年副貢授經家塾弟子著錄者百餘人後先多舉於鄉而先生竟以明經終家又苦貧館粟不足給用頗興匱乏之嗟適有商人延至武林公司先生不習會計主者第重其名不任以事其邸在望仙橋門外清流環繞絲柳底垂最爲勝地相去數武有曲巷寓淸音小部先生暇或往過樂工延之上坐輒命雛伶奏伎笙歌悠揚歌調哀脆如遊羅浮仙境聆翠羽之嬌啼先生笑曰吾輩年老正須絲竹陶情其饒有風趣如此咸豐十年二

月粵寇犯省垣或邀先生回里而先生已受段廉訪之命佐理捐務義不欲去乃勸明州諸商之寓省者助餉復募各肆壯丁登陴閱數日城陷先生仰藥死年七十有一迨寇退將軍瑞忠壯公以先生身無官職而竟協守危城甘以軀殉實堪哀憫疏奏於　朝　贈國子監助教世襲雲騎尉先生形貌短小鬚眉清疏接人甚和藹里居教授時與先君相契遇歲時令序每招先生飲在席者爲黃樸莊明經（案明經名鈺字禮文宋儒東發先生之後工書法繼似山谷兼習岐黃術言行敦篤望而知爲長者其次女郎余之內子也內子寬和慈祥寡言語舉止極端重有明經風云）謝韻笙孝廉樊豹文秀才樽酒盤桓恆至終日先君喜行觴令拇戰射覆傳籌賦詩迭出新樣而先生爲監史爲錄事亦不倦傳爲枌杜佳

話先生既殉難後一歲先君亦卒至今不逾十載屈指父執蓋無一存者矣退安居士筆記

論曰先生爲明按察使道遊公後入其家門庭雍睦羣從執經問業眞有烏衣遺風而先生望尤重方袍幅巾咸推爲里大師今幾何時老成典型渺不可覯而耳目所接皆翩翩後生古曰在昔曰先民能無感慨係之哉

章布衣夢生

章夢生字澄淵會稽人世居道墟郡幼慧襁褓中父有斐即教之識字十二歲通四子書五經稍長善屬文性孝母馬氏嬰痼疾夢生衣不解帶抑搔撫摩歷數載如一日咸豐十一年冬賊踞紹興掠及郡中夢生猶手挾卷讀賊入門始倉皇走匿見父被執遽出持賊袂號泣請代賊怒連刃死父竟得免同縣徐本榮業農事父一泰以孝聞賊至一泰年老不肯避本榮因侍父左右賊見一泰擁衾卧疑有物搜席下不得擲一泰於地將殺之本榮急呼賊止止錢物皆我守藏何與父事賊舍一泰繫本榮令指窖處則紿至他室掣繩走追及躍入於河賊以長矛刺之死賊去

父賴以全又有山陰人趙淮賊欲殺其母以身護之賊加刃焉臨死猶謂眷屬曰吾已矣爾曹須設法救母出城語訖嗚咽而絶浙江忠義錄

論曰自寇難起林總之流死於鋒刃者其數幾如恆河沙矣其中原多毅魄或半係長平之殤魂地下未必有鬼董狐一一而分別之也若章夢生等殺身以救親於家爲孝子於國爲義民正氣所鍾足以壯鏡水稽山之色矣

馮童子福基

馮福基山西代州人生有異稟三歲識宜男二字七歲輒辨四聲偶閱說文部首門字喜曰古人門戶二字確有分別兩戶相對爲門則古人雙扇爲之門單扇爲之戶矣讀孟子謂滕文公爲世子時便識得孟子當是戰國第一人隨其父焯居潛山縣天堂巡檢任所讀書九歲有老宿問以周易能解大義尙書禮記於儒先傳注亦多所開解人爭以神童目之事親尤孝咸豐七年四月賊犯潛山福基甫十四歲聞警豫匿母他所藏利刃奮身出爲羣賊所執欲刃其酋弗得日夜哭一日隨賊止湖北黃梅縣宿藥肆中福基乃夜竊藥伺明羣賊炊出不意置飯鍋中賊中毒

死者十七人衆大譁爭白其酋將推究焉福基懼泄遂吞餘藥而瞑會官軍追賊至賊即遁蘄水去委福基廣濟古寺中越二日而蘇適黃梅人劉士扶至叩其故詫之以屬寺僧福基自度必不活乃寫書屬士扶訣父母與天堂父老有我爲賊虜義不屈父母生我父老亦夙愛我而今已矣其語絕痛父老得書急遣弓兵識福基者走訪廣濟弓兵故執役於尹尉署者也福基是時毒入臟腑猝見弓兵尤悲慟創裂斷腸未幾殤猶握弓兵手屬齒曰我死幸歛以冠服勿效賊爲也弓兵感泣輿尸行九日至天堂面如生如命殯於水吼嶺之木瓜沖後皖撫李公續宜入奏得旌如例小酉山房館文鈔

忠義紀聞錄卷第三十終

贊賢

男資賢校字

貞賢

贈文林郎圃香陳先生事畧

先生姓陳氏諱國輔字艮哉圃香其別號也國子監生浙江鎮海縣人曾祖安世遊蕭縣知縣李某幕訟事分以金堅不受辭歸爲善以高壽終其孫定博定誥皆舉於鄉衆謂由安世翁之德祖邦治兄弟四人叔逋負纍纍鬻己田償之敬事寡嫂分炊復同居及再析產均之無私內行有古人風父定節附貢生孝友能文受業陳雨亭孝廉負笈追隨事之不怠有緩急必以助年未四十而卒士論惜之先生天資穎敏就塾讀書卽能解說大義以早失怙改而業賈越數載遊甬上善會計歲獲利不訾迺營父墓并爲兩弟娶婦家日以起既而貲多折閱先生知阨於時皤然

歸家從茲匿跡里門不役役闠闠間曰吾父本儒業也吾以孤兒不能繼之書香一脈其可絕乎爰命其長君繼聰習制舉文而長君自幼喜涉獵羣籍先生亦不苛責之曰兒他日能以詩古文名亦不惡也先生性至孝事繼母胡太孺人如所生當客甬上時每飯不忘一日庖人以時食進先生曰吾母尙未嘗也輒卻之乃寄以遺母歸則不入私室必先詣母請安母命之出始出與二弟甚友愛其事諸叔父尤謹季父性嚴峻先生委曲承之事無大小一以順人以爲難最好施與太孺人故鄞人先生寓郡母黨貧者無不以錢給有翁某者先生之姨夫也死而室如懸磬女四人艱於食先生攜其一歸爲太孺人義女後嫁士族謝

某里黨咸稱道之迨中年窮乏矣而見義猶必爲道光間邑　文廟圯僉議捐資重修以先生家已落不之問先生願自輸錢六十緡董事胡翁曰君下戶可免先生曰不然吾子饍於庠豈有修　先師廟而不助役乎所恨力之薄耳胡翁太息曰錢少而意厚遂納之人謂先生是舉勝於富室千金之輸其子若孫注籍黌宮宜哉先生喜飲酒好客客至輒留飲吟詩飛觴極懽乃罷胸無城府與人交言必信謀必忠故人咸曰陳君長者也生平好觀史傳能言古今得失晚歲閱歷又深其訓諸子嘗曰謀生之道不外安分勤業奢淫貪刻家無不亡凡事皆成於憂慮而敗於逸樂得意即是失意之根又曰世途嶮巇謹慎小心方免

於禍更須學讓人法愈讓人愈便己即如人侮我我不較量夜可安眠我侮人人圖報復患且迭起又曰兄弟不睦皆是惑於妻言及傭婦輩搆煽其間汝曹戒之識者歎爲名言咸豐十年十一月病卒年五十有八配劉孺人勤儉而寡言尤明大體有奩中貲五百金悉出以償公家債時先生與其弟猶共爨食也孺人卒年五十有一子三長卽繼聰由歲貢生中同治庚午科浙江鄉試舉人註冊吏部以知縣用先生例得贈文林郎次繼禹國子監生繼廉候選從九品女一適鄞袁鳳笙孫資賢國子監生贊賢貞賢縣學附生俱繼聰出曾孫學樑學棟學材先生與劉孺人合葬於邑之崇邱鄉剡嶴山余與長君爲齊年生長君欲

乞當世立言君子表彰先德而屬余爲先生事畧余不敢以不文辭爰卽先生行誼而謹述之云

年愚姪黃以周頓首拜撰

後序

當道光季年粵禍之起也繼聰年二十有八躓鄉闈者已兩次維時先君在堂訓不肖曰吾家業儒自汝祖明經公始至汝三世登賢書者僅從叔輩二人恐汝科名難望方今海宇多故不如棄舉子文多讀書史倘能粗嫺筆墨紀載忠義亦不負　朝廷歲以餼粟豢養汝曹也繼聰謹志之不敢忘既而金陵失守大江南北紅巾遍地每閱邸報見文武將吏殉難者輒爲肅然起敬而泫然哀之然苦於事蹟不詳未能人爲之傳也咸豐九年先君逝世明歲賊擾兩浙未幾而明州亦陷矣繼聰挈眷避於邑之盤谿流離困頓不可名狀同治元年官兵克復郡城浙水亦漸告

定繼聰返其舊廬營葬先君旣畢會鄞縣有修志之舉徐柳泉舍人師邀繼聰入書局於是近時大僚奏疏名家文集諸行省平寇之紀始得稍稍寓目每以寸楮手錄之藏諸篋中爲他日撰述之助迨光緒紀元之二載蛟川士人議修邑志繼聰亦預其列設局鯤池書院其事頗簡繼聰又不喜與世俗周旋杜門多暇乃卽昔年所錄者以次排纂之然終苦所見未廣也越三稔又入慈湖志局同事以繼聰欲爲殉難諸公作傳皆嘉其意凡書之有涉於軍興以來者慨許借觀所采較在鄞局時爲多遂得成爲一編共四十卷名曰忠義紀聞錄或謂是編所載半係名臣上將其事彪炳 國史何須山林枯槁之流掇拾遺聞欲以

爝火之光闡揚大節乎繼聰應曰唯唯否否自古官書例與私家之文並行一時況金匱石渠所藏人間未必盡見至若稗校下吏以曁草茅士民未免更易湮沒是編文雖不工而書則似不可已也第一人之耳目有限闕漏儘多寸心終難慊慊焉尤痛者文稾粗完距先君棄養屈指已二十有四年矣而不肖犬馬齒亦逾六旬自知不能博取封誥以榮親於身後因思此書之作實稟庭訓歲月如流言猶在耳孝養有愧徒悲風木敬以翁洲黃孝廉元同所撰先君事畧附於卷末儻當代鴻文之儒閱是書而哀繼聰身賤不能顯其親書先君行誼爲文表彰之則繼聰子孫世世感且不朽繼聰謹識

退安居士傳

退安居士吾友陳君駿孫晚年之別號也居士幼不喜貼括家言好流覽羣籍尤嗜乙部書弱冠擕所作古文就正於黃薇香姚復莊徐柳泉諸先生皆賞識之旋補諸生食餼於庠嘗以杜鵑花詩受知於學使趙文恪公譽著一時顧屢躓於省試後由歲貢膺鄉薦年已四十有九矣自嗟遲暮遂少宦情兩應春官試報罷輒不上長安道其在鄞志局最久列傳數百篇皆居士所撰已而倡修蛟川志手定采訪章程卒與邑人士成書付梓復偕修志諸君編輯蛟川文存蒐羅叢殘先正遺什賴以不墜爲人孤介不馳鶩聲氣家居則一卷自娛米鹽瑣屑亦不問也性坦白語

言質直論史最有卓識於時事皆了了非齷齪小儒比惜不得一第而浮湛於里巷會郡守宗公雅知居士辟充孝廉堂監堂并延爲辨志講舍詞章齋長披閱甚勤四明才俊多所搜拔宗公復招入慈谿志局分編列傳自明洪武至宏治人物傳稾皆居士擬之而明季如秦復齋太守裘總兵父子諸傳亦出自居士手志未成而居士病未二載辭歸居士世居蛟川城至是養痾愛靜挈少子移居於邑之徐家堰小樓五六椽藏書數千卷傍繞長河地頗幽僻顔其廬曰退安草堂遂以退安居士自號云今歲春居士以就醫館郡城余親其疾居士曰病内傷難治君其爲我作生傳乎余慰之居士笑曰家世少高年犬馬齒逾六十

已屬倖生惟忠義紀聞錄尚未刻竣胸中殊耿耿難已此書乃吾年來精力所注得君爲傳附其末俾當世知海壖尚有一白髮著書之病叟也余不忍違其意洒摭居士生平而畧書之至其文章之佳讀紀聞錄自可想見無俟余贅言大約居士人品學問在金劉京叔　國朝邵青門間後有嚮慕居士者當以余爲知言

論曰居士遺棄俗塵與人交落落難合而獨與余契稱莫逆者已三十年余詩文稿居士皆爲校定去歲居士齒屆還甲余嘗爲文壽之而不意遽病也然居士在疾中猶日强坐自編其所著書蓋居士與世無所戀惟此數卷文字性命以之其志亦彌可哀余惟祝其沈疴速起爲海濱耆

老共商千秋之業也

光緒壬午歲三月朔日慈谿古窰老農戎金銘琴石氏撰